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

提要

臣等謹按漢濱集十六卷宋王之望撰之望字瞻叔襄陽穀城人後寓台州登紹興八年進士第累遷太府少卿孝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使洊擢至叅知政事勞師江淮為言者論罷乾道元年為福建安撫使

提要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溫州卒事蹟具宋史
本傳錢溥秘閣書目載有之望漢濱集而佚
其冊數焦竑經籍志作六十卷趙希弁陳振
孫兩家俱未著錄則宋代已罕傳本後遂散
佚不存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撮裒綴存者十
之三四而已之望當秦檜柄國時落落不合
人咸稱其有守其歷官亦頗著政績惟在隆
興時力主和議與湯思退相表裡專以割地
啖敵為得計而極沮張浚恢復之謀考宋南
渡初自當以北取中原為務然惟岳韓諸將
可冀圖功張浚狠愎迂疎但急於立功以固
位寔非可倚以恢復之人一敗於富平而喪
師三十萬再劔於淮西而叛逃者七萬三挫
於符離而喪師又十三萬僨轅悞國其驗昭
然講學家以張拭之故回護其父殊未免顛
倒是非之望之沮浚不可不謂之知人至其

論和議之策以為南北之形已成未易相兼
惟當惟攻戰之力以自守然後隨機制變又
以為金人制勝之謀舉無遺策加以器械之
利形勢之便雖漢唐全盛之時猶未能輕此
敵而況於今日其斟酌時勢以立言與史浩
意頗相近亦不可謂之不知時務惟明比小
人附和權倖與浩之出於老成忠盡者不同
又湯思退所主者乃六國賂秦之計與浩之

主於持重俟敵者亦復迥異故當時重為人
所抨擊而宋史亦極不滿之誅其心也至其
詩文則皆疏暢明達猶有北宋遺矩諸劄子
亦多足以考見時事與正史相參未可遽廢
謹釐為十六卷著之於錄庶其人其文是非
得失各不相掩焉乾隆五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 紀昀臣 陸錫熊臣 孫士毅

總校官臣 陸費墀

提要

三

欽定四庫全書

漢濱集卷一

賦

三王之道若循環賦

以道若循環代為終始為韻

百代稱治三王最隆各垂統以相繼若循環而罔終所
尚不同要舉偏而補弊其周必復斯迭以用無窮稽古
史之遺言見先王之政理雖草而信之者事有新故然

卷一

一

宋王之望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因而循之者道無彼此列三正而異物關彼盛衰旋一
化而無端代為終始夏繼虞執商因夏基或以忠而為
治或以質而制宜暨彼周家之盛粲然文教之垂用有
還復弊斯改為異世殊時雖靡聞于沿襲同條共貫曾
不泥于操持上下千載之間周流六虛之內乘五德以
迭王類四時而更代樞始得兮弛張無執柱不膠兮變
通斯在本人情而立政時有污隆法天運以求端迹無
留碍前之二帝兮其道淳而未備後之五霸兮其風駁

而不純倫乃盡變純斯可遵惟三代之甚善宜百王而
是因所遇殊塗琴更張而或解其規一揆宏歸遠以相
循觀其先聖垂休後王繼作有可因而可革故或稽而
或用能歷萬世以無弊關百聖而不忤知其或繼宣尼
推損益之原舍則無由揚子迷太平之畧逮乎桓文以
後秦項而還霸道既禱王功孰攀喜利名者操賞罰而
為柄善功戰者生竒正以如環絕紐其贖異端曷刪所
以宣帝勵精自力漢家之制封倫飾辨力言唐制之難

異哉史遷明救僊之宜董子陳用忠之道約當世而不悖載前書而可考方今欲一變周家之文弊則宜稍復于夏商回狂瀾于既倒

以德為車賦

運啟元后天臨廣居握至權而負宸恢盛德以為車位正當陽式誕敷于利器術周御俗協順動于皇輿王者受命應時繼天立極以何道而諸侯順軌以何階而百官承式遵適治所由之路必有其資為積中不敗之車

莫如以德粵若子育兆姓君臨九埏篤實輝光之有照剛柔正直之無偏踏中庸而美俗思簡易而承天動靜有節周旋罔愆敷自清躬爰顯懋昭之化行乎正道初無詭遇之權彼其合乎天地者是惟蓋軫之儀中乎規矩者厥有輪輿之旨文章藹旂常之制聲教協鸞和之美惟積載以能然故安行而得以無反無側獨由仁義之塗不處不留遠襲帝王之軌豈不以據崇高之勢享盈成之基惟為之而行者我無失道則動罔而不吉者

物皆得宜此敦臨之術必資厚道之為虞舜升聞實由行
于本惟唐堯光被亦廣運于當時若乃當局于上者皆
咸有之臣鄰得與于下者有徧為之衆庶我乃肅禮貌
以自立攬機權而外附由亨衢而出入動靡顛危總
柔轡以馳驅行無違遽其或外靡允修之實內乖攸好
之心遠致兮才非所及載重兮力非所任曳輪弗濟亂
轍相尋所以揚子著書智匪壘奔之用夏王有訓欽推
朽御之臨異哉上奉皇天下臨赤子克謹日休之念斯

盡時乘之理當今規模宏遠方欲駕于唐虞肯半途而
遂止

季秋大饗帝賦以時當季秋天
子饗帝為韻

君欲忘祀禮宜順時惟是季秋之月允為大饗之期歲
事告成爰屆脩收之候天神可格式陳遍際之儀稽記
月之遺文見事神之至意既祭于郊兮著貴誠尚質之
禮又為之饗兮申報本反始之義惟三代祀天之舉悉
用夏正而比年旅帝之常屬當秋季斗既建戌辰俱集

房寒初至而入室歲已登而築場舉帝藉之收斂入神倉而蓋藏欲享于上斯時則當三務成功方授時于昧谷五精降德遂宗祀于明當時廟明王類于上帝畧問卜之末節舉用辛之定制席三重而緝禮具陳樂六變而高靈下濟候無才之良月肆藏多儀合太微之貴神爰稱盛祭蓋以歲遍者祀物成在秋百穀之要既舉五天之報宜修考以漢儀當後時于廟酌求諸唐典每寓禮于郊邱且夫御世而王事天猶子重其祀所以致欽

崇之道謹其時所以明奉若之旨授衣既畢成民之義斯存侑座俱尊嚴父之誠在此及乎簡編殘缺讖緯流傳論不根于據古說多失于誣天時既弗正名因靡專迎長啟蟄之文禘郊亂矣而立魄感生之日稱號紛然嗚呼降衷者其道至尊臨下而厥靈不爽有明德則可薦非克誠而莫饗上方儲精垂思以交神于布政之宮故曰惟聖人而能饗

古體詩

七夕

西風吹繁暑夜氣初宜秋所居稍虛豁得以消我憂獨
眠堂中央一榻無衾裯開軒敞南北涼飆入脩脩是日
七月七三星已西流殘雲不成雨漂渺當空浮雲行忽
中斷月彩爛不收影落樹庭間枝葉如雕鏤草根有小
虫微吟作啾啾豈復厭喧聒更覺窓戶幽我欲終今夕
飛蚊不相謀喧我復齧我驅去嗟無由但當我自屏豈
與汝輩仇閉門歸下帷蝶夢尋莊周

雜詩四首

有憂烏啼門有喜鵲噪廬主人聞啼噪喜鵲唾老烏吉
凶實由人烏鵲何與乎但知預相報其智各有餘人智
不如烏貪喜忌憂虞遂于烏鵲間憎愛乃爾殊福至自
福至禍來貴先圖二鳥孰有益嗟哉主人愚

春蚕口吐絲主人皆仰供知蛛絲滿腹祇能打飛虫衣
服與網羅利害豈可同蚕生旬月老蜘蛛無春冬蚕食
惟草木蜘蛛肉食豐蚕以繭自縛蜘蛛挂青空蜘蛛有

餘毒春蚕有餘功受報乃如此天理不可窮
龜肉不可食蠃螯不中卜龜以殼為戕蠃以味見戮所
養殊毅豹所亡等藏穀一足致害患內外皆鳩毒嵒康
坐才死霍禹以勢族樂哉蠃螯中貯此老龜肉
江發明山陽河出崑崙趾淵源既洪深浩浩并衆水東
流至渤澥曲折萬餘里經山無重數過郡不知幾海邊
有小溪近出海山裡未能數里間已接潮波起到海雖
則同難與江河比

書懷

群山岸東海茲地真斗絕洪濤渺翻天朝夕吐日月雖
同一宇宙迥與朝市別三山在咫尺芝草吾欲擷未能
仙骨輕稍浣衷腸熱從我其誰歟乘桴曉當發
百年胡為哉萬事聊復爾功名早有意貧賤昔所恥歲
月忽蹉跎少壯何足恃身外非我有毫髮不可致惟有
一寸心俯仰要無愧歸去來山中高人去我鄙

村居何所樂春至木欣欣夜睇海上月晝瞻嶺頭雲東

家有勝士杖履自相親山行共採蕨野步好班荆初見
氣已合久游意彌真劇談復痛飲相對有餘情

海邊寂寞村春半芳菲月東風所至處陋境亦佳絕
龍
麥已翻芒山花自成列愁腸不堪斷預畏柳飛雪更憂
鷓鴣鳴坐使衆芳歇白日不可留請試餐玉訣

山居

山居入長夏草樹遶我屋微風拂披之有聲來肅肅
蕨
蕤搖散影掩然飄暗馥有合開教芳孤花更清淑我臥

在北窓下枕睡方足挹此一衿涼泠然若堪掬坐使萬
慮空樂哉謝羈束有同顏氏子坐忘遺耳目又如慧可
師安心得歸宿落日行庭前披衣自捫腹閒扶舊僵石
細數上新竹小禽時下來相鳴入叢簇見我不驚飛人
禽兩幽獨

登第後投魏侍郎

空山學仙子舊識安期生青霄許相接凡骨難為輕一
朝行業滿九轉丹砂成安期忽東來從帝游玉京下視

一笑竟依然有餘情借我白雲居導以虹蜺旌攝身出
塵世隨君凌紫辰機會倘一失千載何由丁

漢南晤魏侯彥誠魏侯贈詩期依韵和已而荆門
授代歸歸襄務冗甚未果答既離襄陽舟中追和
白頭有如新傾蓋或如故乃知意氣間投門自有處魏
公使漢南風蘭聳一路凋殊如膏澤寃訟廊氛霧游刃
若發矟調琴不膠柱平生不相識見我國士遇杯盤倒
箱篋笑語雜卮寓豈惟傾肺腑便可托嬰孺慰我疇昔

心何啻封萬戶離觴峴山曲握手忻歡聚江風吹行色
短棹不得住臨歧亦何言加餐納多祐

道中寄丹邱親舊

別處日已遠別情轉綢繆行行千里餘脉脉無時休夜
與夢相隨晝與漏俱流山高恨不斷水濶遮無由欲吞
不下咽欲吐不出喉戟我胸肺間有如魚挂鈎尋端無
從來了知在心頭翻疑一寸心能容如許愁平生丈夫
氣愧此鬚髯虬朝來看蓬髮滿鑑雪霜浮

上李文尚書

天孫司經緯專巧上帝旁星綫日月針幾經補蒼蒼弭
節遊人間帝服無文章寒女一機素未知作衣裳再拜
願祈巧精通渺茫但恐雲車回虛無徃路長

亭亭澗阿松冰雪何青青千歲已枯死流膏生茯苓雖
無歲寒姿氣味猶典刑塵土久埋沒誰能驗仙經置君
葯籠中尚可延年齡

蓬室有妹女顏色輝朝輝幽獨人未識嬋娟心自知高
堂懸寶鑑美醜良不欺借君一寸光為妾照娥眉念當
有所適辭親結羅衣常恐妾命薄失身輕薄兒安得嫵
婉人白頭同所歸

魏彥誠見示出守廣德朝士送行詩用韻追賦

肅肅松柏姿春月漸蒲柳但看霜雪後何者能不朽君
昔辭鴛鸞出為小邦守治行達明聽春知從此後至今
兩郡碑德政刊瓊久九醞熟雖遲要成宗廟酒

食橄欖有感

卷一

十

余初食橄欖眉蹙口欲吐稍之滋味之久乃見嫵媚曲
終喜雅奏先病得後愈功成老大時亦足酌嘍咀余生
足憂患備已嘗險阻猶如夢中虫自習夢中苦不知苦
盡處回味有幾許古人倒咬蔗佳境貴漸取但問有與
無遲暮有猶愈君看道旁李棄置終泥土

書白氏長慶集

我愛樂天文平易更精切筆端應有口心事無不說游
戲供事用工巧疑天設述情恣毫厘辯理窮曲折如我

本欲言挽我開齒頰如人病瘖啞代我傳喉舌駑駘擬
舉步駿足過如潛弱弧未及彎強弩已穿札撫才初自愧
適意還深愜讀盡一編詩胸懷消百結

移竹

借宅開小軒自移一叢竹悠然北窓下意色都不俗晴
影終日幽風聲杪秋肅最憐疎雨過會有白雲宿深培
畏不壽靜對殊未足主人已虛心坐客亦青目四村多
修篁玉立森如束不為人所愛况復困斤斲天姿奚優

劣地遠懸殊榮辱物情豈固然世事一躅何當尋怪石
小壘傍寒綠要收山林趣密置軒檻曲西風謾多奇吾
方倦遐矚

吳傳朋遊絲書

鳥跡既茫昧文學幾變更達者擅所長各就一世名衆
体森大備造化無留情独此遊絲法千古秘未呈右軍
露消息筆墨無成形偉哉延陵老三紀常研精絕藝本
天得非假學力成應手快揮洒援毫謝經營奮迅風雨
疾飄浮鬼神驚風狂蛛網轉春老蚕咽明直如朱弦急
曲若卷髮繁飛枝遞往復折藕分縱橫独繭縑不斷風
鳶騰更輕希微破餘地絕妙無容聲飛白笑冗長堆墨
慚鼓亨可憐太纖瘦不受鑄瓊瑤咨爾百代後若為求
典刑

病後戲贈同官蔣子權

吾衰繆養生任運常坦坦每嬰相如病漸作叔夜懶昨
因觸大暑留熱在兩腕醫師戒飲酒所嗜不可斷寒熱

一朝作水火互濯煨地遍無葯餌伏枕但憂懼同僚有
蔣子爽俊流輩罕作詩宗徐庾巧語如綉纂間有少陵
風醇音調玉筦豈惟詩家秀從政今可筭牢盆有出納
曉夕親授管琴瑟費更張君能時急緩公餘治方書今
昔多所績有來謁疾病手自施湯散買葯輟俸錢為民
已痼瘡我昨病在牀君來問尤款教我煮橘皮湯熱過
冰盃繼送桔梗湯一杯去煩懣柴胡作引子汗出如被
趙所投立見效病去若水沆乃知才藝多所蓄非竅：

又聞善騎射長箭必引滿設侯六十步所發無虛斡觀
君精悍姿此語不其亶獨于圍碁低尺固有短向來
屢小勝喜氣輒行：我欲張以羸不令見矛纘侈心益
驕汰出語頗夸誕不知敵小堅一敗石破卵大戰決雌
雄遲君落新館

贈范覺民

范子廟廊器至宝非凡璞曾懷吞雲夢豪氣低華嶽昔
在童稚時樹立已卓卓曳裾橋門內嶄然見頭角歲行

在辛丑帝策詢民瘼造庭百千人衣帶衿褒博平居議
執政至此舌為括獨餘子范子雅志不可奪吐辭如湧
泉一發孰能遏揮毫不停綴盈卷無點抹漢庭執戟郎
環顧皆錯莫縱橫五千字字字醫國葯期于必代病非
徒事迂濶怪言一驚衆士論且嘆愕皆云布衣流志在
縻好爵乃爾張危言身謀胡太錯當時群宗匠其間多
齷齪指言為沽直欲使趨禹鑊堂二春官臣主張獨何
確謹議既永釋衆口不能鑠乙科忽大闡秋天一鷓鴣

傳誦取爭先紙價為翔躍毅華頓輝赫藹然暨南朔憶
昔客東都猥廁英遊數每于設論間謀議審諤聞誦語
非沽名生平真所樂乖離三四載遣我情懷惡問者見
眉宇颯然意氣豁亟使罷酒漿沉三動清酌秉燭夜相
對談詞姿嘲謔公卿頗歷詆治亂亦商畧間出新詩篇
清製皆洒落祇懷蒼生憂肯為窮愁作少陵不忘主氣
味若相若倘使任言責必有裨幃幄柰何諫諍姿久矣
滯即壑似聞廊廟上知己被新渥一公承烏臺一公相

黃閣吾君望太平二公繫深託薦賢乃報國看子翔寥廓

送王叔愚赴平江教授

人生水中萍泛泛隨波瀾偶然成聚散誰使為悲懽伊
余從君游兩見歲履端相得恨不早相見常若難今又
舍去我覺我肝腸酸君誠湖海士豪氣老不刊劇談憤
世俗怒髮時衝冠向來對宣室見晚帝興歎落々不苟
合棲遲猶冷官高才徒白首未許陪鴛鴦蘇臺今輔郡
舉頭見長安會看有追詔祝君且加餐吾衰釣滄溟洋
裘侶魚鼈逍遙各有適快觀扶搖搏尺書尚見存慰此
離憂寬

初至鴻祐成二百字

我生何悠々飄搖若懸旌已破龍華夢復成鴻祐行鴻
祐在何許海濶山崢嶸地侵魚龍窟路與猿猱爭曉日
見初出潮波無時平我來秋薄暮寒雨紛縱橫狂飆振
林麓窓戶皆有聲山鬼夜中號怪禽籬外鳴我衰不能

寐起行遲天明歛然念身世百感衿袍盈仲宣昔遭亂
避地之蠻荆登樓賦懷土悽傷欲無生况我滯甌越八
見秋風驚懂一州間蕭寺六易名余至丹邱常寓已
僧舍今六徙矣已
去還復來如魚被鈎攫去既無所之來亦何所營藜藿
誠不充蓬萍甘所丁茲地寔樂土浮生聊耦耕鷓原喜
在眼蠹簡能娛情九夷亦何陋四海皆弟兄

舟至都昌初見廬阜連日陰雨忽爾晚晴雲氣頓
收巖巒盡出截然蒼翠立乎巨浸之中真天下之

竒觀也遙望忻然酌酒賦詩

久思廬山游忽至左蠡曲倚船初一望秀色盈我目百
里堆翠黛千峯矗寒玉陰雲知我來收隱入山腹須臾
變光景畫出一山綠宛如几案間青銅鑄岩谷又如墻
壁上古函挂圖軸水光晚蒼茫風氣秋肅穆明朝南康岍
艤棹陟山麓懽喜不自持一杯醉醞醖

和許總卿

孔明屢出師常苦糧食少公令主邊計積粟邱阜小臥

龍志空大流馬功竟杳當時若得公大事指顧了
從來方面貴体尊吟咏少君侯七尺軀詩胆看更小句
如星斗爛氣與雲天杳詞源倒三江傾瀉何時了
我登峨眉山偉觀天下少觀公驚俗句更覺眉山小短
章峯斬絕大篇氣深杳紙弊墨色渝讀誦不能了

贈襄陽師吳彥猷

令威千岷歸城郭尚如故我今還故鄉陵谷亦易處荆
榛荒蕪蹊溪壑改新路城中十萬家碧瓦生烟霧茅茨
變閭閻舊屋無一柱相逢訪親舊十百不一遇豈無新
人民徃徃皆旅寓元帥念疲瘵撫養若稚儒近聞田里
間稍復逃戶會當一二年功效見生聚但恐鋒車來
追詔不容住努力慰斯民望公若羊祜

出疆次副使淮陰舟行

丁年慕請纓白首翻攘袂輜軒遽憑軾魏闕頻回睇兩
淮輕戰爭萬物皆憔悴雲繁雪霰舞風猛波濤沸椎凌
僅通航鼓夜無停柁依墻聞喜鵲酌葷烹鮮鰕出塞那

復古涉川今已利一節誰與持同舟心靡異奮身狗生
憂圖國忘私計昌黎去懷妾定遠老思妹高情獨無戚
慧眼不留翳豈惟詩家豪抑亦文武備開館昔登瀛奉
車元起沛君遭功名迫我堪閒散置他年落下吟憶君
徒擁鼻

投座主張子猷給事

東風入雕檻百卉無不花一經造化手各若矜奉華主
人最好事護養從萌芽澆灌與封植恩光無等差其間
一本尤所喜價值千金貴無比君不見好事洛陽丞相
家曾剪姚黃貢天子

送賈可封隨郭帥還西域三十韻

峴山之陽漢江浦黃花九月迷村塢故人船上初識君
白酒黃雞對樽俎坐中意氣最相親便許論交輸肺腑
君時方壯我尚少杯酒相逢吞豪舉欲傾滄海入壺觴
不覺風雲先笑語烟塵回首暗鄉縣避地偷生兩羈旅
西域邂逅正春風南鄭流離共秋暑舟扁東下一沾巾

漢陰渡頭天欲雨君留蜀漢我甌越
閑塞悠二路修阻每
悔昔日但酸辛欲寄好音誰付與
日邊失喜雙明眼一
笑恍然相勞苦久經喪亂喜強健
語及艱難更悽楚離
合悲懽二十載往事傷心那可數
酒後清狂不復能鬢
邊白髮今如許向來驥子未總角
今與爺長秀而臙文
學嶄然已老成吾徒之衰固其所
君材磊落多大畧胸
次縱橫襟文武當年上疏請長纓
欲以尺箠鞭羗虜馳
驅慷慨感知已十年上佐留邊圉
一從捧檄傍紅蓮幾

為臨戎揮白羽元戎入覲載輜車
策勛進秩光賓主玉
卿合作水衡丞庾杲復入將軍府
胡為側翅尚隨人千
里長城賴裨補汾陽僚吏多將相
家聲盛事今猶古致
身富貴真未晚唾手功名不難取
豈惟出幕看旌麾會
是封侯列茅土炎歊六月三吳路
海氣昏二暗天宇驪
駒已駕不可留憂緒中來密如組
亦知遠送終別離只
有加餐相贈處雙魚莫厭遶書頻
從此西風日傾佇

次韻陳廷藻赴天申燕詩二首

紹興聖主垂衣裳倬然文治昭天章已聞華封祝堯帝
豈但畏壘歌庚桑千秋此日紀佳節萬歲君臣稱壽觴
簾前宮扇交翡翠仗下寶馬屯飛黃昭容引儀近日月
御史執法嚴風霜九賓無嘩臚句肅劔佩儼雅趨侯王
一聲鳴蹕轉朱輦千官賜宴趨文昌湛露尊壘均渥澤
薰風弦管迎休祥浩唱充庭雲不動繁花壓帽春風光
可憐懽聲正四合不覺暮色來蒼々軒騎散去九衢闌
朝衣醉漉餘淋浪小臣病著不能起但聽廣樂風聲長

天申上壽開明堂羣公祝聖多新章不問南山成帶礪
要看東海生禾桑君恩中臺燕百辟金壘兕觥雕玉觴
飯抄香粳雲子白酒寫法釀鵝兒黃宮衣拜賜近端午
輕疊香羅如雪霜功臣影甲朝奏請貂冠莪々來異王
中興盛事須記述樂府宜得張文昌感寓諸孫今列宿
詩鳴省戶為時祥每逢朝家有慶瑞輒以篇詠賡休光
腐儒白首昧通藉博士一經慚后蒼敢陪詩人論風足
祇與漁父歌滄浪昇平頌聲還大手百傳才力兼諸長

詞源圖

著作之廳屏十幅怪石滄江莽相束恍然坐我三峽旁洶
洶奔流欲頽屋不知狂瀾何處回壯哉萬頃納一杯自
從此亟出名手海潮不復聲如雷一時文士羅東觀波
濤入筆驅河漢逍遙捫腹日來看更得丹青助揮翰我
本儒中山澤癯烟蓑祇合老江湖煩將一段好東絹畫
个漁舟釣雪菴

王鈐轄出示乃祖兩令公畫像求詩為賦長句

藝祖開基登九五駕馭羣雄走龍虎五十餘年到章聖將
帥名臣猶接武王家再世蒙休光父子繼踵仍騰驤我
從諸孫見函像絕世風骨何堂々隋國令公溫如玉方
口豐頤秀眉目典型猶在想可知骨肉都勻肥不俗小
令公為隋國兒比之乃父加瓌竒凜然滿面英豪氣猶
有酣戰驍雄姿百年神雋今已矣貌向丹青尚如此虎
頭不用著三毫燕頤須教飛萬里屹然立向廟堂間
可使邊人毛骨寒千載常在麒麟閣當年肯著駁議冠

人物于今寧復有奇龐誰是功名手
麀頭鼠目休求官
歸作山中耦耕叟

登大峩絕頂觀圓相佛光成句二十韵

峩眉駿極西南著萬景莊嚴諸佛住
高標天柱八紘張
雄鎮坤維百靈赴我來雨霽群峯出
正值春暄三月暮
上方解凍僧入岩遠俗來遊客填路
藍輿牽挽六十里
梯棧高低三萬步魚貫攀緣筋力疲
烏騰陡絕神魂懼
行徑崖坂幾縈曲望即堪輿莽回互
錦里遙看井底迷

雪山忽認屏間悞幽岩得照石發彩
陰洞有聲雷蓄怒
楞伽仙音好鳥語兜羅錦界神龍護
滄海潮回波浪平
藍田烟暖日霏市長虹歛放白毫光
淡墨俄瞻紫金聚
應真飛錫衆共覩圓相攝身人自顧
六牙白象恍當空
三足赤鳥潛隱霧琉璃瓦瑩秋月白
優曇花淨含曉露
瑞境旁連瓦屋起合成一界如相附
神登夜從九頂朝
散作千山無盡炷肉眼親觀佛會開
凡軀恐逐仙風霧
欲尋傳說箕尾間休訪君平斗牛度
便排閭闔陟高圓

擾：人寰何足寓

次制帥所和前韻

聖主憂勤供萬務，英豪寧許山中住。
弓旌號召士無留，竹帛功名公所赴。
天表對揚咨見晚，坤維鎮撫來歌暮。
雪山增重絕氛埃，蜀道非難履平路。
分陝聊煩攄妙畧，秉鈞已嘆迂高步。
朱轡撫俗遠民懷，玉帳折衝荒服懼。
羽檄不飛烽堠滅，駸骨多收邊市互。
孔明七縱詎非長，戶牖六奇真不誤。
農狎其野無外憂，馬騰于槽有餘怒。

三陟絕徼皆要安，諸將雄師皆盡獲。
九重益友思直諫，四蜀新教詠宣布。
帥閫方觀勛業新，廟堂行看精神聚。
嗟我衰遲託末契，辱公敦篤傾殊顧。
當年獻賦頌凌雲，上國承顏悅披霧。
禹門親覩躍風雷，堯陛初驚承雨露。
龍顏下矚頓生光，鳳翼高翔從此附。
稱身朝服曳青雲，滿袖天香携寶炷。
九霄變化冥鵬升，一紀光陰隙駒駑。
綈袍疋意念張祿，襦袴餘波依叔度。
他時入覲對金蓮，伴值應隨玉堂寓。

再和

年將六帙諸衰具漏盡鐘鳴行不住一身許國銖兩重
萬里携家斗升赴五羊大夫習勞苦三鱸先生嗟晚暮
分為一世教奇人踏徧九州多半路早歲嘗為梁甫吟
中途已失邯鄲步窮通有命常自樂莊子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
幽顯無慚方不懼郭象注莊子云幽顯無愧每讀商書
戒十愆不憂漢法千山互奔走頻驚使節光叨逾敢欺
儒冠誤車下奪牛任客疑水中見蟹從人怒恩怨肯效

兒女語正直猶希鬼神護平生事業在方冊將老精神敝
泉布九重德意日邊遠十萬師徒關外聚不令聖澤皆
下露寧免吾皇尚西顧上為朝廷廣霖雨下令郡邑
清蒙霧乘輅無術漫觀風分陝維賢倚行露青天雲霧
皆增披綠水芙蓉今密附郊垌小隊連後乘燕寢清香
同佳妙烏鵲難偕鴻鵠飛駘驥暫逐驂騑騫自憐落落
王平子遇此汪汪黃叔度但憂溫詔趣公歸蔭宇不容
孤迹寓

再和

珠璣百斛何人付公有詩筒來不住出塵秀句若霞摘
走筆逾篇豪響赴吟安一字不知老朝作千篇猶未暮
秋天鴻鵠煮浮雲平地驂騑驅熟路分憂制節綿萬里
餘事文章兼七步千軍獨掃人共驚八面俱來我何懼
力扛九鼎更妥帖胸蟠萬卷森差五千言未困見縱橫
一點不加無謬誤音諧律呂鳳凰鳴勢薄雲天鵬鳥怒
流傳應賈客售在處豈無神物護公詩光焰千丈錦我
詩篋窘一尺布公詩雄富百雉都我詩窮陋三家聚行經
北海恍自失出見西施羞反顧殘膏祇欲借鄰光餘潤
有如蒙曉霧君侯正志和薰風聖主恩光深湛露事業
終期白日懸功名已見青雲附願公歸侍玉皇案天香
復與金童炷願公西取王母環雲車直指瑤池騫要當
都俞廟堂上豈久淹留并參度願我塵埃不足論屈曲
世間隨所寓

許總卿見和再用韵

卷一

四紀才名淹世務七年符節坤維任褒功屢有璽書來
趨詔尚遲輅傳赴男兒功多投老遂烈士心豈隨春暮
松杉頂禿始干雲駮駟齒長方識路所臨遺迹記蕭規
相繼小巫窺禹步補公舊處信有幸顧我非才深自懼
轉粟飛芻驅蜀阪摘山市馬司邊互伐柯執斧固非難
依樣函葫終少誤解羊每嘆妙肯縈養虎尤工時喜怒
駭北三千歸圍師貔貅十萬安都護公家遺利悉桑孔
間將歡心收戍布閑信增屯烽燧遠邊儲入粟舟車聚
未歸左右展論思端為西南重憂顧漠北齊盟尋曠日
斗間王氣纏非霧坐鎮全消玉塞塵名還應及金莖露
佳句忽貽韶護作正音乃許巴渝附畫哦蔬飯費三吐
夜誦葦燈殘一炷欲隨驥尾強爭馳墮到蟻封難並鶩
囊收甚謹加十襲筆舉復停知幾度試將風格比唐人
堪與拾遺忝感寓

劉侍郎見和再用韵

大方廣佛三身具境號華嚴普賢住三千淨土毛孔吞

百億化身塵刹赴底事眉山迹偏顯端由法象時將暮
三界不起正信心一線須開方便路欲將神變驚凡目故
歛光芒歸窘步示現雖同人異見開遮未判誰無懼臂
力遙擎妙喜來頂光近攝清涼互我來親覩未曾有
方審傳聞元不悞陽春正值日日好陰雨不聞雷電怒
入夢惟憂神鬼知乘危暗有龍天護招提問路方上征
世界當空先已布千林寂歷鳥聲少萬嶺奔騰雲氣聚
高峰初到甫休歇圓相依驚成指顧一壺恍入物天外

五里非知世間霧感通咫尺捷影響變滅須臾嗟電露
公居福地寶巖對身享耆年仙藉附兩禁高辭法崇班
一燈久續禪宗炷正始餘風獨後凋建安逸駕爭先驚
忽聆酬唱便隨喜要與見聞俱得度願公且見宰官身
一宅常與軒冕寓

和人元夕

長安百尺朱樓高傳籌夜醉聞雞號金吾弛禁玉漏永
九衢徧走狂歌遨訪尋三曲選清唱交結五陵皆大豪

笑將千金買斗酒輕若九牛亡一毫賦詩更作文字飲
止酒一篇羞和陶筆端百韻闕奇險坐上幾人推俊髦
萬事轉頭成短夢十年屈指如奔濤祇今衰老但悲感
長歌終日彈豪曹

和関子東鐵尺歌

先生平生無俗嗜傳取珍奇自娛戲案間雙尺本蛟龍
怪底雄雌俱出地含精古鐵色沈沈質白玉兮價黃金
有時風雨暗堂室直恐雷電相搜尋淨業知君專筆硯

白首殘篇天眼見一朝出此瑞文房神物化成非鍛鍊
閱遍千人誰得將主人比德端且方永供黃卷鎮邊幅
明憲淨几生輝光先生歌成驚傑句坐發鏗鏘得君故
何人似與郭代公寶劍豪篇不須賦

漢濱集卷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濱集

卷二

近體詩

乙巳四月自都下省歐陽氏姊于封邱時河朔流
移滿道即事有作寄范覺民

壯出都門道紅塵污客襟
號蟬如有意高柳自成陰
轍亂思良馬林幽慕逸禽
據鞍回首處愈覺帝闈深

宋王之望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龍華山寺寓居十首

抱病雲山遠興懷節物新
林紅紛過雨嶺翠鬱堆春
猿鳥時相狎煙霞日自親
可憐成底事半世走風塵

齋飯來香積鐘聲出翠筠
僧投松逕遠鳥下古壇馴
茶摘春山嫩泉烹雨澗新
蕭然煙篆室處處喜留人

嗜好非前日顛狂減少年
人疎長夜飲新學小乘禪
覓句驅春恨翻書引晝眠
朝來山鳥鬧驚破睡中天

作客他鄉久宜人此界稀
身閒長挾策地僻慣披衣
妻

有藿鹽樂兒因荀蕨肥
出門何所適終日掩荆扉

海國幽棲地春風欲暮時
病憂梅雨逼貧嘆麥秋遲
併

日終無愧逢年會有期
饑寒寧苟免吾道諱磷緇

時節清明過溪山晴霽初
出遊偕婦子相識半樵漁
稼

穡歸寧遂經綸計已疎
淵明至窮約三徑亦吾廬

羊乳莖猶嫩也枸杞猪牙葉未殘也阜茨
呼童聊小摘為爾

得加餐伏馬昇三品
山雌慕一簞朝來食指動苦菜入

春盤

有客過松徑呼兒下竹關張燈深夜語沽酒遠村還醇
異文公瑾清非醉景山劇談自有理不在濁膠間
杜宇來何處天涯又復鳴空山聽更徹寒夜窈難明故
國三千里春風第一聲年々羈旅地愁絕不勝情
水鄉經月雨潮海暮春天芒種嗟無日來年失有年人
多逢菜色村或斷炊煙誰謂山中樂憂來百慮煎
送別祝得之

倦遊淹海上得子意彌敦文采與春秀性情如玉溫相

從不知久欲別更何言功名會飛騰入帝闈

別友人

此日天涯別春風斷客魂綠楊初暗路芳草欲迷村
帳前山遠驪歌落日昏相思今夜月不復對清尊

豁然亭

何處開軒檻凌虛香靄間
胃中吞百粵眼界抵三山
曉日濱滄海秋潮俯碧灣
登臨一舒嘯宇宙頓寬閒

同諸鄉人泛臨安西湖

短棹夷猶處湖平酒滿觴荷深迷去路波淺澁歸航落
日山頭暗西風水面涼今朝知己共相對恍江鄉

坐中贈朱尉慶長

君尉襄陽日吾方首善遊素交微半面青顧乃雙眸有
喜一尊共相期三徑幽溪山許分老為我繕菟裘

懷李相之

李子通家舊人門孰與侔曾中足令古皮裏貯陽秋尊
酒懷情致關山隔俊游江城攜手地春色黯離憂

相之見和有真能乘興之句再次韻

一月如三歲懷君未足侔情親頻入夢句好欲生秋真
有山陰興聊尋河表游翻愁江上別心事不堪憂

齊堯佐寄詩許予授代歸穀城日相過次韻

故人千里去猶記別時歌哀鬢因愁得狂懷可奈何南
枝春意動西望夕陽多三徑荒涼外高軒詎肯過

和李士舉陪提刑徽猷遊中梁山臨秀遠軒以望

江山平陸之勝承示佳句且叙故舊離合之感次

韻一首

空翠浮軒檻嵐光拂棟梁江隨平野曲林擁暮山城
郭猶平日田疇本樂鄉呻吟未休息衰病意空長
京口追游地錢塘執別年飄流恍如夢聚散豈其天夙
駕行趨詔當朝正急賢紫荷持從索去入林泉

次韻賀子忱春事

老境流年速春風幾日晴清尊花下怯白髮鏡中明
蝶迷幽夢倉庚愧好聲良辰一尊酒鍾鼎可忘情

挽林給事中母柳夫人詞三首

聯德成偕老和鳴六十春休聲傳孝婦餘慶產名臣
去虛韋慢哀深泣孟鄰千年憑直筆圖史播芳塵
作配歸華族生賢瑞國朝升堂拜王母窺牖識房喬
綵服金龜重安輿駟馬驕慶門今鼎盛環佩忽蕭蕭
方喜門旌戟俄驚客奠芻孤鸞空對影老鳳獨將雛
祖送傾朝士哀勞震帝都祇應歸葬處千兩擁山隅

張和公母秦國太夫人挽詞

誓比共姜早貧如翟母希三遷功可大五福報無違哀
繡供兒綵風旛契祖機千秋憑直筆圖史播芳徽

贈元觀正字

才名回紀藹簪紳王謝風流信絕倫雲路舊遊羣玉府
山城初見謫仙人八龍漂泊知餘幾三爵追隨莫厭頻
此會未應輕作別梅花且醉臘前春

和曾文贈光化令趙元質

奔波朝士覓官忙獨買扁舟去意長汲黯舊聞羞作令

馮唐令愧老為郎鷓鴣引去知何慕鷓鴣歸來不亂行
竊食端輸廁中鼠驚餘猶得飽饑腸

關子東約中秋遊天竺再用前韻有詩和之

湖光盡處兩山開夾道蒼松鬱壯哉水過冷泉雙澗合
石飛天竺一峯來勝遊喜有幽人約佳句俄催爽氣回
桂子中秋正芬馥流霞好泛月邊林

文監丞出關子東西湖春遊倡和且約為重九之

遊次韻

西湖爛醉踏青天，秀句重尋未隔年。已約清尊攜九日，
要將黃菊薦三賢。深秋風月明寒水，宿雨波瀾起畫船。
佳氣葱蘢如有待，曉粧濃淡抹非煙。

題龍華寺詩

孤枕僧庵夢不成，披衣推戶竹軒明。一天月色連秋色，
萬樹風聲似水聲。小檻沈沈青嶂合，修簷冉冉白雲行。
今宵佇立情何限，曉鑑霜毛兩鬢生。

同年十人會于湖上，巫子先拘臺制不來，有詩次

韻

曲江一散各西東，杯酒重來氣尚雄。才薄愧忝龍虎榜，
會難常嘆馬牛風。弟兄半已顛毛白，賓主休辭醉頰紅。
底事坐中猶未樂，車公不遂一尊同。

與同舍遊淨明，是日大寒，予獨乘馬，諸公以孟浩
然相戲，以其鄉人故也。關文有詩次韻。

慘淡陰風暗廣川，衝寒直到白雲邊。寒驢苦憶長安道，
古寺深行小有天。

淨明有邊郎中詩云：疎篁蔥蒨雲添潤，亂石玲瓏蘚借班。小有洞從仇穴

卷二

七

入妙峯頂對德雲
峴首詩人窮入畫孤山處士句堪傳
間同行者皆受之
疑君便是林君復
妙字清題故宛然
淨明有子東詩
子東臨安人也

丈人觀設醮留題

翠麓丹崖敞洞天
瓊宮珠殿照雲煙
森羅壁繪推前輩
縹緲樓居見列仙
朝斗壇邊星象冷
步虛聲內月華圓
塵埃迴隔人間世
骨竦魂消夜不眠

再用前二詩韻

洞府仙扁本不關
凡蹤長墮世塵間
勝遊得：今須徧

俗駕遲、肯遽還
絕巘晨光收
雨脚犀峯春色禪
煙鬟感通珍重神
靈意詩思雖荒詎敢慳

勝境名標第五天
殊庭佳氣藹非煙
鼓鐘與看千人會
玉石難分十種仙
幽壑舊傳靈藥富
蒼崖曾現寶光圓
塵勞未決丹梯急
只得虛堂一夜眠

棲賢三峽橋次南康守晏德基韻

古寺深藏紫翠間
清風夾道凜蒼官
千尋秋色巖巒淨
十里雷聲澗谷寒
此去洗心應少累
從來蓄眼未經看

使君健筆題佳句一首新詩倒醉瀾

題胥解元成美堂

當年英妙曳青衿曾習王褒盛德吟
驥駟作駒期萬里鸞凰振翼便千尋
馳聲場屋誰勅敵好事侯邦盡賞音
古語美成須在久願君長保歲寒心

贈元運使

使節東來峒繡衣蒙泉景色動旌旗
官曹傳檄清風肅老稚隨車淑氣移
趙日可能兼畏愛蘇天那復問公私

鷓原更遇蓬瀛客好駐幃帷十日期

霜晴愛日曉生東蕭寺山茶賞歲豐錦里出遨驅小隊

雪山納猴狎諸戎葉連油幕侵天碧山茶兩株頗高大花倚朱

旗特地紅美景良辰萬人喜不妨行樂一尊同

還鮮于蹈夫詩編

百首新詩句々妍追還江左一千年春歸池草難專美
冷入江風稱所傳一字人知吟不到八分我喜錄成編
西來所得真多矣滿篋今藏錦繡篇

溫原廟神御北還和謝景思韻

靈輿歸路肅班々帳殿秋風響珮環
九廟向來連北闕五陵依舊對南山
玉衣不受清塵浣風馬應隨綵仗還
行走奉陪常薦享天威咫尺侍懸間

賀劉侍郎三首

早歲儒林俊譽流中年持橐侍宸遊
論思清禁三朝遇閒散殊庭二紀投
迹與香山齋出處詩將彭澤盡賡酬
似聞壁水求三老行取蒲輪慰九州

漢嘉平日想風流喜作凌雲載酒遊
塵土何時公事了林泉聊與故人投
心期濟物哀難強志在求田老未酬
官滿便當投客去一航從此下揚州

萬景樓頭盡日流烏尤嶺上及春遊
谿潭香渺游魚樂林木陰森倦鳥投
千尺梵身名不謬半輪月向句難酬
爭流競秀君休問更有江聲撼一州

題上清宮

一徑緣雲徹上臺玉樓銀闕冠崔嵬
連峯袞々從天下

迴野茫茫匝地開
曉日重溟紅浪湧
夜燈千嶺瑞光來
却歸下土人應怪
身自瑤池闥苑回

留題修覺山絕勝亭

余昔於峴首壁間見一蜀中監司題字云景物
似新津之修覺今登絕勝亭徘徊久之亭似恨
偏江似恨小而雜平遠似恨不甚廣轉至寺三
門西望印江頗濶眼界益寬蓋庶幾焉因題五
十六字

古寺幽巖萬木稠
蜀川一覽盡西州
依違遠樹低平野
漫散青江吐亂洲
老眼乍明疑峴首
歸心忽動憶槎頭
當年風物悲游子
子美應同故國愁

風物悲游子子美此山詩也子美亦

襄陽人豈其有所感耶

題廣利院

翠嶺蒼巖帶落霞
水雲平野一川斜
二山相距無千里
數口俱仙有兩家
仇冗便當營草屋
武陵何必訪桃花
擇鄉試復詢風俗
美政人人令尹誇

寄題謝景思藥寮仍用其韻

城府年來性跡疎端因藥圃滯巾車芒鞋入谷親尋種
野服巡欄自把鋤室藹芝蘭無俗物房深花木稱僧居
他時猿鶴休驚怨安石寧終老一墟

同鮮于蹈夫管養正飲衛氏雲亭

誰結危亭古岸頭雲容水態入簾鉤數峯嵐翠欲排闥
半夜溪聲碍枕流入坐煙霞終日秀對牀風雨一燈幽
那知戎馬紛紜際杖履相陪得勝遊

同龐秀才晚酌于涵翠軒

登臨到處久徘徊水色山光滾滾來百頃煙村抱城郭
數峯雲木擁樓臺千篇取足詩材賸萬軸橫陳畫笥開
清興窮探猶未厭更投涵翠舉餘杯

上曾二文仲成

湖海元龍氣尚豪笑談誰料已霜毛文章家法西京在
兄弟才名北斗高欲取功名酬老大豈將州縣歎徒勞
登壇不獨風騷將出幕他年看節旄

憶拜冰壺日下時先君未老我方兒庭闈一闕成今昔
世路重來太險巖風義肯忘三益友姓名願入八哀詩
遺孤么麼何能報泉下幽魂儻有知
患難餘生二十年一身孤苦百憂纏文章昔謂古可到
蹤跡今為人所憐憔悴形容勲業鏡歸依空寂祖師禪
不孤雖有山公在恐逐龍舒下九泉

和關子東筇杖

老境生涯正倚君周旋夷險共悲欣最憐磊々多高節

未肯斑々出異文
漢閣燈來徒照夜
葛陂龍去謾拿雲
願為靈壽扶黃髮
廊廟他年看勳勳

落梅

春意枝間忽暗驚
乘風作陣去縱橫
蒼苔可忍欺香骨
粉蝶無端亂舞英
有恨應羞霜月照
鍾情猶賴晚風輕
夢回一夜頻搔首
腸斷空堦驟雨聲

香殘粉暗若為情
寂寞空餘瘦影橫
雨夜園林無玉樹
朝來庭院滿瓊英
浮雲冉冉當風盡
飛雪飄飄落砌輕

廣武為君聊一嘆羣花從此擅名聲

挽李通判

六藝潛心老益專此邦耆舊衆推賢高文早出諸儒右
清節宜書獨行篇白首可憐纔半刺朱衣猶得貴重泉
佳城一闕成千古寂寞哀筵慘暮煙

挽王教授子節父

綵衣方喜奉安輿丹旆俄驚返故居已作善人稱里閭
固宜陰德大門閤悟趨庭柏心無礙秀茁蘭芽慶有餘

哀挽一聲寒日外蕭蕭風樹鎖郊墟

題蒙泉

西北巖々疊嶂來濤奔浪擁勢難回忽臨城郭千峯住
下有源泉萬斛開魚鼈寧容腥治汙池素無魚蛟龍曾是起

風雷平時寂寞何靈響歲旱方知濟物才禱雨輒應

和友人

弟兄南渡各馳驅幾奉君王尺一除黃耳音書寄懷抱
烏衣門巷惜邱墟澄清益博榮持節雅亮玄平靜著書

五桂家風殊未艾燕山佳氣鬻如初

坐閱山城歲月遷心勞政拙豈能賢昔遊泉石迷尋訪
故里風煙喜接連聊假頌宣行素學敢將遲暮散華顛
他年良史徵嘉什會入西京循吏篇

和眉守王郎中

驚風鴻鶴各翻飛同落西南蜀一維一日三秋雙鬢改
兩鄉千里寸心馳清香燕寢多佳致遠景樓臺登妙詞
只恐江山留不住賜環聞已下丹墀

壽台州黃守

千載初平慶未窮本支今復見仙翁當年部鼎爭尤力
此日于門報已隆政尚寬和承祖烈量涵清濁稱家風
賜金增秩知非晚行看絲綸下禁中

壽處州徐守三首

僕射文章六百春人間又見石麒麟朱顏白髮古仙伯
和氣清風令德人出處三朝常守道承宣千里更宜民
聖時共政須耆舊歸去千秋輔紫宸

共理經年惠利豐此邦歌頌藹提封仙都洞府風光好
處士星躔瑞氣濃道向偃佺傳口訣禪從摩詰悟心宗
世間功業公餘事平日高情薄萬鍾

未矢朱弓祖慶綿五雲吉夢世生賢嘉時浹日迎重九
景運中天恰半千律播金商資爽氣露和瓊屑引遐年
壽觴莫負專城責好對西風醉管絃

留題光相寺

至人悲念攝冥頑倏見光明指顧間億劫未曾親見佛
一宵今得暫棲山從來孽障須除結此去功名直等閒
欲以殘年奉香火塵勞無計戀松關

挽張直講

早歲英聲已絕塵暮年高節更殊倫絳帷久擅詩書樂
朱印頻醜酒醴醇不許功名書竹帛祇將文行照簪紳
鄉鄰若欲存遺範祭社端宜配古今

和李清卿雪

浩蕩天花弄曉光春風未轉忽芬芳人躋物外紅塵遠

境墜湖中白晝長
風柳冷飄三月絮
寒梅幽寄一枝香
朝來暴喜家風貴
圓壁方圭滿舍傍

吳明可寄次韻為答

兩地相望百舍疆
相思空結九回腸
君家滄海賓初日
我戍衡山俯夕陽
情話何當傾肺腑
倦游聊復信行藏
求田問舍真長策
捧檄榮親道更光

房公湖

余兩過漢宿房公湖
上不暇題詠任德廣攝郡

事來索鄙詩追賦於益昌總領解舍

金鴈橋南二頃湖
房公遺跡未煙蕪
人遊杜牧晚晴賦
境對王維別墅圖
經始林泉心自巧
折衝廊廟術何迂
當時只作幽人計
留得陳陶四萬夫

皇華館以上已落成因修禊事題詩紀之

泉上新臺紫翠環
暮春修禊俯潺湲
溪流尚帶桃花水
雲氣初披杏子山
柳絮輕颺晴日暖
竹光不動午陰間
時和歲稔遊人樂
一醉聊開病守顏

杏子在郡之西天
每欲兩則此山出

雲收則
雨止

呂叔恭運使和題皇華館詩復次韻

何處溪聲響珮環洗心堂下轉潺湲
數株古柳枯臨水百畝叢篁翠倚山
歲久刊題多泯滅時清景物自幽閒
輶軒登覽留佳句頓覺林泉發妙顏

帥漕復次韻再和

二豪詩律晉江東迭倡更酬卷軸豐
狎主齊盟爭定霸互為勅敵銳臨戎
波瀾已得江流助組麗仍依錦段紅

入蜀詞人多妙句向來嚴杜一編同

中秋同兒姪登寶峯亭

絕頂憑欄思有餘滄江下眺眇三隅
月光此夜十分滿風色今朝一點無
鄉國不須悲楚蜀庭堦且喜集封胡
使君邂逅分鮮鯽斫繪還成逸少圖

缺題

天梯雲棧轉龍旗細雨淒風暗路歧
七夕難忘祈巧夜三鄉不似望仙時
曲江若悟賢臣語汾水寧傷才子詞

此日鈴聲腸斷處後庭遺唱未為悲

大龍湫

余聞大龍湫之勝舊矣歲暮來游水泉僅存微溜無復壯觀與平時所傳不類殊未快也因留此詩以為再來之約

瀑水傳聞舊壯哉飛流亭下久徘徊玉龍鱗甲寒猶蟄銀漢波瀾凍未開斜日湫潭微濺雨深冬天地不鳴雷斯游未快平生意更擬他年得_之來

次韻劉南伯二首

曉來庭竹碎秋聲令我思君重愴情三畫當年曾擅價五言令去合知名賦歸已荷因風寄醜蕪終朝對月傾但願官軍破驕敵不妨淮海寄餘生

十年踪跡困遭如多謝章郎肯寄書千里漫尋落水夢一廬方對相山居歸心不為蓴鱸切交契因閒簡續疎近向錢塘得嘉種秋盤何日共新蔬

次韻王園中二首

卷二

九

網得金鱗不忍烹一甌春菜眼偏明
逢君強賦湖陰曲
顧我方趨日照城
散坐醅釀留客醉
過庭鴨鵝為誰鳴
還朝密邇非輕別
知有蒲輪訪姓名
身兀東風怯曉寒
綠楊堤畔見青山
逝流不礙朝衣去
掉鞅何當拜命還
半世光陰憂患裏
他時勲業笑談間
兒童似覺吾衰老
只欲西歸便丐關

次韻制帥和王憲二首

淮水綿綿不絕流
渡江龍化復東遊
宗盟尚說當年盛

交分還收此日投
名並邛邽公等繼
政稱京兆我難酬
得時俱為公家計
三窟寧當各一州

二麥初收堰水流
西園飛蓋使君遊
羽旄每出邦人喜
壺矢間同生客投
膏雨應時和氣洽
豐年有兆頌聲酬
政成訟簡追胥息
鎮靜西南五十州

次韻陳勉仲見留之作

詩新俊逸走風雷
愧我馳驅欲強陪
花外疎篁青映掩
門前流水綠縈迴
高情好客常留客
勝景傳杯莫放杯

老懶畏寒朝睡美報章淹緩莫相催

寄制帥

五郡馳驅兩月茫少城春事杳相忘鷓鴣鳴處韶光老
鷓鴣聲中旅思長曾為青山迂客路莫偕紅旆訪仙鄉
浣花時節歸期近猶及遨遊共一觴

和制帥

離索堪驚歲月忙少城遺愛未曾忘西園尚記英遊並
南浦空嗟別恨長壯志且窺勲業鏡高情休憶水雲鄉

玉關折靜邊烽息漢殿歸稱萬歲觴

和制帥

按部經時走四封雲山有路寶巖通普賢相對圓光裏
摩詰不離方丈中公自稱遺安居士此喜有篇章交寄
遠恨無羽翼可凌空來詩忽作蛟龍吼三日能令兩耳
聾

自憐麋鹿性疎頑心在雲林迹世間每厭塵埃驅俗駕
不辭險阻訪名山池魚得意時歸壑廐馬長鳴暫出關

萬仞峯頭曾進步禪機一撥透三關

力求見佛上天梯忽覩光明志意迷華藏神通驚變現
臺山公案好招提太冲漫作三都賦子美全無一字題
今日諸賢賡妙句彊驅鴛鴦力難齊

卿月中天照上流使星入蜀久西遊蟠曾經緯開棊局
出手象盧轉博投學有淵源流不竭詩如珠玉價難酬
詞章怪底猶雄健棠蔭曾聯柳州

又和

勝遊每恨不相同郵遞猶欣日日通玉帳未容佳境到
雲山已在好詩中靈珠忽富千金贈凡馬堪嗟萬古空
展卷高吟知幾過大音一振耳根聾

塵勞汨沒老猶頑徧走岷峨杳靄間筋力已疲難報國
田園有計即歸山何期俗駕經時出却得浮生數日間
已請一麾江海去故應生入玉門關

新篇孤峻絕階梯照眼光芒五色迷已向詩壇稱獨步
不妨祖令更全提來詩多真空雅興高情契絕景終希

大手題餘事文章暫遊戲要將李杜與名齊
住因得坎去乘流萬里西南更倦遊三徑未成歸計晚
一尊猶喜故人投小篇偶寓詩筒去佳句還勞驛使酬
得與諸賢更倡和故應勝事播西州

渾醉庵詩序

襄陽姚格去非弱冠出入兩學逾四十不第一
時場屋故舊班班為顯人而去非落魄混於酒
徒窮日夜以飲無算中間得病瀕死朋友止之
稍止已而復飲今年長矣量少減而嗜之不衰
雖常以此病然其所以安於沈滯而無羈窮流
落之歎者亦酒之力也丞相高平公來丹邱鄉
閭親舊依之數十家酒醴之會去非無不與蓋
一日不飲則愁思無聊若不可遏者脚逡巡諸
好事之門必得酒而已酒盡輒去挽之不留也
高平公既時為設醴諸鄉人亦更飲之而去非
又善俯仰人事與物多可旁尋外邇不擇所主

有酒輒從之是以能活於此高平公因名其寢
曰渾醉庵鄉人王某賦之以詩去非曰幸甚凡
與我遊而能詩者吾皆將請焉子併為我序之
故云

人間歲月都幾許醉裏光陰差較長
千日不醒終有盡百年渾得要為常
故人屢過無窮卷一室能寬有醉鄉
好事不妨多酌我老來無復次公狂

又題鴻祐寺

石佛山頭日欲頽尋僧不遇嬾空回
青鞋布襪雲門路拄杖穿林歸去來

戲景思

明鏡佳期故未忘月圓人缺恨何長
陽臺朝暮誰為主夢裏時時怨楚王

顏色傾城藝更精愛卿長是說卿卿
卷中曾目崔徽貌重見應憐太瘦生

題鄧寨周氏小園

卷二

四

徑草荒春綠作堆東風深入小園來可憐幾陣媽香裡
立盡庭前數樹梅

病餘兀坐偶成二絕

寂々經旬病臥家起來都不記年華一聲擔上驚秋晚
牆外初聞賣菊花
病骨樂々瘦轉加秋風怯旁小窻紗蕭然文室維摩觀
一炷清香到日斜

倚江亭會上虞伯達送梅花并二絕句坐上次韻

併調賀子忱

賜斷江頭索笑花三三兩兩逐枝斜忽隨清絕驚人句
來自西湖處士家

喜見江梅又著花挿來不怕帽簷斜高標幽韻誰真似
人在風流賀監家

賀子忱家侍兒
有以梅名者

和姚令威春陰四絕

急雨顛風帶海煙白頭腸斷落花天東風為買春光住
柳撒黃金榆擲錢

十日春陰晝景微，鳴鳩逐婦幾時歸。
柔柔細麥寧馨長，落絮遊絲可解飛。

雨過山村綠滿陂，紅芳漸少翠陰低。
春風吹草依然碧，潮水浮花却自西。

休對風光感物華，且將春酒趁春賒。
一聲杜宇芳菲晚，只有荼蘼芍藥花。

題延慶觀六時泉

千尺高崖屏翠琰，六時甘露雨真珠。
梯巖穿壑身親到，

始信仙靈境界殊。

和尚書李文六絕

文人詩律照青春，句到諸郎副折薪。
特許八分傳阿買，囊收珠玉破清貧。

風光無賴惱詩翁，健筆凌雲思未慵。
長句數篇欺白雪，江山浩蕩發春容。

近侍三朝捧玉牀，宮衣猶帶內家香。
珠庭更得流霞助，杖履春風步履彊。

休論世事苦悲辛
龍卧南陽自有人
指日承明却歸去
煙花紫禁及青春

經旬山雨暗春輝
桃李成陰總未知
試逐東風入城市
不妨尊酒暫娛嬉

雨過千山翠色重
羣花欲盡絮飛空
牡丹寂寞芳菲晚
日暮朱欄獨倚風

題真符道中山寺

江路南風漲白沙
鞚驢來憇梵王家
片雲忽作蕭蕭雨

夢斷僧窓日未斜

題前詩已天忽作雨戲成一絕

歲暮靈泉水未饒
蒼崖無復舞飛蛟
詩成不覺天零雨
料得神龍欲解嘲

鐘鼓山間久雨二絕

山雨蕭蕭不肯住
天寒雲愁光景昏
桃李紅白春風面
有恨無言空淚痕

高林縹緲彊可見
茅屋半山煙雨昏
誰家一幅鷺溪絹

古畫猶存水墨痕

次韻王司戶梅花五絕不得用古人意及比婦人
玉雪并潔白等字

牢落天涯邂逅逢清愁幽恨與誰同故園腸斷三千里
客裏看花歲又窮

溪外人家處，栽三分蓓蕾一分開故教嫩萼參差發
似要幽人次第來

可耐幽花發較遲慙慙為倩曉風吹朝來策杖探消息

香處初開一两枝

聞說江梅已惱人衝寒着意去尋春枝，細看枝，好
歲，相逢歲，新

一歲都來幾日開一開能得幾回來清尊留待溪邊月
不怕山城晚鼓催

和錢處和梅花五絕

萬木歸根冷未滋可憐孤絕發寒枝心期本在冰霜後
占得隆冬未恨遲

枝上春風漸有涯，斷魂初見兩三花。
一尊盡日看元厭，更待參橫月影斜。

莫欺玉蘂瘦，樂中有江南。
長恨端白髮，天涯歸未得。
年々老眼淚中看。

鐵心開府不妨狂，賦語清便獨擅唐。
堪笑離騷窮逐客，只知蘭蕙有幽香。

林下風神物外姿，閨中秀色鑑中奇。
兩家標韻誰兼得，會有多情識者知。

以鼎爐遺闕子東有詩相謝次韻

君家聚古無不有，不腆敝器何足奇。
兩首新詩愧虛辱，恨無卽鼎為君移。

贈君劍川八卦鼎一餅，清泉終日然淨几。
明窗讀周易，妙香時炷不論錢。

送海棠與姚令威

酣々芳意不勝春，一笑嫣然惱殺人。
分寄多情還解否，要教國色在東隣。

謝景思惠酒并二絕時宗守邀看上元景思不至

次韻

戶外驚聞剝啄聲東山消息到柴荆
兩章著意撩衰白風味相扶有麴生

使君高會著幽人燈火元宵醉夜分
博士從來文字飲不妨聊復醉紅裙

饒守陳粹中有詩見留次韻為謝

相逢一笑又相離腸斷登臨送別時
久占都亭慚重客

秋風回首片帆遲

鄂守喬民瞻寄襄陽雪中三絕因追述前過石城
杯酒登臨之勝為和

滄浪渡口莫愁鄉萬頃寒煙木落霜
珍重使君留客意一尊芳酒醉襄陽

江上危亭思黯然追遊陳跡欲經年
別來西望應相憶鄂樹荆門共一川

白雪樓傾不記秋樓前江水自悠悠
多情猶憶湖南守

一曲陽春白盡頭僕舊遊白雲樓見張休詩石刻尾章云美人莫唱陽春曲白盡湖南太守頭今石已亡民瞻詢於老吏
遂得其全篇云將復刻諸石

詩餘

浣沙溪和無答韻

嬾向沙頭醉玉瓶
喚君同賞小窗明
夕陽吹角最關情

忙日苦多閒日少
新愁常續舊愁生
客中無伴怕君

行

菩薩蠻和錢處和上元

華燈的皪明金碧
玳筵劇飲杯餘濕
珠翠隔房櫳
微聞

笑語通蓬瀛
知己近青鳥
仍傳信
應為整雲鬢
教儂

倒玉山

好事近和侯監丞

五載復相逢
俱被一官驅
役驚我雪鬢霜鬢
只聲香相

識翠微珍重
出笙歌醉遲
春日親到鵲橋
津畔見

天機停織

又

絲艦載娉婷宛在玉樓瓊宇人欲御風仙去覺衣裳飄
舉玉京咫尺是藍橋一見已心許夢解漢皋珠珮但
茫、煙浦

又和榮
太監

緩帶撫雄邊一面滅烽休役歌舞後堂高燕喜傾城初
識紅綾小研寫新詞佳句麗星日從此錦城機杼把

回文休織

又

清唱動梁塵窈窕夜深庭宇一笑滿斟芳酒看霞觴爭
舉弓靴三寸坐中傾驚歎小如許子建向來能賦過
凌波仙浦

又成都賞山茶
用路漕韻

蕭寺兩株紅欲共曉霞爭色獨占歲寒天氣正羣芳休
息坐中清唱並陽春寫物妙詩格霜鬢自羞簪帽歎
如何拋得

減字木蘭花代人
戲贈

卷二

三十一

珠簾乍見雲雨無蹤空有怨錦字新詞青鳥銜來惱暗
期 桃溪得路直到仙家留客處今日東隣遠憶當年
窺宋人

又恭人
生日

糟糠相樂早共梁鴻同隱約著籍天門隔品新封感帝
恩 滿堂兒女婦捧金杯孫屢舞白髮卿一與爾樽前
作壽星

醜奴兒 寄齊堯佐

蒙泉秋色登臨處愁送將歸一夢經時腸斷佳人猶唱
渭城詞 春來重醉分攜地人在天涯別後應知兩鬢
蕭蕭多半已成絲

又寄李
德志

去年池館同君醉正是花時隔院韶輝桃李欣々如與
故人期 相望兩地今千里還對芳菲春色分誰兩恹
風愁依舊可憐枝

惜分飛
妓別

卷二

三十三

要眇新聲生寶柱彈到離腸斷處細落簷花雨夜闌清
唱行雲住 洞府春長還易暮凡客暫來終去不忍回
頭覩亂山流水桃溪路

醉花陰

生日

孤門此日猶能記歎居諸難繫彈指片聲中不覺流年
五十還加二 兒童壽酒邀翁醉笑欣相戲休畫老
人星白髮蒼髯怎解如翁似

鷓鴣天

台州倚江亭即席和李舉
之時曹功顯賀子忱同坐

繚亂江雲雪欲飛小軒幽會酒行時佳人喜得鴛鴦侶
豪客爭題鸚鵡詞 歌舞地喜追隨歛州端恨外遷遲
謫仙狂監從來識七步初看子建詩

虞美人

石光錫會上即
席和李舉之韻

鴛鴦碧瓦寒留雪玉樹先春發小樓歌舞夜流連月落
參橫一夢繞梅邊 尊前酒量誰能惜都是高陽客十
分莫厭羽觴傳半醉娉婷雲鬢鞞金鈿

小重山

成都上元席上用
權帥許覺民韻

暮、輕雲護曉霜銀花千萬朵爛韶光寶山金字屢更
張笙簫遠簾幕闕重廊 車馬暗塵香一邦如蜡日盡
豪狂遊人歸路笑聲長、歌裏擊壤詠陶唐

臨江仙

妓贈

十二峯前朝復暮忽愁望斷行雲夢回江浦曉風清遠
山思翠黛蔓草記羅裙 錦字識成千萬恨畚成第入
新聲幽期誰為反離魂立人無浪語狂客最鍾情

又 贈賀子忱二
侍妾二首

霓作衣裳冰作面鉛華不浣天真臨風幾待逐行雲自
從留得住不肯繫仙裙 對客揮毫驚滿座銀鈎蠶尾
爭新數行草聖妙如神從今王逸少不學衛夫人
家在蓬萊山下住乘風時到塵寰雙鳧偶墮網羅間驚
客凝粉淚愁鬢亂雲鬟 人世風波難久駐雲霞終反
仙闕虛無仙路擁歸鸞却隨煙霧去長向洞天閒

洞仙歌

范丞相夫
人生日

玉樓玄圃舊是神仙伴鳴佩時朝紫皇殿種蟠桃成樹

碧柸開花著子滿金母盤中屢獻 飄然乘彩鳳東望
蓬萊曾共扁舟五湖泛正珈笄未老蘭玉盈前春欲轉
喜對芳辰開宴願綠髮朱顏鎮長新教歲々年々壽觴
深勸

滿庭芳

題前

海國寒輕江南春早小梅已漏芳妍歲前冬後和氣欲
回旋此際瑤臺閨苑僊人下白下雲駟人間世風帆日
棹同泛五湖船 當年魯謁地魚軒象服鐙珮朝天向

閔邦開國福地真傳今日華筵壽筍兒孫擁蘭玉相鮮
休辭蓬萊清淺看取變桑田

又
茶賜

犀隱雕龍蟾將威鳳建溪初貢新芽九天春色先列到
仙家今日磨圭碎壁天香風動入窗紗清泉嫩江南錫
乳一瓜貫天涯 芳華瑤圃燕羣真飛佩同引流霞醉
瓊筵紅綠眼亂繁花一椀分雲飲露塵凡盡牛斗何賒
歸塗穩清颿兩腋不用泛靈槎

念奴嬌 何生上和

堂、七尺凜一時人物孤映三蜀間雅風流豪醉後猶
有臨邛遺俗十載虞庠一官楚塞雅操凌寒玉江山千
里惠然來慰幽獨落筆妙語如神兩章入手不覺珠
盈掬從此西歸榮耀處寧假華旌高轟樂府新聲郢都
餘唱應紀陽春曲老夫一醉故人高義堪服

又荆門軍家簽判陶
教授許尉同生

蒙泉歲晚偶扁舟同泛一池寒淥四者難并誰信道草

草幽歡能足美景良辰賞心樂事更有人如玉今宵此
會陋邦驚破哀俗豪俊傳粉諸孫幾年分袂一笑還
相逐痛飲厭、清夜永那管更深催促宋玉詞章陶潛
風概况繼前賢躅故人未至座中仍對梅福

又別
姝

柳花飛絮又還是清明寂寞時節洞府人間嗟素手今
日匆、分拆巧笑難成含情誰解顧影無顏色風流滿
面却成春恨悽惻雲鬢從蟬金虬紛、紅淚千點胭

脂濕聚調輕盈離調恹聲入低空愁碧祖帳將收驪駒
欲駕去也勞相憶傷心南浦斷腸芳草如積

永遇樂

和錢處
和上元

元夜風光上都燈火輝映春色鼈冠仙山龍街瑞燭銀
闕凌空碧紫烟深擁黃雲孤起人喜乍瞻天日雲裏幾
侍臣鵲立霧收霞捲珠簾開徧翠幕停爭出傾國
叢中鈞天合處忽聽鳴清蹕貂裘小帽隨車信馬猶憶
少年豪逸如今對山城皓月但餘嘆息

風流子

范覺民
生日

江國東風早芳菲又迤邐報寒梅正元氣孕和小春歸
候數丁千載喜動三台向此際土天開景運王國產英
材想崇嶽洞天暗書苔蘚海山烟雨空鎖樓臺煌々
天人表瓊林與瑤樹照映庭槐中有麗天星斗驚世風
雷况朱顏綠髮年光鼎盛繡裳華袞人望歸來好對玳
筵滿舉眉壽觥罍

題王氏秀野堂 天台續集別編五
樹林陰翳鳥聲繁下有幽人畫掩關五畝丘園傍城市
一堂花竹帶雲山留連風月真成趣屏遠塵埃雅自閑
我訪一區無定所卜隣擬向翠微間

漢濱集卷二

總校官檢討 臣彭元琬
檢討 臣徐鑑
校對監生 臣童潛

漢濱集

卷三

制詞

賜特進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等乞解機政檢會前
奏速賜罷免不免允詔

勅康伯等省劄子所奏乞解機政檢會前奏速賜罷免
事具悉機會之來安危所係議論之際可否是資卿等

宋王_{之望}撰



二卷三十九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宜協定謀猷切磋利害宏濟於大事俾無有於後艱胡
恤異同輕為去就非朕之所望於大臣者也備禮要君
之請在自信以何嫌解紛排難之功願仰成之方切所
請宜不允

賜陳康伯乞祠不允詔

卿厚德元勳兩朝是賴深誠偉量一代所尊勤勞王家
亦已至矣朕所以挽留之意豈顧問我方今外虞孔艱
大事未定卿久專機軸朕所倚毗一旦舍朕而去朕何
以處此傳曰時然後言卿之告去時乎勉為朕留毋復
困我

賜左朝散大夫試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制置使虞
允文乞除宮祠不允詔

卿以文武有用之材宣力當世馳驅南北險阻備嘗方
倚重於上遊用紓憂於西顧投閒之請非朕所期所請
宜不允

賜右大中大夫錢端禮辭免除戶部侍郎兼樞密

都承旨恩命不允詔

勅端禮省所奏辭免除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恩命事具悉足食足兵邦政所重於斯二者惟才實難卿以變通練達之資踐更中外所至可紀厥聲茂焉上皇所知已試有績朕實因任其又何辭往圖爾庸以稱朕意所請宜不允

陳康伯可罷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特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進封福

國公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輔相股肱於元首身久佩于安危帝王體貌於大臣詎必隆於進退眷我家司之老懇辭魁柄之榮既莫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肆盼明命誕告治朝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監修國史兼提舉編類聖政所信國公食邑七千九百戶食實封三千一百戶陳康伯學貫天人才周經緯中和自稟言有物而行有常度量難名澄不清而

撓不濁爰登揆路五閱歲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廊廟
萬微之寄雍容鎮俗談笑折衝道蕩以遵王無有作
惡心休休而樂善其如有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
一人纂承之慶本太上皇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實
贊襄之有助心如金石勲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
亦勤勞而匪懈久煩機務累抗封章丁寧諭旨而莫回
樞機陳詞而愈固式揚典冊俾解鈞衡亞保升華煥袞
衣於左棘鴻儒列職冠書殿于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
使符於故里載疇并邑併衍圭腴於戲功名克保於始
終古今所重出處暫均於勞逸中外何殊其思注意之
深勿替告猷之舊可

劉寶可特授安慶軍節度使依前捧日天武四廂
都指揮使充鎮江都統制兼淮東路招撫使節制
本路軍馬食邑實封如故制

門下遣戍役以衛中國方深經武之圖聽鼓鞀而思將
臣敢廢念功之典惟予爪士載總師于既宣專聞之勞

盍復登壇之拜式揚孚號明告治朝捧日天武四廂都
指揮使武泰軍承宣使充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
制兼淮東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馬彭城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六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劉寶駘果冠時韜
鈴決勝笑談劈臂氣嘗益於萬夫拳勇摧鋒身實更於
百戰勲書盟府名播遠夷早嚴六蠹之儀橫控大江之
險軍聲甚振武備聿修中退處於宴閒茲重分於節制
恩威未泯號令一新宜還豹尾之雄俾鎮龍舒之舊曰
其事任庸示眷懷於戲起李廣於故將軍期折彼匈奴
之勢復魏尚為雲中守冀慰予鉅鹿之心益服休嘉以
伸報效可

賜陳康伯告口宣

屢抗封章懇辭機務爰升孤棘出鎮鄉粉往服恩光無
煩謙遜

賜劉寶告口宣

復膺闔寄克振軍聲既著忠勞宜加寵渥龍舒舊鎮虎

節載頒祇服恩光益茂勲烈

賜撫問張浚到闕并賜八合茶藥口宣

遠自師屯肅趨魏闕朝宗在即區薄良勤宜有匪頒以
申問勞副茲虛佇無憚疾驅

賜安慶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示諭勅書

朕以劉寶載膺邊寄克壯軍威既宣分閫之勞宜復建
旄之寵用畀同安之節以紓舊俗之思惟故將之重臨
諒周邦之共喜

賜張浚獵藥勅書

為憲萬邦折衝一面方此嚴凝之候必須服餌之良宜
有匪頒式昭至意

除部振武泰軍節度使賜本軍示諭勅書

勅武泰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服以郭振勇且有謀
老而克壯折衝禦侮蚤瀉著於膚公御衆收入今併膺
於閫寄爰畀節制以為寵光既成命之惟行諒遠方之
咸喜

策問

策問四首

問昔夫子抱帝王之道鬱不得施退修六藝之教稽之前聖而不恃垂之後世而不誣使其一旦得志舉而措諸事業則平日之空言皆致君澤民之具也惟聖人多變不可執以一端故容有可疑者焉且幽詩七月言稼穡艱難之業甚詳然樊遲學稼則鄙而不予何周公陳於成王而夫子不以告門人耶周官司馬教軍旅戰陳

之法甚備然靈公問陳則拒而不答何周公掌以六卿而夫子不以告時君耶虞舜命皋陶穆王命呂侯著於尚書是聖人不能廢刑矣而夫子則不取齊之以刑者聚人曰財理財曰義繫於周易是聖人不能遺利矣而夫子則罕言之夫詩書易夫子所修舜周公夫子所法顧不同如是而不知夫子見用於時於是四者將忽而不務歟則何為而存諸經也如皆用之則與平日之言亦相戾矣抑窮達之際所施異宜所言非所用所用非

所言乎二三子方將行其所學者也其必有以知聖人
矣請詳以告戒我

問者人論文章之難曰得之難知之愈難蓋古今文章
其工拙高下雖有定論然好惡不齊衆口難一非精於
其道為世所宗者不足以擅其品藻也唐韓愈高材絕
識實主斯盟非徒當世學者依以成聲而後之史筆猶
時借其言以評前作彼誠有以取信於後世矣然愈於
漢人每以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為言如賈誼董仲舒

班固之徒皆不論也夫賈誼賦鵬吊屈之文固無愧於
相如之大人揚雄之反騷其痛哭流涕之書又非封禪
劇秦之可比也而過秦一論議者以為書傳之最善者
至於仲舒言夫人之際宜不在劉向下而班固之為良
史抑亦差子長之肩其宏才麗藻足以相援而無甚相
遼愈獨屢稱四人無一言及於三子何耶將出於偶然
歟其亦固有輕重歟愈同時於文最重柳宗元於詩書
稱孟郊蓋嘗以宗元比馬遷而以郊詩高出魏晉自今

觀之宗元之作視太史為何如而郊之篇什孰愈曹劉
潘陸輩也愈謹許與其抑揚比擬必有所謂願質數子
之文而折中其是非將以觀諸君之精識

問天下之風俗罔不惟上之倡而斯文為尤甚書稱堯
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商周之君或終始典於學
或緝熙於光明故唐虞三代之文至今炳然與日月爭
光詩曰倬彼雲漢為章於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斯文
之興豈不由上之為乎秦焚詩書天下以文為諱英如

漢祖特不喜儒文景之際重之以黃老而朝廷大臣皆
刀筆吏吹簫屠狗引彊蹶張之流宜此道之遂泯不數
十年賈馬晁董之徒相望於時西漢詞章之盛與古爭
衡其後光武顯宗最重儒學然東京之作遠不及遠甚
下逮魏晉以及梁隋其間君臣多尚文雅而筆墨氣格
日以不振雖唐太宗聰睿卓絕輔以房魏之佐升平無
事尤汲汲然加意於斯而終不能革六代之餘以此而
言又似非上之所能為以我國家累聖相繼咸蓄盛藻

昭回垂光異才競奮肆更多故學士失職主上喟然愍
之書經訓以發其淵源門膠庠以勵其器業居無幾何
羣試於有司者人握靈蛇之珠家抱荆山之璞彬々如
也然則謂文為不由於上可乎夫以漢高文景之間絕
不好文而作者如彼其多魏晉梁隋有唐之世君臣篤
好而文字如彼其陋盛衰之變與時不同而今日之應
若響何耶願聞其說

問自三皇而來歷帝與王下逮五霸其事遠矣而見於
六經之籍孔孟之言者不為不詳要其間容有可議者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是則帝道簡而王
制加詳矣然舜以禮樂分命二官而周併總於一卿舜
分天下為州十二而三代合為九州孰果為簡孰為詳
乎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是則王者任
德而霸者任力矣然湯征十一武滅五十而齊桓九合
諸侯不以兵車晉文教民禮義示原以信果孰任德乎
任力乎孔子之序書斷自唐虞則二帝之前宜荒忽無

詩以千
足稽矣不錄桓文則二伯之烈宜卑陋而無足采矣然
易繫辭述黃帝之制作與堯舜民無少異而春秋之事
實予齊晉何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蓋有虞之世固
已有詩與樂並行矣當孔子時魯猶用四代之樂則虞
夏之詩豈無存者然其序三百五篇止及商周而皋陶
之所廢五子之所歌皆不列於四始何也諸君學古通
經講之已熟有司可得聞乎

論語答問

答何希深衛軌之問

衛軌之事古今之論多矣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
以斷天下之疑使亂臣賊子知懼於此正宜大書屢書
使深切著明以為萬世之法然其辭漠然無所懲勸且
入其國而不避孔子以出公八年自陳入衛享其養而
不却曼姑圍戚而不貶子路死慳而不罪則是孔子不
以軌之立為非明矣公羊曰蒯瞶為無道靈公逐蒯瞶
而立軌、可以立乎曰可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

乎子也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此議最為通
論今人有子不肖而逃幸而有孫焉其祖付之物曰父
來勿與也父至而欲取之子當與父乎當守祖之命而
不與乎與之則非徒已違王父命而亦使其父違父命
父子之道廢矣不與則非徒已得所以尊祖而父亦所
以尊父父子之道兩得焉范甯稱穀梁以衛執拒父為
尊祖傷教害義不可彊通者特為不當拒其父命耳不
以為不當立也江熙釋穀梁乃云若靈公廢蒯賾則經
不得復稱世子稱世子則靈公未嘗命輒其從王父之
言傳似失之是不然靈公不命輒則必歸蒯賾而立之
不歸蒯賾又不立公子邲則是靈公之命輒也其稱世
子者諸侯之世子必命於王蒯賾得罪於靈公而逃靈
公雖不及廢猶廢也但未改命於天子耳故書曰世子
非以為當立也又引鄭世子忽復歸於鄭為例非其比
矣鄭忽於復歸稱世子則世子為當歸者無惡之辭
也蒯賾於納稱世子則世子為弗當納者不受之辭

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夫以世子出奔若果無罪人孰不欲其歸今大國興師以納之而國人不愛則其為人可知矣書世子者所以正其名而甚其惡也若以世子為當立則楚世子商臣弑其君亦為當立乎公羊云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國戚國夏曷為與衛曼姑圍戚伯討也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義可以拒之何休釋曰曼姑無惡文知得拒蒯瞶於曼姑言得拒之知輒之不得拒也然則輒之立也為可獨拒父為不可耳公羊許

其立而不許其拒父是矣以拒父為尊祖者穀梁之說也二傳公羊為長後世曾不分別二事併而為一宜其說之不通蓋自江熙之亂之而劉原父乃主其說此有心於闢傳之過也或曰輒既當立而不拒蒯瞶使蒯瞶得入輒當柰何曰輒之既立當迎其父以歸曰立輒者王父之命不敢失墜至於尊事之禮敢不極其優隆蒯瞶見容則父子可以無間不幸而必欲得國則為輒者弗敢與爭或死或奔於義皆得廢祖之命罪不在我所

謂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者也蒯瞶而稍有人心亦必底豫而不至於姦此舜之所以諧瞽瞍也豈可拒其來而不受乎或曰方孔子在衛輒若有問何以處之曰子路問孔子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學者疑孔子得政於衛必變置其父子其失聖人之意遠矣夫有國者父稱公子稱世子名分之正也今輒子也而稱公蒯瞶父也而稱世子名體不順至不可以並居豈不病哉蓋亦正其名而已正之奈何曰使蒯瞶不為衛侯而為衛侯之父如趙之主父漢之太公之類別為一號以尊之不亦可乎此孔子正名之意也若必欲變置其位則是正其實也非止於名而已孔子謀人之國豈若是之踈乎或曰冉有疑夫子之為衛君子貢設夷齊之間而知其不為則孔子之不與輒明矣曰不然孔子居衛踰年而不去門人之高弟又多仕之而初無一言非輒所以致冉有之疑先儒以為為助夫子不為者特不助耳固不以其立為不當也何休謂衛輒

之立雖得正法非義之高者故孔子不為此言得之武
王滅商夫子猶以為未盡善於衛輒何助之有況當時
衛之大臣與其國人皆不願蒯瞶之立蒯瞶得立置南
子於何地輒雖欲遜其父豈可得乎假令賢者處此亦
不過棄國而去為伯夷叔齊耳伯夷叔齊非所以責衛
輒也若欲人人夷齊則春秋舉無全人雖齊桓晉文亦
當誅絕豈特桓文武王代紂而不用伯夷諫王季奪嫡
而不為叔齊之遁亦皆得罪於聖人矣而可乎且孔子
稱夷齊之何怨豈特可施之於輒以此而責蒯瞶其孰
不曰尤宜是孔子於衛侯父子俱無所為中立乎其間
至於衛輒之立春秋無訛焉則是以王法而正之也夫
蒯瞶欲弑其母其子法當併廢靈公尚遵周道舍諸子
而立孫則蒯瞶之罪為至深而靈公無負於蒯瞶輒於
其祖其父尊親惟均當從其父乎當從其祖乎當從其
有罪者乎當從其無負者乎議者徒知責衛輒以不遜
其父而不思蒯瞶之立為違父之命則似於義有徧恐

非孔子中庸之意而失春秋所書之法也夫瞽瞍日欲殺舜而貴象舜從堯命而不從瞽瞍舜殛鯀而遜禹禹不敢念父之讐而順命於舜則輒之立尚何訛乎愚見如此未知當否幸有以正之

講義

論語發題

昔孔子述而不作未嘗著書其繫易也述易之變而已易之外無說也其序書也述書之作而已書之外無說也春秋約魯史以成文而時出新意詩刪衆作以成書而弗改舊章此外戴經之所記止乎禮樂之事孝經之所稱不過孝弟之行其他雜見於諸子百家之書者往往其言得於傳授非復親承雖間有異聞而無所統紀皆不足以見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若夫條貫具備本末有考出於孔氏之門而可以求聖人變化云為之妙者惟論語一書而止耳蓋夫子述詩書禮樂易與春秋王道備矣而其教不同恐習之者嗜其偏而不能以

兼通溺於博而不能以反約也故平居答問之際摘其
樞要以警悟學者其後門人集而成書其辭簡而盡其
旨深而明六經之道莫不總攝于此參之唯回之如愚
子貢之性與天道易之精微也管仲曰仁子產曰惠子
西日彼哉春秋之褒貶也稱堯舜之巍、禹之無間周
之至德則疎通知遠極書之高致子貢因事以明詩子
夏因詩以悟禮舉三百篇蔽以思無邪之一言則優柔
該貫盡詩之深旨純儉從衆拜下從禮行夏之時而用
商周之車服達禮之變舉在此矣武為盡美韶為盡善
以翕純皦繹之音語魯太師論樂之蘊舉在此矣汪洋
奧雅無所不備自始乎為士至終乎為聖人其進修之
序皆具乎其中人而不求聖人之道則已如欲求聖人
之道必盡心於此書而後可此書之不明而驟語六經
則浩乎其無涯茫乎其無塗矣今夫天形之渾淪不可
俄而度若察之以璣衡則經緯之動靜躔度之疎密咸
可推矣聖人之光大不可俄而測若求之於此書聖賢

之閭域師友之淵源咸可考矣然則論語者其孔氏之
璣衡歟是故觀堯曰一篇則夫子之志意可知也觀述
而一篇則夫子之教學可知也觀微子則夫子之出處
去就可知也觀鄉黨則夫子之容止進退可知也觀子
罕則夫子之言行道藝可知也觀子路則夫子之政事
施設可知也至於先進一篇道羣弟子才分之淺深器
業之大小資惟之緩急其言尤詳讀之悠然可以想見
其為人非特夫子所以品第其徒者如此至其門人亦

各以其分量之所得而善於形容夫子之道仰之弥高
鑽之弥堅則夫子之極致愈求而不可盡者不有見於
此乎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則夫子之中庸若近而不可
能者不有見於此乎如天之不可升如日月之不可踰
如宮牆之不可窺則夫子之道其高明而深奧者不有
見於此乎故熟讀論語伏而思之則吾夫子之儀形與
羣弟子之揖遜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昭々乎其無所
隱矣去古既遠不讀此書何以求聖賢之遺範乎故予

樂與諸君講學之雖聖言淵奧非末學所窺要之識隨
賢愚小大各有所得亦不可無述也若乃前說之既善
者今則循而用之不敢務新奇而有加或已有所見則
從而著之不敢以固陋而自隱期於當而已矣諸君因
講以求論語之書圖書以會夫子之道默而識之執方
冊以對古人庶幾觀成周之禮者入廟而知周公學師
衷之操者撫琴而見文王也不其偉歟

為政以德章

洪範曰庶民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民心好惡之
无常也。為政者欲人人而悅之，則雖得於此必拂於彼，
无適而可矣。又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言人君政教失
中而惟民之從，則其為亂如日月失其所而從星者，風
雨之變也。是故為人君者，惟當建極於上，以中正自居，
而不失其所，則天下之民自四面而歸往之矣。書曰：夏
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必先之
以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者，蓋惟能

處乎大中至正之地則民心雖无常終亦必協於極豈
不猶衆星之共北辰乎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
遵王之義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皇
建其有極所謂譬如北辰也無偏無陂無反無側所謂
居其所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所謂衆星共之者也然
則所謂德者如之何亦曰中正以觀天下而已

道之以德章

道者誘道之齊者整齊之周官六典邦之刑政在焉孟
子曰明其政刑二者聖王所不能去也然非其所以為
先以輔吾之德禮則可矣代之以德禮而不變於是乎
有政刑以治之是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也上之待
民也如此則民皆興於廉恥而吾之教化無所不及矣
故曰有恥且格者至也言其無所不及也若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則是以斯民為不可以德禮化而不以君
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也上之待民也如此則民皆抵冒
無恥而政刑亦有所不能及也故曰民免而無恥免者

幸免也言有所不能及也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荀子曰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義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蓋學而不至於聖皆未足以盡學也孔子方其十五而志於學則大聖之事業固已有潛諸其心者矣夫人患不學之患無志能志於學則無所不至矣惟學可以盡聖人之能事惟志可以成學者之極功故仲尼有為山之譬揚子有學海之喻皆言其有志與否耳苟有志於學矣則每進愈上至於從心其始也如木之有本雖未極乎高大而根莖節葉畢具於中如水之有源雖未至於洪深而縱橫曲折終至於海孔子所謂志於道者蓋此道也三十而立則是非毀譽莫能搖其守所謂立於禮也四十而不惑則死生禍福莫能動其心所謂知者不惑也其守不搖其心不動則一性湛然知吾所受於天者矣故五十而知天命所謂窮理盡性至於命也六十而耳順則凡耳之所聞無非道也七十而從心所

欲不踰矩則凡心之念：無非道也其進道之序必每
限之以十年者雖舉其大數蓋亦所謂真積力久者也
然原其所自皆本於志學而已夫所謂生而知之者謂
其樂之之誠出於自然耳非於天下之事物不學而皆
知之也孔子以成童之年而能志於學終趨至聖人之
域則其樂之之誠可知此所以為生而知之歟

孟懿子問孝章

書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孟氏魯之世卿也觀其所以
事君則其所以事親者必多違於禮矣且懿子之父僖
子病不知禮亦所以慰其親之志也夫論語者師弟子
問答之書也弟子之問及於此人之行莫大於孝故以
為先焉然有能問者有不能問者林放問禮之本曰大
哉問樊遲問崇德修慝辨惑曰善哉問此問得其道者
也子路問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問死曰未知
生焉知死此問非其道者也孔子之告人不憤不啓不
悱不發必先微見其端俟其人之反復而叩之然後極

其說如子貢之問士曰敢問其次者再子路問君子曰如斯而已乎若此之類皆善問者也至於顏子之問不夫子告之以克己復禮使他人聞之亦唯：而已而顏子則能復之曰請問其自然後及於視聽言動之說此亦可以見其羣弟子審問之能否也懿子問孝子告之以無違亦欲其反復叩已而盡其說而懿子不能也若瀆告之則非待問之體若不言之則悞聞者之不察其音也故退而告樊遲樊遲之為人其性亦魯其問仁智子告

以愛人知人而不違申告之以舉直錯枉亦不曉其所謂蓋其不敏如此故孔子以對懿子者告之蓋欲發其問因以祛其惑也夫子於答問之際豈苟而已哉序論語以此為始蓋有深意其餘或詳或略或顯或微或婉或直或答或不答皆可以義推矣

孟武伯問孝章

人之一身內有陰陽之患外有人道之患陰陽之患吾無如之何若人道之患則在吾修身之何如耳豈可復

貽父母之憂乎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失其所以守身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然則能守其身以免於人道之患可以為孝矣雖然孝子之事父母豈欲其有憂乎孔子之告武伯以唯疾之憂是亦使之謹疾也驕奢淫佚所以致疾之由也武伯世祿之家所以告之以此

子游問孝章

竭力以事父母者世俗之所謂孝也然犬能警馬可乘是皆能以力而為養矣君子之孝將何以自別於世俗乎亦曰敬而已矣敬者非貌敬也敬之於心也敬之於心者豈止於晨昏進見之際乎蓋雖屋漏暗室之間常若對嚴君焉夫如是豈復有遺行哉其為孝不可勝用也

視其所以章

聖人之觀人不以一日之善惡先視其今日之所以又觀其平昔之所由察其將來之所安視其所以者閱其

今日之所日用觀其所由者考其素所從來察其所安者要其終於悠久以此三者求之則人將何所隱矣見之及物者謂之視之加意者謂之觀之加詳者謂之察所以在今為易見故云視所由既往為難知故云觀所安未來為尤難知故曰察

溫故而知新章

今日之新來日之故今日之故往日之新道無新故顧吾之於道有已得與未得耳已得者溫之而未忘未得者知之而不止所謂終始典于學者也故可以為人師顏子得一善則拳服膺而不失溫故者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知新者也

君子不器章

論語凡稱君子多與小人為對如周而不比之而不周泰而不驕之而不泰和而不同之而不和之類不可舉舉此所謂君子不器則不然謂君子不可以一善器之然可器者亦不便為小人也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謂

子貢女器也何害其為賢乎觀書者當考其意不可執一而廢百也此書有聖人賢人仁人善人志士智者勇者剛者有常者是雖道德有廣狹資性有能否然皆可正名之也至於君子雖有小大之不同要不可以一器名易於卦象皆稱君子左氏於褒貶則亦稱君子記於中庸亦曰君子是皆非一善之可名故以為稱焉如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其直為可器者至於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則不可器於直不直之間所以謂之君子

漢濱集

漢濱集卷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濱集

卷四

表狀

賀皇太后回鑾成書文

慈闈久服大典初成垂簡策以增光罄幅員而共慶竊
以鄭開大隧猶誇考叔之功漢割鴻溝乃逸侯公之語
博傷溢美史恨闕文偉哉聖孝之隆著此信書之寶恭

宋王之望撰



惟皇帝陛下樂天而保大屈已以寧親億萬斯年躬定
大平之業五十而慕日承長樂之歡冠百行以無前作
一經而詔後臣遠將使指阻造朝班編之詩書喜鋪張
於偉績老於文學期歌誦於中興

荆門軍謝列任表

傳經庠序愧非重席之才假守湖山更忝分符之寄肅
趨官次祇戴君恩伏臣念窮苦寒生羈單冷旅始延世
賞旋策賢科逢聖代之崇儒入賢閔而誦藝三年訓詁

安朝暮之藿葢萬里邱墳感春秋之霜露惟茲小壘密
接故鄉久深懷土之情忽冒專城之寵曰萊雖曠已稍
復於流通風俗還淳爰絕希於閭訟獲承人之實便已
私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濟群生仁侔列聖不泄邇不
忘遠允恢無外之風在知人在安民猶謹惟良之選願
雖庸鄙亦玷使令臣敢不悉意領宣究心撫字願聖朝
有勞來還定之政可舉而行使斯民無歎息愁恨之聲
庶免於戾

潼川運判謝到任表

熊湘持節方虞瘵曠之誅梓蜀觀風忽假轉輸之任叨
逾滋甚感惕交深伏念臣儒業荒疎吏能淺薄比玷外
臺之寄劫來南嶽之陽道德意志慮於遠民雖殫夙夜
行歛散阜通良之法蔑效涓埃敢期申命之頒曾靡終
更之待矧潼江之一道亞益部於四川惟將漕之政司
久攝官而虛次俾承空乏宜屬賢能豈謂凡才乃膺遴
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躬湯一德執舜兩端王業載隆

久同符於治古使華分遣尤加意於遐方故雖綿弱之
資亦誤使令之未臣敢不悉心餉餽畢力馳驅謹留州
送使之常務一遵於憲度體足國裕民之制期兩便於
公私

潼川提刑謝到任表

久司飛輓之權曾微善最就易平反之職不改部封命
節增華汗顏有覩伏念臣早專樸學晚竊賢科願朝廷
渥澤之所加何臣子涓埃之足道祇安愚分忽誤明恩

惟諫官御史之昌言必大夫國人之公論敢圖列荐濫
采虛名遂煩聖造之曲成斯實清時之盛美資聯內閣
奉裕陵不顯之謨體重外臺光蜀道皇華之遣靜思踈
逖可謂超逾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育
中九歌於帝典嚴八柄於天官信任臣隣曾四目四聰
之弗壅甄明爵當雖一頻一笑以無私致若孤蹤亦膺
異寵臣敢不激昂晚暮踴勉事功雲漢昭回方問乘槎
之五^上井參捫厯更輸叱馭之忠

茶馬司進馬狀

位正九重欣覩聖明之造心傾四海願修職貢之祥前
件馬來自殊方之外廐載驅遠路雖慚八駿之良入獻
大庭敢備七騶之副

茶馬司合進銀馬狀

盛德重明出撫帝王之運綿區同載畢修臣子之恭前
件物常賦之餘殊方所出精良入貢閑居三品之珍駟
駿效牽敢備七騶之副

皇太后聖筭八十賀皇帝表

三朝受籍屬臨文德之朝萬歲稱觴式展慈寧之慶化
流寰宇歡動宮闈恭惟皇帝陛下性惟體仁躬行舜道
於斯為盛承太妣之徽音受祉既多小魯侯之燕喜禮
成中禁福集新元孝感神明格母儀於上壽澤施耆艾
慰人子之至情臣承乏外臺與聞盛事千官入賀想環
珮之鈿鎗四海霑恩快雷風之鼓舞

皇太后升遐慰皇帝表

夙鍾慶祚誕育清躬艱深百罹從光皇而北狩始終七
閏享孝養於東朝方延上壽之期光撫中興之運何期
窀穸永隔晨昏恭惟皇帝陛下孝慕至深悲摧因極願
追承於理命用少抑於聖情臣使事有拘不遑奔赴闕
廷臣無任銜哀抱痛擗踊感傷之至

謝授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到任表

貳列卿於外府猥廁廷紳主經賦於上游仍將使指省
躬曷稱拜命知榮伏念臣少本拘偏老為俗吏偶明時

之弗棄乃煩使之屢更去朝初自於乞麾入蜀繼叨於
移節驅馳九載綿歷五司雖殫夙夜之勤蒐有涓埃之
效荐蒙增秩比復賜環雷電取將已下仙官之敕蓬瀛
且至却回方士之船渙號申頒訓詞溢美亞班聯於七
寺之長督餽餉於六師之屯引私韓以有陳觸報聞而
莫避凌競就列顛仆是虞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配施
生功函動植公聽達四聰之壘兼收屈羣策之長詢事
考言判人才之真偽循名責實極王政於清明致若孤
蹤亦塵劇任臣敢不交修食貨兼裕軍民江漢朝宗徒
抱愛君之志并參捫厯益堅許國之心

謝授太府卿表

主計坤維苟遑曠官之責陞華月寺忽驚增秩之榮更
膺修舉之褒愈切叨塵之媿伏念臣早專儒學初乏吏
能於財賦以何資尤性資之所短矧當調餉乃誤使令
宿重戍於三邊開新疆於兩路轉輸粗給皆朝廷申畫
之明凱捷屢騰實將帥驅馳之力夫何綿薄猥冒恩光

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孝獨隆德刑並舉聰明睿而
不殺偉畧無前是非賞罰之已明微勞必錄故雖踈遠
亦被甄收然臣哀病日侵事功難疆投閑置散已屢貢
於忱誠治劇濟煩恐終辜於寄委願回明鑒俯照丹衷
賀降赦恢復州軍車駕親征至建康府表

寇虐方張天誅遽及輿圖席卷宣渥澤以規恢復禁旅星
陳幸留都而經畧並天同快振古希聞竊以皇天眷有
宋之仁全付所覆北狄據中華之壤洪惟作感慨念遺

黎久淪虐改屬逆首之送死渝信誓以稱兵不戢自焚
果速乾谿之禍有征無戰遂收肥水之勲勞軍親屈於
時巡撫遠肆推於霈宥恭惟皇帝陛下沉幾獨運英武
無前以安民保大之心伸取亂侮亡之舉天回日轉爰
興順動之師兩施雲行用慰耒蘇之衆漢主威加於四
海唐宗恥雪於百王臣備使遐陬欣聞盛事執玉帛而
趨禹會莫陪方嶽之朝披金石以昭聖功願刻神邱之
頌

天申節賀表

赤伏吉祥式應與王之運濁河變色聿丁誕聖之期彌
月載臨普天胥慶竊以社稷靈長之祚有開必先祖宗
積累之休克昌厥後方斗樞之呈瑞適星火以揚輝實
真人受命之符見炎德中天之兆恭惟皇帝陛下順帝
之則與神為謀堯巍而成功已清國步舜業而致
孝允格天心措一世於安榮濟兆民於仁壽屬此載生
之節彌稱久曠之儀廣庭上萬歲之觴百辟獻千秋之
鑑九賓盛設六樂具陳長樂承顏應記熊羆之夢寶隣
修聘永休貌虎之師臣濫守偏州莫觀盛禮祝椿松之
筭願效華封傾葵藿之心徒瞻魏闕
寶運有開重聰明而作后寰區胥戴祝富壽以多男凡
懷傾日之心共慶流虹之旦竊以歲在姬訾之分藝祖
肇生律中蕤賓之音大辰畢見惟聖神之誕有推年月
以應期知真人受命以同符昭火德中天之有兆恭惟
皇帝陛下明同離照健物乾行舞階敷禹舜之仁問寢

躬文王之孝鴻圖永固方將混文軌於車書鳳歷長新
豈特等山河於帶礪臣軍符濫假官守攸拘稱萬歲之
觴阻趨漢殿上千秋之鑑徒慕唐臣

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淵衷素定上格皇天神器至公親授天子乾坤清謚夷
夏懽呼恭惟太上皇帝陛下政始憂勤功收係定正南
面而恭己三紀垂衣為天下而得人一朝脫屣發於獨
斷不待耄期戴黃屋以非心神交姑射席白茅而問道
壽比崆峒臣久荷寵靈遠司餽餉讀詔書而有感頌歎
殊深仰遜德之無前名言曷既

茶馬司賀太上皇帝遜位表

遜位元良法大公於堯舜儲神淡泊娛至道於羲皇曠
代希聞溥天同慶共惟太上皇帝陛下功超邃古澤被
生民積三紀之憂勤既臻耆定厭萬幾之繁委自處冲
虛眇火物而游於初舉神器而授之子必得其壽如聖
德何以加茲不離乎真非至神孰能與此臣親逢曠典

邀在遠方績效無聞已幸恩於使節馳驅既之徒結戀
於君軒

賀皇帝登寶位表

惟天與子聿膺內禪之傳為民作君光撫中興之運九
廟有遵安之勢萬方同愛戴之誠恭惟皇帝陛下德奉
天生學由日就英特同符於藝祖慈祥並美于仁宗方
上皇以昭曠宅心厭錢穀甲兵之問宜聖主以元良繼
體為記歌朝覲之歸百姓與能諸神受職揖讓行嚴廊
之上孝慈形宇宙之間盛事無前道已尊於二典高風
所暨化終格於三苗臣濫廁卿聯出將使指飛龍御極
欣逢踐阼之辰流馬餉邊莫預稱觴之列

茶馬司 賀皇帝登寶位表

監國撫軍方重元良之寄握符秉錄遂膺揖遜之歸和
浹三靈歡均四海恭惟皇帝陛下道參蓋軫英類祖宗
天生德以應期人與能而歸命帝堯克遜既高黃屋之
心夏啟有光果猷大橫之兆爰正重離之位肆推作解

之恩臣濫綴卿聯肅將使指六龍在御徒仰慶於時乘
百獸旅庭曾莫陪於率舞

謝權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表

解外計以坤維方趨名節攝貳卿於民守就假使輶懇
避莫伸凌競罔措伏念臣早更多難晚遇明時以疎拙
之腐儒玷光華之煩使併總四川之賦粵躋九列之聯
未之軍興實稟朝廷之令初無吏最偶寬司敗之誅屬
衰病之寢加覺事為之難強悞瘵劇任屢白真祠俄奉

命以造朝已理裝而即路宸綸載下從橐超升留二星
參井之墟停八月斗牛之泛惟版使設文昌之副未始
外除而王人事德意之宣必由中遣夫何凡品獨誤殊
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本心傳學由日就以重華文
命之懿承貞觀開元之風詢事考言特謹人材之用循
名責實坐觀王政之行遂使孤踪亦叨重寄臣敢不爰
咨遠俗誕布皇靈陳力無堪徒抱捐軀之志投間有請
終希從欲之仁

謝授戶部侍郎參贊軍事表

領邦計於版曹再叨舊物佐樞臣於油幕仍冒新除碩
綿薄以奚堪負憂惶而罔措伏念臣幼專樸學老際昌
辰忝列卿之秩而總軍賦於西南備法從之聯而宣王
靈于梁雍徒承空乏曷補事功引衰疾以勾聞奉真祠
而得請平日之孤忠自信豈恤乎群愠之浮言當官則
直道而行所恃者請朝之公論僥匪聖明之照難逃詭
慝之傷泊全璧以遄歸俄賜環之亟下方辭召命已錫
贊書惟東記之若斯信糜捐而莫報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堯臆稽古舜孝重華情偽周知日容光而必照震驚
是聖雪見晚而聿消故雖疎^覘迹之踪亦諒頻煩之寵然
臣心欲為而力不逮毫既極而病復侵若辜奉於洪恩
必盡隳於素節欽承威命未容伸偃倭之私俯鑒丹衷
尚終冀精誠之感

謝吏部侍郎表

再貳計曹初無補報亟陞選部益愧叨逾仰戴恩私伏

深震悼伏念臣比緣抱疾亦既投閒旋台復於故官仍
外參於督府洎蒙賜對遂俾留中繼寓直於禁林俄出
將於使聘未決辭榮之請益懷避事之心期杖節以還
歸即勾祠而引去豈圖僥倖更冒寵光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唐帝聰明漢皇豁達賢才是急形夢想於精神賞
罰靡輕嚴笑輦於勸沮致茲冗職亦誤褒遷臣敢不戒
在瘵官審於量已不能者止况堪衰病之使有欲必從
終冀生成之造

辭免參知政事表

超陞政地踣躄靡遑薦奉德音懇辭未獲瀝危衷而潰
叩冀淵聽之終回竊惟以明主而責愚臣何能稱塞以
小材而膺大任必至顛躓矧今聖哲馳騫之秋非如國
家閒暇之際錢穀甲兵之問日至廟堂毫釐晷刻之差
患貽寰海使陪國論正籍人材如臣早實腐儒晚更煩
使雖到闕甫周於一歲而乘輅凡閱於三時內充諫諍
之員外忝將明之寄有何績效遽冒登庸顧微臣自媿

於心顏則公議豈逃於指日伏望皇帝陛下保全孤跡
追寢誤恩若以為粗可使令願容臣伸辭尊居卑之義
或猥欲加之德意願遲臣宣日積累久之勞庶幾授受
以無訛可免叨逾而取戾

謝除參知政事表

備爭臣而諭旨蒐著勲庸躋政地以出綸驟膺親擢控
沈誠之懇切頒訓告以頻煩拜命若驚省躬甚惕竊以
虞舜紹唐堯之緒五臣舉而至治章武王恢周室之基

十亂升而大勳止惟輔理承化者非一賢之畧必同寅
協恭而廣衆正之求矧今三邊未寧庶事多舛民生既
匱國是易搖天災時變之占每深寅畏旰食宵衣之慮
特軫憂勤陛下妙簡臣隣旁招俊哲列之丞弼責以謀
謨蓋將外撫四夷內修百度振藝祖創垂之統酬光堯
付託之誠自非兼文武之弛張效忠嘉於啟沃學邃古
今而通其變才周軍國而措之宜則何以上贊長猷下
符僉論如臣者斗筭小器鉛槧腐儒徒以險阻艱難之

備嘗稍語夙狀故於東西南北而不擇自勵公程久絕
望於榮塗復何心於晚節向者台從巴蜀歸覲闕庭初
無左右之容遽被神明之照未更一歲殆及九遷版部
銓曹綴獻納論恩之未禁林諫苑充文辭言語之官皆
席暖之未遑已舍旃而于邁心欲為而不逮者精力勞
則有而何取乎事功遲休榆塞之防秋句老菟裘而卒
歲敢期僥倖乃爾超逾除二府之自外方追慶歷名臣
之殊遇由七人而參文政蓋本朝歷世之罕聞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照謬誣若七政之明定許予若四時之信
祇承于帝恩鋪張不世之休無競維人每夢想非常之
士遂今猥瑣亦玷登庸臣敢不鞭策疲駑支持衰病仰
體丁寧之旨對揚特達之知際會風雲方快覩亨嘉之
運奉承教令期助成宏遠之規

除參知政事謝德壽宮表

禁闥備官冒綴七人之列嚴廊陪議驟參四輔之聯仍
兼總於知樞俾悉聞於國論恩榮不次指日謂何伏念

臣識昧經邦才非濟務少專末學粗知涉獵之勤晚際
昌期積有超逾之媿自橫經於大學旋揭節於外臺雖
崎嶇流落之備嘗願習畧謀猷之莫效綉衣直指曾微
膚使之稱華袞是褒采益孤臣之懼速嗣聖紹開於景
運宜熙朝並列於羣材藪是陳人躋于法從矧惟惟方
恢遠馭而干戈未戢於中原畢十慮以陳愚莫寬宵旰
罄一心而盡瘁曷補涓塵敢意孤踪遽叨巨用此蓋伏
遇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軫深仁而念舊擴大度以

包荒曲盡初終致茲圖任君臣胥契真成千載之逢神
聖相承曷副重離之照惟聖素節以報洪私

謝除端明殿學士表

輔政巖廊實曠近司之職奉祠珍館猶叨秘殿之名抗
章爰罄於懇辭出綽重勤於申諭危衷易感哀涕交零
伏念臣濫得虛名本無實用雖屢膺於煩使曾靡效于
微勞名於久外之中遽有非常之遇粵由侍從擢寘疑
丞自知綿力之不稱幾犯威顏而引避屬邊隅之正授

致志願之未伸卒絲罔功上辜殊獎人言荐至直典憲
之必加聖度優容暴愆尤而弗忍曲全體貌以示眷憐
深慙顛撲之餘特費保持之力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聰
明天縱忠厚風移嘉善而矜不能士無失職觀過各於
其黨民用歸仁故俾孤蹤獲逃重譴臣敢不杜門念咎
擊壤待終尊主庇民已負平生之志殺身報德空餘未
死之心

除端明學士謝德壽官表

預政罔功已曠輔臣之職奉祠竊食尚叨秘殿之名撫
已知漸拜恩有覘伏念臣本無實用濫得虛名曩煩使
之屢更曾微勞之莫效名從遠外服在論恩所除者乃
中外之要權所任者皆安危之重事遂由諫省起真政
塗獨深明主之知躡處羣工之右實道家之所忌宜衆
怨之必歸雖英賢任此以猶難以罪戾居之而豈免果
櫻物議致聖神曲費於保持特屈刑章俾體貌得全於
終始危蹤未隕厚德難名茲蓋狀伏遇光堯壽聖太上皇

帝陛下視遠惟明允恭克遜彰善瘁惡炳日月之照臨
忘過計功廓乾坤之覆育故如孤弱亦這顛隳臣敢不
自訟前非益堅素守桑榆晚景知莫報於涓埃松柏歲
寒誓弗渝於金石

謝賜臘藥表

一札細書幸拜王言之寵萬金良藥恭承御府之頒加
體貌以采優銘肺腑而不朽伏念臣根蒙隆眷易守名
域顧惟宣化之初有未及民之效方日虞於瘵曠乃上
軫於記憐錫以寶匱實之珍劑增榮改觀咸知聖主之
不遺蠲疾去疴頓覺殘骸之益壯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恭而接接下仁以愛人謂臣昔與政机曾忝贊襄之任念
臣今叨郡寄適當凝沍之辰爰示匪頒用加摩撫臣敢
不仰承嘉惠欽挹至和邪氣不奸庶這陰陽之寇餘齡
可引難酬天地之恩

謝賜臘藥表

臘日嘉平適屆初寒之候禮亦異數特頒名劑之珍拜

賜有加感恩無極伏念臣稟資愚陋遭世休明一切聞
寄之行雨見歲華之易頽桑榆之晚矣恐衰病以相侵
有草木之滋焉庶頽齡之可制曲荷記憐之及乃分服
餌之良五色有光萬金非重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仁能
濟衆惠足使人謂臣頃在政塗曾預都俞之末念臣今
居藩服或愆調攝之宜假以寵靈示其體貌臣敢不欽
承茂渥仰戴洪私何必餐霞徒愧頭頽之老未先溘露
庶殫藥石之忠

謝賜歷日表

閏以正時欽授若天之歷言惟作命誕敷率土之臣凡
在照臨迪知遵奉恭惟皇帝陛下輔宜交泰合德純乾
其智如神式定歸餘之歲臣敢不仰承帝則俯相民生
春析夏因深體奉時之意夙興夜寐聿求熙績之方

謝賜歷日表

奉若天道爰建於夏正欽授民時聿遵於堯典伏膺歲
錫祇拜王靈恭惟皇帝陛下功配堪輿德高宇宙調四

時於玉燭轉一氣於洪鈞歷象日月星辰式觀大運布
治邦國都縣普及綿區臣濫守偏城亦叨寵錫頒宣皇
澤雖慙符竹之分申勸黎元庶謹田桑之候

謝水災免降官表

告災敢緩宜從必罰之科宥過以寬特反惟行之令拜
章自劾晝者報聞懼劇履冰感深漏網伏念臣性尤踈
慙老益眊昏尚承乏於海邦實虛糜於廩食頃者風潮
之變稍為秋稼之傷曾弗須言殊乖共理數馬以策而

遲其對所以嚴事上之恭晝蛇為足而敗於成蓋欲條
惠民之政既素體憂勤之意乃或稽疾苦之陳願鑄秩
以猶輕何計功而幸免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同天覆
德與春溫樂善無厭雖微勞而必錄使臣以禮非大故
而不遺致令曠職之孤蹤得寔黜幽之重譴臣敢不捐
軀效報沒齒啣恩罪不逃刑當益勵古人之節退恩補
過庶不貽明主之羞

謝遺漏放罪表

政無善狀災延及於千家國有常刑恩特寬於三尺宥
愆無措微幸居多伏念臣猥冗無堪叨逾已甚辭介藩
而引疾移便郡以空食雖支離老病之餘不勝其憊而
勉彊米鹽之細無敢弗勤然撫字乖方布宣無術積其
釁咎副致禍殃盲風恠雨之相仍三時薄害祝融回祿
之不戢連日煽威計問架而甲令有誅待譴訶而封章
急上纍然席藁凜若負芒敢期解網之仁詎委覆盆之
照貸其罪戾爰及官僚收名驚魂即安舊服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量涵四大明察萬微任賢使能既振中興之
烈記功忘過更隆上施之光致若孤蹤得逃重劾臣敢
不仰遵訓教俯恤困窮書焚室而寬征稽前人之令典
徙積薪而曲突為後日之預防

代梁尚書賀皇后受冊表

柔日載涓長秋肇建宮闈增重臣妾均歡竊以虞舜之
仁始刑於媯汭文王之道亦盛於周南欲紹前若實資
內輔必有天作之合乃成王化之基恭惟皇帝陛下睦

族移風明倫訓俗心正而朝廷正德本躬行家肥而天下肥治由內出此徇羣臣之請聿開萬世之休爰正坤儀用宣陰教東朝問寢方仰紹於徽音清廟奉嘗益助咸於聖孝臣猥叨琳館阻上瑤觴卷耳知臣下之勞式歌采：螽斯宜子孫之衆行詠詵：

代賀皇后受冊表

誕揚渙號顯正坤儀喜動宮闈慶均寰海竊以聿來胥宇姜女開岐下之基爰在進賢后妃致周南之化或共

濟艱難之運或弼成仁厚之風考其以御于家邦莫匪造端乎夫婦洪惟盛世兼紹前徽允資內助之良克振中興之烈果膺天命式厚人倫恭惟皇帝陛下德本建中道先正始修己而安百姓睦族以和萬邦王假有家治蓋由於身率天立厥配祥靡自於人為采北闕之封章遵東朝之慈訓謂九重天養豈佐餒之可虛而七廟明禋實助祭之攸重神人咸契龜筮告從寶冊有光椒塗載闡陰佐陽而成歲方窳贊於元功月遡日以生明

永安行於黃道臣遠聞盛事內切歡悰稱萬歲之觴阻
趨班列賦百男之雅願播聲詩

代台州王守謝獻助獎諭表

邦周不貲爰效涓埃之助王言下逮忽膺綸綍之褒仰
荷寵靈伏深榮幸伏念臣身叨郡寄世受國恩夙懷事
上之誠粗誠識愛君之義謂朝廷有非常之慶當備禮容
而臣子脩不腆之儀乃其職分方憂菲薄用速譴訶敢
意孤蹤上塵睿獎忽奉璽書之訓頓生葑屋之輝固將

垂亦於子孫豈但謹傳於民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使
臣以禮御衆以寬禹儉自將惜兆民之財力舜聰旁達
知羣下之勤勞故雖一介之微亦拜十行之賜臣敢不
益堅晚節更勵愚忠庶傾葵藿之心少答乾坤之施

代賀元會表

寶曆更端布王春於四海正衙受賀復元會於三朝夷
夏駿奔乾坤交泰恭惟皇帝陛下堯仁天覆湯聖日躋
成功德以告神明觀會通而行典禮接千歲之統已啓

中興立一王之儀式彰盛節樂奏四夏廷設九賓舞干
羽于兩階執玉帛者萬國垂衣南面始知皇帝之尊上
壽東朝益顯聖人之孝臣遠紆郡紱阻造朝班夢想鈞
天莫陪于獸舞心馳魏闕徒切於葵傾

代謝御書表

金石騰輝爰闡宸奎之秘圖書拜賜永為魯泮之藏醫
舍生光山城動色竊以書契之作肇自鴻荒古今所論
可傳工拙邈哉千載達者幾人厥有楷法通神草書入

聖皆由專習故克名家罕聞萬乘之尊妙極六書之蘊
抽寶跗於暇日徵方冊之微辭誕布多方式昭大訓恭
惟皇帝陛下能由天縱道本生知博學而無所成名多
聞而守之以約投戈講藝窮經史之淵源肆筆成書陋
鍾王之體制為之琬琰炳若丹青付以學官示一人之
稽古頒諸寰宇俾四海以同文臣叨領銅符獲觀寶蹟
諸生服化非閔師帥之承宣百世傳芳自有鬼神之神
護

代誅叛卒謝放罪表

兇卒結謀自干誅戮守臣專殺宜正典刑方引咎以懷
憂忽疎恩而善貸法因人曲感與涕并伏念臣學昧變
通性尤朴鄙比誤膺于朝命遂濫綰于州符宣布十行
務存于寬大奉遵三尺但守于廉平空勞撫字之心菴
著循良之效屬國家之安靖駭部曲之猖狂輒起異圖
陰規竊發密行蹤跡遂審誰何授以姓名悉皆擒獲方
此倉皇之際不無反側之虞止流殛於渠魁靡推窮于
註誤術乖牧御既莫社于茲萌事出權宜仍不遑于奏
覆深惟罪戾甘俟譴訶豈意矜容得從幸免伏遇皇帝
陛下堯天廣覆湯網大開文德洽於好生神武成於不
殺戢兵禁暴坐臻四海之安志過記功畢盡羣材之用
故雖重負亦道嚴科臣敢不益勵愚忠勉酬聖造仰體
中和之政用思寬猛之宜羊去敗羣俾善良之無害馬
不窮力期疲瘵之少甦

漢濱集卷四

漢濱集卷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檢討臣徐鑑

校對監生臣童潛

漢濱集

卷五

奏議

乞禁約舉人文體奏議

宋王之望撰



臣伏觀國家貢舉之制專試藝文有司考校之科皆有
程度中間累舉屬在艱難場屋取人猶多濶略陛下幸
興大業垂意斯文恢闡膠庠徧於中外布韋之士皆得

專諱習於其間彬之風寔復承平之舊矣則選取之法固宜益加詳密且如連用本朝文集十句在熙寧元豐崇寧文觀法皆黜落不考元祐法與建炎所修雖降從輕尚為一抹而今舉人殊不知避一篇之內或純用數百言主司不以為非更謂該洽又如試文內作歌頌及用佛書全句十字以上大觀法亦係不考而建炎刪去不收以致舉人尤多犯者君此之類未易悉舉秋試在近其可不草乎伏望聖慈特賜睿旨檢舉見行條法

申嚴行下令考官遵守舉子通知其遺漏未盡者更照前後格式量加參定庶幾去取之際不至疑惑取進止
看詳揚朴禮部韻括遺狀

近承朝廷降下揚朴所進禮部韻括遺令監學官看詳契勘禮部韻止為場屋程文而設非如廣韻集韻普收奇字務為該洽故謂之韻畧元祐間博士孫諤等申明謂經傳所用之字禮部韻略所不載只取舉人常用者附入數十字今揚朴所進分為五門採摭之功頗為詳

悉博涉經史足有可嘉其可收者欲依所乞附韻或注
云一作或別出一字內字非常用如廬之為廬泝之為
淪之類或別無經見如輅之為逐愉之為愉之類或非
韻所押如單之音善衆之音終之類於科舉之文無所
輕重恐疑學者並乞不收其音不可必改一項既闕先儒
義訓不當以私意改更兼釋文自出音或諸家已有別
說近時學者自不改讀徒立異同何裨損益其字不必
附一項如旦^明咽之為神明繕怒之為勁怒之類率多假
借或出謬誤禮部韻略元所不收廣示搜羅幾於蕪贅
然其間如術之為遂偏之為辯肉好之內讀為救切音
釋明白韻略所無既欲增添却宜收附至於執之為勢
食之為飲揄之音由焉之音媽茶之音舒韻略已收難
以重出揚朴又謂箠箠楚楚皆已入韻以此為例其類
實繁前人所收不無冗^冗長今之所附豈可效尤今各於
逐字下開具奏聞伏候勅旨

看詳羅棊葦改正漢書次序文字狀

準監門看詳都省批送下羅斐恭劄子稱南史劉之遴
傳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選漢書真本獻東宮之遴參
校異同錄其異狀數十事其文略云真本稱永平十六
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
日字真本號班固自序為中篇而今本稱為叙傳今本
叙傳載班彪行事而真本云彪自有傳今本外戚在而
城後而真本外戚次帝紀下今本高五王文三王景十
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禕在諸傳中而真本諸王悉

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乞依真本改正次序者臣等謹
按南史蕭琛為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齋一瓠蘆中有
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為班固真本琛求得
之以餉鄱陽王範獻於東宮今裴恭所稱劉之遴參校
者乃蕭琛所得北僧瓠中書也本傳既云相傳為班固
真本則其是非固未可知按後漢班固傳顯宗永平中
受詔終成漢書積二十餘年至章帝建初中乃成今稱
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與本傳歲

月淹速不同可疑一也前代人臣所上書籍皆有臣字如臣向臣何晏等是也今稱郎班固上而無臣字可疑二也班彪以後漢建武三十年卒於前漢不當有博班固止因自叙上及其先今云彪自有傳可疑二也劉二幾史通稱章帝建初中因成漢書後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詔其妹曹大家校叙選馬融等十人受讀其八表及天文志等猶未克成多是待詔東觀馬續所作然則漢書次叙又經文家編次設別有班固真本文家固當遵用不應為爾異同竊觀前世經傳固有編簡失次者如書之武成禮之樂記文字顛倒灼然可知而先儒謹於闕疑不敢有所釐正矧如漢史篇帙有倫豈可以訛偽之書輕亂舊貫正使此本果出班固則已載南史學者可考何必於千載之後追改成書如顏師古劉知幾號為鴻博皆精研此學非不見南史所載而不以為疑者蓋知其出於謬委也裴恭稱歷代史籍皆以帝紀為先后妃為次又諸以諸王列傳惟漢書以外戚列於西

域之後諸王祿於諸傳之中與歷代諸史頗異按后妃紀傳自范曄後實冠傳首而宗室諸王未嘗不分在諸傳中至唐書始次在后妃之下而云漢書與諸史頗異蓋所未詳裴恭云魏晉以降腐曲說逞其私智而措亂之按師古集注漢書實采應劭服虔二子漢人初無異說而云魏晉諸儒所亂殊為率爾裴恭又云方今恢崇庠序留意藝文惟班史次序未正訛謬雖不足害治亦太平文治之一疵恭按淳化中太宗命杜鎬等分校漢書咸平中真宗命陳堯佐等覆校及嘉祐六年仁宗又以命陳繹而詔歐陽脩看詳至熙寧二年奏御已經累朝刊正舛誤洪益後學其利甚多而云文治一疵尤為厚誣契勘見今漢史行用已久散在天下家有其書若後亂其次序無益學者徒成紛擾所有羅裴恭所乞恐難議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展免耕墾間田稅租狀

臣伏覩紹興五年七月七日勅節文諸路都督行府奉

勘會荆門軍間田甚多召人耕墾稅租差科並免三年
六科奉聖旨依愚民無厭轉生姦弊年限甫滿便輒遷
徙臣愚欲乞將今後墾田所免稅租^差科三年六科展
為六年每年與免一科年歲既久人亦重遷兼每年止
免一科亦可補遷徙之費其已免而料數未盡者也類
施行如此則不損朝廷寬恤之典而民不容奸各為長
久之計取進止

荆門軍替回論禁約公人下鄉奏議

臣每伏觀朝廷所下詔令陛下爰養元元之意可謂至
矣則四方萬里民之利病事無巨細必欲周知方今郡
縣之間為民之害者莫文於公人無賴不逞之徒散出
鄉村乘威怙勢恐喝良善小邀酒食大索貨財秋取糶
未夏求絲麥稍不如意鞭繫隨之民之畏怖甚於盜賊
而郡守縣令不嚴禁約戢又征稅場務私人猥多皆鮮
衣美食膚體充盈此輩非特豐其身以及其家又有飲
博游蕩之費何所從出大抵商賈所輸官得其十之一

二以故歲課日以不登而有司不察猶以為征之未盡此皆公私之大蠹而天下之所共疾者也臣愚欲望聖慈詔諸路監司嚴督察州縣事非重大不得差公人下鄉而稅場吏有定額不得多置私人散出文榜俾民通知高立賞格許諸邑人陳告必罰無赦庶幾農民安業行旅通流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潭衡柳州桂陽軍賊盜劄子

臣契勘本路自三月以後潭衡柳州桂陽軍管下有羣

盜數火謹節錄諸處聞報在前一項是販私茶客商殺
鼎州武陵縣巡檢轉入潭州安仁縣殺巡檢却入湖北
燒長州淑浦縣在兩路界首出入一項是吉州賊胡邦
寧分作數隊攻劫衡郴桂陽三州之間破安仁縣及耒
陽之新城鎮州縣例皆無備帥司戍軍稱李道盡數帶
行會合弓手上兵追捕已再敗虜見蟻聚郴州界內當
此豐歲又李道之師在近尚敢猖獗如此今春夏以來
武岡全州應副調發民頗失業衡郴桂陽境內又為賊

擾我種過期它時大軍還屯或復出寇為害必大然此
鼠竊亦何能為但恐浸淫不制漸成滋蔓欲乞劄下田
師中令李道一就速行措置毋遺後患免致再舉又柳
州永興縣豪民朱持聚集百人作過宜章縣有召募弓
手一百五十人平時驕甚州縣不能制土人甚患之茶
陵耒陽安仁桂陽諸縣奸民及龍淵餘黨多與賊陰相
勾引其間土豪皆昔日盜賊亦不可不過為之慮若以
大兵五百人分戍衡郴以鎮安人心庶可消患于未形
今楊再興父子既以殘破則將來武岡全州之戍却可
減省蓋諸處土豪之兵不下數千人有成兵則皆為我
用無以制之未必不為賊利害甚大伏望聖慈早賜指
揮施行取進止

乞分成奏劄

臣契勘武岡全州猖賊李道討捕已及數分某詢訪熟
溪峒事者說楊再興已老諸子惟正修聚人最多頗奸
滑正拱最兇悍今再興與正拱兄弟皆得惟正修並男

楊小二楊小三未擒所宜必獲然計其人衆五分無一
自不須全軍在彼若就行分撥權屯衛柳二州以禦盜
賊其所帶潭州戍兵亦令發還兼溪峒中無所用馬不
若遷置平地武岡小路漕運艱難亦可少寬民力委實
便利乞賜詳酌施行

湖南提舉司論差役奏議

臣契勘保正差役吏奸最多其所差人有未當差法者
有保正副陳訴差選不當者所屬限一月與奪應與奪

而違限者徒一年紹興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申明節
文差募之際以籍為定即行交替如有保伍內應差之
人以詐匿倖免許被差保正長於充役以後指論如併
計物力委高於被差之人輪次當差即行改正然近經
州郡遠經監司文移往返動涉時月其承行人往來故
作留滯有所邀求雖獲改正被差已久其未當差者將
未當役又要別光三年以此差選不當者多不能聲訴
欲乞朝廷詳酌應令後保正副差選不當後行改正者

其物力可差而輪次未到之人候將來當差計役過月
日通行二年交替其物低小只合充大保者候充大保
以役過月日比折及三月以上者與免催稅一科其鄉
司人吏差選與奪違戾情罪自依見行條法如此則設
有不當為患稍輕取進止

湖南提舉司論河渡奏議

臣到任屢有民旅陳訴津度艱阻多取渡錢尋行勘會
蓋緣州縣榜賣河渡實封投狀之人多是多立高價以

爭必得既給賣後却以增添官錢為名加倍收取渡錢
數年以來此風特甚今鄉村小津渡空行人亦不下收
錢一二十担擊客旅可知其廣濶津度又可知農家米
賤艱于得錢輸納稅租困於邀阻買撲爭奪其勢未已
增添之數豈有限極更一兩界行者不勝其弊然所增
官錢却多拖欠是官司得高價之虛名而往來被邀阻
之實害檢準紹興勅諸津渡堰問無故留難人杖一百
若非理邀求仍就本處令衆五日兵級改差重役餘人

勒替本司措置嚴行約束外欲乞朝廷行下諸路今後
出賣河渡實封投狀添錢承買價高當給之人並從本
州先次責狀不得增收渡錢違者依非理邀求條法斷
罪合衆勒替罰錢若干聞報所屬縣分於渡頭出榜曉
示許人陳告以所罰錢充賞庶得自此止絕契勘河渡
興坊場不同坊場若增酒價人得不霑然酒於法有禁
河渡據往來必由之地而擅增渡錢尤為切害有非理
邀求一條未甚著明若此附坊場立法實為利便取進

止

論潼川路措置經界奏議

臣契勘臣前在東南日聞蜀中經界大為民害豪富為
奸例獲輕減貧弱受弊多致逃移上戶利之而下戶皆
不願去年臣蒙恩自湖南提舉常平茶鹽除潼川府路
轉運判官入本路境首至廣安軍渠州界此兩州經界
而復罷百姓多遮道投牒乞行經界與峽外所聞不同
深竊恠之因問之曰爾等皆在上戶乎曰下戶也詰其

所以願行經界之意則曰人戶詭名寄隱產業有田者無戶有戶者無田而差某等光戶長催驅賦稅率皆代納以此破家者衆若用經界則戶名有歸此弊可絕及入遂寧府境係見行經界地分百姓陳訴者益多或以為便而願行或以為害而欲罷曰使數十朋自辨於庭下各執偏說互有得失乃知蜀中經界不論貧富大抵稅增者願罷稅減者願行皆出一己之私而其勢戶之不願者為多益詭名挾戶非下戶所為蜀人之至東南

者皆士大夫不然則公使與富民爾其貧弱之徒固不能遠適雖至峽外亦無緣與士大夫接故不願者之說獨聞而其願行者東南不得而知也六年之間士人上書百姓投狀言其不便者不知其幾人上至朝廷省部下至諸司郡邑皆被煩紊陛下憂憫黎元至誠無已始也以賦稅之不均而行之終也以論訴之不息而疑之累詔監司看詳改正有以見聖人無我惟務便民雖堯舜之心不能邇也然奸民觀望詞訟滋繁諸路監司累

年講究終無為陛下別白而言之者誠以事體至重衆口不同利害可疑不敢以偏辭斷也臣初到官適有詔旨坐知復州蜀人王浚乞罷經界劄子妄制置司與所屬監司相度臣於部內詢訪甚詳而守令所陳同異相半臣以謂此田里間事必盡見民情然後可決雖有牒訴皆一徧之論不可憑用遂令州縣取諸鄉稅名為鼠尾帳家至戶到問其願否使各書其名不分鄉編類願用舊稅戶若干願用經界戶若干於是究其兩黨之多

少本路管一十五州瀘叙州長寧軍以邊郡不行經界渠果州廣安軍既行而復罷行經界者九州凡三十七縣為稅戶三十三萬三千有奇除戶絕逃移二十有四願行經界者一千七萬七千五百餘戶願用舊稅者一千五萬六千一百餘戶此其大畧也州別計之則昌榮資州懷安國軍四州之民願者為多潼州遂寧普州富順監之民願者為少而合州適得其中縣別計之則願行之多者一十有六願行之少者二十有一蓋由當

時奉行之人有能否之不同故也臣聞治道去太甚雖
堯舜之法不能人人皆利要當以多者為正合之經界
在視民願否之多寡而損益之若州縣之願行者多自
不須復議願行者少為之量行措置人戶之增減者輕
自不須復議增減象者為之稍加裁正如此則公私事
省不至甚擾正使小有不均亦可置而不問何則經界
以釐正舊稅固當有所增減減者既以為是增者必以
為非或欲每人而悅之是朝行夕改無時而定也且蜀
人之言其不便者曰法行之始驗土色之高下量頃畝
之多少奸弊百出賄賂公行故稅之輕重不當造帳畫
圖為費甚廣追呼須索不勝其擾是則然矣事在既往
雖改無及至於稅之輕重則新舊各有其弊就二者而
較之經界之弊在於業多者稅或輕業少者稅或重而
舊稅之弊則在於有田者或無稅有稅者或無田要之
以輕為重以重為輕猶稍愈于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也
而蜀人之言其不便者或過其實若初行之擾則有之

而今日之弊不如是之甚也臣置司遂寧一以倚郭小溪一縣論之官戶凡五百八十有四而願行經界者一百一十有七不願者四百六十有七公吏為戶二百二十有二而願用者一十有八不願者二百有四它縣大率皆然以此而觀則或者謂豪富之家皆獲輕減而利之豈不遇哉至於下戶逃移亦絕無僅有或以時經界潦或以家自貧窮未必皆經界所致傳曰利不百不變法使經界元初不行或行之未久而罷固善今立為成

法已經歷有年所料舊稅圖籍悉多散落中間買賣分析戶限改更矧覈見隱寄之後虛戶盡去創戶甚多承認供輸已有定分一旦舉而變之則陞降紛然僥倖復啟實戶之創出者悉皆走失虛戶之詭立者不可推尋吏肆其奸又將有前日之擾且終亦不得其平而催科愈難爭訴益甚軍須督責何以應期為官吏者不亦難乎臣恐凋瘵之民無後寧歲矣惟陛下少安聖慮靜以鎮之姑去其太甚者則紛々自息天下幸甚謂其措置

畫一下項 一本路見行經界者九州三十七縣遂州人戶以十分組計其願用經界者昌州得九分五釐資州得八分九釐懷安軍得八分八釐榮州得六分六釐此四州民願者多乞且令仍舊普州得一分二釐富順監得二分五釐遂寧府得三分四釐潼川府得四分五釐合州得五分一毫此五州民願者少乞量行裁正臣愚欲望朝廷委監司一月與所屬守令委曲計議各以逐處事宜從長措置 一應經界縣分有所稅溢於舊

額者乞令遂縣取舊稅額外之數將大段增重人戶通融均減 一新稅不均所合裁正者謂元初打量頃畝定驗土色不當等戶若是未經界買賣四業不曾推收及隱寄鏡名之家自當歸併即非因經界不均以至輕重如此者不應受理 一前後經本司下狀人戶有增稅不及一二分而為姦猾土戶驅扇亦列名陳理意在多將戶數惶惑官司或是本戶所增雖少而詭立別名之戶當時作弊不皆併合却創土別戶故亦一例陳論

如此則一戶不願便是兩戶令乞將人戶經界新稅比舊增減三七分以下者更不增減為裁正之限增減數多而非實行買賣及併合戶名者即就遂鄉會集衆戶如推排法互相指決以衆證為定不伏者再為界量將量出田土沒官斷罪 一乞令所委監司選差見任官五員分詣諸縣遂鄉受接經界詞狀又於本縣令佐內選可委官員一通簽同共審量裁正 一所差官五員若事畢日別無違戾民訟稀少乞許保明申奏朝廷量行

推賞 一乞候農隙月分措置右謹錄奏聞取進止

改正安岳縣界狀

臣契勘普州安岳縣初行經界日縣令張宥大為奸弊改移稅額經重失平比及三年虧官二十五萬七千餘貫依聖旨除於自紹興二十四年至今又虧一十二萬四千餘貫紹興二十三年縣官以闕乏之故分詣諸鄉巡門驅飲村民不堪其擾結集山谷間抗敵官吏幾致生事至今土人謂之梁山梁山者言山上之人其多如

堆架也臣前在轉運司令諸縣作鼠尾帳家至戶到遍則百姓願用新稅或舊稅各令親書於名下獨安岳一縣願用舊稅者十分之九公私俱病民不聊生臣於去年冬選委昌州推官左從事郎劉弇同縣令右從政郎張介受狀措置凡三百六十餘狀指決干連者不下十五百家若只量行裁正則無由去偏重不均之弊若盡行覈實則有追集文量之擾弇與守令皆謂欲救其弊莫若順民之情復用舊稅臣以本縣經界所失雖多亦

不可盡廢遂令將新舊稅簿互相參校於所增減取其酌中分数通融裁正凡新稅之增於舊稅者以所增十分為率減其七分新稅之減於舊稅者以所減十分為率復其六分謂如其人戶下元管舊稅一百文經界日增至二百文即裁減七十文作一百三十某人戶下元管舊稅二百文經界日減至一百文即却復六十文作一百六十蓋經界增者重減者輕故今所損益者有或多或少之差元申畫指揮增減不及五六分則不在裁正之

限令此一縣其弊至深不可以五七分為限故自二分
以上皆裁正之本縣經界增稅者四千五百七戶計增
正稅錢三十八貫八百一十二文今減其七分為錢二
十七貫一百六十有奇經界減稅者六千一百二十二
戶計減正錢四十貫七十五文今復其六分為錢二十
四貫四十有奇其增減不及二分者新稅簿籍脫漏戶
限為多可見者計二十九百餘戶若一一紐算裁正又
恐大煩若只用新稅則漏戶不可復得遂仍以舊稅為

正計減却正稅錢五貫五百有奇却收漏戶二千七百
餘戶得正稅錢八貫七百有奇又根括到失陷稅錢補
足舊稅外有溢額者四貫三百有奇以此數項哀同對
補裁減之數於租額尚有贏餘又張甯經界之初既失
稅額恐歲計不敷則擅增折變以補之每正稅一錢增
米三合麥二合大率比舊加十分之一今一切蠲除悉
依現例凡上件措置皆委曲計議務盡人情輕重適中
更無不均之弊百姓租稅各有歸著易於催理自此官

賦無復失陷委為經久之利其裁正曲折別編作一冊
奏聞伏候勅旨

潼川路放稅利害狀

臣準御寶封下尚書省劄子坐奉聖旨指揮將州縣早
傷去處依條檢放仍支撥常平錢米措置賑濟仰惟朝
廷軫念遠民救災恤窮之意可謂深至本司已即時行
下諸州遵奉施行據諸州中到自夏及秋限內不曾有
人戶陳訴其由畝各改種了當別無限查存在檢準紹

興勅令節文諸官私田災傷夏苗以四月秋苗以七月
水田以八月聽經陳訴至月終止詳在限外不得受理
如未檢覆而改種者並量留根查以備檢視不願作災
傷者聽今來聖旨指揮係令依條檢放合遵上件條令
緣所降指揮於十一月內被受既限內無人戶陳訴人
已改種無根查可檢難以檢放若復差官遍詣鄉村徒
為紛擾有力者得以計囑貧乏未必得免原災傷所放
稅蓋為人戶不能輸送今年本路秋稅已納及八分以

上自無支還之理若用對折來年稅賦倘遇豐熟却反是豐年減放若不於來年對減只據目今未納之數蠲放即是頑猾人戶獨得僥倖而依時送納善良之民及不蒙實惠兼今未納餘分多是攬納者已行結覽實啟姦弊官司空失歲計臣照得前者三司措置惠民盡降聖旨自今年秋科為頭盡除對糴米一項比之舊額已減三分之一寬恤不為不至已行下一路照會所有賑濟一節則於常平法旱傷去處失於披訴者許放第四等已下闕食人戶自不相妨已聞常平司施行外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賑濟災傷去處狀

臣準御寶封下尚書省劄子坐奉聖旨指揮將州縣旱傷去處依條檢放仍支撥常平錢米措置賑濟本司已即時行下諸路遵奉施行檢準紹興重修常平免役令諸災傷計一縣放稅不及七分或失於披訴第四等已下闕食戶當職官保明申提舉司審度依放稅七分法

賑給借貸訖奏本司已遵上條委本路州縣當職官體
量自第四等以下闕食戶勒著保盡實抄劄支撥常平
義倉米斛應副賑給如本州屬縣有闕常平米斛係沿
流縣分即自本州量度數目支撥津載前去如不係沿
流去處即行本處免換稅米支散據用過數將在州常
平義倉撥還若無合兌換稅米即行約度合用米數估
定在市實價具數申本司以憑通融一路之數多用支
本錢前去糴買應副內遂寧府果普州見管義倉斛斗

比諸州數多亦行下量減價錢出糴見據遂州申已行
抄劄到本州縣界實被旱傷去處孤老殘疾不能自存
闕食飢民人數自十二月初六日以後賑給緣本路諸
縣地里相近慮有兩處重疊請給已依條定日行下諸
州每月取二日七日五日一次同日支散內飢民若係
附郭近便人即立日一支若係三十里外人即十日一
支度免飢羸之人往來頻併如有後到人數即續行抄
劄其餘不甚旱傷州縣亦已行下檢舉老疾貧乏不能

自存及乞丐人依條養濟去處詎見今本路諸州所管常平義倉錢米可以通融應副周足其舊撫司椿積錢更不敢取用如將來青黃未接飢民大段數多常平錢米或至有闕即申報所屬取撥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賑濟狀

臣去年十一月伏准省劄備奉聖旨支撥常平錢米賑濟實被旱傷去處或支用不足即於存留舊宣撫司椿

積錢米取撥本司措置行下州縣依條體量自第四等以下闕食以常平義倉米斛賑給如本州屬縣米斛有闕係沿流縣分即自本州量度數自支撥前去如不係沿流去處即行不本處兌換稅米支散據用過數將在本州常平義倉撥還若無合兌換稅米即約度合用米數估定在市實價具數申本司以憑通融一路之數移用支本錢前去糴買應副遂寧府等州見管斛斗比諸州數多即令減價出糴據榮叙瀘州長寧軍富順監申不

係旱傷州縣別無闕食飢流民外潼川遂寧果合昌普
資渠州懷安軍申劄到闕食飢民人數今自十一月初
六日以後節次賑給至今年三月終止共賑給過飢民
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人斛斗一萬一千四百八十二石
二斗出糶過斛斗五千七十石三斗普州安居樂至縣
錢米不足於潼川府通融應副過錢引三千八十五道
七百七十六文其舊宣撫司椿積錢米不曾取撥州縣
官吏推行有稍不如法者亦懲治一二處以此不敢違

庚朝廷實惠得以下及於民一路之間並無流殍利澤
洋溢歌頌藹然真盛德事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因吳侍郎傳道太上皇帝聖語狀

契勘臣收親戚權戶部侍郎吳芾家書報云芾五月十
八日對上因論財在得人遂言川俠用兵朕全得一五
某之力夫軍十餘萬象數月與敵角而蜀人不知卿且
道如此用兵若不是他如何了得又言王某在蜀幾如
蕭何在閔申芾奏王某與臣是親戚每得書說經畫有

素雖用兵之久財賦足辦未嘗略以闕乏為言其人為政尚嚴平日在蜀令行禁止故於財賦亦不督而辦上乃云朕不知與卿是親朕今日之言與卿暗合芾又奏王某有志於功名但近來多病又骨肉亦屢病心甚念歸前時亦有書來懇廟堂宮觀止言亦見大臣云他婚嫁都來了亦欲令歸但蜀中少他不得怎奈何只得教他在彼候事稍定朕却大用之卿既與之是親因通家問且與朕道此意教他且在彼少留後日當大用之須

至奏聞者

右吳芾傳道太上皇帝聖語臣具錄在前

伏念臣疎遠小臣濫膺寄委典司蜀計適值軍興賴朝廷申畫之明每事遵稟得以少稽曠敗不謂太上皇帝誤簡聖知因吳芾登對過形獎諭比擬非倫仍令少留以須後用顧問纖悉下及其私恩榮所加非臣涼薄所克負荷伏讀驚感涕淚交零雖糜捐此身何以圖報萬一謹常更勵衰病國爾忘家以仰副君父記憐戒勅之意臣不敢上章德壽而事當奏覆不容但已謹具錄奏

漢濱集卷五

聞伏望聖慈降下尚書省為臣備奏太上皇帝御前
知愚臣今已恭承睿訓伏候勅旨

漢濱集卷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清集

卷六

奏議

論造弓箭衣甲奏議

宋王之望 撰

臣輒効愚忠上冒宸聽其所諫達實蹈危机感兩宮聖
知至深拔用特達此身既已許國寧敢顧避而默乎
臣謂方今用武之時將帥專任軍中有閑何患其不自

漢清集

卷六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言朝廷事量度應副足矣何必他人更為之請如吳璘
謹畏體國自不肯過當須求他將聞之豈免輕有邀索
此開一門臣恐朝廷異日不勝其應若宣撫虞允文見
得此軍果須衣甲則合審具事因泛乞製造以備緩急
而令吳璘量數取撥不宜便指此一軍而有請也虞允
文既罷買馬又所招效用不多而帶行錢物無所歸附
故欲用以造甲謂此二萬弓箭手雖非吾招得吾甲
而後為用亦與招軍無異而不問其人之未可用甲亦

未至闕少也今年八月間虞允文累檄總領所於宣撫
司已交甲庫中取甲三千九百餘副以為所招效用之
用臣為聞宣撫司而吳璘書數撥與臣十月五日主管
宣諭職事以此甲無用遂盡還與璘允文既知吳璘下
弓箭手闕披帶何為虛占上甲而不與也緣虞允文初
到蜀中力主姚仲三敗事恐吳璘有言求所以百方慰
悅之舉隅可見如前日衲襖一事是也初臣在總領所
與吳璘商議慮士卒寒令乃進期於七月內支衣遊家

製造冬服足以卒歲虞允文忽遣屬官任慥密諭制置王剛中令科下四川造衲襖四萬領民間所費百餘萬引郡縣騷然臣謂若謂寧闕衣則宣撫見在軍前與士卒同其暴露自當來告乃移牒制置司及諸路漕臣未得製造而會問宣撫司若果須此總領所當以官錢製造不以擾民蓋總所去軍前為近般運差省州郡為之則勞費數倍而倉卒之際並緣為姦何所不至會問宣撫司久而不報然此聲既出不可但已總領所遂以官錢造布衫布褲各六萬事與之并脚錢之類共只費十五萬引一月而辦送往軍前吳璘止令於河池寄庫至今未支散未盡者尚多可見當時衲襖之不須作也今之造甲與此何異虞允文方赴闕奏事以須更有獻陳識者皆以為憂聖鑒聰明何所不獨但蜀地至遠朝廷必以使人為可信一誤詔令為害實深更在陛下詳之審之軍戎財賦國之大事安危所係尤當重於聽納臣願陛下取允文前後所奏試加考覈若前之言後皆可

跡則信而行之或聽其說而可喜責其實而無險則不
可以不察也臣孤遠一身朝無黨援非不知忤責近之
取禍但以事關利害職在咨詢苟雷同不言使一方受
弊非臣所以報陛下願忠之義也伏惟聖慈密賜采擇
無使臣陷於失身之戒須至奏聞者

又論虞允文乞造衣甲狀

臣近準輕廷雨降劄命令四川製造衣甲甚為緊急臣
已具宣撫司見在甲數奏聞上覽聖慮去訖所有本司

虞允文留下招軍例物錢已盡數樁管應副支使又令
諸路於就近州郡有本司錢物去處一面先次取撥不
住據制置司提刑轉運及州郡公文稱期限逼促勞費
撥擾四川為之昂沸緣上件事朝廷專委制置司製造
總領所催促但合支招軍例物錢別不敢干預各令依
已降指若耳有所聞意有所見不以上聞則是畏避懷
奸頑惜官職以誤器使非陛下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或
者必以臣為姑息蜀民太過不肯體國有之軍須臣中

原人蜀中並無產業亦無親族寓居何私於蜀其所以
愛惜民力者正以邊事方急未有休息之期欲為陛下
繫遠方民心保固根本以備無窮之用耳於臣何利焉
至於軍前合用之物自當協辦力濟辦在總領所二年
何嘗令一事闕之軍之勝負不特係國安危於臣一身
一家利害之重豈敢立異不體緩急乎若乃不得已而不
已以致擾民臣若不言誰任其咎謹再條具不項 右
具如前臣非不知衣甲武事所急雖無前件弓箭手亦
當預備但宜量緊慢旋為之今許尹所乞造二萬副
尚有七八千副未了而又造此二萬副雖得其新復失
其舊於事何益臣謂若以此招軍例物錢分不諸路憲
漕各度事力於有作院去處接續製造化舊稍加二力
不須大段急其期限以致搔擾於舊欠七八千副外更
盡此錢而止別聽指揮豈不公私兩便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繳奏虞宣諭所遣房漢珪招到長安忠義人赴宣

諭司奏劄

臣契勘虞允文申招收効用初謂所至旬月間可以得衆數萬故過京西日乞撥轉運司米二十萬石以贍新軍至蜀又要拘收新邊米三十五萬九十餘石令總領所紐筭糶本水脚錢計三百九十餘萬引令遂項橋管以備取撥是致諸司紛然至今未息而所得効用人数絕少遂致收刺逃軍亦是不多乃使招誘沿邊諸將所結忠義百姓取其首領文狀許之以官爵賞賜臣近據

虞允文借補使臣房漢珪狀稱齋虞允文字前去長安南山一帶取索忠義人頭領姓名并見管人数計一萬二千五百餘人臣行詳審却供稱上件忠義人已有官司所管見各守把關隘即不係漢珪招到漢珪無招到人数又會李師顏報稱忠義人兵係招集團結照應梁洋關隘並聽傳統制使喚若令赴宣諭司於邊面委有所妨緣逐處忠義人各是懷土重遷自相團結以保妻子者因而籍之雖不可十分倚伏實足以捍守鄉井把

截山谷減省戍守又可以為間探不費衣糧不仰器甲別無冀望坐獲其用如鄉社之兵委得事宜今虞允文却欲招誘以為應募之數萬一朝廷信其所說便謂實有此兵或遷來近裏離其鄉土必致驚擾諸將失此藩籬之助却須分軍防把則戰士愈少若奸猾首領徼倖爵賞妄來應命給其糧食補以名目愈更生事而終無益於實用臣但見其害不見其利也見今虞允文所遣人諸將下各有所爭訟而金州統制官郭謨更申虞允文降空名借補付身自行書填其事可見謹錄白房漢珪狀并李師顏公文繳連在前須至奏聞者

論諸軍見攻德順獨王彥未到狀

臣自十一月十三日金人離德順軍將入水洛城一帶作過已具狀劄錄探報事申三省樞密院机速房去訖見今賊馬只在彼處去秦州五七十里中間更無閑隘秦州見今兵守治平寨賊出沒剽掠附近新民却背順蕃德順軍人馬平安糧草不闕只是正路阻隔銀牌馬

由間道往來亦有被擒者此寇初來未敢輕進我久無
兵馬救援遂宿留脩城下塞漸為住計欲斷德順糧道
以迫秦州吳璘吳拱王彥李師顏諸帥皆在此而兵少
不能進發王彥之軍早來則德順攻寨之時吳璘已出
彼必遁去及初犯水洛城一帶時若有官軍迫遂亦須
却回王彥之師至今未報起發月日自商州到此計程
一月正使即日已來亦須半月以後可到即今已是誤
事臣問吳璘有何方畧吳璘云已令間道往德順抽兵
六千人馬三四千匹來秦州此間除守殺金平和尚原
等處外併吳拱李師顏兵及秦州守戍共有萬二三千
人欲於秦州臈家城治平秦諸處擺布候彼續更抽德
順軍人馬會合若吳璘師出更藉吳拱等聲勢敵或可
退不然須至決戰觀吳璘之意其出須在旬日之後據
節次探報敵眾約有三萬馬二萬匹亦自疲弊別無生
兵吳璘語臣不須憂終無所害但深恨王彥軍馬後期
致失機會夏人只在會州上下吳璘云但得全人退夏

人易與不足慮也臣見在河池所有德順軍功賞書填告劄事緣德順軍三月間獲捷雖已推排未曾奏明給據八月以後立功之人皆在軍前守禦推排未得吳璘之意欲併前後功書填少減超轉而事有窒碍商量未定兼為軍務叢冗上力不及以此尚未報應臣見不住催促及出榜曉諭須至奏聞者

乞道重臣入蜀鎮撫奏劄

臣契勘德順歸師失律已節次奏聞及申三省樞密院去訖四川精銳皆屬吳璘吳玠精銳盡在德順德順正軍三萬餘人今據吳拱所申實收到人未及七千統制將佐所存無幾但云未知下落自西南用兵無此狼狽見今除皂郊一帶王彥吳拱楊從儀梅彥等所屯共有一萬四千餘人外其殺金平至和尚原一萬六七千人半是諸州成疆并興洋義士非皆勁卒又德順將士暴露之久疲弊隔絕事失機會以致治沒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人懷怨心公肆怒罵其事難以盡述而王彥招到

大漢等軍吳璘降到雷千戶并食糧軍兵五六千人或在成州或在大安軍屯駐疑而不敢用聚而不能散反費兵將防守名為彈壓而人數不多不足相制既成猜阻得無反側此輩者小皆在偽境勢難持久兼有前後擒到蕃人往配隸內即作院其數不少近利州一夕逃去七十人若或肅聚亦足為患四川之憂不但外虞敵方安集故疆未必便來深入向去寧免擾犯彼俘我將士因之以三路解體之民而關外四州尤劇因樊重以簽刺敢勇人心離怨往逃竄山谷四川事勞可謂寒心吳璘喪師之後方寸憂亂往者無及豈容更有疎虞為朝廷計莫若速遣腹心重臣權仕出諸帥之右者倍道入蜀鎮撫而經理之庶幾可以保固救焚拯溺正在此時伏望聖慈與大臣熟議早賜裁取施行實宗社生靈之幸須至奏聞者

論調護吳璘王彥奏劄

臣在河池時吳璘以王彥軍馬不到頗懷忿恚每言及

之聲色甚厲。臣常與調護，間已而二人各得衛札，聞有所訓。勅王彥意甚自得。臣問曰：「乎？」詔云：「何？」王彥曰：「但褒獎耳。」臣曰：「可得觀乎？」乃出相示。臣曰：「聖恩待將帥可謂厚矣。」然詔意自有抑揚。人臣當居寵思危，公不可以不知。因指詔中「德順連兵煩鄉一往之語」告之曰：「如煩鄉二字，豈可教至尊再道？彥不覺悚然。」臣又曰：「公頗知古今亦記得郭子儀、李光弼事乎？」李郭同為朔方節度使，安恩順才門都將，甚不相能。及安祿山叛，其時唐以子儀代恩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有詔令光弼持節分子儀軍出趙魏。光弼惶恐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非公不能東討，豈懷私忿時邪？」遂授以兵，泣涕言別，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惟光弼之命出於天子，而能降下子儀，能使子儀釋宿憾而共成功名。公今得詔書，更宜引咎加恭，異於宣威則上下俱善矣。此亦聖朝之意也。彥不復有矜色，起謝曰：「謹受教。」臣又於吳璘處因事寬解二人，既奉明詔，皆已無

事伏沿聖聰亦欲聞知須至奏聞者

乞宮祠劄子

臣今有危懇上瀆聖聰臣前任太府卿總領四川財賦自去去年二月以後累具劄目干叨廟堂以哀病日侵丐一宮觀差遣至八月中準省劄起行在供職授代將發十月二日忽領省劄蒙恩就除權戶部侍郎充川陝宣諭使方具辭免初五日又準省劄不候告日下主管職事不許辭免仍令王剛中將帶民兵禁軍同臣與王彥

措置把截蜀門候吳璘回日歸司臣所可雖未安全以事屬軍机不敢稽違朝命於當日主管職事是時吳璘已回河池臣即往河池與吳璘相會王剛中不見前來上彥兵馬未到臣在河池兩月與吳璘同共商量措置蜀門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宣撫司調發王彥往秦州吳璘只在河池臣遂依元降指揮歸司今來王剛中已召赴行在王彥自秦州回成州見被旨將帶人兵却歸金州吳璘已追抽德順成兵回守關隘所有四川財賦總

領趙沂拘催應副並無闕誤臣見今別無職事臣前在池河宿疾再作胃腹疼痛妨於言語心神府悸氣體羸瘠醫治無效每有思慮病更增劇枝梧不前兼宣諭一司係是創置官屬支卒虛費廩給伏乞聖慈察臣愚忠深欲為朝廷宣力非敢辭難避事實緣疾病勉疆不行特賜矜憐改授宮觀差遣一次庶獲安養或冀康復他日應有煩難任使臣誓當糜捐圖報萬分冒瀆天威臣無任祈哀候命惶懼迫切之至取進止

再乞宮祠劄子

臣今日七日具劄子奏聞緣臣宿疾發作枝梧不前兼吳璘已回與州任責措置把截川口去訖見今寧諭一司別無職事官屬支卒虛費廩給乞改授一宮觀差遣尚慮天聰高遠未孚螻蟻之誠不克再冒誅夷上干嚴育伏念臣九年官蜀兩蒙趣召將行復止委寄愈隆叨竊寵榮超逾涯分豈不欲以涓埃自效少荅生成而哀病所嬰不容勉強既懷憂青難冀痊安伏望聖慈察臣

精力已凋如蓋惟之久敵念臣死亡在即俾骸骨以生
還天地父母之恩始終如是臣非木石當如何報也若
他日幸臻勿藥自可捐軀或此身遂至填溝亦當結草
情詞迫切無任惶懼戰慄延企俟罪之至取進止

乞開牒赫舍哩志寧奏劄子

臣聞揚在中說赫舍哩志寧見在滁州而王柝由盱眙
路去恐與相失若王柝徑往布薩忠義處則前左副元
帥書至今未到近者滁州賊將孫中憲差四人到建康

投牒云王柝所持回書若依得前來丞相元帥與楊樞
密書合要國貫副本軍馬更不進發建康即作回牒付
四人以還四人者却路中為紅申所殺回牒却將回建
康則是副元帥處往回音信皆不通達渠抗至和議人
其兵勢迫近豈不害事臣之愚意欲朝廷再寫周葵及
臣前與忠寧書副本下國信使副今盱眙軍開牒對鏡
遞往左副元帥軍前志寧見書中語言庶不疑我有疎
渠之意使布薩忠義亦可以為聞其盱眙軍牒但云近

遣王抃通都副元帥書恐王抃去路與佐副元帥軍前相失故再錄書本閱報牒中都不說滁州閱牒事只作不知四人被殺如此似亦無害更乞令寧執熟議斷自聖裁施行取進止

辭免兼權直學士院奏劄

臣今日十二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臣兼權直學士院臣聞命之際感懼交并竊以禁林寓直每資潤色之才是雖時暫兼權不當辭避緣臣久更煩使舊學荒疎衰病之餘志思凋落豈可承乏內制若或冒處必致失職以取顛隳矧今侍從之間居多聞學先進之士使當此任無不具宜伏望聖慈將回誤渥改受莫俊以穆師言所有前件恩命未敢祇受取進止

諭集議通和惟求其當奏議

臣竊惟金人通和在今日事體最重陛下既欲集議以收羣策而示至公此誠謀及卿士之義凡與議者因當展盡底蘊用副聖主虛心廣覽之誠然人心不同有如

其面各言爾忘不可責以雷同武王伐商誓於牧野其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臣願陛下詔群臣務盡情實以對越天地其或私意觀望其間詔臺諫勿以同異為喜怒詔宰執勿以喜怒為用舍而陛下采納之際勿以多寡為從違惟求其當以濟國事天下甚幸

乞熟議和守奏議

臣等竊觀布薩忠義擅回書牒語言不順仍肆兇悖執辱吾審議官意在梗絕和好金至父子慮其生事故取

二小使而釋之其專權怙亂勢豈能久君臣之間必將有變但恐金主之力未足以制之斯人不死禍難未歇今大言虛喝而未能侵犯者蓋野無青草馬乏芻秣深春以後豈可必其不來審議官雖回而不受禮物則所議不成或雖見允從而別有邀索朝廷必有以處之吾欲援契丹舊例而彼以契丹為非所擬吾欲修景德故事而彼以景德為不可用吳以國信通問而彼欲遣使報謝又責吾緘封越式禮體平易既不許我稱大字又

不肯號彼北朝未論四州之地歸正等人只此浮禮尚爾爭執則凡今國書誓草及稱呼禮數皆與敵意相違持足以往必不合矣審議官不專使事名位尚卑故雖遭無禮而卒得放還欲以致使副之來爾使副若往必不止此臣等雖能死節何補于國和議既爾則邊事其可以不慮臣等至盱眙四十日問之將帥劉寶輩深以兵少力分不足制敵為悞問之漕臣宋曉亦以錢糧闕乏支用不繼為憂泗州雖城壁而樓櫓器械未具商騎出沒斤候全無議者謂賊若犯邊必由淮右淮右空濶利於馳突若自淮右繞出真揚則泗州雖能堅守不遇自保而已淮東形勢清河口為最急而隄備草：泗州去清河口一百六十餘里非控扼之所見今屯兵近四萬衆兩淮事勢單弱而委四萬衆以保一城其他要害之地恐守禦者有所不足也自敵人用兵未嘗由泗州入寇城中諸將以為可守者蓋僥倖其不來耳此臣等所親見其餘諸處傳聞事體尚不論也今日之事或和

或守宜速決大計必欲和議之成不知朝廷能曲從敵人
人意否既不能從不若早為之所敵人校計常持兩端
以欺我而誤我向國家靖康中和戰並議兩說互疑自
春至冬卒無定策敵至河上猶集議而不決覆轍未遠
可為龜鑑臣等願陛下與大臣熟議權利害之輕重而
審處之欲和邪如何而可以必合欲守邪如何而可以
必固和而不可合守而不可固遷延時月或誤大事臣
等心有所見不敢隱默冒昧誅殛上瀆聖聰惟赦其狂

愚而采擇之天下幸甚

乞宮觀劄子

臣比瀝危懇上千天聽乞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伏蒙
降旨未賜允從仰戴恩私涕淚交集願臣區區之誠非
敢虛飾不免再冒鈇鉞以犯雷霆之威臣行年六十有
餘入官將及三紀以勤補拙所至不敢辭難雖仇怨滿
前讒誣駭聽而孤忠自信當官必行旁觀者皆為臣惴
慄而臣不之恤也陛下神明獨運察臣于踈遠之中一

對清光以臣為粗堪驅策心非木石豈不如聖時罕遇
英主難逢乃遭遇之初遽有退休之請雖至愚暗亦不
應左計如此寔緣連年抱疾精力日凋朝謁步趨已憂
不及豈能使為公家了辦戰事若不自投閒散必至顛
仆伏望 聖慈憐閔特回從欲之仁使衰病之身得從
安養則天地父母生成之德未足為喻縱委溝壑猶當
效結草之報取進止

上殿再乞宮觀劄子

臣頃朝辭面對嘗以奏劄瀝具危懇仰瀆宸聰緣連年
抱疾精力凋耗出疆事重不敢辭難自合糜捐以身殉
國乞使事回日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臣到盱眙一病
四十餘日雖幸生存而支離愈甚臟腑滑泄胸膈喘懣
表虛多汗呼吸冷氣極畏風寒尤憚晨起心氣積損悅
忽健忘稍涉思慮終日怔忡兩日昏花不能細字腰膝
緩弱跪立艱難微有動作便加困殆委是勉強不前陛
下若責以事功則必辜委任若許其尸素則自愧生平

臣反覆自量去就甚審非敢上欺君父有邀求規避之心伏望聖慈檢會前劄早賜矜允使就安養庶幾少寬憂畏可引殘年得免顛躋以全晚節干冒天威臣不勝祈哀俟命惶懼迫切之至取進止

又

臣比再具奏劄乞授一在外宮觀差遣螻蟻之誠未足以動悟淵聽再降指揮不允俯伏感涕不能自己僥非情勢迫切安敢更犯天威臣瀝血之懇前三劄中布叙

詳矣若臣不病語不由衷則是懷邀求規避之心欺罔君父臣之姦孰大乎比自合稽諸公議顯正刑書若果實抱疾疴不堪陳力則陛下亦宜加憐憫俾合進退之節豈可使尸素劇部以抵曠瘼况臣去國一十七年三召中止今茲得聯法從其遭遇可謂至難焉忍輕去闕庭遽違軒陛特是賤分涼薄福過其涯衰病所嬰不容疆勉伏望睿慈察臣愚忠實非矯飾特回聖造使就休閒則臣戴德銜恩沒齒無替自今至死皆陛下生成之

賜也冒瀆再三罪當誅殛取進止

辭免淮西宣諭使奏劄

臣二十五日夜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差充淮西宣諭使聞命憂惶泣涕終夕臣之疾痾國信使行盡皆見之朝廷上下盡皆知之獨不蒙陛下憫惻頃三具奏劄懇求宮觀劄心瀝血無一語欺誕既未回天意而今所差委愈更重難豈不酷哉且淮西事宜最今日安危之所係既非臣鄉上又不經游宦官吏將帥全不相識人情地利一切不知使疆健之時亦不能猝辦况衰病如此耶臣精神昏眊筋力凋殘畏惡風寒如避鋒辦若使奔走邊塞顛覆何疑雖臣之一死朝廷視猶螻蟻在所不恤其於疆場之事豈不有誤經度伏望聖慈略賜矜察以此重任改受能臣雖竄戮不敢奉詔與其誤國寧獲違命之誅但恐臣死之後奉公盡瘁之人皆以臣為戒惟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干犯天威無所逃罪取進止

再辭免奏劄

臣昨具奏劄辭免准西宣諭使恩命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得再有陳請仍日下條具合行事件申尚書省臣冒瀆天威仰勤聖主再三戒勅九殞莫贖臣欲求對則腰膝緩弱不能久立陛下不信臣病試令內殿引見察其形神可見不妄臣生平所歷未嘗辭難前為四川總領之日正值軍與臣以一身橫抗三面得免陳闕後蒙就除川陝宣諭守禦蜀門臣與吳璘駐於河池經畫遠

防慰撫將士雖德順失利而蜀竟無他既而得請奉祠旋被召命水行八千餘里衝冒三峽漲潦之險偶幸生存到闕兩旬便差奉使大金臣更不敢辭賴陛下保持復還闕下今茲淮西之事聞朝廷自有處畫比前三者未至甚難臣所以力辭者蓋哀病所嬰筋力甚憊心氣積損恩慮不周一面事宜利害甚重深恐有誤國計况臣十八日上殿已有文字勾詞數日之間劄日三二則非聞命而避事也今中外侍從才智不少豈無一人可

當任使乃必欲令疲憊老病之人冒死而行竊意陛下
寬仁睿智知臣下之勤勞必不忍獨於微臣逼抑如此蓋
未審其實病耳伏望聖慈時賜矜察檢會累劄改授一宮
觀察差遣臣屢拒詔旨罪合誅夷惟陛下哀憐幸甚

乞以親王為江淮元帥奏議

臣契勘宣諭之職所以宣布德意以諭其所部經度事
宜所當圖上方略聽命於朝廷至於閫外之制則非其
所當專也方無事時採訪申畫稟令於上且容承乏若

緩急用兵豈比都督視宣撫可責以成敗之任見今將
帥猶以王人會議之故可同措置將來防秋朝廷遣殿
司馬步三衛之兵出戍於江北與宣諭不相統攝其肯
聽其號令乎或曰敵若犯塞朝廷自別有處置臣應之
曰經畫邊事須是敵人未動之前既動之後亦何所及
臨時誤事必云前遣宣諭失於經度則誤國之罪專在
宣諭矣宣諭護罪固不足恤獨不知誤國之誤於宗廟
社稷如何也唐使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以李光弼

郭子儀皆元功不置都帥而以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事
權不一遂大潰其師憲宗伐蔡使裴度督戰時韓弘為
都統乃以度為宣慰使然度方為宰相雖以都統推弘
而實專帥事故能有濟迨來北邊探報不一皆云金人
簽兵聚糧蓄力大舉敵不勤則已若其敢未必鑑逆亮
之失別有賊計亦可謂大敵矣而獨倚二宣諭以當之
不亦難乎臣有愚計望陛下以親王為江淮元帥而於
見任宰執中擇一人為之副以辨防秋之事將帥士卒
知陛下以聖子賢王出總大柄必皆歡呼奮勵人人願
効氣當百倍今方貽書北敵欲議和好彼聞吾此舉必
當震怖和事愈益易集或者必謂如此則當犒設諸軍
創置官屬有所費用臣謂親王不必臨邊只開府於闕
下軍兵自不須犒設而使其副駐於建康鎮江之間足
增重事權張皇軍威闕下聞府則亦不須多置僚屬何
費之有臣非憚宣諭之行設此以自脫蓋自視方力不
足獨當重責若果如臣所請將來幕府僚窠或乏使令

臣不敢以不肖為辭陛下勿以和議為必成遂弛邊備
臣謂正宜立武以壯國體此安危大計願陛下斷自宸
衷速發大號天下幸甚

再論江淮乞置元帥劄子

臣今月二十八日具奏論朝廷難以通書北敵不可必
和議之成遂弛邊備乞以親王為元帥以見任宰執一
人為之副若僚屬乏使臣不敢以不肖為辭其意如此
二十九日準三省樞密院劄子令疾速起發不得再有

辭免契勘臣所入奏乃是今日事宜國家大計何嘗辭
免降旨甚非臣論列本意臣今茲入覲係是召令奏事
所以前奏云見擇日朝辭又稱如開元帥府臣願備僚
窠之任初非敢入辭免文但謬當事任上係安危不容
不畢盡愚慮若所陳未當亦合諭以國論將來措置之
如何如臣有所稟承而去恐不可作尋常辭免批答而
已今次召臣到闕已徃旬日不知所議何事兩淮中間
有無險隘去處如何擘畫今三衙在此曾不略令與之

臣等商議泛泛而來悠悠而去與兒戲無異緩急豈不
誤國伏望聖慈特賜睿察再取臣前奏觀之詔宰執更
加省詳臣所奏是與不是辭免如是辭免乞行顯黜若
事干國計亦乞略賜經畫取進止 小貼子臣伏覩三
省樞密院劄子備臣所奏既經剪裁全不成文理若播
傳四方必貽嗤笑乞降指揮如式報行即備臣全文使
天下知臣為國遠慮初非辭免伏候勅旨臣昨日得周
浣報北敵以太子統軍理或有之恐是欲易布薩忠義
也蓋權臣之後非此不足以為重然則敵人不為謀而
臣之愚計適足以當之矣伏乞睿照

乞與錢端禮同對奏議

臣今日再具奏劄冒瀆天威惶恐以俟雷霆之誅不謂
聖慈俯降宸翰褒諭眷倚極於委曲臣不勝銜恩感德
之誠糜捐此身何足上報臣數日脚膝瘡腫未任請對
然以防秋事迫措置未辦晚夕煩躁寢食不安於此久
留殊無補益只緣事在臣等所難獨任者所以荐貢愚

衷今承聖訓令三衙與臣等同議而去至為允當臣欲
初三日與錢端禮同對或初二日先令臣內殿奏事一
次取進止

乞修城壁壕塹閤隘劄

臣近準三省樞密院劄子奉聖旨令將緊要城壁壕塹
急速措置臣今到淮西見得利害守城最為下策前所
修築皆類兒戲止可為虛名具文豈足抗敵枉費財力
耳兼軍民纒獲休息未宜勞動而暑雨霖潦亦非土工
之時且輟那工夫修補閤隘若困敵自不至城下城豈
用守如壽春合肥敵來即當退保清野以困之惟濠州
城有未圓處見今相度淮西北來寧帖比耗無它亦無
賊盜諸軍喜悅百姓安堵將來所憂惟在淮東海泗州
耳目今未煩聖慮紛興訛喜亂之語不必垂天聽緩
急臣等自奏聞

漢清集

漢清集卷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檢討臣徐鎰

校對監生臣童潛

漢濱集

卷七

奏議

措置淮西漕運儲積奏議

臣蒙朝廷降到事目內一項相度轉漕儲積去處臣與江東漕臣薛良朋及知水陸道路人講究利害將來江北不欲多置糧食只於蕪湖縣儲積逐旋津發其淮西

宋王之望撰



屯兵去處係和州巢縣桐城廬州一帶和州者由當利
河運昭關褒禪等處密近含山縣者由太陽河口入歷
湖運巢縣廬州者由裕河入焦湖運桐城縣者由樅陽
江口運以上皆近蕪湖見有倉廩可以頓放或只繫舟
岸下節次發放實為穩便惟壽春濠州最為迴遠自鎮
州瓜州入關經由揚高郵楚州入淮過盱眙之西又一
百八十里至濠州須著水運又西百七十里至壽春漕
運為費力且有敵境抄畧之患今壽春不欲多屯人兵
人既不多可以措置陸運廬州至壽春二百里大率千
錢斗未可致一石若屯千人則歲用糧九千石并馬料
不過費錢萬餘緡米千餘斗比之水運甚為省便可保
無虞光州麻城由巴河運自江入巴河出陸一百五十
里至麻城又二百四十里至光州所屯人數不多可以
和糴相添應副今具畫圖於後除已具圖冊進呈外伏
望聖慈更賜詳酌如或可用即乞行下總領轉運遵依
措置施行取進止

乞沿淮創置斥堠烽火奏議

臣前準朝廷降到事目內一項敵人沿淮清野合如何措置斥堠臣契勘淮西平川廣野敵騎可以疾驅而自來不置烽火只用探馬所以多至誤事臣今與諸將措置候將來防秋各於賊馬所由道路登高瞭望依舊日陝西河東體例創置斥堠烽火頃刻之間達數百里非徒緩急官與民間皆可預備亦使敵人知我邊境與向來不同以伐其掩襲之謀兼諸軍不入隊人甚多足以

充役不占被出戰之士遇防秋即權罷其探馬亦令依舊委實利便伏望聖慈行下諸軍更賜惟促令作速措置仍具所置去處聞奏

乞招撫司與江東帥司措置建康樓船奏議

臣契勘淮西諸水不通淮河由焦湖而北可至廬州之境廬州不宜置船恐萬一資寇若得舟楫於廬州則可由焦湖而入於江此曹操寇兵之路也故淮西水軍當盡在建康采石一帶以壯長江之勢而量以一二千人

游戰艘於江湖以疑敵彼若深入則乘間出合肥以擾其後亦一奇也建康戰船殊未如法樓船絕少惟海鯨稍多不足以威敵前所招神勁軍皆東南烏合其人脆弱不耐江北風土向駐於泗州盱眙者多病死又喜逃亡宜以為水軍而駐於建康鎮江之間既風土相宜可無疾夭又舟師臨陣不容奔北可以盡其死力委實利便具船上器用什物往往未備合速令計置仍更添造樓船將來踏車之人當用民兵及修船之類事于建康

府乞令招撫司與江東帥司同共措置

論兩淮鎮戍要害奏議

臣伏準三省樞密院子備錢端禮奏內稱昨來敵人累次侵犯皆自西路入寇蓋濠壽之地徑捷而糧船多自清河以入滁今西路部分要害已得其宜若嚴切固守無致侵犯東路滁州一帶最為上策設若透漏奔衝則郭振全軍與西路軍馬夾擊甚為利便及令劉寶郭振互相照應臨機制勝遇有兩路連接事機星火闕報協

力一心無致差誤奉聖旨劄與淮西宣諭司臣觀錢端
禮所陳甚合事宜契勘兩淮屏蔽大江利害一體尤不
可以東西分朝廷既差兩宣諭遂有界限勢使然也且
如以前宣撫都督通管兩路則如何分得東西淮南形
勢淮水殊不足恃而大江狹處最是采石敵人每來由
巢縣和州一帶徑至江上最為要害其次方到六合
揚州蓋江道濶而路稍背也今西路措置修石湖亭昭
關等處關隘使賊不得至采石則是兩淮最要害處西

路已獨當之矣其餘光黃桐城等處孔道甚多皆須隄
備六合雖隸淮東而地鄰西路臣所以欲兩路相關措
置設有緩急自合兩路相應此事臣與錢端禮所言一
同乃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也若要固守濠壽等州使
敵不犯滁州一帶則必無是理臣前奏廬壽光州決不
可守濠州若敵大入亦須保橫澗山而兩路中間接近
去處即合相關措置蓋緩急分東西不得敵奔衝東路
六合必須西路夾擊若欲固守濠壽使不犯東路滁州

則西路亦豈能獨任其責滁州不可守也滁州之不可守而守六合而壽濠之地其可責西路之保守使賊不透漏乎今東路劉寶一軍把過水道外殿前一軍人數甚眾將來屯在揚州郭振軍在六合所備此一帶平濶然不過一二百里之間而西路疆界濶遠邊面千里地平如掌又無城池之固若不據險不知用幾人雖有大眾終不足以當敵人之騎兵見今張守忠軍屯巢縣與時俊保石湖嶺王彥屯和州保曠口昭關戚方屯桐城

保北峽諸關敵兵不犯去處方可抽那應援令敵人分兵一犯西路昭關一犯東路六合州則各處僅能自保而已此所以備禦之不可不嚴也故臣曰西路當據諸山之險以控其兵鋒東路當扼清河之口以斷其糧道淮西若不扼諸山之險而守濠壽以蔽障滁州此乃劉錡王權輩前車之覆轍也若西路敗於濠壽之間則將何兵馬與東路夾擊于六合乎西路既敗非徒無可以應援東路而東路六合揚州之眾亦恐不復能枝梧矣

若吾據關守險非徒可以自保其處敵知吾有備亦未必便敢深入使其送死則吾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正墮吾計中可以得志故臣以為今日措置兩淮之上策無以加此臣與錢端禮所論大抵相同只恐淮東指準淮西固守濠壽欲其不犯滁州將來却成相誤臣愚欲望聖慈預戒兩路諸帥遇有侵犯兩路相近要害去處互相策應不得坐觀成敗臨時朝廷更嚴賜指揮蓋此非兩宣諭之力所能獨辦也仍乞降臣此劄行下照會庶幾不致疑誤取進止

論差撥蕭琦人馬及韓玉不赴新任劄子

臣向準四月十日聖旨撥歸正人一千與蕭琦臣力曾論列至六月四日降旨依蕭扎巴例於諸軍撥馬步千人付蕭琦指揮已定琦亦無說王彥自合便行差撥緣臣赴闕奏事一向遷延直至臣七月十七日再到建康尚未肯發臣累去催促仍令揀選應副王彥終遲遲遂再行申明蕭扎巴是統制官與蕭琦事體不同未敢差

撥朝廷只檢會前降指揮行下催撥足矣近復準三省
樞密院七月二十九日劄子令於見教閱人馬并北軍
各撥五百人付蕭琦臣深所未諭五百人與千人何異
奪而復與豈以為恩但深怨禍而已臣與王彥商量昨
未承指揮以前盡差南軍與之彼亦不敢有詞朝廷但
勿預知可也只是王彥執吝應副得不甚整齊人既參
雜馬又不足臣再三說諭終是艱阻蕭琦不無悒悒欲
望聖慈劄下王彥所差蕭琦人馬若於諸軍抽差恐不
成隊伍可於本軍馬步中各成隊摘五百人馬五百匹
限三日內應付仍劄下臣嚴行催發如此則琦必大喜
然歸正北人切不可與也蕭琦臣撫之甚厚其人議論
實有可取如修閩寨等事與臣意正合臣非有所好惡
但國家安危之慮不可不為之防若處之得宜非徒朝
廷之利亦琦之福也昔三監之地乃神州輿區其民累
世被堯舜禹湯之化一染紂惡遂為汙俗周公遷之洛
邑時歷三紀風俗始變書曰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

厥中畢公克成厥終更一聖二賢而後底定又曰邦之
安危惟茲殷士聖人憂慮之深如此夫以先王遺民而
使管蔡兄弟監之猶為變亂况異域之人哉陛下不可
不審處也臣更有少事不免奏聞歸正人韓玉臣不識
之聞頗涉獵書傳議論排闥志大意廣有輕朝廷心張
浚聽信以為國士浚之所為多出於玉朝廷更張庶事
為王者自當退聽今添差宣州通判係見闕不即赴任
却來建康不謁本路監司只時走蕭琦之門嘗對歸正
人添差建康簽判高敞語言無倫疑朝廷講和之後復
歸北人意有含蓄敞復語總司幹官呂撫言之呂撫以
告臣呼敞問之却不肯盡言而意若有之臣亦不欲深
詰凡隱藏之語臣更不敢具奏又聞玉每寬張浚之罷
以為事已垂成不合中變又謂敞云蕭琦奴才而其第
二子乃豪傑嘗問我蕭是北人是南人其意大率類此
敞濟南人與呂撫是鄉里故肯吐露臣親呼呂撫問之
其說如此呂撫頤浩之幼子也玉來建康只造張孝祥

王彥嘗於孝祥坐上見之孝祥大稱其材王亦云云王彥面折之王頗說待北人之薄王彥云我南人到此只為奴婢今北人到此作節度使有何所負王云南人到彼極有任用者王彥又隨事折之王遂不敢抗然終不往見彥亦不敢來見臣其人狼子野心豈肯終於朝廷縱不為叛亦只是懷張浚私恩於陛下何有今久留于此日與蕭琦交通深恐疑誤蕭琦別有思慮臣謂此人不可令在江上宜改差浙東差遣不然或為後患若此

人遠去乃所以保全蕭琦陛下速賜裁處幸甚取進止

論和議奏議

臣千一夜半準金字牌近到御劄恭承聖問淮西事理王彥軍情且令臣頻具奏來臣自前月十七日到建康日夜督諸將營建官寨烽火王彥地分已修了昭關山寨井關門關頗雄壯見接續修褒禪曠口時俊地分已修石湖嶺戚方亦修北峽關王彥今日親過江北巡歷本地方及時俊地分自曠口一帶轉入巢縣諸軍親

行按視約半月日可回諸處烽燧諸將相關措置戚方
皇甫倜已申到處所餘亦見次第後月上旬間二事可
了俟了日奏聞乞從御前密差人檢校今月初三日建
康教閱水軍大小僅千艘戰船四百七十餘隻臣詢問
衆人皆云前所未有今見增置用修葺舟船委可以壯
長江之勢問淮西軍民見所修閘隘頗恃以安王彥一
軍都無事錢糧足備不聞減尅王彥御軍此間人頗議
其寬或聞行在傳以為太嚴甚不然也但軍中事務精

力有所不逮於文移詞狀之類遣決不敏臣就其所短
而扶持之建康即今軍民安恬只濠壽間歸正等人時
為寇攘近壽春頗遇申擒獲二百餘人而濠州孔福申
以為擁去平民老小七八百口玉石未分臣已約束不
得廣有禁繫正賊之外如有一時驅逐之人仰釋放存
恤繼承朝廷指揮委屬宮體究見在施行孔福在濠州
撫定彈壓人漸安之夾淮之民號跳河子以作過為生
近緣更戍未定又北界招誘故易相扇動逐州守臣可

以措置非久諸軍出戍若不尚息以千百人巡遠自當
消弭光州皇甫侗錢糧前因改淮西總領應副之初所
以不繼今復委湖廣總領可免闕乏又有知順昌府孟
新一項僑寄光州梁安難有南北私商征税之利皇甫
侗甚不便之近孟新稱避水移來因始與皇甫侗互有
爭訴臣各移文調護無得生事別聽指揮今朝廷今臣
體度與孟新差遣臣已遣人招之俟到面問取其所便
而處之自此必無事其餘如孫立者如馮湛者如李澤
者頭項甚多或就加撫存或招來建康皆有歸着暗消
患害多矣若一處稍失事宜便為釁不小如陳八者是
也大抵當極弊之後事如焚絲急之則愈亂須緩緩為
之甚費料理心力俱盡寢食不遑然不敢屑屑奏聞正
恐貽君父之憂方張浚初罷更張軍政臣孤單么膺濫
當任事萬目睽睽伺其踈缺日虞禍釁不自意全仰賴
聖恩得至今日惟當盡力效死罄竭愚忠以報萬分前
朝廷既通北書未有耗聞頗傳議論不一近聞已得回

答臣遠外不知其說不敢妄議但一意激厲將帥為戰
守之備以待不虞不問和與不和也但為自治不問敵
疆不疆也臣向者累次面對及具奏劄其語甚詳陛下
必尚記之敵不肯和必不回書既相報復和意可見然
語言必不肯便順須為疆項有所邀索吾既捐四州彼
若肯和休兵息民以成陛下之至仁固天下莫大之福
臣之願也事若可從陛下且以生靈為念勿較小節勿
吝小費能信順而理直天地鬼神實臨之若太不可從
則怕他不得須稍見吾疆壯有立之勢聞敵中自河而
南水旱飛蝗之災尤甚於我其動衆亦難張皇威勢半
是虛聲我若一向伏弱適足害事子產曰國不競亦陵
此至言也今日之事不容再錯若和得成須朝廷一一
議定然後遣使勿獨擬與使人令辱國啓釁以誤大事
也伏惟聖慈財釋幸甚

初除左諫議大夫上殿奏議

臣愚不肖陛下過聽擢長諫垣臣未知所以稱塞竊聞

唐魏鄭公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乎居歆慕以為
人臣如斯可以無愧矣然賢人君子立人之朝孰不欲
堯舜其君至於得行其志者宰相之外獨諫官耳臣今
繆當其職敢不以鄭公之心為心乎或者以堯舜為不
可及欲致君堯舜者謂之責難於君臣以為不然堯舜
之道甚大而易行堯舜之政甚簡而易為顧後世不之
察耳堯舜之道行於其躬者惟孝施於其下者惟仁陛
下既允臨之一無所難信乎甚大而易行矣堯舜之政
則在於官人而官人之道在於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而
已堯告舜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禹於皋陶亦云此
所謂敷奏以言者也舜命禹作司空曰汝平水土成允
成功稱皋陶曰汝作士明刑弼教明民協於中時乃功
此明試以功者也陛下於羣臣中敷奏之以言歟言發
於前而底績於後者何人也明試之以功歟功作於始
而克成於末者何事也以此察之則虛名不足以惑眾
聽橫議不敢以搖至公姦欺不容真偽判矣共二靜言

庸違象恭滔天而騷兜乃嘆美其方鳩倖功欲堯之用
之而堯竟不從此言之不驗者也四岳薦鯀治水堯曰
弗哉方命圯族九載績用弗成此功之不效者也舜既
承堯首正四凶之罪天下咸服堯舜之政豈不甚簡而
易為乎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承光堯付託之重屬時
多事未嘗一日無以位為樂憂勤庶政三年于茲宜其
治效崇成未有云獲者非道之不弘政未舉耳臣伏見
今朝廷之上妨功固位之習未殄背公死黨之論日聞
以妄誕為才能以凶悖為堅正執偏見而不求天下之
通論各私所主而不恤公家之大計大抵圖國甚拙而
為其身謀則工愛君不專而附其交黨則力孔子曰鄙
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
失無所不至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彊兵富國為治安之
計臣固有所不能也伏願陛下明詔在廷各勵節操平
其心於論議之際端其趨於背觸之間使庶耻與行風
俗丕變訪之以言者必要其驗試之以功者必覈其實

若附下罔上造為弗靖怙終而不變則虞舜四凶之罪在陛下其得已乎如是則朋比自破功罪不誣而天下可運於掌矣此帝王致治之要術御世之至權也惟陛下留神宗社幸甚

論恩榜任子革弊奏議

臣今月初七日準御封降下御劄文字付臺諫官謂朕自臨御以來躬率儉抑每念官冗恩濫思革積久之弊將來任子貢舉若停三年之限必胥動以浮言今欲遇

郊祀之恩已經奏補者並權免廢補一次開賢良方正之科許令中外普薦真材其免解該恩榜人且權住罷赴試鄉等各宜公協乃心參酌所宜條其上來朕審處而行之臣猥以庸虛備數諫省伏覩陛下天資英睿濟以果斷厲精求治約已救時近古帝王蓋所未有即位以來慨然積憤弊之久欲一切懲革以大有為於天下斯千載之一時也臣不肖待罪諫省得奉諮詢何其幸歟然臣聞更化者不欲駭俗而除弊者不可循常人情

安於僥倖苟且歷數百年乃欲一旦革而正之勢必至
於紛紛而不靖將遂行而不卹歟則必失天下之心將
中道而復止歟則後日無以為政是不可以不審也若
曰更化除弊難卹流俗之議亦須在我者詞直而有名
猶當反覆調伏使無所發其忿懣不逞之心始可以無
悔况其未然乎漢文帝時諸侯疆大僭上不軌景帝憤
之峻加裁削於是七國俱反漢幾失山東此乃循常駭
俗之至也其後武帝用主父偃之策各使封及支庶諸
侯不削而自弱蓋處之得其道耳任子恩科祖宗時有
之遽停三年必不免浮言之胥動慶歷中仁宗開天章
閣命輔臣陳當世急務范仲淹富弼輩條上數事減任
子其一也未幾謗譴大興一時名臣皆狼狽而去所言
卒廢格不行神宗熙寧中減進士狀頭恩數而蘇軾亦
極言其非大抵更化除弊為至難在祖宗時已然况風
俗久懷綱紀未振如今日之甚者乎且名位有高卑子
侄有多寡若已經奏補者並免廕補一次則貴賤不分

而人有幸不幸矣特奏名之人舉數有多少年齒有老壯若並權往罷則舉多者受屈而年老者無聊矣至於開賢良之科廣中外之薦自是國家求才與任子恩榜非所以相乘除也自靖康以後興復此科十有餘舉竟無一人應詔雖令普薦亦恐虛名而無實也陛下欲大有為於天下每事不可求速宜為之以漸使僥倖之俗日減月廢愈久愈效而無後悔則善矣以陛下之英睿果斷厲精求治十年之後何事不立今即位未久雖勤

儉仁孝之德享於天下而恩澤之霑漬者尚未深也如此二事關於士大夫者甚衆願陛下姑少寬之以為後圖必欲稍救其弊則亦有說矣夫人之情篤於愛其子以及其孫其次則兄弟若侄若甥以至於疎屬於其至親則利害之心切其餘亦泛泛而已先王因其親疎之別制為五服此人情之殺天理之自然也今文臣自帶職朝奉郎以上隔郊奏薦中散大夫以上每郊奏薦大中大夫以上雖致仕遇郊亦得奏薦其子孫近親皆已

官矣又及其踈屬每薦一人有納賄至數千緡者其壽
考之人有薦至數人者甚無謂也今若立制自某官以
下子孫之外不許奏耆親集官以下不許奏大小功親
集官以下不許奏總麻親其許奏者差其官品立定員
數以郊恩致仕遺表通計數已足矣雖有恩澤不得奏
補只許回投與已有官人仍不得名他子孫為己子孫
以冒廕補無子息許養一人如此則郊一所有文武不
下數百員然於其人之利害初亦不甚切也此救任子
之說也方今科舉之弊莫甚於轉運使司之牒試祖宗
時無若是之濫也有避一人親而牒三四十人者而所
謂親未必親也所謂門客而未必門客也每三歲詔下
士人奔走競求牒試富者行賄賂巧者干請記改換鄉
井詭冒宗支敗壞禮俗莫此為甚就試者十人解一人
到省則十四人取一人若牒一百四十人見暗添一員
省額矣天下每察諸路轉運司所解不下數百人則省
額安得不濫乎十四之人中令舉一人而餘十三人者

十七八年之後皆免解進士也則恩榜安得而不多乎
免解就試之人衆非徒恩榜舉多而正奏名省額亦自
暗增益以十四人則額當取具一也今若將中外官門
客牒隣州股屬踈者免牒試試院簾內簾外官別作措
置仍申嚴保官批書之法務在必行則轉運司試人絕
少無舉正奏名可減數十人而將來免解之數又不知
其幾矣此科救舉之說也凡為此者所以修法度重名
器扼姦倖覈詐欺而於祖宗之制非有所戾也不亦辭
直而有名乎雖有紛紛亦不能為患矣此其大略其餘
纖悉當命有司條具以聞而陛下審處之臣素懷憤世
之心最疾冒濫今在得言之地遇非常之主非不欲將
順隆旨以一掃宿蠹顧事有不可以驟語者臣區區之
愚惟欲吾君政法流行而名譽光美不願求欲速之效
使興訛造訛得以竊議於其間也伏惟聖慈留神採擇
幸甚取進止

乞勞師奏劄

卷七

七

臣伏覩皇帝陛下以大軍出戍兩淮暴露寒苦臨朝太
息宵旰軫懷出內帑之儲普加激犒舉賞功之典優答
勲勞尚慮德意未敷聖澤或壅宜遣大臣宣布詔令犒
存中已擢拜都督專總兵權臣叨預政機將明是職若
陛下不以為不肖乞差臣往江上勞師庶幾挾纊之恩
足以振起士氣取進止

勞師乞差辟官屬奏劄

臣被旨勞師江上布宣德意面奉聖訓如更有合差委

官屬措置事務詐臣量度不限員數差置伏望聖慈特
降處分取進止

乞追寢職名官觀守本官致仕奏議

臣近三具奏劄乞賜罷免仍重行黜責今二月十七日
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官觀任便
居住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出將使指入輔政
機無毫髮補報而人言游至罪戾山積雖竄戮不足以
謝天下聖恩深厚未忍加誅乃叨祕殿之華資竊珍祠

之厚祿保全終始之遇非臣犬馬所能止報萬一但罪
應黜責而未正典刑恐於公論有所未允所有上件恩
命臣不敢祇受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令臣守本官致仕
臣雖疾病之餘死亡無日猶當效結草之報取進止

温州遺火乞賜降黜奏劄

臣契勘本州自今月十七日西北風大起遂預作準備
點檢防火之具十九日風甚已時新河南界若民葉八
家火發烟焰所衝六處並起臣與通判趙不流躬詣火

勢猛處救應分遣諸頭項軍兵百姓併力向前至未時
撲滅燒過民居三百七十一家茅瓦屋相間約計六百
二十餘間并岑山尼院一所是夜二更後城外南鄉居
民遺火亦即時救滅燒一十五家計二十間係茅草屋
臣等終夕巡警澆潑餘燼不敢少懈翌日風勢依前猛
急至未時市東界杜秀家大發五處俱作臣等又如昨
日極力救護至酉時撲滅燒過民居六百七十三家茅
瓦屋相間約計一千一百七十餘間龍興宮開元觀嘉

福院並當風頭不容拆救內龍興宮有市舶務一所並
皆焚毀飛火出城南燒却民居七十家及造船營一所
五十六家計草屋一百四十二間打造未成糧船四隻
除此之外兩日所燒別不曾延及倉場庫務官司屋宇
臣守郡無政天降之灾大火繼作禍及民庶按紹興勅
諸在州失火都監即時救撲通判監督者杖八十雖即
救撲監督而延燒官私舍宅二百間以上蘆竹版屋三
間此一間
都監通判杖六十仍奏裁三百間以上知州準此臣身

忝守臣無所逃責見行待罪伏望聖慈重賜降黜以為
州郡不職致災之戒取進止 小簽臣契勘本州居民
約計萬數千家寺觀四十所今兩日所燒共一千一百
八十五家茅屋相間計一千九百五十餘間寺觀四所
大抵幾災及十分之一而官司廨宇與倉庫務軍兵營
壘除市舶務與造船營外並皆無虞尋常州郡被火緣
於勅有奏裁之文往往減削人戶間架以避責罰臣今
不敢隱漏盡行供具計其延燒之數罪戾非輕然通判

而下皆極力救護故雖風勢猛威一兩時間便得熄火
伏望聖慈但將守臣重作行遣臣甘從譴戮不敢有詞
伏候勅旨 臣契勘本州從來多有火災每數年間輒
一作動焚數千百家蓋緣並海多西北風而屋色繁隘
茅瓦相間以致易為延燒臣自到官常以為慮而習俗
滋久難與慮患若先事更革必以為擾今遭此一蕪遂
得大為之防以修火政庶為後日之利伏乞睿照臣自
本州遭火之後即刷貧乏被火人戶計口給糧賑濟又

為措置材瓦之類徹茅蓬舍宇增置救火器具及部勒
官軍預為區處不敢一一條上伏乞睿照

温州水災放罪自劾奏劄

臣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温州
近被水災逐州守臣王某陳巖肖仍不即聞奏陳巖肖
仍賑恤遲緩王某時降一官陳巖肖落職放罷近台州
申獲海賊首領毛大等五十七人温州申獲次首領許
大等九十六人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王某陳巖

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贖過特與赦罪前降指揮更不
施行內陳巖肖與宮觀臣伏讀訓勅感激涕流臣悞蒙
聖慈畀以便郡政事非刺洵致天災不能即以上聞罪
在不赦况臣嘗侍帷幄深識聖主勤恤民隱亟欲知四
方疾苦之心宜與它郡守不同而老病之餘諄眊如此
陛下何賴焉考實論情合加重譴乃從未減恐未足以
壓服公議若以捕獲海賊功過相除自足明見千里之
外創置水寨及將士用命所致臣何力之有正使建明

其事偶出于官亦守臣常職惡足以贖蔽災之大過黜
官一秩已為輕典更加貸宥何以示刑伏望聖慈特賜
處分將臣降官指揮依舊施行仍從罷免以為付委不
效之戒其於陛下信賞必罰綜核名實之政豈小補哉
臣無任慚懼戰慄俯伏待罪之至取進止

條奏温州水災後措置事件奏議

臣近覩邸報臣僚劄子自夏至秋浙東一路瀕海之郡
三遭風水甚至民間以木筏搬載湍急之處廬舍飄蕩

禾稼不以早晚或秀而未實或實而未收浸淫損害所
餘亡幾在法水傷去處差官檢視蠲減田租以聞州縣
之吏恐為己累情不加恤惟懼朝廷之得聞也欲望先
委浙東監司及諸郡守臣詢問著實被水去處分差清
強官檢視定其高下減免租稅并行下諸路監司郡守
覺察或有災傷先期從實奏上庶幾不敢欺隱舉聖旨
依奏續於本月十四日轉運副司劉敏士到州布宣德
音體訪委曲過於優卹惠利有加恭惟皇帝陛下憂民
救災之誠至深至厚恩澤所施孰不鼓舞然浙東七郡
其四瀕海被災輕重各有等差不皆如臣劄子所言臣
先呼集諸縣知縣赴州親加審問皆云損傷不多其人
素皆愛民非喜為掊剋者所言可信又戒更切詢究不
得抑違人戶狀詞各皆遵稟而去既是損傷不多則檢
踏蠲放合依條限難以前期張皇申奏至於講求荒政
固已預為隄備大抵於成法之外更務寬假此皆守臣
職分之常其所設施何敢一一瀕瀆朝聽陛下撫養黎

庶視之如子每聞疾苦宵旰軫懷臨遣漕臣躬行按視
此堯舜之用心也臣豈容隱默畧無陳述謹具本州風
水後措置事件編成一冊繕寫投進以聞庶幾上寬宸
慮少副綜核之意伏乞睿照

漢濱集卷七終

漢濱集

卷八

朝劄

宋王之望撰

論禁約州縣不科田畝錢以備支犒朝劄

某契勘本路今夏羣盜作過州縣並欲並緣科率初議
每畝取田畝錢百文以熟田計一小縣不下數緡萬此
間民盜雜居當擾攘之際心已動搖而急以重賦且胥



而為賊本司遂備錄寬恤手詔散榜一路如實於軍期
急切合須索之物仰開其實數以鄉村等第所敷曉諭
民間通知方得科催仍關牒諸司其事稍緩已而茶陵
縣每畝科錢四十安仁縣五十仍有馬料諸色等物其
數不少皆公然以寬約廣備為行移遂峻行取問又恐
人微言輕不能有所禁戢仍移書丁則具述其不可狀
且言見遣弓手於法當支役錢將來若有大軍即係總
領司支月椿錢而州縣乃欲預以犒設為名多行括剋

其非盜賊所任及非軍馬經由去處亦皆乘時欲相倣
倣不可不嚴為止絕設有緩急諸司錢物可以那融事
定指數取償於民豈不公私俱便今未有一兵禦賊而
重困民力何以為善後之計深恐別致生事賴丁則所
見符合兩司表裏相應始皆住罷於是不得騁者皆詭
譎以乏軍興見逼某先事計慮必保其無他守之不變
後蒙朝廷就遣李道指置以致班師並無闕誤惟所遇
州縣量有犒設亦不敢過當不特民免騷擾而官吏亦

獲保全說說者方自知其前日之非初武岡用兵某到
任日淺不深知邊事次第且非己職雖頗聞其科歛而
不問今果起大獄後來其他州縣若非力行禁制則皆
將蹈其覆轍雖寘之於法亦何所及仰惟鈞慈軫念遠
民之意每務矜恤

乞免差三司等處取馬人朝劄

某契勘殿前馬步三司自紹興二十五年歲發官來興
元取馬甚為遠方之病歲凡用二千三百餘人蓋準七

十一運之數每運馬五十匹用使臣一員兵士三十人
去年一年只買發得三十四運餘係今年補發外尚少
八運所遣人留滯興元坐費批支亦頗騫縱雖姚仲輩
亦不敢誰何自宕昌買馬場至興元計二十程本場催
夫發送五程至施香嶺交與吳璘下兵吳璘界內七程
至青泥嶺交與姚仲下兵八程至興元監押人十五次
換易莫適任責馬以故死損者甚多峯貼峽類此大率
自買馬處至興元已壞五分之一直官價二十餘萬緡

而姚吳兩軍押送人批請不與焉某近已具申朝廷乞
依舊例自宕昌峰貼峽催夫徑送至興元只多費本司
錢八千餘貫又乞三司取馬官兵在興元者令使臣一
員兵士二人獸醫一名直至西河州階州宕昌去西和
州六里峯貼
去階州四程遂州
去買馮邊界尚遠
迎接馬運度幾早得照管所催夫直
與送至興元交換三司人兵近得宕昌場申今歲馬路
閉溢入中極少雖多作措置招誘蕃客而屬外界非號
令所及如此則歲末可按額而得竊恐三司取馬官兵

留滯愈久非徒廣費批支亦妨逐軍教閱且三司所以
發人取馬者欲得路中自照管耳今為之計莫若每一
運三司只差使臣一員兵士獸醫三人前來興元候逐
場買到馬日關報令至西和階州迎接奉司催夫送至
興元至行朝却依舊例差諸州兵士押送既有三司使
臣兵士照管自無疎虞而歲省三司差兵一千九百餘
人沿路并住程去處免批支騷擾之費實為利便聞三
司
差官兵者不止為馬蓋欲照顧所差人令轉
資三司歲有二十人無故轉資似亦非使
又江上諸

軍近亦來成都取馬此馬係黎叙州南平軍所買此路見今道路通流歲額數足前此係本司以諸州兵士押送自去年諸軍差人來取遂不用諸州兵士諸軍發來人至本路批請歲約三萬六千餘貫州郡省計有限無可取撥遂令封樁不用兵士借請約三萬五千餘貫那融應副準戶部符近準樞密院指揮據茶馬司申要將樁下兵士請受買額外馬而令漕司應副江上諸軍兵士批請漕司安得此錢所謂額外馬者本不可得只是為虛名以占破此錢耳尋常所差兵士係借請月糧却按月除剋入官既不差人則無借請矣樁以應副諸軍批請已是漕司白取於州郡今又要此買錢額外馬而別令漕司應副不免又取于州郡其將何以枝梧除已各具狀申尚書省并樞密院今更別有劄目稟呈伏望鈞慈特賜詳酌早降指揮施行

論監類省試朝劄

某契勘四川貢士類試于蜀蓋三十年矣積弊不可勝

言其尤甚者往往冒入解名而就試倩人入試而過省
代筆之價至萬餘引輕薄子多以致富風俗大壞考試
之官爭出題目陰拋記號各有所主常至紛紛習俗見
聞恬不為怪今次主司自朝廷差委事体增重某與闔
院同事更相戒飭務盡公嚴上下一心毋敢挾私橫議
五旬訖事畧無異同規畫之未當者悉釐正之向來樊
端一掃而盡前期約東杜絕姦萌作遇士人望風引卻
者凡數百輩合格人數減于前榜十有八名老成淹滯
多獲預選一方取士之路自此遂清若非僕射相公留
意人才主張公道洞見事宜于萬里之外何以及此仰
惟采聽之廣必有輿論達于廟堂豈容厚誣以于欺罔
之誅也伏幸照察

論鹽酒減放不實朝劄

某契勘蜀人所苦莫甚於鹽酒贍軍諸色所入總肆千
餘萬引而折估獨一千一百餘萬東路事力纔及西路
十二三而按月折估其數相等朝廷每有蠲放若係民

間科數則片紙下縣皆知其所減之數惟鹽酒為弊最多非委曲料理則減之不若不減且如歲額一千一百餘萬引連年止催及八九百萬皆贖補拖欠之數若所減在二三百萬之中則可以除拖欠之虛額而無損于官若在於八九萬數中則官失常入之數而重額者及不得裁損前此官吏肆為奸賊豐盛者以賄幸免實欠者以貧不霑此鹽酒之法所以益壞而公私之所以交病也某今次預行措置以待朝廷之命有聞到勝示謹

具申呈庶幾將來實惠得以及民而無損于調度伏乞
鈞照

論銅坑朝劄

某去年八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委措置銅山縣銅事尋差知涪城縣姜宿前去檢踏緣本官差充類試官別選懷安軍金水縣丞趙純權遂寧府蓬溪縣酒稅胡宰分諸逐處相度措置某亦蒙制置司差充類試所考試官至成都府界以朝廷專委辭行九月初十徑到銅

山縣躬親桐視廣行詢訪其新舊銅窟凡二百餘所匠戶近二百家與鄆縣出銅器地名于打銅村相去數十里其于打銅村鑄造之家亦百餘戶初謂所產銅礦大段浩瀚每歲且欲立萬斤為額而民戶哀訴不已某委曲說諭詰以銅窟銅匠鑄銅之家如此之多豈得謂之無銅且縣號銅山此名不應虛得今朝廷以鑄錢闕銅徧行搜括知爾縣所出不貨專委漕臣措置豈容爾輩尚專其利可依實認額毋取罪戾其老宿等對曰此縣銅礦有無不常每遇一窟苗脉盡絕即於旁近尋訪窟之深者至數十百丈若是坑苗豐盛豈有棄舊圖新今新舊二百餘窟見可采者只一十七處後又添兩窟窟之多蓋以銅之少也諸村匠戶多以耕種為業間遇農隙一二十戶相糾入窟或有所贏或至折闕係其事不幸其間夫半往別路州軍銅坑盛處趨作工役非專以銅為主而取足於此土也其鄆縣于打銅村所鑄器物多是漢州及利州大安軍等處客販之銅又四川販銅

悉集於此故銅器為多不皆出於本縣縣雖以銅得名然非嚴道郡通所賜之銅山圖經載唐地理志貞觀二十三年置鑄錢官至調露元年即罷可見此縣產銅自來不多數十年前有窟二十二處每年人戶認銅三百六十五斤政和年中憲漕兩司各遣官重行檢踏只七窟有苗餘一十五處無可採取止於七窟上量添銅二十一斤而已非不欲多增勢不能也某等伏覩榜示亦知朝廷搜括銅寶甚急於使司賞罰非輕本縣山僻無

監司巡按數十年矣今使者親來宿留累日豈敢以多為少欺罔官司乎乞從使司嚴行禁絕如有藏匿銖兩衷私貸賣甘伏重罪某亦未以為然遂籍匠戶分窟取礦置場拘收烹鍊以十月為頭仍差趙純權銅山令專主其事至十一月未兼中間有閏凡三箇月每月起辦不及五百斤甚費督責又民戶陳訴不一蓋緣諸窟散在三鄉山谷五七十里之間難於拘籍遂再委姜宿前去子細審量措置凡閱兩月方得就緒每月及五百斤今

每歲以六千斤為額遇閏更加五百斤已別具狀畫一
申尚書省自十月至正月五箇月收到銅二千五百斤
見行起發通先所起拘到器物銅共計一萬一百三十
三斤切緣初行之初事涉經久非審見的確利害未敢
條上以此稍稍稽月日某不方伏蒙廊廟曲加記錄特賜
任使實不敢不盡疲駑伏惟鈞慈特賜照察

措置錢監軍兵充諸軍便喚劄子

某契勘利州紹興鑄錢監兵士計二百七十餘人多四

方凶惡不逞之徒苦于上工役居常思亂而重兵所駐
不敢為惡今大軍盡已調發無所畏憚人甚患之某隨
宜措置諸軍起發之日今大軍盡任靖入監揀選強壯
之士得一百五十七人分作三隊給行錢糧請哀同發
赴軍前又揀選決彊者四十三人及拘收到平南山金
牛等巡採打鐵炭兵士一百餘人以充往來般運錢帛
頗賴其用餘在監老弱七十人令任鼓鑄人情始安發
遣後數日得吳宣撫書六利州錢監兵切恐作過為諸

軍老小在彼璘不敢放心乞權發來軍前不知可否幸
望留念監兵初五日發去聞既到彼皆優加犒勞募敢
宛者間人賊境招納歸附餘人亦皆可用其錢監鑄錢
候將來事定却別行措置

論四川總所與東南事体不同劄

某契勘東南用兵將帥統軍旅戶部總財賦而朝廷制
其予奪盈虛之柄今四川去朝廷遠而總司不預兵事
凡有調發支費只據其所須色色應副不過委曲調護
而已比東南事体火段不同所幸宣撫吳璘忠義体國
愛惜財用不然總領一司何以支吾近蒙累降處分令
諸軍與本所務在協和不生間隙諸將莫不遵稟本所
以自立斯蓋聖朝明見萬里之外遠方聞指揮之下皆
大悅服凡本所應辦之難不敢重言只乞朝廷以東南
調度畧行比較便可以照見也

乞今湖廣應副吳拱襄陽官兵錢糧朝劄

某照會昨準尚書省劄子坐湖廣總領所申將吳拱帶

行官兵糧草料依循贛夔州條例責令舊應赴官發赴襄陽府交納集已于去年十月初四日十一月初八日兩具事理申明承朝廷送下戶部勘當未蒙本部照應所由事理止檢送湖廣總領所元申再下本所令依已降指揮某以不才誤膺委使平持粗知體國矧艱難之際苟有利于公家豈問遠近彼此之殊自當竭力若于事非便利力所不及亦不敢畏避含糊以誤大計不免冒昧謹作再有披陳竊惟四川之地褊隘險絕財賦所

出不比江浙而于饋餉為尤難古今稱善用蜀者無如諸葛亮亮得南中六郡軍資饒富人一絲一粟不入中原以今準之事力不作亮兵前後四出其眾不滿五萬或由祁山或由散關或由斜谷近止數百里遠不踰三數月未牛流馬窮轉輸之巧猶每苦糧食之不繼今蜀中大軍十餘萬與敵相持于散關一百三十餘日則兵比亮眾為多石取秦隴洮蘭左取陝華商號皆仰供億則地比亮境為廣又夔州萬人防托亦係本所應副視

亮用蜀之費不啻教倍若更令越三千里般糧運草饋襄陽之戍區區巴蜀何以勝任古所謂千里饋糧者亦不過旬月計耳若錢糧草料三千里外按月責辦豈能免于闕誤契勘蜀中屯軍分隸一十八處其潼川興元府綿劍丈渠金洋階成西和鳳州合用糧料本所每年科支本錢就逐州夏秋糴買應副其利閬兩州邊嘉陵江係招誘客販收糶支遣惟魚關興州大安軍三處合用糧草本所于利閬州糴買數內運三十四萬前去水路只五六十里約用船脚錢引七十萬道所有馬草只于屯駐州軍收到稅草內應副而四川當無事之時已不堪其勞費今吳四廂官兵一歲當用錢糧草料春冬衣賜物帛紐筭錢引計一百二萬四千五百餘道上件軍兵朝廷已令限一季招填本所自無此一項闕額衣糧若更移運奉所前去襄陽當用水陸脚錢四百三十餘萬道比之應副興州魚關大安軍所費多六七倍雖竭四川公私之力亦恐難以應辦欲望鈞慈時賜指揮

檢會前狀并今來所申逐項仔細看議利害免行科撥
下湖廣總領所照應施行 小貼子照會襄陽府吳拱
官兵合用錢糧已準朝廷指揮令湖廣總領所取撥京
西常平司錢三萬餘貫斛斗二萬九千九百餘石并現
管諸色錢斛別色科名應副如更不足于軍前應搭管
錢未及附近州軍不以有無拘礙應干錢斛移運支遣
貼降淮西總領所搭管銀五萬兩鄂州坐倉和糴到來
凶取撥二萬一百石共五萬石專充吳拱官兵支使即
是朝廷應副不為不至自可足辦難以更竭四川事力三
千里外移運糧草前去照會金州素來凋弊近都統王
彥收復陝華高統分屯人馬在四川間捍禦強敵金人
不住復來侵擾見今事勢未保萬全一邦事力已極困
弊豈可更任襄陽轉輸之責實恐有誤國事伏乞鈞照
乞推賞知通應副贍軍錢物增額朝劄

某契勘四川贍軍之資係折估糴本兩色折估出於鹽
酒經向未用兵增額至高未嘗敷足官吏因緣侵盜處

處起獄少有清脫者而所虧課利終不可得糴本出於民賦州縣弛慢奸弊百端例皆拖欠少者數月甚至一年失陷既多不可追理歲月稍遠則舉而放之前後不可勝計某紹興三十年十二月末交割總領職事申畫措置將諸州正月一日至年終寔到庫錢物不論贖補年分新舊只以本年額起之數比較增虧從上取無虧欠州軍一十處又從下取虧欠最多州軍一一處具知通職位姓名申尚書省候逐官任滿改授差遣日自朝

廷參照勤惰斟酌施行如有起發年額數足外更能補發以前舊欠即是材力有餘職事濟辦之人別其名銜保明申奏乞籍記以待選擢蒙朝廷採擢依申行下四川官吏莫不欣然悉心遵奉各務協濟本所不遣一卒不差一官不追一吏以相督責而逐處錢物按月而至爭赴期會以取增羨三十一年終打算實到庫錢物紐計錢引比粗額計增二百六十萬七千八百五十二道比紹興三十年增三百八十五萬六千九百九十七道

其三十年係以前起 四路州郡惟大寧監虧額一千三
撥錢物最高年分 十道渠州二百五十餘道然亦增於連年之數其餘並
各增羨更無從下虧欠最多去處若非朝廷聰明遠燭
曲盡勸沮之方何以及此緣人數頗衆不敢悉依元降
指揮申奏今只於數內從上取增數最多一十州知通
職位姓名管幹月日具狀保明以聞并申尚書省伏望
鈞慈持賜數奏任滿改授差遣日恭照斟酌施行仍籍
記姓名以待選擇劄下逐官用加獎勸使遠方士大夫

咸知朝廷考課分明號令必信勉相慕效庶幾嗣歲可
以繼此赴辦伏候鈞旨

論吳璘多病乞吳拱自襄歸蜀朝劄

某職總四川財賦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有大利害
公土所宜知者不敢不以上聞若朝廷行與不行則非
某之所敢必也契勘宣撫吳璘天資忠義志在立功愛
惜邦財不啻己物今之委寄誠為得人自聞警報即至
殺金平仙人原與賊相持七十餘日中間取奏隴洮蘭

等州及仙人原等處城寨又分遣王彥東取商鞬委有
功績然金人重兵盡在鳳翔府大散關和尚原一帶多
積糧食守備甚固其意未可測此賊不破川蜀之憂未
艾也吳璘日夜措畫以圖攻取事未可期而其人平時
多病日餌丹砂數十百粒比暴露之久恃復發作前欲遣
姚仲出秦州而身自攻關轍苦臟腑臟腑稍安人苦腎
賜之疾每疾劇時亦頗危殆今月十五日下仙人原還
興州醫治却留姚仲在原上彈壓兵馬彊敵對壘人心

危懼四川事勢可為寒心蜀人前此恃以為安者以其
姪吳拱在此緩急有賴吳拱移襄陽渠每以失助為憂
今疾如此豈可不預為之所某不知東南事體緊慢吳
拱可輟不知輟只論日今蜀中形勢不若亟令吳拱復
還使吳璘一向安從而得吳拱之助則軍聲愈振可以
連成大功假使疾勢增損不常則此一軍亦無他慮吳
璘既為宣撫而尚領都統職事若除吳拱為都統而吳
璘以宣撫使判興州於體尤順竊恐朝廷以吳拱歸蜀

襄鄂關帥為疑則李師顏見駐峽州可以就用夔非衝
要謀帥不難人命不可知一方安危所係至重望朝廷
權事輕重速賜處置施行

候邊事少寧乞差宮祠朝劄

某輒有危懇上干洪造伏惟寬度曲賜矜容某戊辰歲
秋自大學博士旬外補出守荆門癸酉歲造朝除湖南
提舉常平茶鹽乙亥歲除潼川府路轉運判官丁丑歲
除本路憲戊寅歲除成都府路轉運副使己卯歲兼權

茶馬庚辰秋除總領四川財賦到官既已踰年每有申
陳荷朝廷采錄得以粗免曠敗非不欲益鞭駕鈍以赴
事功而入春以來愈更得病一卧閱月職事妨廢昏忘
羸劣勉強不前若不展盡區區投誠于鈞播必致顛濟
上誤使令伏念某入蜀八年私計多所不便些小生事
并諸親戚皆在台州第二兒說昏多日過時不得畢結
第三兒將婚一女及筭留滯遠方莫議姻對奴婢隨行
者久而不贖妨其丁壯朝夕聒聒在人情亦所不堪犬

馬之齒明年六十求田問舍正爾茫然雖一身叨榮冒
膺寵祿而以一宗論之寔皆不得其所老夫老婦常嬰
疾疢每慮一旦溘先朝露其為狼狽何可勝言中夜念
之心如焦灼方聖君賢相在上萬物必遂其生如孤蹤
跋扈如此誠仁人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悉數前後官
蜀之人無如其之久見今在蜀者亦無居某之先累政
總領去留又近歲月可考顧今重兵對壘供饋方急豈
主計者援例求去之時敢不且竭衰疲終此調餉候邊
事稍定應辦無闕乞加憐憫陶鑄一宮觀差遣使十五
年流落之身畧歸東南了畢嫁娶整葺生理以寬投老
之憂庶幾心志和寧得從安養則桑榆暮景盡出生成
感戴恩私何啻蓬人之復起羈縻之見釋也未委溝壑
問他日或別有驅策死而後已其敢有辭預布腹心情
辭迫切不勝惶懼祈哀俟命之至

論運米充備邊朝劄

某竊見蜀中邊境見今無事而界外所傳如河中聚糧

渭水搭橋僉軍刷馬之數莫審虛實亦未測賦意所向
吳少保宣撫四川軍事有所統一謀謨深遠得宜非特
可以制敵而本所亦差易酬應幸甚幸甚某前者欲起
秋成增糴軍食而利閭倉廩不足多容遂於合支并橋
之外運米十萬石往興州寄橋一以備倉卒二以張聲
勢三以省教言吳少保甚以為喜米船至興州岸通吳
拱移屯老少萬數十人正得乘載不然合用三百斛船
二百七十餘隻邊遠豈能遽辦一行人兵到和州種種
為之區處應副周旋而去又行下經由去處預備津發
得無踈虞近收吳少保書錄示廟堂鈞翰并北使語錄
示大軍一動糧道為先某又許運米十萬石見行起發
伏乞鈞照

措置備邊餉餽劄

某今月二十九日伏准宰執通僉劄子備到北使奏陳
語錄五月二十二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諸路都
統制并沿邊帥守監司照應事體隨宜應變疾速措置

務要不失機會某已恭依施行外今有本職合行申稟
事件畫一如後 一川蜀前來用兵都轉運司領其財
賦而隸於宣撫司如趙開輩皆宣撫置其所厚宣撫司
有便宜都漕司依倚而行以為一切之政故粗能應辦
是時兵統於諸帥財領於都運而宣撫使兼總之後來
朝廷改置總領實分版曹之務倉庫皆以戶部為名而
以朝臣奉使趙不棄初除四川總領日申盡一項云昨
來張成憲應副韓世忠錢糧申明與宣撫別無統攝止
用公牒行移乞移張成憲已得指揮朝廷降旨從之自
是兵與財賦各有使司勢若提衡輕重相濟東南二總
領責任差輕又朝廷在近凡事有所倚重匱之可容白
乞蜀在數千里外奏報往復動經教月與東南事體不
同近朝廷以吳少保為宣撫而應干事務令王制置同
共措置且量事繁慢移司近吳以便計議四川軍事有
所統一甚合事宜是則宣撫制其兵制置共其謀而總
領主其餉饋兵未必曰交謀未必曰用而餉饋則一曰

不可有闕在今日總領所憂責最重了辦為尤難也四川自改總領所以來未經用兵一旦有事與當時不同恐或諸司各有申明不相參照朝廷行下臨時難以酬應又最所吝惜者財也最所貪愛者亦財也總領一司於郡縣則急其入於將士則裁其出職事所行大抵皆拂逆人情為眾怨之府若非朝廷主張假借使有以自立則緩急之際殆難以財賦作主事關軍國利害非輕今吳少保忠義體國兼愛軍民王閣學明達憂時務循法度皆與某心腹相照可容協濟顧朝廷分司危職非為一時當計久遠處分分明則易相調護各得守其職分矣 十紹興八年七月十一日指揮川陝宣撫司合用錢糧萬數浩瀚都轉運司自合體度科撥應副緣見今置司去軍前頗遠難以應辦理合措置奉聖旨都轉運司可於利州置先時置司成部令總領所戶部倉庫糧料院並在利州職當科撥應副若大軍一動其般發轉輸須合有隨軍轉運前此或有諸路曹臣兼充或以宣撫司

參議官為之令三都統邊面皆屬利路漕臣緩急全賴協濟責任最緊須置兩員更迭出入庶不乏使仍宜得強幹有風力者為之其餘三路惟夔路見今兩漕成都潼川各止十員更朝廷詳酌一朝廷遣王官出使盡總四川財賦以軍馬錢糧為職事或有出入自當竭力應副不容闕乏若與將帥故為異同不體緩急使其無以赴功致誤國事何說以辭誅罰然主兵者亦當恤其有無凡所須索酌度緊慢據實闕報事通商量則易

於應辦若乘倉卒之際或相促迫臨時必致狼狽朝廷宜加訓諭使同心協議體國從長事如一家無有彼我則功無不濟矣一用兵對敵有攻有守蜀中自守之策蓋已屢試應干廢用祖有準則若欲出師擣虛以為牽制則與守禦事體不同其糧運遠近士卒多少經由去處計司須預聞梗槩以為支備乞行下宣撫制置司照會一據北使所奏今年九月末北主巡臘陳蔡唐鄧之郊明年二三月方來京兆若秋冬以後王師迎

擊於東蜀兵牽制於西遂能殄寇於淮漢之間固大善
萬一游魂闖陝則蜀中末年所備愈重日月尚遠何以
枝梧自某到官多方經畫催驅州縣務要辦而不擾上
半年比較諸色所入已多於往年最高之數二百餘萬
引其勢極矣不可復加所入雖增費出亦夥只發吳四
廂兵老小三千人并運州寄橋米二十萬石水脚錢及
一兩處移屯等已合添用一百一十八萬引有奇其他
雜費尚多難以悉舉諸軍闕請器械帳幕旗幟之類方
來而未已皆常歲所無有將來調發之數皆不在此今
於經賦之外既一毫不敢有取而東南用度至廣臣子
之義所當休國非甚不得已豈忍煩涸朝廷以此日夜
憂恐未知攸濟伏惟鈞慈俯賜矜察

論四川將士銳於立功朝劄

某竊見四川諸軍士氣甚振人有奮心諸將銳於立功
可以決勝非尋常之比敵政殘虐關中百姓不復聊生
皆思內附必有土崩瓦解之變聞東南彼已之勢亦然

誠千載之一時此間將帥士卒惟恐賊勢沮縮自憂內
亂復有通好之請朝廷從之仰惟廟堂成筭素定而遠
方人情事勢必所欲知故敢輒以上稟至於軍須應辦
目今並無闕乏枝梧調護之難不敢具述若涉大水未
知攸濟伏望鈞慈特垂鈞矜察凡所申明如或可采乞
早賜施行

漢濱集卷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總校官編 修臣吳裕德

檢討臣徐鎰

校對監生臣童潛

漢濱集

卷九

書

上綦侍郎書

某聞南山之阿有異木焉萌蘖以生總數寸爾已有鬱
然撓雲之勢不幸壓於土石拳感不遂將失其性又適
時之旱暵泉乾土裂孤根熬焦然且死俄而有泰山之

宋王之望 撰



卷九

漢濱集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十六百三十一

雲蒸布太虛將徧雨乎天下百穀草木畢仰其澤而是
木也尤汲。烏夫雲之降時雨以潤物固其職也非有
私乎惠物也物之仰雨以生亦其宜也非有私乎求雨
也然是木也於衆草中獨汲。烏欲亟蒙其澤者何哉
盖因於積年之壓重以三伏之旱抑屈枯悴非他草木
比一日二日不雨殆將死矣則三其情豈不急而可憐
哉今有人不幸而類此者其生於世二十有九年其立
身行己積學著文雖不敢妄意古人亦不肯自後時輩

弱冠遊太學屢以不腆之語濫處士游丙午試于秋闈
亦在異等此顧何足道然倘一得獻枝于禮部待問于
天庭雖不足以爭步英豪追蹤晁董至如韓退之所謂
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者誠不自揆妄以為庶
幾焉奈何遭時不祥仍以家難流離憂苦不得試其藝
者已七年于茲是以在此若乃訛評時政詆訶公卿出
位而謀居下訕上以僥倖萬一則又某之所不忍為也
以此飢寒窮困為當世失職者之最今者迫於門戶之

寄衣食之奉推折素志欲因世祿而苟一官悼心失圖
自愧平昔是豈異夫木之奉感不遂失其本性遭旱而
將死者即伏遇閣下以二卿之重獨總天官自二千石
而下皆銓次於閣下之手士大夫望之若百穀之仰膏
雨也而某事之去留亦在焉於衆士大夫中獨更汲
有望乎閣下者其意非有求乎其私之也蓋以流落之
久資用不足以供桂玉而羈窮之餘錢財不足以賄胥
吏自非閣下特達而哀憐之則旦暮之間且餓而死矣
此所以祈公之尤切而望公之尤深也伏惟閣下雲行
雨施則澤萬物之餘賜之以涓滴則枯莖朽枝不崇朝
而遂有生意雖綿弱之質何以酬造化之施然假以歲
時俾其成材歲寒之資或有可觀者夫叩人急者人必
疑無因而至前者人莫我知今某實犯二忌以進故敢
獻其區區之說欲閣下一知而不疑耳激昂自荐市道
所羞冒昧自陳出于窮迫惟察其肺肝幸甚

上呂丞相書

卷九

某聞古之豪傑之士建大功定大業者往：其人出於
勞苦煩辱之中其思慮之所服習筋力之所嘗試皆難
能難堪之事故一旦得志於天下則其所立有絕人者
昔后稷之播種伊尹之耕稼傳說之版築呂望之漁釣
其事至陋而聖人安之不耻周公文王之子生長於富
貴宜若不屑於世務然七月所陳無逸所戒莫非稼穡
艱難之語堅人豈為汲不自暇逸者哉以為服天下
之勞故可以處天下之逸安天下之辱故可以享天下
之榮也後世士不務實競為浮誕以收無用之空名平
居優游言論風旨足以傾耀天下及丁變故則茫然不
知所為魏晉之際此風尤甚士大夫有盛名而處顯位
者皆號為風流之士以清談而取世資已而夷狄駭乎
疆場姦雄發于朝廷盜賊起于山林則向所謂風流之
士者皆顛沛失據身死族滅而國隨之如司馬懿劉淵
石勒之徒一世巨猾其强悍堅忍之性固已備嘗險阻
周知情偽而何平叔王夷甫之流欲談笑而當其衝是

猶深閨曲房窈窕女子抗強暴之侵陵豈不殆哉本朝
承平既久士風凋弊浸：有魏晉之風是以國家不日
引不月長陵夷而為靖康之禍此有志之士所以歎息
痛恨于前日也恭惟閣下英姿傑出獨立一世不為風
俗所移方天下以浮虛相高侈靡相尚之時獨儉素是
守勤勞是務有識之士固曰天下無事則已天下而有
大事則排難而解紛者必公也及其功存社稷位冠郡
后於人臣無二矣宜可以安處於富貴然於天下勞苦

煩辱之事猶身親之孜孜焉勉焉若有督責而程課
之者以是知閣下勲烈巍誠非偶然其康濟之資經
綸之術皆其平昔之所安行而天資之所固有非矯揉
活激而為之者也此所以出入將相蔚為宗臣而豐功
茂績無愧于伊周者歟某衰漢之鄙人自幼讀書好考
古昔之所以興衰成敗之迹常怪魏晉間賢人君子相
望於朝而不免於滅亡及讀孟子見所謂天降大任必
先勞苦之說然後知魏晉諸君子所以敗其後身更近

世之事而目觀其靖康之禍則益信孟子之知言而遐
想伊周數公於數千百歲之上恨不得執鞭其時也今
者伏遇閣下暫解机務均逸祠宮實來是邦而某之賤
事在焉欲掃舍人之門有日矣自惟疎賤屢進屢卻既
而歎曰伊周數公冢中朽骨顧遐想於數千百歲之上
而近不一登相公之門是何異夫捨吾之矣而嗜秦人
之炙者哉於是自忘其僭易之罪踴々然而來庶幾一
造塔墀望折衝之姿聽練練之語以激懦衰而快宿志

焉若其見辭于閣人得拒於典謁則命也伏惟進退之
幸甚

上宰相書

某聞唐虞之道孔孟之學率變稷契之事業初非二物
如冶金錫以為器用烹羊豕以為膳羞本末雖殊其實
一也書稱克舜禹臯陶之為人皆曰稽古伊尹樂畎畝
起而相湯格于皇天後世不知道為何物不知學為何
事稽古之烈格天之勲判為二途其間亦有豪傑之士

因時乘變能成就其功名者然考之聖賢之事業終無
黼黻宮商之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而至於富有
之大業日新之盛德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繼之以化而裁之之變推而行之之通舉而措
之之事業陰陽者物所由生形器者事所從出道兼陰
陽冒形器則凡天下之事物幽明巨細動靜出入變化
云為萬殊不齊孰有能外此者濬其源而流自清挈其
本而未自舉矣故業大而富有德盛而日新變通至於

不窮而事業著乎天下此聖人經綸之極致非浮虛無
用之空言也乾之九二以利見之資處人臣之至盛德
博而化天下文明孔子翼之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聚
者聚此者也辯者辯此者也傳說之誨高宗亦曰王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允懷于茲道積于
厥躬由是言之經世者必以道致道者必由學所得有
淺深則所發有大小顧其淵源為何如耳恭惟某官道
為王佐學為帝師所以治其心養其性齊家治國者粹

然一出於六經蓄而為德則剛健篤實極乎輝光之盛
發而為文則純正簡古合乎典謨之言曾參之忠恕孟
軻之剛大子思之中庸貫為一條誠明白而自得雖功
蓋一世貴窮人爵於書無所不通於理無所不閱而机
政之外猶皇：馬如不及其終始典于學自周公而來
未見其比也故能智先著龜節貫古今信行蚩顏勇過
賁有赴危難而不懾歷困厄而不挫臨机会而不疑入
紛糾而不亂享天下之富貴而不淫極天下之功名而
不驕始焉以天下非之漠然如無聞於耳少焉以天下
譽之泛然若無介於心此無他有道於此足以制事物
於冥：之中而不為事物之所制焉故也然則天下之
事業有盡而相公之學術無窮其功德之已陳於天下
者特曰事而應之者耳事之未來應之未出者天下惡
足而知之譬之泰山出雲人見其氤氳變化合散端不
崇朝而徧兩天下以為至矣而不知精華亭毒之氣蓄
於中而未出者多於見乎其外者也某曩漢之鄙人幼

志於學行年四十未聞大道何足以仰窺盛德之萬一
抑聞達巷黨人以里巷之流一見仲尼喟然嘆曰大哉
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著于論語天下至今誦之某雖
不肖託于鈞播有年矣歲在戊午初忝科第兩蒙呼召
獲顧眄於稠人之中今茲改官又承借重諸公猥賜收
錄比之孔門雖不足與高弟齒至自附於達巷之黨人
則稱夫子之大不為過矣雖然董仲舒以達巷黨人為
不學而自知益資質之美有絕人者使留受業於門則
其於高弟亦庶幾矣惜乎不知出此一言之外後世無
傳焉若某者資不及而好學之心自謂過過之誠得朝夕
門牆之下益聞見其所未嘗則他日所得於相公之道
必又有深於此者不止於一言而已也不識相公果能
敢之否乎小子不敢自幸謹獻所為文一編辱賜覽觀
或有可采冒瀆鈞嚴戰慄無地

上宰相書

某聞下之事上莫貴於用情、之所在求之而不為貪

辭之而不為矯取舍之際無適不宜昔孔門弟子或欲
干祿或不願仕吾夫子因而遂之進退無訛焉誠知其
心無所隱於我也彼世之士忠信不足而誕有餘陽為
名高陰趨勢利范汪志干時用託省兒墳杜淹欲得美
官反效隱者心迹相反以偽釣奇真治世之罪人也獨
唐韓愈以古道自信不卹時議上書宰相以布衣求官
其言曰可舉而舉焉不必遜於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
必慮於自進也既斥潮州作表哀謝稱己之長其自處

于君相之間誠可謂較然不欺者然為國子博七三年
不遷既不能恬於進取默爾無言又不能吐露肺肝卓
然自結其作進學解委曲以致其意雖當路憐之自此
稍進亦不得謂之誠矣豈愈信道不篤為流俗之所移
邪抑當時執政者不足以誠告之也某誦之久矣向自
下士未不因紹介負其不腆之文仰干典謁相公收之
於泥塗窮悴之中使教育天下之英才自惟疎賤無能
濫被器使夙夜磨礪思有以自効當官行己如相公之

身臨而日矚之立見於前乘見於衡蓋五年於此矣上
自朝士下至諸生無一人親戚鄉閭之後惟恃思紀以
追譴訶安全卵翼之恩一毫未報豈宜僥倖苟得更
所干請哉但以淵源之地風波易動指目為多不才之
人久此叨據嘗恐不免於戾上站陶鎔欲布腹心未敢
率爾不調相公特軫鈞念俾得自言尚可默、畏避懷
不盡之意乎如某之寒相公知之舊矣居官得祿猶不
能自給今終更在途故鄉不可歸挾數百指之累將安
之邪又一寡居表姊近携孤女遠來任其嫁遣之責其
勢尤迫若於此時不能一鳴其情足蹈韓愈之失而不
以吾夫子待其門人者望吾相也而可乎伏惟察其區
、之誠終始矜憐昇以一宮免待遠次則啼飢號寒之
屬庶不殞於溝壑其恩德之小大輕重某宜如何報也

上宰相書

某聞善論詩者不專取其文詞必觀其志而聽其音傳
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曰情發於聲、成文謂之音

若七子所賦賦韓起知其吉凶觀其志也列國之風季札
察其治否聽其音也惟是二者有氣焉行乎其間氣之
感志與音必應之是氣也非一人為實與天地萬物相
為流通頌所感者如何耳治世所感其氣和亂世所感
其氣厲是以善觀詩者於音志之外人觀其氣焉且詩
本以厚人倫美教化而變風變雅往人因一己之不得
其所以發為憤懣以訛刺其上孔子何取焉蓋世當亂
亡人憶哀思怨怒之氣賢人君子特因己所遇聲之於
詩觀其詩則當時之所感者可知夫聽倉庚者知春之
和聞蟋蟀者知秋之肅此物理之公天道之自然也詩
之美刺大率如此是故樂而不為淫哀而不為傷美而
不為詖訛而不為訓喜怒通乎四時合乎一氣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若以一己之屈伸而反其
所感則小丈夫之作也君子無取焉屈原於逐作為離
騷幽憂感憤雖出於一己而楚之風氣著焉不然揚已
露材上非其君下訛同列乃名教之罪人豈足以爭光

於日月哉賈誼當漢文治平之時以近臣出傳長沙年少名盛未為不遇而沈湘弔屈悽然有離騷之風吾固知誰之不長也孟浩然在開元中詩名亦高本無宦情語亦平淡及北闕南山之詠作意為憤蹠語此不出乎情性而失其音氣之和果終棄于明主本朝石守道作聖德頌於慶厯間詞工意直真一代名筆但語激訐而氣不平無寬裕優游之風卒之身罹詆毀而幾成朋黨之禍殆與吉甫穆如清風之作異矣當時梅聖俞以詩名家交游傾一時而仕宦不達其詩乃怡愉溫厚不失治世之音故歐陽文忠王文公諸賢皆以三百篇擬之然則為詩者非通天下之至而協夫聲音之道未足與言詩也某晚學無師願當知好義少年雖遊場屋亦時為之而不得其門後蒙拔擢處淵源之地稍得以潛心詰訓己而出試小壘實古二千石之秩追思前此兵火逃生流離飢寒之苦乃得復見清時與萬物同游於和氣中欣々然愉々然進有尺寸之望退無溝壑之憂

問為詞章以歌頌太平如蛙鳴蚓號不足聞於當世今老
矣志猶在也抑不知擊壤而謠畎畝之樂乎將樂職而
為宣布之詠乎其亦形容功德而鳴國家之盛乎太鈞
所播其必有所發矣或曰游孔門者難為言子言得無
易乎應之曰昔周道既衰王澤僅存而小失賤隸之什
猶有取於聖人今聖君哲相在上風化方隆某又嘗以
文字見收玷師儒之選則感於治世而鳴其和益有不
能自己者矣奮厲而言未足多過惟相公恕其狂幸甚

上執政書

某聞有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故自誠明謂之性
自明誠謂之教聖賢之分正在於此然乾之九二聖人
也而其爻曰學以聚問以辨之坤之六二賢人也而其
爻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與夫所謂生而知之學而
知之者相及焉豈自誠而明者其業亦資學而後成自
明而誠者其得有非習之能致者歟且皋夔穆稷契亞
聖大賢而各守其一官不能相通易地處之未必盡善

則臯陶之刑后夔之樂稷之播種契之敷教皆其性所
長得之於天非習而後能者不習而能則誠明自得弗
勞而功何所往而不利恭惟某官以超衆之資聰明所
照了無不達一旦出遊場屋待問廣廷條其所對無非
當世要務應敵尋常之語不挂一詞綜練之文皆可舉
而行也及歷要津掌絲綸典禮樂皆曲擅其美卓乎無
前以至典章法今之微文錢穀甲兵之大計一歷于耳
悉暢本原雖老于厥官能善其事者自以為莫及嗚呼
此豈習而後能者哉公學根於天得於不習故嘗竊窺
盛德以為合於坤之六二順而正靜而安名蓋四海而
心不矜才高一世而志不溢氣之所養浩無端倪確乎
直方至大充塞為臣為子莫不各盡其道易所謂不習
無不利者於公具見之夫六二之賢雖曰不習而能敬
以直內義以方外蓋輔之學者如此我公之道雖曰天
得又能粹之以六經之源滋之以百家之流深造孔顏
孟軻淵奧不傳之宗則公道德之所至勲業之所期其

可量也哉某向者叨官于朝以時進見聞聲歎待儀型
退而清心日有增月有得也一去門下五年于茲汨沒
簿書米鹽之間舊學荒蕪頑然為俗吏仰惟師範邈焉
有霄漢之隔然立見於前乘見于衡無一日之忘鑽仰
也今者解秩造朝深身沐德復擁尊先生之門不知與
之進乎否也若得振衣趨隅一瞻鈞座庶幾攀鱗附驥
不為小人之歸何其幸歟非所敢望也僭布腹心先生
圖之

論部民訴經界書

某契勘四川經界惟潼川一路詞訟最多蓋緣所部一
十五州有行者有不行者有既行而復罷者以此人無
定志各懷僥倖一夫鼓扇十百附和每縣易一令郡易
一守監司易一人則境內紛然牒訴叢委或訟初行之
日保正者長因界量而受賦或訟既行之後案吏鄉司
以走弄而取賄牽連枝蔓必不可行所訴增重之數多
至十餘借少亦不下兩倍考其事實皆未必然若監司

守令姑務持循則不過取會行後受其煩紊而已或者
未詳情偽喜任更張則信其偏詞便有損益縣不稟州
不告監司監司不以聞於朝廷鄉異邑殊前行後止
賄賂狼籍請託公行夫陷賦租害及貧弱使經常之賦
無復定制如是者八九年矣某前備員轉運判官奉詔
看詳指置經畧利害因上便民事內一項專論經界乞
將本路不均甚處委監司一員與所屬守令委曲計議
各以事宜從長措置仍選見任官五員農隙月分詣
諸縣逐鄉受樓人戶詞狀其所訴元初打量步畝定驗
土色不當增減稅數至五七分以者上會集衆戶如推
排法互相指決以衆證為定不伏者再為界量若是未
經界買賣田業不曾推收及隱寄詭名之家自當歸併
而非經界不均以致重輕者更不受理逐縣經界所稅
有溢于舊額者以額外之數與增重人戶通融均減既
已奏聞又具狀劄繳申廟堂伏蒙僕射相公特賜主張
取旨依申如有人戶論訴去處照應前後指揮施行某

遵依前件聖旨遂令逐縣勒鄉司先將未經界前一年
并經界一年新舊稅簿逐一較對取見新稅比舊增減
及五七分以上人戶具帳供申不得追集人民有所搔
擾其以前人戶論訴多是虛詞濫說不可憑用遂修立
狀式雕版印造分送諸縣曉示百姓如不願裁正更不
須下狀若願裁正即請買狀式具實書填經所委官投
押若有指決不得過三戶再限一月出限更不受狀自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後選差清彊官分詣經界不均縣

分裁正其詞訟不多去處只就本縣委官緣本司所立

狀式關防周密杜絕弊幸無所容姦

狀式已具冊內其從來妄

狀鼓扇煩紊官司之人皆不復欺誕濫有披陳以致詞
訟不煩某又疑縣道及所委官憚於裁正抑遏百姓不
令聲說累次嚴行約束及密切詢訪委是少有請買狀
式之人亦有書填不行既買復還者據所委官申皆只
就縣受狀不曾下鄉樂曾追集百姓多是以逐處溢額
稅數與偏重人戶對減民間亦少相指決雖間有被決

增稅之家亦情願承受別無爭執以此田畝並不曾復
行界量吏民並無責罰公私無毫髮之擾未結絕間某
蒙恩就除提點刑獄公事遂申尚書省乞就憲司結絕
於今年三月以前並已了畢溢額稅色組計錢四千八
百五十餘貫莊租麥四石有奇對減稅重人戶五千六
百八十五戶用人戶科法狀推排減偏重稅八十九戶
增偏輕稅一百六十六戶出已榜曉示百姓認定供輸
自此永絕詞訟方推行之始人見其事體浩大皆謂爭

訐必多收之為難及狀式一出姦民往々引退訟牒甚
少異論已息然猶疑有所駭動非一二年未易遽了已
而略無一事數月而畢皆翕然帖伏自非僕射相公聰
明遠燭洞見萬里之外兼收博采不以人廢其言則一
方宿弊豈能盡去今已其錄奏及申尚書省又繕寫成
冊投納府第以便省覽某自入蜀以來日為經界詞訟
所擾深疾姦弊求所以安人息訟可以經久之策甚詳
每士大夫陳述百姓訐理人人與之論辨參稽講究備

見本未踰年始敢上聞既蒙朝廷聽委則說諭守令選擇官僚審謹而行若今後官吏士民尚敢扇搖欲復行舊稅以疑誤百姓者乞從所屬具事因申奏重寘於法庶幾遠民得安業一方幸甚其普州安岳一縣不均最甚措置裁正比宅縣尤為詳悉已別具劄子申呈并乞鈞照

與殿帥楊郡王論兩淮移屯利害書

某比承鈞旆之來得以款誨欣慰無量奉違信宿已深

傾企述中兩辱誨示益認春勤即日雪晴苦寒伏惟折衝有相鈞候萬福承諭張馬帥已離和州既不可回且令來長蘆又令員琦與宋采來瓜步想此經畫非鈞意之得已然其利害前日商量甚詳宜更審處大敵在近而軍無定處旋營寨柵楊州所患兵少勢孤今復員琦宋受遠去和州見憂敵人窺伺今復移却張守忠郡王重臣宿將語練兵机似此果無後慮否軍旅之事某未之學也深以為疑大軍臨敵豈可數：輕動張守忠既

來長蘆未應遽回且徐、圖之員宋若尚未動令往揚州如何圖事至重苟有所見不敢不以忠告尚幸裁處餘冀保重前膺冊拜

與李侍郎書論兩淮兵屯

某前日常獲承教慰甚遽復睽異傾企如初即日雪後寒凜伏惟台俱萬福瓜步却依前議深以為憂想只為張馬帥既來長蘆不得已而為此然馬帥之動既已非策若更以員琦宋受來瓜步恐又增一失勅敵迫近而

大軍數移可為寒心員宋不屯真州上意也不令在真州則當往六合揚州今却令往瓜步緩急之際聲勢不相接奈何某採訪於人皆以員宋往揚州為得策淮東兵合於揚州則軍威自震且六合有所資若令往瓜步去揚州更遠雖與六合相近恐未必能相救援張中忠移屯之後和州一帶空虛亦甚可憂侍郎深宜婉畫今張帥業已到長蘆若宋員未動且令往揚州如何大抵規模須要素定先自擾、則為賊所窺非計之得也侍

即其審處之

回潼川續漕書論西路漕司財計

某辱教翰殊用感慰某到此忽將兩月公私哀：加以衰病厭倦日甚西川弊蠹十倍東路州郡無科約者十年矣非法出入歲：增多雖朝廷累行蠲減而實惠不及百姓民力日困一日可為太息州縣平時只稱闕乏近集官吏就司打笑皆有餘而無不足大抵守令亦自不知其財賦之根源前後循習上下相蒙雷同一辭以

為公私之耗今既為之均節彼方自省矣其間妄用無有紀極所謂江河不能給漏卮也若此何緣得足夫人不以為便謗讟必紛：有聞幸以下諭吾輩既受一路之寄義當以身徇職豈復容心於毀譽之間也幸察

再回續漕書

某比馮運幹行欲附問自前月以來忽苦腹病億甚坐是稽於修謝豈勝愧慙此事所傳或緩或急日日不同皆不可信姑務自治不必伺敵人之動靜以為喜惧自

治兩字誰不知之若問其所以自治固未必能言縱能言之或甚高難行而不切事情或瑣碎而不達大體求其真可用者幾何人哉宜乎人以為書生之常談也要之臨事然後見人耳病倦不能多及

與徐左司論軍須錢書

某萬里相望稍疎具記可量瞻嚮某猥以不才謬當西蜀之劇任適丁兵與大軍十二三萬人與寇相持者半年孤立一司獨抗三邊費盡調護諸帥幸皆無事而湖

廣總領所橫相侵迫殊不曉所謂方此擾攘尤費應酬蜀中向發吳拱下三千二百餘人數百匹馬隸鄂州軍各借請三月去矣朝廷令吳璘限一季招填則已無此額而湖廣申請將元額衣糧草料從蜀中應付津般之費歲計五百六十餘萬引此為可行乎自古未聞水陸三千里按月調運供運也朝廷以給降湖廣米五萬石銅錢三萬餘貫銀五萬兩儘可支辦又有指揮如不足許于軍前應于椿管錢米及附近州軍不以有無拘擬

錢物內移運支遣何苦力欲困厄于西蜀此其不可曉者一也朝廷許湖廣于二十九年四川發赴行在銀內截撥錢五十萬貫計銀一十五萬餘兩四川已發過銀二十八萬餘兩湖廣若行截發不患不足彼其不能違管押官之懇請容情放過却一向責辦本所催乏有此其不可曉者二也又欲兌三十一年經總錢糧銀五六十萬兩二年共有鈔錢一百二十萬貫川價約買得銀十七萬兩而止夫何誤以彼中銅錢筭計况百二十萬貫已發過一百四萬七千餘貫未發僅十五萬餘貫鈔錢而欲兌銀五六十萬兩此其不可曉者三也去年朝廷再令拘截四川經過錢銀五十萬貫此項亦合作銅錢筭計為銀十五萬兩湖廣乃併應副江州戚方錢三十萬貫紐作八十萬貫欲銀二十四萬二千四百餘兩殊不討究戚方錢三十萬貫即係兩年經總錢一百二十四萬鈔錢之數差誤抑又甚焉矧此五十萬貫一項四川已發過銀二萬六千九百餘兩金二十餘兩緡三

百餘匹馬得有銀二十四萬餘兩乎此其不可曉者四也今已通發過數言之所欠甚不多乃欲先兌那銀八十萬兩果何所謂朝廷元降指揮係每歲應副江鄂州錢六十萬貫據未起錢數行下合起官司兌那所謂合起官司乃四路憲司耳本所初無與既無未起數目其將何自兌那凡所申請分毫無是處朝廷不曾勘當便為施行四方萬里何所赴愬軍期急速豈不誤事耶幸從都司詳酌呼上部吏當面詰問頃刻可了殊不難決也本所每有也申明皆某乎自為之字、有歸事、有理試一觀之自不逃乎聰明辱垂領畧幸甚

又與徐左司書

某劄中所陳特道理云耳道理之外更有不可顯言者四川諸將應有需索本所必格之以法後亦知本所用度多而儲積少故不敢以為怨今見以百數十萬應副他路則必忿恚解體何所不至昔魏博節度田布以魏兵討鎮軍于南宮度支饋運不繼布發魏博六州租賦

以供軍將士不悅曰他日用兵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
刮肉與鎮英雄死生雖尚書瘠以肥國魏人何罪其牙
將史憲誠陰蓄異志乘隙得間因以搖亂布軍怒不肯
東衆遂潰今日之事得無近似之乎恐朝廷偶未慮及
此耳某敢以死守之若得以此罪去誠所甘心也

通何內翰書

某去秋遣人具問正初人回復領教翰不勝感慰西鄙
自去年九月敵犯寨應副軍事曉夕不得休息者兩月

向後稍定孤立一司獨抗三邊與賊對壘半年于此矣
供須調護之難更不待言只以東南事勢視之此則可
想也一事失當便觸禍机所幸區區素定應合于用軍
須率皆前期辦具上自宣師下至將士無不悅服諸軍
有意外之求一切格之以法彼知一出于公不敢怨懟
而四川之民常賦之外一毫不斂約束州縣不得假託
軍與為名擅有科敷以此郡縣不知用兵百姓安于田
畝如太平時熙熙然其如解嚴未有期不得不愛養民

漢書
力以固根本庶可持久蜀人易動難安官吏並緣侵刻
何事不有幹旋計慮倍費心神未知攸濟閣下其興憐
否某敢冀而不取必也尚祈洞鑑

回朱都幹書

某辱云劄目見咎不科敷百姓異哉足下之言也本所
以財賦為職事應副諸軍自當竭力若是軍須闕乏有
功將士合賞但于王少卿取辦可也至于科敷不科敷
他人何預哉僕中原人蜀中無一毫生業亦無親族寓

居其不科敷何私于蜀蓋以大軍十餘萬衆仰給于此
不得不愛養其力否則三軍坐困矣知足下輩月俸歲
廩不從空虛中來亦知其所自乎朝廷德意深厚每務
寬恤東南調度如此亦不聞斂取于民四川獨可橫賦
乎國家養兵所以保民而足下乃謂軍民不兩立恐非
安民和象豐財之義又云用兵本約兩月今已四箇月
然則解嚴未可期也若本所當時便徇諸處無藝之求
只作兩月計則今日何以支吾事未可期則所費無限

不但愛養民力以脩方來之須將如異日何僕之不歛
于民力所以為諸軍也用兵百三十日糗糧草料銀絹
錢引所在委積未嘗之與而足下乃爾云云不知軍行
出入柯處闕錢糧何處闕草料累次唱犒並朝廷支賜
自是諸軍應報稽緩字文總到所止便給散略無留阻
祇須俟有功諸軍既無功狀本所憑何支破散闕前攻
不下聞自有說莫不為無銀絹錢引否不知散闕是險
固不可取乎是有可取之理而無銀絹錢引之故士卒

不用命乎若可取而士不用命豈討司之貴必有任其
咎者况聞攻闕之日死傷不少則非士卒之不用命矣
自來兵家行動若追撓無功多是以糧道不繼嫁禍于
有司以自解亦未聞以無堆塚賞給為詞者也國家息
兵二十年將士不戰竭四川之資以奉之一旦臨敵更
須堆塚銀絹而後可用則軍政可知矣且如向來和尚
原丁劉圍殺金平諸軍大捷近日吳宣撫取方山原秦
州等處王四廂取商鞏等州吳四廂取唐鄧州亦不聞

先塚銀絹始能破敵也朝廷賞格甚明本所初無慳吝
如泰州始平之初得宣司閔狀即日行下魚閔支散何
嘗稍令闕誤兼魚閔簽廳所備金帛錢物充盈庫藏宣
撫不住閔撥豈是有無搯辦耶禎生民膏血不容無功
而得耳假令僕重行科敷積金至斗諸軍衣糧犒設支
賜之外若無功效一錢豈容妄得哉若果有功亦豈容
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賞乎諸軍但務立功無患賞給之
不行也但管取足無間總所科敷與不科敷也劉晏歛
不及民何害李郭之勲李晟屯東渭橋無積資輸糧以
忠義感人卒滅大盜足下以書生為人幕府不能以此
等事規贊主帥而及咎主人以不歛于民豈不異哉九
月以後與元一軍已支撥過錢引二十八萬道銀絹二
十匹兩而糗糧草料與犒設支賞不與焉亦不為不應
副矣若皆及討士豈不可以立功有功當賞而未得者
何人也朝廷分司庀職各有所主而于財賄出納為尤
嚴經由檢察互相閔防所有屢降指揮凡有支費宣司

審實總所量度此古今通義而聖朝之明制也足下獨不使何哉來書謂攻散關時若得銀絹一二萬匹兩錢引一二十萬道橋在鳳州有此重賞而賊不破滅無有也椿在鳳州與在魚關何異方撫以攻守之策會問節使時亦不聞以此為言今散關鳳翔米破足下可與軍議取散關要銀絹引若干取鳳翔要若干可以必克本所當一切辦集足下可結罪保明具申當以聞于朝廷如克敵而賞不行僕之責也若本所抱認而不能克足

下當何如僕前後見將帥多是忠義赴功捐軀報國之人只緣幕中導之或非其道以至害事如姚帥之賢固不肯妄聽然足下自不應為此異論也萬一朝廷聞之得無不可某嘗備員劾荐預有恨焉且宜勉思婉畫審重語言勿恤小利以敗大事但得主帥成功足下復何求哉信筆不覺喋々幸魚照

與吳宣撫論出征將士書

二十日具乎劄上賀必已呈達自後腹疾再作中脘

疼痛妨于詒言今日只差滅殊羸劣也少意拜稟大散
僧原已得陝西無不下之理傳敵人遁去若非設計必
有內變也今則惟在慰安閔中以收人心切望戒戢將
士毋殺戮毋剽掠廣宣朝廷德澤以救遺民于死亡之
中前所遣紅巾本欲令擾劫賊寨小人無知聞間有作
過者宜多出榜文禁止令其速歸不歸者聽百姓剿殺
諸將立功之人若能不犯吾令常賞之外更特與優加
犒勞費三二十萬引不妨本所雖用度至廣亦當那融

應副若故違約束雖有功者亦深治之如此則威德盛
行人誰敢犯此皆鈞慮所及或已施行何待他人之言
某所以僭易者蓋同舟而濟休戚寔均深欲門下成此
一段功名耳力疾作字不謹併乞照察幸甚

漢濱集卷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濱集卷九

漢濱集

卷十

書

回吳宣撫論退師書

某二十四日在金牛辱二十三日所賜平帖知鈞旆已
還何池不勝感慰賊終聞和議不審虛實即日引遁其
畏悼可知但我收復環原會州却在退師之後賊懲前

宋王之望撰



卷十

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敗能復與我爭否今大軍且在河池相近屯泊邪其各分番歸元來營寨休養戰士度何時可以復出敵知吾回軍故與不敢却未侵犯新復州軍使司必有文字聞於朝廷畧願知其梗槩庶幾不至抵牾

與馮編修書

某頓首比承選參樞幕結課歸班想遂有峻除便登要近也敵酋自斃天下大慶狂暴之極勢必至此前年元樞書固嘗言之果如所料爾後累月亦不聞諸軍乘勢

深入投機之會似稍失時或戰或和進退未決師老財費定當如何取地甚易保之實難要之不大殲其衆未可議恢復也大駕至建康士氣必振將帥有能摧鋒而前者否回鑾在何時蜀中事言之不能盡敵尚扼散關守備甚固歲前吳宣撫使姚仲攻不克遂令將三萬餘人出秦亭以攻鞏州又不能下此月初退保甘谷城遣偏將戍秦亭應接洮蘭又取河州見圖熙州與德順軍王顏之衆分屯商鞫陝華四州間鞫華為賊取賊去復

得之陝州亦被攻犯事未可保我師十餘萬衆與賊相
持半年於此矣供輸調護之難不言可知事變之來千
端萬緒一或失當便觸禍机處勢艱危無甚於此蓋蜀
中向來用兵又吳為宣撫諸將受其節制而主財計者
皆其腹心之人故誅求可節應辦差易今搃所以孤立
一司有限之積應三軍倉卒無窮之須朝廷在遠無所
倚重雖使古人居此亦未必無悔况如不肖者哉兵家
舉措事乘勝而進自取功名逗留則稱糧道不繼嫁禍

於有司以自解僕皆先事辦具要使無以為詞當與者
雖多至數十鉅萬而不吝不當與者一錢不可橫得裁
之以制應之以權而守之以義不驚不懼遲速惟宜亦
可謂預矣罷兵日久敵忽犯塞警報倉卒事皆創行晝
夜不得息者五十餘日水航陸負自利州至魚關五六
百里之間相踵不絕而百姓不與其勞人皆駭異糧糗
錢帛所在樁積未嘗相乏士衆悅服而吳宣撫九見推
重腹心相照稱歎感激不容於口以謂前後軍興餉餽

未有如今日之裕然者也然而四州常賦鹽酒之外一
毫不歛惟利路以迫近邊界調夫於關外運糧勿已蓋
有不得已者洲縣門約束素定絕無行移而贍軍歲入
絡繹而至爭先取羨以赴期會本所未嘗遣一卒差一
官追一胥起一獄以相迫促也歲終糶本折估比較租
額計增二百六十餘萬引比近年最高之數增三百八
十餘萬引嗚呼極不可復加昔李巽為度支鹽鉄轉運
漕職一年征課所入如劉晏之多明年過之又明年增

一百八十萬緡以今視之可無愧矣此皆朝廷采聽信
任之明四路同志心協濟之力僕以不才得免曠責豈
非幸耶兵與之初諸將各營山寨般糧運帑為保險自
固之計興元驚擾尤重守官者往：逃遁而西流言相
怖遠近惶駭人人莫有固志雖東西路亦有啟謀移治
者相勸僕遷避者多矣蓋利州無兵之可守無險之可
持也僕謂此戶部倉庫所在其中貯積甚多既不容搬
運吾將安往事若不測亦以一家狗於此而已矣因奏

然不動處之若無事時且立賞罰禁止官吏之奔竄扇搖衆心者於是人情翕然安定自劍而西如不聞有兵郊邑間熙々然也此不待僕言蜀人皆能道因書畧及耳許丈到闕憂本所之不足請添印錢引百萬渠意甚善此亦未嘗增添恐有幣輕之患姑少緩之近申明朝廷乞陝西行用錢引已依所請今甚流通諸軍不復多邀銀絹大為公私之利度牒五千道總賣十之一二今既減價必速售也官告發及五六分詞訟不息吏緣為姦

有一戶八千引而不到官皆為官吏所乾沒可惜可惜僕之措畫大抵隨事消息以盡變通務在軍民之兼裕供餽雖廣而所費者謂如增價以糴月糧士卒既利而官實得賤米蓋既出戍有添支口食而家小食月糧不盡却得高價以資助征夫又齎見錢就糴於關外四州比之轉輸其直甚減四州臨邊穀米不自保而官為增價以收民固便矣又得此錢以應率歛上下無不利只此兩事自者百萬餘引其他皆稱是也軍行合有糗糧

前此皆諸軍自造數不能多而民被其擾僕夏秋間預
作措置免買四州秋稅造一色糜碁子凡二百餘萬觔
軍中云只食糜碁子亦可為數月之糧此皆前所未有
也凡此等事不可悉數姑舉其一二耳吳宣撫所以深
相照者蓋每事應手殊不費其力也聞嘗諭其將士云
老宣撫時軍食不繼折估欠四個月爾輩所知今總所
錢糧應副如此若不能立功他日何所推托邪軍中多
為歌謠以贊譽不欲焉去耳吳宣撫去冬病作勢頗危
殆人心憂惶十二月後漸平亦一方之幸也自兵興後
軍書羽檄及申奏朝省之文皆僕自親已充棟宇其間
多關利害不能盡致畧錄一軸奉呈可以見其梗槩也
久欲遣人到朝廷實為無暇欲少說則不濟事多說則
不可盡所以懶於發信兼有事公議說不說何所損益
獨於吾友不可不畧述所懷耳僕自別後精力之衰一
年不如一年入春以來尤甚一病閱月不能出今雖勉
強全技梧不行方此艱難又不能使爾求去有劄子懇

廟堂乞邊事稍定陶鑄一宮觀差遣期於必得不然須
致仕而歸幸於未道力為一言也雖有投劄今更納一
本吾友面致之兵用夏間雖見次第終有定議便告下
子文字到此亦在秋中庶可起時出峽不容緩也其私
計之不便劄子中詳言矣吾友以謂僕可留乎不可留
乎朝廷用人未嘗不均勞逸既盡其力必恤其身而及
其家以其去留久近難易開劇比方前人畧相參酌而
垂情焉則足以盡天下人材之用曰某也才吾方倚之
於彼雖此言然初無毫髮異於尋常而徒久置之於不
便之地然則人孰肯為才乎皆如僕之不才可以若果
有才者亦豈肯盡其用乎人臣之大戒以東西南北不
擇事而安之為忠故春秋嚴君臣之分不以家事辭王
事然北山之大夫後使不均輒形于怨刺其詩曰嘉我
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說者曰嘉鮮皆善
也王善我未老乎善我方壯乎謂我之氣力方盛乎何
乃久使我營經四方也其自矜不遜如此若責以春秋

之義自當誅絕而聖人取之以垂萬世常竊怪之及復
思維而後得其旨春秋所以立大法、有所必誅人臣
盡瘁上之人或不加卹在人情豈容無怨下之以情怨
上亦猶上之以法誅下有不能自己者是故文王以天
子之命、將帥遣戍役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
杜以勤歸叙其征行之久往來之勤靡室靡家不遑啓
處慰勞而撫摩之于再于三以謂不如此不足以承天
保之政也北山之詩與采薇出車杖杜其言大抵相類

而美刺之不同如此蓋采薇三詩出於上而北山之詩
發於下也若文王之將帥守衛艱勤而無采薇出車杖
杜之思安知其無北山大夫之作乎雖君子之仕志存
許國不以通塞易慮然先王之政未有不本於人情者
人情有所不欲未嘗抑而行之聖人以春秋風雅立大
法而盡下情豈不兩得也哉若僕輩初無事勞可紀而
叨冒過當光華持節徧閱諸司日愧伐檀素餐之訖上
不敢冀采薇將帥之榮下無從起北山大夫之怨姑因

議論所及以釋經義之疑耳僕老矣非有倖覲如前政
數公之進用姑欲得一間官以歸東南造物照知有素
亦必哀憐之也所欲言者無窮病倦不能盡幸察

與虞宣諭論事書

某得幸大君子七年于茲非徒小人平時慕用之誠西
南莫北而門下所以眷遇推許亦不居衆人之後其心
腹相照固無俟于言說至於當官則各有職事不敢望
以私恩相假借尚書蜀人今出使於蜀人未必不疑其

以故鄉而有所私某素荷知獎人未必不疑其以舊職
而有所庇若每事討理明辨其是非則適足見台座處
事之至公而小人居官之不苟初無損於心腹之照所
謂和而不同以共濟國事而已朝廷聞之亦必不以為
非其間雖或小有異同亦無害大體古人轉禍為福因
敗為功多此類也如此則使司所行或有未盡奉所固
不敢有嫌本所、辦或有未合使司亦不須加怒庶乎忠
臣之節要歸於是而已矣伏望高明深加恕諒幸甚

回虞宣諭吳姚二大將出兵書

某今早承局還伏辱台翰繼進中又拜十三日教賜不勝感激王提幹馬已買得四十六疋葛彥奇十六匹渠輩得回嚴昌自然易辦矣商蘭兩州招納降附可喜若有益于國本所不敢憚供億之煩所以夙夜辛勤橫身以當衆怨者正欲節有用度以濟大事非敢斯吝財賦當用以沮將士之心也孔明所謂限之以爵加則知禁一頻卑一笑足以激厲生民膏血豈容妄得乎賞不當于有功猶輦金幣以塞廬山之壑也歸順之人須當優假何所愛乎但向去事大不知所用幾何若涉大水未知攸濟耳適令使檄買馬以百運為限亦得中數乞罷招兵尤為至論本所豈敢望賜只得國事利小人與有獲焉方今之弊不在兵少孔明街亭之敗歸而減卒兵貴精不貴多也淮南之潰採礮之捷其衆寡可驗矣南北通使和議必成亦須一再往返耳移書宣威且議休息生靈之計某昨日因書止其再出大暑如此豈用兵時

邪征士征行百姓發運皆是危事師老銳挫若遇大敵
豈不可憂此乃安危所係用度不足言也甚善甚善姚
帥年來數竒不可委以要地更宜興宣威議之因糧事
不敢必只得不至過當足矣

回虞宣論論因糧糶本錢書

某旦日再具劄目伏想呈撤是日又領真翰今日巳時
又拜初一日所賜教帖不勝感慰應副使司初西縣賸
傳之日便曾上稟豈敢二三後緣所索稟名皆烏有先

生不得不詳具曲折前者似蒙稍察且承指揮姑止行
移故半月餘日不敢應宣撫司文字至今未回然聞使
司已行申奏朝廷必以為有比一項錢物今又覩使司
所榜州縣依舊說諸軍因糧所得糶本水脚等錢即是
台意終未融照尚以本所為實有比錢也既以上聞於
朝廷下播於百姓民庶則本所豈得獨稽留臺府前牒
而不報乎他日責逋慢之罪某何以為辭不免其因依
申使司乞行會問宣撫司如果有上件者減到則見今

本所庫中所有自可遣官拘占不必問本所之可否如
無所省減却使本所虛抱此名而為朝廷百姓之所不
韙某么麼豈敢任此也兼應副諸軍糶本非所出於總
領皆百姓之脂膏以百姓之脂膏供三軍之口實則民
無怨讟而軍以效命為當然今若諸軍自因糧而不費
百姓之資則諸軍貴望於民者益深而百姓之所以咎
本司者亦無所不至朝廷亦以總所初無應副而蜀民
無預於軍興豈不為四川之大禍哉竊望台慈徧會將

帥若會到數目行下本所對行出豁如此則於使司無
毫之損而本所與諸帥各得分明矣竊意臺府所以如
此有疑未解者必亦有所據依或是諸軍各有申到因
糧數目所以顯見於榜奏行移之間而獨本所暗不得
說則有無何以自辯財賦不同他事可借以虛詞一錢
須要一錢下落皆有出入簿帳豈容有所隱匿也某衰
病如此或去諒非久于此者隱匿財物欲以何為某前
者劄呈朝廷乞以因糧於敵獎勵將帥而大稱吳宣撫

恢復不曾般運糧草至於應副。易本錢之多設言不言蓋欲誘掖勸相以成將帥之功名非于本所有對減之利也。小貼子云必不得已則陝西穀賤可以量給價直猶愈於般運區區之意但知息四川調夫之苦非有愛于本所財也亦非有意與諸帥爭功也不意事非始圖轉而至此實應副諸軍糴博本錢皆置而不錄實不曾得諸軍糧米而日有收朝廷在遠何以照察而四川百姓為全不佐公家用兵之急將使如朱紱輩所言得行皆某暗然不為辨白之過尚書聰明無所不燭且以憂國愛民為心今將使事之重上為朝廷所信中為將帥所承下為百姓所仰一言之發小閑利害大係安危以為無則實無以為有則實有本所豈可受黥闇於疑似之間不以自明於當路之大賢也伏惟公恕仁明諒其事非得已弗罪其喋幸甚不勝惶恐之至

回吳宣撫報姚仲原州敗劄書

某前月二十九日具劄計已呈徹今日旦日并今小

已時荐領真翰不勝感慰姚帥之敗熙河之捷前已具
陳之再枉鈞諭益詳曲折姚軍潰散人兵莫頌收拾得
一半否其餘差占人皆可根刷得宣撫略為整頓便當
勇氣增倍此人之敗未必不反為四川之福所可喜者
熙州既克幕府威名益振敵知姚罷無可窺伺當畏懾
矣本所除已具錄奏去訖伏乞鈞照

與吳宣撫論再出散關書

某向在領三月二十三日鈞翰欲少歇中傷士卒于河

池後忽聞再出散關不知何故莫是有可乘之機否頗
聞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果否相公知畧先定應變
無方必有成筭方此大暑師旅征行百姓轉餉皆是危
事自非萬全豈可輕舉若果未可動且宜待時雖聞于
朝廷可也仰恃知照之深敢爾僭率伏幸優恕

謝孫侍郎書

某不貢問籤史旦暮拳于宮牆之下比朝士中有錄
示近報者竊知先生不棄遺某之不肖誤有熊羆及所

之舉震悚若無所措先生早游大學旅登清班閣天下
士大夫多矣持橐之初取材以自伐象謂必得一世磊
落瑰奇之彥而乃監及於無用之鄙生豈大賢藻鑑之
公有時或爽卯某昔也羣試場屋間先生得其不腆之
文即以經綸許之今老矣略無毫髮上副知己而先生
銳然復收不知何以得此豈天假其逢邪二十年間豈
無他人而始終耶翼獨歸鑄顏之手信非偶然者也年
來衰憊益甚已絕意于功名荐語忽聞頗復奮勵或者階

此得以長具尺寸則凡世俗之所以疇思者曾何足為
門下道要使知人之明有聞於後世然後可以為盛德
之報也感激之極不覺發于狂言惟先生亮之

上葉樞密書

謝荐就
言事

某謹齋沐裁書效其虔賀感激區區傾倒之誠東望再
拜走一介獻于樞密相公閣下伏審光被疇咨擢冠宥
密聖朝注意身佩安危方天下有事之時隱然如一敵
國四方萬里倚以為重交口相賀喜邦家之得賢自非

任重致遠之資久孚于人望解紛排難之略深契於事
机則帝眷民心何以及此大下幸甚人下幸甚某比得
行朝相知春報樞密知院相公初秋對揚力加論荐遂
忝賜環之命始驚且疑以為閣下以命世人傑驟結明
主一二歲間躡居大位方振袂以圖回天下而天下之
賢能繫心屬目願自記於下風者不可勝數登庸之始
荐賢報國為莫大之舉宜得異人焉而某流落遠外行
能無以逾衆且踈遠之跡未嘗一登龍門豈所傳之妄

乎報者狎至方敢以為信則激昂奮勵之氣勃：乎發
于胷中而不知其齒之既衰力之不逮抵掌搯腕恨未
有以為知己死者回顧其身不啻如鴻毛之輕也不知
閣下何所聞而取之乎夫公卿荐人必求悉其雅素大
抵其鄉曲也其親戚也意氣之相投也父祖之有好也
科第之同時也官學之同處也微賤之日蒙其慰荐之
恩者也窮厄之際得其周旋之力者也否則以姻舊之
婉轉也權貴之請囑也於此數者而擇人焉不在是者

雖至竇橫路誰復收取昔崔祐甫當國除吏八百多其
親故曰非故何以知之及李吉甫為相咨裴珣曰五十
年遠裔不知此日人物殆為疏三十餘人吉甫荐之嘗
謂崔祐甫當常袞之後賢愚同滯之時故人才以為非
要非天下之公道也不如李吉甫若吉甫所荐必求親
故則何以致元和得人之盛哉伊尹之後彥必曰旁求
博說之後人必曰旁招二子起于耕築之處安得親故
而用之祐甫之言陋於是矣夫親故有私恩舍之則必
致其怨賢能非舊識荐之則或蒙其累人將何擇焉自
非曾襟器局有大過人如伊尹傳說自任以天下之重
者孰肯旁搜廣覓為非常之舉哉某不佞何敢竊議盛
德嘗試以其所聞而揆之行事必也廣大英特慨然有
志乎天下故朝夕汲之留意人倫思得一世奇士致之
乎吾君以共濟艱難之業入居政府席未及暖其尊主
庇民之術有未及陳而首以荐賢為急務惟其急於荐
賢也故如某之不肖亦不暇有所擇焉假之歲月則天

下英偉豪傑之士有不出于閣下之門者乎願某非其人耳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之道也閣下以端方骯諒之操岌乎其難進陸沈于下僚逾六十而始遇故每求士之羈竊鬱滯困厄而不振者達之冀萬有一分得或類已者某既愚且拙介自守無以覲當世之偶嘗得幸於今廟堂諸公頗蒙諒其平生憐其窮以老而保待之向者臺諫諸賢亦復過聽以其姓名應詔故猶得玷使者

之節驅馳遠鄙不然則放跡林泉躬耕畝畝一枯槁之田夫耳抑閣下其亦以此而取之乎夫君子之難進也將以有為也如閣下是也如某輩亦自量其中無所可用故甘退居于稠人之中重之以國士之知某何敢以無所可用不少如其愚乎伏惟閣下以命世人傑驟結明主躡居大位聖朝注意身佩安危可謂盛矣不識閣下以位為樂乎將以明為憂也如閣下平昔之所自負必不以位為樂其亦皇皇乎憂時而已時所當憂者得

非外敵之憑陵晉以某觀之外敵之憑陵非徒不足憂
乃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自古用兵固有彊弱而勝負
不係焉以南視北誠若不敵然北敗於南多矣今為我
敵者能彊於石虎乎能賢于荷堅乎能盛于魏太武乎
三人皆嘗圖南矣大則以亡小則以亂而區區晉宋曾
不為之折國家地土絕長補短猶方萬里帶甲數十萬
比之晉宋蔑有不及焉矧主上聖德日新仁孝天至海
內愛戴無可乘之釁固皇天之所眷佑亦何畏于彼哉
議者狃于靖康建炎之禍以為終不可敵則亦不察矣
彼君非昔日之君將非昔日之將謀臣非昔日之謀臣
昔其來也乘吾以安而無備一人杖屨千百遁逃入吾
封疆不涉險阻所舍者大厦所享者膏粱金帛子女之
得不可以數計而吾訖無一人敢與之拉及為其役焉
此吾之所以不支而彼之所以獨克也今則不然淮漢
之郊荒涼萬里大川為之限無糧食之可因全帛子女
可欲之物皆無有也其亦何以使貪而吾人知其可敵

亦不至望風而遁誠使一旦決戰勝負未知可彼獨能
無懼哉內無所貪而外無所懼則與向來之勢固不侔
矣或曰彼地廣民衆兵彊而國富數倍於我可也若之
何易之應之日善觀天下者不觀其形而觀其理地廣民
衆兵彊而國富用之以其道不可當也若以無道行之
則亦不足畏矣兵法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
去令孰行兵衆孰彊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
負矣論兵衆邪彼誠彊矣而客主有勞逸攻守有難易

亦足以相當也論地利邪吾東有重江之阻西有連山
之固吾為得地矣論天時邪彼災異數見蝗旱相仍吾
為得天矣將孰有能則未知其孰賢頗聞其國以淫侈
相尚握兵統衆者日從事于聲色貨財之間非復向來
深謀善戰之士也至於主孰有道則有不可同年而語
矣若夫行法令明賞罰練士卒則在所以自治之如何
通好以來垂二十載天下以兵為諱將士日老器械日
鈍守禦日懈財賦日消吾謹守誓約不敢為之所也遲

之數年將何以為國儻使彼而有謀密以千萬象分道
疾驅襲吾之不戒豈不殆哉彼其張皇妄作吾得徐為
之謀天也曾一矢之未發而其所以自困者固已極矣
觀其所為如有狂疾跳梁猖獗無所不至若尼瑪哈諸
人尚在肯為爾邪意者必有姦雄之臣陰蓄異圖使結
怨內外以自弊其因覆而取之耳此慕容垂姚長之徒
所以誅符堅而卒滅之也內相攻殘土崩瓦解之勢近
在旦夕不動則已動則潰矣我於其間得以自警修邊

疆戰守之備以待敵之可乘豈非宗廟之靈社稷之福
乎闔下其何憂亦思所以自治而已孟子曰國家閒暇
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國家之勢謂之閒暇可乎
於此不圖尚將何待我誠圖之敵亦無以為辭過是則
不可為矣仰惟廟堂之上英賢畢集以明佐聖舉無遺
策固已置點敵於計中合謀相輔建萬世之安在此時也
某中原書生老於煩使官有常守不敢出位而謀凡此
所陳特天下之天勢而已若慮于机密事何舉行未敢

為閣下言也近蒙誤恩擢二九列就領恩閱不勝愧
冬寒鈞體何似惟大君子順時施直為天下自重前膺
進拜以副聖天子責成求治望太平於期月之意天下
幸甚天下幸甚

與葉樞密論制敵方略書

某竊惟某官今日之舉安危所繫必有成筭以全廟勝
所宜明問探審虛實增軍必先料軍食置戍必探察敵
情屯教移則士卒勞衆屢分則勢力弱聽言欲廣而迂

証嘗試之策每足以誤國求財欲急而浮夸無實之人
常至于敗事此在于精之而已若乃臨机制變雖無常
形要先勝後戰則謀不可不素定願相公熟計之狂夫
言或有裨于萬一某不勝僭易惶恐之至

回張司戶手書

某頓首再拜司戶執事使至辱惠書就審比日需次之
暇雅候多福良用感慰示諭詞采蔚然謂士當養其心
使富貴不能動始可以權大事是矣司馬子長為人峻

潔如其文詞自戰國之後士皆溺於權利子長疾之發
憤著書以伯夷為傳首凡高竒廉節之士喜為之稱道
如樂毅之去燕虞卿之亡魏皆反覆以致其意而於魯
連之說尤所張大蓋皆有激而云又性頗愛竒故所稱
或過其實如魯連之却奉軍之類是已魯連固竒士但
其出處非四皓之比故其所成就亦有小大要之必有
所不屑而後可以有為則一也陶朱公棄越相如敝屣
屢散千金之資張子房破家報秦盡以沛公所賜遺項
伯辭三萬戶侯杜門辟穀其所不屑者如此則措置天
下事豈不有餘裕哉雖然吾友所謂養其心使不動於
富貴者此孟子四十歲之所能也未可輕議世之能言
者多矣而不自愧其言者甚少苟愧乎其言則是自欺
非徒自欺又自詈也士當審吾之所養果能不愧乎其
言而發然後可以有立於天下敢以自警之餘資賢者
之日用幸照他戒尤荷願非君力之所能及者亦無如
之何此所謂命也餘惟為才自愛不宣某再拜

代范季思上宰相書

宰相之甄陶萬化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實與元氣相侔
今夫一元之氣運於太虛混然不見其迹天地得之以
覆載日月得之以照臨山嶽得之以生植江海得之以
浸灌并包統攝無大不周其微至於一草木之根莖一
鳥獸之毛羽一蟲魚之鱗介曲盡其理功深巧妙若物
而雕刻之至廣而于小不遺至衆而於寡不廢古之
善為相者亦然雖勳濟四海澤及百世而一夫不獲則

若己內之溝中彼其功用與元氣何異蓋自三代而下
皆莫足以語此恭惟相公度量宏宇宙才術同造化其
盛德大業固已超越千載上配古人豈某區區所能稱
述方今宗廟復尊國勢復強海內復平天地之所以大
日月之所以明山嶽之所以安江海之所以流既皆聖
倚任吾相之力而又搜選人材細大並用占小善者必
錄有半面者不忘斟酌所宜各滿分願雖元氣之播華
物未必如是其纖悉也某么麼微生不足比數徒以先

况觀之故寅緣附託出入門下沐浴相公元氣之中有
年於此矣今者罷官松陽迫於食貧黽勉赴調不知相
公以為毛羽而使之飛走於山乎以為鱗介而使之游
泳於水乎以為草木而使之扶疎於林乎其必有以處
之矣抑聞燕有寒谷五穀不生及鄒行吹律以召溫氣
然後黍生焉是元氣之在天地間亦有所不及也自先
兄之薨門戶凋零與寒谷無異而相公篤於舊好周卹
有加近小姪桂復被陶鎔得官會稽皆由特達初非宛
轉之力衰宗改觀存歿受恩雖死灰無由復然而假借
餘光稍有煖意則相公之德過於元氣遠矣某是用不
撥孱弱輒投誠造化生成之賜實有望焉

代人上宰相書

某讀周易至泰然後知君子之用人隨時通塞有廣狹
之不同也在泰之升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其之明夷
曰邑荒用馮河不遐遺蓋方泰之初去否未遠賢人未
盡用小人未盡去於是乎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非同德

比義不足與有為是故非賢不舉非才不用如茅斯拔
惟彙是征至于九二則以剛處中上應乎中行之主君
子德位泰道既審當是時也天地交而物通四海之內
無一夫之不獲自非頑嚚凶悍終不可化之小人未有
或棄置而不收者也是以荒者可色遐者不遺馮河者
亦用而孔子以光大翼之故泰之為泰九二一文為之
主恭惟相公以至大至剛之德當軸處中七年于此方
爰立之初王塗未夷廟堂之上惟錢穀甲兵是務而相

公獨以人材為己任有不舉、無非賢有不用、無非
才朝拔其尤暮取其頽至於凡庸不肖之又不得雜乎
其間故能駕御英豪宏濟乎艱難之運今則陂者已平
危者已安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小者往大者來音
之為否者今轉而為泰矣賢者莫不舉也而不肖者亦
有望焉才者莫不用也而凡庸者亦有求焉廣覽兼收
不間遐迩其設施先復之序皆與周易相符所以能挈
提一世去否極之時而納之於交泰吉亨之會者豈可

謂無以致之邪某盱江之鄙儒昔遊太學嘗獲瞻望台符又忝出於同年進士之末其疎濳之迹雖不與東閣諸賢齒至塗之人則有間矣然前此自安愚分未嘗敢安意於大賢君子之門者謂相公居泰之初方彙進天下之賢才非凡庸不肖者所可備使令之時也今相公勲業已成世道已亨恢：然以九二之盛德收拾寒遠之士某雖凡庸不肖然亦非頑嚚凶悍終不可化之小人也豈於萬物交泰之中獨不望相公之餘澤哉是故

冒不測之誅躡：馬而來輒進其區：之說以僥倖于鈞播之萬一語曰時然後言某之此言真千載之一時也伏惟相公矜憐幸甚

代范子芬上宰相書

嘗觀海之為物鯤鯨之大鰲鱗之細腥臊醜怪種：并包而不遺故稱量者以海為宗春之為氣千章之木膚寸之草敷榮華實歲：發生而不倦故稱仁者以春為主使海也美者納之陋者拒之則何以擅廣大之名使

春也今年生之明年棄之則何以極長養之功恭惟相公德量宏偉仁恩溥博海涵春育細大不遺材智賢能無不拔用而疎愚不肖亦皆各得其所包荒用馮河未嘗忿疾于頑嘉善矜不能未嘗求備於一夫獨運廟堂進退百官十五年于天下士夫入鑪錘被甄治者不知一人之身幾經造化之手而曲成之妙曾不懈于頻煩是雖溟渤之納萬族陽和之生百物不能過某么麼不才無所可道大與厚幸獲附于瓜葛之末入仕十年三

荷鈞播皆職優俸厚使於其私仰戴恩德邱山不足以比重蓋相公之量無所不容而某荷庇為特深相公之仁無所不及而每蒙思為時厚雖纖鱗弱植何以酬涵有之施然游于恩波和氣之中可謂不知其所自也今者效官浙東上賴帡幪既獲善解而愚不自揆又將以其不肖之身僥倖於陶鎔之萬一伏惟相公納之以溟海之量休之以陽春之仁始終生成俾得于進則螻蟻之微自今至老苟有可以報德雖九死不敢悻也

代石光錫上宰相書

某嘗觀變風之什不過之仁人窮處之賢者往：羈愁憤懣發於聲詩以訛刺其上其後屈原遭諛放逐離騷之詞作其揚己露才忿疾當世視變風為尤甚嘗竊陋之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烏耻也夫生周楚之間廢棄不用君子固無憾焉何怨誹之深也誠使三代之際伊尹周公之徒為之輔相士有抱成器懷奇才碩湮沉於下僚困躓於遠裔則曰聖賢在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吾獨為窮人豈非命哉詩所以怨或當於此而發然篇籍所載二公之時一無此作豈當時之士舉無失職者邪考之書傳伊尹相湯曰旁求俊彥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周公吐哺握髮下白屋之士無求備於一人二公於天下士可謂無負矣旁求吐握以招延之責之怒而不求其備憂之盡而恐其有所不獲夫如是則士之於進退屈伸之際方且飭道義於腹心淪恩德於骨髓尚何暇於怨誹哉然後知風人騷客之詞雖出於褊心亦上之

人有以致之使出於伊周之朝惡所伸其承乎某不佞
出入相公之門十五年矣自未登龍阪區、姓名已挂
齒牙之末中間三荷鈞播遂奉朝紳卯翼成就之私歡
不足以比重而不能周慎旋致煩言內切自訟永甘擯
廢相公矜其窮瘁不忍遐遺曾未數月俾丞便郡粉榆
接境如宦於家雖其自處無以加於此矣蓋昔未用也
旁招吐握之勤已誤恩紀既速罪戾則優容濶略不責
備於不肖之身速其既去又周旋憫恤俾遂其私卒無

不獲之憂使伊周復出所以處當世之士未必能如是
之委曲也是以閒居思念感涕交零不能自己所謂飲
道義於腹心淪恩德於骨髓者蓋無逾於某者焉茲忤
矜之庇秩滿天台而家素貧寒惟祿是仰手足凋喪孤
嫠滿前所得俸稍隨手輒盡數百指之累未知所以活
之冒昧而來投誠造化庶幾未忘舊物曲賜陶鎔使亟
得一官稍遂寸進則終始之賜教身不足以報萬一矣
嗚呼方今聖君賢相同心一德以起二帝三王之治修

文偃武登茲太平誠千載之一時某荷恩至深辱知惟
舊曾未有毫髮自效以答生成行年五十泪：且死矣
所以悲歌嘆息自傷其命窮也惟相公哀憐幸甚

總校官編修臣吳裕德

檢討臣徐鑑

校對監生臣童潛

漢濱集卷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濱集

卷十一

啓

通鄭資政啓

泰山北斗久崇道德之高
白日青天未快儀型之親望
台符之兩懸風旆以孫
顧姓名嘗掛於齒牙別書
記宜摠於肝膽輒效小人之竿牘自通夫子之門墻流

宋王之望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水高山或賞音之可過夜光明月如按劍以奚憂願明
旆驥之心弗担躍螽之懼恭某官才優王佐學擅儒宗
世濟美以傳芳天生賢而瑞聖守韋平之經藝自取殊
科振王謝之家聲薦躋華胄出入鳴珂之里翱翔持橐
之班文采風流望高當代論思獻納寵冠通聯夙懷經
濟之適心適際艱難之運十年險阻一節始終守義奮
忠知疾風於勁草釋紛解難游利器於盤根信行蠻貊
之邦氣吐虹蜺之上卒柔勅敵並締歡盟寬萬乘宵旰
之憂復九重晨昏之養魏絳和戎而利晉較力非難子
貢霸越而亡齊論功孰大計安海宇勲在旂常俄陞秘
殿之嚴仍秩輔臣之峻錫膏腴於樂土奉香火於殊庭
用均出處之勞益養弼諧之望和合二國已賴鄴芝之
功鎮撫四夷將奉陳平之對未拜禹梅之命忽纏風木
之悲朝廷暫失於倚毗聖主深憂其毀瘠高士致生芻
之吊門人廢蓼莪之篇忠孝兩全身名俱泰雖縗麻有
制方深遠追之恩然金草未消佇下應奪情之詔勉辭

塊入正台衡用承輔夾之盟大振中興之烈某儒冠寒
士俟泮冷官素潛附鳳之心終冀登龍之幸鷄鳴狗盜
倘容下座之收燕臂鼠肝久藉大鈞之播嚴凝在候追
黎難堪願少抑於孝忍用仰酬子睿春

謝及第啓

階任子之恩已更賤役應興賢之詔復黍蕤科循鄙分
以非宜撫疎才而自愧竊以國家惟百年之計留意人
才學者以一日之長致身科目凡彼公鄉之蹊徑悉由

文字以權輿始類浮文終取寔用遂使清朝篤意謂糊
名較藝之足憑後進希聲以對策決科為可貴故此艱
難之際亦嚴揀選之方神州尚隔於一隅江表自稱為
多士雖未復限淮之地亦不墮造榜之天方三祀之亮
陰肅九重而恭默龍池輟試將權衡於近侍之臣雁塔
書名等甲乙於春官之考訓辭甚切聖意有加精求賦
日之才博采濟時之略謹其聲律益將觀組織之工訪
以古今所以考經綸之術自非詞兼眾體才擅數長則

漢濱集

何以副濬哲之旁求處英賢之上列如禁者衣冠寒接
庠序晚生無博觀廣覽之資有孤陋寡聞之累專心弱
歲攻書劍以徒勞刻意前修佩韋絃而自飭妄起功名
之意早遊教化之原博士一經生徒數載月程文藝屢
收得雋之功秋試賢能亦有在先鳴之列自詭穿之審
不知拾芥之難龍門未躍於西河鯨鬣遂掀於東海合
縵以出彈鋏而歸繼纏風樹之悲無復星槎之興十年
兵大脫盜賊於中原萬里風波從衣冠而南渡講道於絕
糧之際設經於堯擔之餘棄患難以安行嘗艱險而
已備偶緣世賞獲廁官聯鐵消鑄視之心金負滿籩之
訓絕意冥鴻之寥廓甘心斥鷃之翱翔然素業傳家懼
弓冶箕裘之墮青衫入仕有塵埃塞楚之羞痛自激昂
載加勉勵家無文史重興五厄之差官有簿書更苦三
餘之窘心耗於囊中之句自昏於檠下之書過時已覺
於難成中道幾思於自畫乃回用朝廷之比許還音善
之名來求禮部之選掄偶犯有司之程度霜蹄遂蹶敷氣

空呈復垂翅於回谿獨偕輶於虞阪功罔援臂疑骨相
之難封命自龍章恨神仙之多障有求弗獲欲罷不能
屬詔綽之肆頌頌勵辭鋒而再鼓既與漕臺之計復觀
三國之光胸來集四海之英穎出盡一時之秀時方用
賦皆升堂入室之流士必通經多專門名家之學玉有
荆山之韞珠無滄海之遺可謂盛哉吁足畏也方錙銖
之必較忽糠粃以居前然而求劍刻舟守舊方而甚滯
好竿鼓瑟追時尚以尤疎文或病其雕蟲技幾成於畫
虎既瑕瑜之不掩宜葑菲之俱遺何圖駢散之詞猶玷
公明之選人非束晉莫與劉談之流賦異阿房終居杜
牧之下尚次甲科之後獲塵乙夜之觀自揣竒窮已為
僥倖此蓋伏遇某官方高人傑道契天民以兼資文武
之才膺泮意安危之寄計存廟社威名獨重於朝端位
冠臣隣風采想聞於天下久持魁柄力運化樞折遐衡
於敵人窺伺之秋鎮雅俗於國勢危疑之日臨大事而
不亂蓋胸中之氣有餘推至公而必行故宇內之心自

服國省中興之漸任無光識之憂致此庸虛有茲叨曷
某敢不益崇儒行勉服官箴隨所遇於他時期粗伸於
素志被君相作人之澤雖匪成才師聖賢行己之方則
為報德

上孫承旨啟

光奉制書復登翰苑承中禁幾微之旨冠內朝清切之
班傳聞四遐聳動羣聽竊以北門待詔專取文章東閣
別居必推年德將相之望於前世官資不計於同僚在

中朝熙洽之時特為榮遇建南渡艱難之後無復常員
自非文用之資曷副久虛之選恭惟某官斯文哲匠當
代耆英疎通既稟於天資練達尤深於世務清塗揚歷
閱歲月於三朝絕域征行冒風霜於萬里夷險不渝於
一節身名由是以俱榮入掌絲綸出專斧鉞詔令繼兩
京之作威權侔二陝之分屬睿哲之求賢思老成而共
政鋒車馳召屢趨舍人之裝黼座對揚遂前天子之席
方今台階未備政路多虛濟時實藉於真才注意允歸

於舊德名書案上聞宸翰之親題禮絕座中有禁林之
故事某叨蒙慰荐粗識依歸峻比龍門已濫登於賤跡
成回鷺廈惟竊賀於私心

賀孫參政啟

進用真儒人參大政綸言誕布隱然國勢之隆與論會
諧赫爾民瞻之峻庀庠所及慶抃交深竊觀前世之興
衰皆係大臣之能否誠得賢輔必收雋功未有有用無奇
之人而可辨非常之事人况聖哲馳鶩之日非如國家

閒暇之時宗廟社稷之安危動關舉措錢穀甲兵之繁
冗密備咨詢自非希世之才曷展經邦之略天厭禍亂
國用俊良恭惟某官道備弛張學閎治忽發而華藻蔚
乎西漢之文養以淵源粹矣六經之蘊法律淹通於三
尺憲章練達於累朝得其一長已足名世至於大節則
又絕人曩勦敵之始通擇逆臣而往聘敵心不測物議
交疑方家人相視莫敢諸行之間獨匹馬徂征出不反
頷之計信義行乎殊俗忠勤簡於清衷位貌浸隆寵靈

甚渥雍容玉帳兩專方嶽之權出入金鑾三眷禁林之
直比載膺於圖任遂亟被於登庸以將降天任之資迪
紹開中興之烈君臣同德協際會於風雲夷夏傾心望
升平於期月某受知待達聞命欣愉頌聖主之得賢臣
愧無妙語以儒宗而居相位更俟嘉音寒律方嚴恩光
尚遠期精加于調護用容濟于艱難

與閻丘侍郎問候啟

到廣文之官舍誰憫接遲倚夫子之門牆獨叨顧盼聞

摠衣而造請每吐哺以逢迎仰侍儀刑冰壺坐側聆
警效玉塵生風照落月之滿梁話朝陰而改砌方幸憚
幪之惜忽驚祭戰之遙雖羽毛叨賀履之心而駕蹇深
戀軒之意台符乍遠時律俄更屬蓮幕以初開諒鈴齋
之有暇中和布政豈弟宜民熙雅俗以交歡納多祥而
茂禮恭惟某官天和毓秀星緯儲精挺資質于瓊瑤粹
靈襟于珠玉方非近用許身稷契之聞學邁前修勵志
淵騫之上曩一同之宣化已三異以馳英綉衣遽以其

名聞黼衣亟嗟予見晚擢司糾察特高御史之聲入總
弼論尤善都公之職俄膺帝制進貳天官藻鑑無私銓
衡有叙身持荷橐駿登法從之嚴名覆金甌將乘事樞
之重忽厭承明之直暫從真館之游衣畫錦以榮歸醉
仙靈而均逸比膺明命起鎮大邦良蓋未憐引安輿而
就道金章紫綬映綵服以趨庭里巷矜榮縉紳艷美惟
永嘉之故郡有康樂之遺風冠蓋連雲閭閻匝地屬車
所次曾紆警蹕之臨原廟斯存久肅衣冠之奉委茲重

寄必屬名臣果中詔以明揚分左符而顯授班春悃俗
來暮興誼坐恢安靜之風益勵廉平之素宣千行而撫
衆愁嘆消聲持三尺以繩姦貪饕屏迹聞訟棠而敷蔭
哦夢草以搜竒治行流聞頌聲間作報政遂先于齊魯
賜書豈後于襲黃卧閣多間應爛賞雁山之勝造朝伊
追行趣歸鳳門之中某日戀三升月糜五斗徒抱漳濱
之疾莫陪池上之吟望履未期遠借鄉雲之庇彈冠何
晚終希宵燭之充朱夏際辰薰風入奏願益綏于玉體

用下副于巖瞻

除太學錄謝宰相啓

脫遶調之塵埃初更祿秩錄成均之教法忽冒除書揣
已何堪就官有覩我國家觀人文而化天下度絕前聞
建首善而自京師實由內始建華戎之多故痛庠序之
久隳天之未喪斯文俄臻偃草物不可以終否復觀迓
衡聖賢相逢而治具張財力有餘而頌聲作乃依行所
肇聞賢闕規模還列聖之容警蹕來九天之上輿髦雲

集聲教聽馳爰遴簡于師儒俾誦明于經術仍分正錄
用糾生徒雖取法先王本詩書禮樂以造士然更資大
器執視矩準繩而治人宜得名流以諧清議如某者稟
才至薄涉世尤疎謬傳箕裘弓冶之餘無復師友淵源
之自策名第一嗟壯歲之已過隨牒四方悵謏能之無
補一行泮水三變周星仕有時為貧本作升斗之計教
然後知困慚無尺寸之長比及終更偶容善去碩無德
而富貴早已灰心惟有道之賤貧未能雪耻勉從銓課

遂忝京僚方徒勞州縣之間甘為俗吏何樂育人材之地遂並英游此蓋伏遇某官仁濟含生功超振古耻堯舜之不及至周召而乃留保大王家堯端命于上帝會紹乃辟用追孝于前人致萬物以得宜無一夫之不獲至如孱陋尤困竒窮貌醜心妍利居眾後髮髡齒豁不見已知與其掉乞憐之尾而僥倖于他人曷若由中正之塗而投誠于吾相式下靈龜之鈞靡資蟠木之容草光藪之書無煩三獻開翹材之館亟納孤蹤軫其從容之清貧授以為文之要體大鈞所播至鑑難逃蒙厚德以如斯殞微軀而何有某敢不恪共爾位終始其躬當任賢使能之朝既塵公舉堅伏節死義之守必報私恩

賀接樞密啟

充膺寵綽越執洪樞居政府之嚴隱如敵國使朝廷之勢安若泰山將士交欣縉紳胥慶竊以先王之制兵刑出于一原有國之經文武號為二柄掌其政令宜在廟堂建軍民之既分致將相以異任典戎事者罔陪于國

論代天上者弗與於兵權注意既殊全功曷責國家開
重熙之景運仍五季之舊章爰建輔臣以司兵本稽于
古實六卿司馬之職考其官益王事大夫之聯地亞鈞
衡謀專帷幄必得腹心之佐始膺體貌之隆矧今大難
已平中興伊始雖干戈倒載永無征戰之虞而樽俎折
衡允藉威懷之略自非上哲曷副旁求恭惟某官資粹
誠明學窮治忽沈深大度量莫見于泮涯厚重寡言色
不形于喜愠凜之萬夫之望堂之千載之英出入三朝

險夷一節囊錄對境許締和盟方善意之未孚致羣情
之大擾獨奮著龜之見贊成金石之交朝陳悟主之一
言夕獲和戎之五利宣帝納呼韓之款賴蕭傳之通經
太宗用房喬之謀資杜公之善斷俄躋近弼出撫全秦
王侯咸授于捐蹤封拜得專于承制釋俘歸敵黜羌得
其歡心罰罪賞功諸將輸于死力名聞草木功在鼎鍾
暨零雨以言旋將作霖而是命俄軫劬勞之痛稍稽考
慎之圖甫免私艱亟分門寄輕裘緩帶擁油幕以臨藩

淑旗綏章趣鋒車而入覲嘉猷既告睿眷弥隆一開日
月之明再契風雲之會對賈誼于宣室不問鬼神留姚
崇于涓濱非由馳逐遂復青毡之舊進陪黃閣之崇碩
德既升太平可必基命宥密方摠廟筭之奇疇咨登庸
行正台階之拜某夙希附驥近獲登龍謬承特達之知
許偕吹噓之力掃門已曉尚及曹叅之在齊結綬有因
喜見貢公之輔漢豈止係當時之輕重益尤閔小民之
戚休望舟楫于江干日遲行色伺絲綸于轂下側聽除
音成命忽傳歡踪曷既刺書存墨雖未騰北海之章羈
旅窮愁寧久索東方之米

通樓樞密啟

揚清激濁誠先達之高風出幽遷喬亦後生之雅志欲
赴功名之會必由上下之交若矜其位而矜其能孰為
之先而為之後是固交相求而一致豈容化于道而兩
忘聲氣苟同卑高曷問所以附翼攀鱗之喻著自聖門
彈冠結綬之設誇乎信史絕足繼騰于夷路清芬藹著

予遺編遠五交之譽既萌致三道之功無取上之人偷
安富貴弗憂英俊之沉下之人自負才猷耻藉王侯之
勢方圓不合胡越相懸冠竒卓犖者滅跡而無聞謔論
阿諛者乘時而得肆比周無愧勢利相先曲意取容不
但奴顏而婢膝抵牾競進有同人面而獸心賢才之路
用埋市道之風滋扇充敦薄俗必屬偉人幸公道之有
歸披鄙誠而自列伏念某衣冠寒族庠序晚生蹉跎踰
不惑之年連蹇抱數竒之數賢閑肄業半生白首之經
仕路抗顏一紀紅塵之吏曩策名于桂籍因濫次于芹
宮坐客無艷舉家食粥瘦馬空存于六印沈舟坐門于
千帆齒髮推顏老先期而驟至聲光湮沒世與我而相
違安敢冀于冷官分樓遲於選調既異蘋蘩之可荐甘
同桃李之無言曷嘗低欲就之頭未省搔乞憐之尾耻
嗟來之得食肯說遇以獲翕然而樂善公卿久要故舊
或力加于收拾或陰借于吹噓歲律再更剡章四上惟
浮圖之米合恐獲落以無容譬如為山九仞尚虧于一

賈宛在中江一壺何啻于千金敢于軒檻之前輒效頑
金之躍恭惟某官術優王佐學擅儒宗九德在躬表臣
鄰之冠冕羣書滿腹粹師友之淵源昔居韋布之門已
負經綸之氣暨進興運驟閱華塗西掖代言高掩常揚
之譽北扉視草密參頗牧之謀允兼文武之資果涇安
危之意樞柄既登于二府使星復耀于三秦遣鄧禹于
關中威名響振分召公子陝右德化流行幕府言旋介
入覲方鼎梅之欲命忽風樹以纏悲甫終祥禱之期
遂受蕃宣之寄陞隆名于秘殿委重鎮于陪觀細柳兵
閒甘棠訟簡修山陰蘭亭之故事題鏡湖秦望之新詩
願淮良弼之求方資帝賚第恐衮衣之詠難緩公歸佇
鳳詔以出綸惟鹿車而當軸阿衡一世陶冶羣材蓋事
君以仁者家風仰于宏猷而荐賢報國者時正宜于今
日方將掩東海以取垂天之翼決西江而迎涸轍之魚
使菁莪歌樂育之仁而棧撲頌能官之美縉紳屬望巖
穴傾心至于踈邀之蹤元切依歸之素擬作韓門之第

子未窺孔氏之宮牆非不能連草三書漫懷一刺請竇
長公之介紹假郭有道之題評因舍人而見曹參為門
客而于延壽高山流水固可覬于知音明月夜光俱或
逢于按劍今者塗經大府謁入高門瞻周公几之儀
驚漢相堂之表諫冲下逮碩盼生光季路初來已有
升堂之望曹交受業思為假館之留時在可言義難有
棄用忘固陋仰冀甄收蓋得其所歸燕雀猶知子賀厦
翔而後集鶴鷄豈妄于巢林士難居窮約之中身亦擇
棲頭之地若非盛德敢借餘光素微半面之知且乏游
談之助輒輸肝胆便勾齒牙視古人之進退以無嫌在
今世為狂愚而可笑處已如此期公謂何或明附驥之
心願借達鼉之手鷄鳴狗盜既下容以兼以蟲臂鼠肝
庭大鈞之永託

謝孫參政舉改官啟

聞鑄顏之冶久荷私恩飛荐稱之章復塵公舉蕙衆積
感弱質憎榮竊以輔政之臣安危所係舉賢之任出處

惟均在朝則委以官人去國而猶令進士靡論中外皆
得荐揚非如監司郡守之有拘致所需者廣加以祠官
散員之許授故欲得者多自非俊傑之材不在題評之
目如某者稟資最陋賦命者奇祈抑巧而莫酬驅韓窮
而不去小不能披堅執銳奮身行陣之前天不能排難
解紛効力功名之會徒耽未學分作迂儒陸沈一世之
門雖伏百僚之底偶緣科第濫處膠庠坐客無甄舉家
食粥誨諸生于館下每虞訛笑之興集三鱣于堂前豈

有陞遷之望敢期僥倖忽被甄取此蓋伏遇某官威德
格天嘉猷濟世欲大恢于相業故廣攬于人材粉澤帝
圖有成熙之庶績銘陶士類無不獲之一夫致使寒微
亦膺記錄某敢不激昂氣節奮厲猷為雖功名富貴以
難期庶用舍行藏之無愧鷄鳴狗盜已叨下座之收蟲
臂鼠肝更賴大鈞之播

謝接樞密舉改官啟

泮水育材苟幸曠瘞之免銓曹考課曷膺秩序之更受

命知慚撫躬曷稱竊以黜陟幽明之典廢士始惜功綜
拔名賢之政衰人斯濫進惟吏部改官之制推本朝立
法之嚴積以錙銖較以毫髮一言不應累善無容倘小
節之弗完亦前功之盡廢雖聖世于焉而得士然姦胥
或得以舞文視賂賄之重輕為行移之淹速故難于應
格喻同進士之登科而計所輸貲至比富人入粟與
于此者不亦難哉如某者太學陳人中原冷族專心弱
歲絕尼父之章編刻意前修叙屈平之蘭佩早塵世賞

旋竊文科免從州縣之游猥玷師儒之選董惟常下馬
帳空懸媚學有徒冠履漫同于聚蚋好書成癖簡編殆
類于蠹魚玩華丹于法度之言振鼓次于京師之作飯
蔬飲水樂亦在中乘馬從徒茲非其幸博士虛糜于廩
粟廣文何有于才名逮此終更敢希平進忽因公舉得
廁京聯資品陞叙始正有官之號歲時馴致式階通籍
之榮僥倖若茲夤緣有自此蓋伏遇某官至誠樂善偉
度包荒觀其廣攬于英才益欲大恢于賢業吹噓不倦

無非有味之言譽歛所加便作知名之士推轂每先子
寒遠登門不間于故新雖云無用之資亦借曲成之力
重念某與時齟齬賦性疎庸久處窮塗分無長物知非
蘋蘩之可荐自甘桃李之無言比黌舍之三年偶刻章
之四上方浮圖之尖未合恐覆落之勢無容續正賴于
鸞膠棄有同于鷄肋輒輸肺腑用勾齒牙不待光容並
蒙重諾箭俄飛于燕將登遂假于許由大厦將顛功獨
資于一木中流獲濟賜何啻于千金成此叨逾恣由特
達其敢不欽承至意銘著乃心儒有古人與稽願堅操
履士為知己者死誓報恩

上高司葉啟

棘園校藝塵師匠之樞衡泮水傳經記儒宗之領袖久
矣執鞭之願闕然釋菜之儀瞻德表以無階搖心旌而
甚切輒效小人之竿牘自通夫子之門墻流水高山既
荷知音之素夜光明月必無按劄之疑緬惟賢士之閔
敬仰哲人之範得英才而教育樂在其中有神物之扶

持言無不利恭惟某官行純金玉操厲冰霜九德在躬
植賢能之冠冕羣書滿腹粹師友之淵源曩游庠序之
間已負公卿之望文高紙價業遠書惟郭泰居三萬人
中獨為稱首何蕃餘二十年久孰敢駢肩迨升俊造之
科遂際休明之運懷鉛抱槧容與乃渠含香握蘭進趨
粉省率由直道荐歷華塗屬臻偃革之期載闡明倫之
地爰資模楷式正本源肇新首善之規誕舉成鈞之訓
生徒濟之風化洋溢之出斯文理沒之餘振吾道陵遲之
後聲華愈茂眷注亦隆博古通經入勸迹英之講分章
摘句兼陪資善之游極妙選于一時聳榮觀于多士后
夔之教胄子正賴全材伊尹之格皇天終躋大用某遠
依輝庇尚占冷官既榮華袞之褒敢援空函之達攀龍
附翼久潛顏子之心結綬彈冠更效貢公之喜方凝寒
之在候張崇坂以猶餘願保冲襟益膺殊寵

除博士謝宰相啟

糾教法于賢閔茂聞善狀正官聯於講席忽奉恩綸就

列無堪循名有覲竊以四海淵源之自蓋本成均六經
訓詁之傳實由博士明人倫而在是列天象以昭然平
時固號于才難文治尤嚴于德舉得見君子斯可矣否
則學者無述焉如某者業謝師承體非儒雅只緣幸會
偶誤甄收屬當首善之興遂造屋英之米典司規矩豈
諧寬猛之宜投閣藝文莫贖公明之考繼下惟而攝事
每非座以懷慚敢期寡聞無約之資乃冒久假不歸之
寵此蓋伏遇某官至明燭隱大度包荒修禮樂于小雅
盡廢之餘洪基圖于炎政中微之後雷破山而風振海
壯矣忻懷爲庆天而魚躍淵妙哉橐籥故雖綿薄亦被
生成惟辭章視一世以汗隆而國學爲四方之楷式變
齊魯以至道欣感化之已純逃揚墨而歸儒恨斯文之
未副既公去取必絕愛憎恃直道之方行冀狂瀾之可
復某敢不勉思博約確守靖共警彼鑄金德難酬于大
治用諸攻玉質徒愧于他山

上湖州王侍郎啓

卷十一

五

持甘衆之荷索久藉論思分刺史之竹符用均勞逸朝
辭輦轂夕見吏民方幕府之初閉誼鈴齋之有暇中和
布政豈弟宜入壘雅俗以交歡納多祥而茂擁恭惟某
宏材拔萃與學逢原早懷康濟之心適際休明之運致
君業履許身稷契之間經世文章接踵班張之後自延
登于法從益展書于嘉猷猷納居多風規愈厲誠心樂
善力取當世之滯淹直道立朝無愧于生之出處預厭
承明之直徃分聖主之憂君相永懷張莫留于益友湖

山動色喜乍得于詩人暫辭紫禁之烟花聊賞日蘋之
風月昔張燕公出臨江夏益妙篇章光丞相來守山陰
盛傳酬倡才因景發地與人宣矧君雪之名邦得風騷
之太守凝清香于宴坐出小隊于郊坰凡歸一詠之品
題莫匪四并之逸樂然而疆鄰北門職寓西清忠精夙
簡于天秉治行俄騰于日下專城雖美前席可期屈處
厚于盛山雖無欣戚試望之于馮翊難緩登庸某猥以
庸虛誤蒙知獎方承麻于德宇忽遠迹于恩闕設祖張

于都門悉傾朝士望仙舟于河上獨後諸生

回第三人陳學士啟

賜第宸廷聯名禹甲傳玉音而申諭藹往藉以生光恭
惟某官經史淹該文辭瞻蔚卓爾功名之志見于議論
之英以皆為郎欲猷相如之賦隨計詣闕果家漢武之
知殊科取摘領之功絕技有中眉之恨高名始鳴實居
季孟之間故事攸拘遂處王揚之後昭聲華于白日開
塗轍于青雲某頃預有司獲觀大對冰象犀之寶本自

因人擅龍虎之稱徒欣得士過紆盛服脫以長歲佩謙
德之光亨增鄙情之感激

回第四人莫學士啟

猷賦春闈試言天陸屈一時之髦士連處上游知萬選
之高文難虧定價恭惟某官青雲令囂白雪高標氣涵
若雪之清光射斗牛之上闈門競秀蔚珠樹以聯三場
屋先登擅桂枝而擢一金聲既振紙價隨高以五千言
宏偉之詞參二三子魏哉之遙雲衢自致肯屈身世賞

之延大澤驟加遂脫跡銓曹之冗某比窺大對深歎雄
才搏虎捕龍敢角衰殘之力摧屏拔象生取奇偉之觀
徒得焉以為榮頌知音而何有乃迂都騎貶以長殘感
幸惟深敷陳莫罄

荆門宣到任謝宰相啓

分符出守託異縣以需才懷綬之官入黃堂而視事自
惟非據深用靡違伏念某賦性迂踈稟資篤下幸逢聖
世獲廁儒林朝暮益蓬久享詩書之樂春秋霜露每懷

松覆之私惟此小邦密鄰故里輒效一麾之請遂成三
徑之歸上谷遺風比卿閭而甚類兒童塵跡尋泉石以
都迷朋舊擁迎妻孥交慶服思從事方有改葬之圖上
家申哀允便通家之舉獲從私願實出優恩此蓋伏遇
某官盛德格天元勲濟世接下必期于自盡包荒靡見
于遐遺憫茲流落之蹤惟深懷土察見顯愚之守粗可
收民故于粉社之旁早以竹符之罷生成甚刀銘刻何
言某敢不俯體眷憐方圖報效養生送死而無憾既曲

遂于身謀受人利物之謂仁當仰鈞于德施

與襄陽吳帥啓

一麾出守誤膺民社之分十圍為連獲託藩垣之庇遭
逢有幸喜愧惟均伏念某章句鄙生膠庠舊物值聖至
宗儒之運充賢閔諱藝之員倚席五年同擅壘壺之樂
懷家萬里每深松檟之悲乃眷此邦實瀕故里服總從
事欲為改葬之圖上家申哀可辨過家之舉來承人之
得便已私此蓋伏遇某官雅量鎮時英猷濟物聳縉紳

之重望膺君相之深知紅旆碧油暫領上游之重丹墀
青瑣行趨中禁之嚴最謂衰蹤竊依輝蔭矧惟編籍實
寄部封自宋之滕方慕賢侯之政維桑與梓庶修雅什
之恭

答潭州陳帥啓

紅旆入疆已建元戎之幕朱轡至郡復交太守之章封
部載歡江山改色恭惟某官才猷通敏德器恢宏術應
變以無窮治所臨而有續折衝借重生宣尊俎之威來

暮與歌行有袴襦之效某偶日使事獲託官聯攬轡登車方採風謠之美賜金增秩式觀政化之成曾修慶之未遑忽貽緘之先及其為感愧罔既敷宣

賀劉運判除秘閣陞副使啟

申錫帝綸就陞使節載聯榮于華閣爰增峻于外臺郵置初傳輿情胥悅恭惟某官器資宏博識度疏明裕然康濟之才偉矣富強之術宜九重之眷注付一道之將輸南方為財賦之淵本幹旋之有道東壁乃圖書之府見寵畀之非常益茂膚公徑躋法從禁屬當郡寄欣親除音阻修慶于賓閣敢寓詞于書尺

通接樞密啓

去公府之潭二荐更歲月仰台符之雨二香對雲天久塵庠序之官每負簡書之畏名姓用疎于記室精神徒結于門墻惟時輔弼之良夙茂經綸之業祠庭偃息方益聳于具瞻神物扶持宣厚膺于純嘏恭惟某官才高人傑道契天民獨兼文武之資早注安危之意玉堂詔

令追迹雅于二京油幕鞞鈴折遐衡于四國一攀鱗翼
再秉樞衡屹然柱石之擎炳若考龜之斷允當任大果
濟中興佐佑成王君與協周公之化謀謨貞觀房喬推
如晦之籌旋抗封章懇辭机政體恤特深于睿眷股肱
稍逸于賢勞游綠野以娛神侶赤松而訪道屬四海作
霖之望爭觀十行副九重審象之求佇路三入某儒流
晚進留播微生曩騰光範之書獲廁翹材之館輪困見
器物無蟠木之容踊躍自言遽入洪鑪之鑄遂脫身于

逸調繼列職于行都靜言卯翼之私遂自齒牙之借知
已之深思未報古人之大節奚論克謹操修恐辜提獎
比在淵源之地屬經寒暑之時司訓誥以非才日虞官
謗念松楸而自請叨假軍麾尚飄萍寄之蹤未及瓜期
之代窘飢寒之方急執洒掃以無階管蒯至微永託鄉
雲之蔭黃汗雖遠終期滄海之歸茲炎赫之在辰宜保
綏之加意亟被賜環之召式隆調鼎之功

荆門得替經從湖北謝陳漕啟

小壘終更已屢遷于月律先陸輟揮方祇赴于天朝遠
泛江濤經從治所行有趨參之寺不勝欣忭之私恭惟
某官與學家傳宏猷世濟踐揚南北雅擅于能名綿歷
歲時益精于治道頃一麾而出守俄五袴以騰聲果被
褒嘉就司飛輓上游指碩耶宣力于外壺中禁論思行
致身于當路某欽風滋久慕德無窮解職雖前猶借二
天之庇登門在即已輕萬戶之封

回瀘南晁安撫啟

祇奉恩綸顯膺召節輕帆滾之將修入覲之容芳翰諄
之重誨相違之義情文交厚哀耄有光恭惟某官方術
開明文章瞻傳三紀宦游之久一時物論之歸荐歷侯
藩政績高于數郡邁分帥間威聲震于百變簡隆眷以
源馨嘉猷而無隱行寘論思之列盡摠經濟之圖某
正理行裝將安真館欣親追鋒之命阻陪銜舳之遊寢
遠英標莫卜瞻承之路側聆新渥嗣馳贊喜之誠

賀呂總領啟

光膺帝制進直郎曹以計省之華資總師屯之重寄恭
惟某官家傳真學世濟宏猷風流標王謝之姿政事處
由求之右朱播出守藹承流宣化之聲玉節觀風勳激
濁揚清之志旣布九重之德澤聿蘇萬里之瘡痍凋瘵
息肩姦賊落胆惟武昌之列成據全楚之上游供億是
資傾天下轉輸之半碩屢允賴當禁中奏報之繁自非
君相之腹心曷注軍民之耳目果膺妙柬就畀雄推足
食成軍方資于良美庇民尊主行奮于嘉謀某久託餘

光持蒙異顧感恩私而結戀門除命以馳神

謝范漕啟

小壘分符猥承人之外臺飛奏重愧已知載省凡材曷
勝公舉竊以漢利史六條問事察二千石為最詳唐採
訪十道得人領三百州而得要惟是守臣之能否貴繫
部使之否咸免督費以為雖豈荐論之可覲如某者稟
資至薄涉世多竒仕雖本於為貧志亦希于行道者而
不誠每疑所學之無庸力弗自量妄意為邦之或勉比

從蠻舍得諸軍麾甘沈迷于簿領之中親預于米鹽
之末術因臨事方知賈誼之疎以在愛民吏覺陽城之
拙惟資餘潤冀免大訶敢期冰鑑之明忽誤萍蘩之荐
此蓋伏遇某官英猷濟物絕識過人登車遠繼于家風
持橐行儀于禁路發姦摘伏惟政事之神明激濁揚清
判人倫之涇渭願如庸鄙雅荷眷知雖衰遲流落以無
堪辱撫膺矜憐而益厚居然幸會託在按臨持公法而
優以私恩取才長而護其尺短不措齒牙之論將令羽

翼之成自視歛然何以得此某敢不益修操履仰副吹
噓死者有知應感恤孤之義永以為好終翰報德之誠

湖南提舉到任謝宰相啟

假瞻惟而出使復去門墻馳軺傳以之宜已臻封部情
深戀德感切歸恩伏念某流落孤生艱窮薄命久託洪
鈞之播初無蟠木之容入忝膠庠出分符竹養生送死
既畢遂于身謀藏垢納汙每曲蒙于情恕施等天地仁
均父師茲小壘之代還遽外臺而擢授察其利盡心于

從事故驟而寵以使華憐其方竊祿以為生以趨使就
其官次惟是書紳之誨尤多提耳之言約以禮博以文
悅聞韶而忘味厲之名引之美比贈家以喻華負荷知
恩遭逢乃爾茲益伏遇某官言成典語動契神明距設
行而放淫詞士風丕變開誠心而布公道王化無偏致
今寒遠之蹤重載生成之賜某敢不服膺哲訓悉力公
程有地酬知豈此身之足惜指天誓報庶他日以無慚

通問湖北陳總領啟

叨奉宸恩濫將指使入部封而交事就庠庠以知榮恭
惟某官雅量鎮時宏才絕俗宣化藹惟良之譽觀風無
太察之奇陞卽部之華資總師屯之重寄上游餉餽已
寬聖主之憂中禁論思行筮從臣之列願惟疎冗特荷
眷知靜思竊忝之由實有吹噓之自星軫承蒞願何取
子澄清雲蔭垂休庶可逃于曠斥凝寒在候吉履具宜
冀妙養于冲和用亟臻于寵渥

漢濱集

漢濱集卷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濱集

卷十二

啟

潼川漕謝宰相啓

靡廩食于相濱已辜命節將轉輸于梓部載誤恩綸揣
分無堪胃榮有覲竊以總利權于一道外臺推曹計之
繁次地望于四川左蜀號益都之亞分三銓而選吏權

宋王之望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萬井以通商粵自軍興仍多邊費四海既臻小康養一
方未省于征求上軫碩憂遠加寬卹雖事為之制經講
盡之已明然存乎其人要推行之盡善必得異能之士
庶知協濟之方如某者賦性甚迂理財素昧比玷光華
之選日惟瘵曠之虞豈食貨以裕民曷裨良法宣詔條
而善俗茂布花仁幸禿覆護之慈未抵譴訶之域忽驚
中命靡俟終更專重寄于一司補缺員于五稔惟是久
虛之選宜陞不次之才敢謂疎愚乃永空乏此蓋伏遇

某官神功不測元化難名有一德以享天心允任大臣
之重使萬民而正玉面每勤膚使之求致若孤蹤亦叨
器使某敢不更殫夙夜益守靖共外竭力于一官莫無
大戾內矢心于九死必報洪恩

賀湯樞密啟

先膺詔綍進長机庭肆國家偃武之時專廊廟本兵之
任九重屬意四海蒙庥恭惟某官間世真儒累朝宿望
蘊潔淨精微之學成弥縫輔贊之功茲萬化之更新賴

一臺之糾正直而不佞抗詭論以回天公爾忘私推誠
心而格物能使薄夫敦而懦夫立大臣法而小臣廉暨
登登貳之司益展經綸之效惟時樞亮實亞台階府並
列于東西班迭陞于先後事分軍國制自祖宗彙戎事
之繁與命相臣而兼領勢成偏重權覺少輕屬當威柄
之申遂復章程之舊副茲德選可謂才難果崇體貌之
隆式厚腹心之委基命宥密方資帷幄之奇謨明弼諧
行運陶鈞之化某猥將使指述聽綸音夢繞門闌雖阻

申于慶謁言形竿牘姑少見于懽悰久序正中廟謀多
暇願精調干鼎食用下副于巖瞻

潼川憲到任謝宰相啟

久叨餉餽之司曾無政績就易平反之任不敢撫封命
節增華汧顏有覲伏念某早專樸學晚抗塵容橫經首
善者始終五年隨牒外方者俛仰十稔一紆守緩三假
使輅比將漕以充員適勵精之更化輕徭薄賦務宣布
于深思激濁揚清式欽承于休德豈但轉輸之輒辦必

期凋瘵以兼收使巴山萬里之遙如旬服一折之內至
于剗除民蠹禁戢吏姦力雖倍以何功心愈勞而更拙
徒依庠庇未被譴訶敢圖瘼曠之餘亦玷陶鎔之未飛
芻輓來既辭計事之煩攬轡登車仍正職司之秩叨逾
己甚稱塞惟艱此蓋伏遇某官道貫王猷功熙帝載名
世乃聖人之遇求賢真宰相之方為掬為揀拔犀材而
並用采葑采菲收片善以無遺碩若疎愚誤膺知獎每
自慚于謏薄尤重費于生成謂活童之間固已粗請于
摩撫則刑罰之寄或能上體于哀矜因俾歲遷實為僥
倖某敢不益于殫夙夜勉使令叱馭輸忠庶家風之未
泯捐軀報效豈國士之難追

賀沈丞相加恩啓

勅成國典光被廷綸粵躋賜位之官併行加封之戶陶
鎔所及鼓舞惟均恭惟某官盛德熙天嘉猷濟世雅多
材而多藝誠有德而有言尊主庇民行堯舜文王之道
屬辭比事合益稷皋陶之謨茲者圖慶系于濬源述睿

思于寶訓聿頌上宰獨總宏經實資指授之勤克善條
流之制簡編沓上粲星緯以爭光品秩增崇覺台階之
愈峻某官常是守班慶奠違作一經而垂無窮仰嘆股
肱之懿懷萬方而褒有德益欣體貌之隆暑氣方炎思
閔正遠願精調于鼎餼用下答于巖瞻

成都運使列任謝宰相啟

石渠寓直迺參英俊之遊玉壘將輸復貳光華之選寵
榮重沓感息交并伏念某稟賦凡庸見聞單淺隨牒今

逾于二紀乘輶遍取于涓埃敢期責實之朝乃昌踰渥
之寵懷鉛抱槧通仙藉于蓮山輓粟飛芻耀星芒于井
絡漕權既重地望弥高矧擇副以九難常空員而弗置
膺茲優擢必屬異能忽併誤于褒遷實自驚于叨竊此
蓋伏遇某官道遵皇極學探帝謨蘊大任之英姿輔中
興之盛烈賢才廣覽已收多士之心利澤遠施深軫四
方之慮精求膚使振及迂儒察其體日之誠未嘗治虛
名而之調度知其愛民之意不肯越經賦而橫征求似

于公私取予之間稍識利害輕重之理是以委之劇部
秩以清資用伸勸厲之規以起衰頹之意某敢不咨詢
民瘼宣布君仁期不負于使令庶少逃于罪戾然而盤
根錯節衆謂難圖綿力薄才豈能宏濟非大造曲加于
假措則孤蹤必至于顛濟播以陶鈞既荷生成之賜緩
其銜勒更希覆護之慈載厚德以無窮隕微軀而何有

賀工部楊侍郎啟

顯膺宸旨進貳冬官偉法從之得賢致公朝之增氣凡

居廕類舉切欣愉恭惟某官器宇端方性資凝重文章
雅健傳古作者之心政事通明為世吏師之首宦海久
騰子雋譽士流咸仰于老成星使觀風布九霄之德澤
月鄉銜命寬四蜀之征徭果深前席之厯亟奉賜環之
詔對揚丹陛洞契清衷既正位于通班過躋榮于近侍
雍容禁橐暫資猷納之動密勿政塗佇奮躬諧之盛集
久睽英範欣聽除音夷路載陞蠲敢希于附驥宏規可
繼狗徒幸于續貂

與沈夔帥啟

忝軫使以西征方趨遠部勤館人于東道已近雄藩睇
幕府以非遙通記曹而可後恭惟某官宏材絕俗厚德
鎮浮紫橐朝將密從甘泉之幸金蓮夜對親承翰苑之
華遽歷直于承明遂分符于井絡俄膺宸詔進領帥權
委寄既隆猷為益著八命作牧聊借重于藩宣一札成
文行越歸于輔贊某頃居學省嘗託官輿申別德之何
賒忽承顏之在途驅馳陵阪敢辭叱馭之勞瞻望光儀

預切登龍之喜

與荆南劉太尉啟

牙纛有光生控江湖之固門墻在遠久疎竿牘之修獨
省傾依實勤夙夜恭惟某官資薰文武學富古今挺不
世之奇才負濟時之大畧執干戈而衛社稷早信敵國
之成閱禮樂而敷詩書方倚長城之重功書彛萬聲振
華夷任千里之蕃宣寬九重之憂願仕陞掌武貴已並
于疑丞任付本兵謀即才于惟恐某馳驅蜀道在苒歲

華自東徂西叨誤恩之三錫以勳補拙無善狀之一毫
張哀病以何堪念吹噓之有素胡夙戒候台履其宜願
加謹予保綏用仰承于眷注

賀成都王制置啟

光膺明綽出擁高牙并路折衝聳全蜀上游之寄河圖
寫直冠西清次對之聯除日一傳與情大慰恭惟某官
才猷英特學術縱橫昔居葦布之間早負經綸之志軒
墀射策追晁童以爭衡禁省代言掩常揚而擅美眷坤

維之謀帥申選命以任賢獨當真主之知粵副元戎之
選輟論思于近侍寬憂顧于遠民一劄細書丁寧德意
萬釘寶帶愧耀身章載頒內帑之資庸視中朝之寵惟
疏恩之特異知注意之途深紅旆碧油權暫專于玉壘
紫樞黃閣名即啓于金甌某衰晚無堪馳驅何補當年
傾蓋已輕萬戶之封指日承顏方借九河之潤

賀成都王制置開藩啟

重門需賢坤維就鎮擁麾幢而入境開幕府以建牙凡託

部封孰不惟慰恭惟某官資兼文武學通古今自得雋
子賢科即受知于明主登崇甚峻天下想聞其風眷注
弥深漢廷無出其右茲從近侍來撫上游謀帥得人頓
覺雪山之重忘身拘國豈辭蜀道之難草木莫不知名
烟雲為之改色列城企踵冀六纛之遙征多士私憂恐
一封之趨召某司存有守迎候未遑賀厦輸誠已記曹
之是免披雲自幸傾行旆以尤勤淑氣漸融征途尚遠
願益加于保護用上副于倚毗

與官使孫左司啟

登車出使載設于明恩叱馭之官已交于賤事顧惟叨
胃寶自吹噓恭惟某官學貫九流才高一世擅改事文
章之美凝功名富貴之姿東觀南宮早騰于濶步北門
西掖衆指于通津一為畫錦之行屢藹昔襦之頌求舊
已喧于朝論均勞難戀于仙祠行度褒嘉入躋禁近某
夙叨真賞允潤英風賦袖何房感特深于銜在微傳已
蜀身尚遠于門墻趨文席以何時臨尺書而獨寫嚴寒

在候台履其宜莫妙養于冲襟用亟膺于名節

賀宰相正啟

月正益取聿新于天叙律旋太簇肇建于人正諒一德以奮庸有百神之敷佑恭惟某官功年挾北德配堪與轉一氣于鴻鈞調四時于玉燭咸和海宇永措俗于春臺光輔基圖方過期于周曆履歲端之伊始偕天步以同休某遠備外臺阻趨公府捧椒觴而獻壽莫效微誠仰台彩以馳心徒傾善頌

與寄居范都運啟

叨膺中制猥備外臺篤韜傳以載驅欣門墻之漸近恭惟某官精忠許國絕識薦時以一世之能臣為四方之膺使暴公子威名聳震魏弱翁治行流聞久爾倦游暫茲均逸士訟王遵之去上疏相先帝思張敞之功起守在即禁夙睽未契最荷殊知頃一障以分符偶二天而託庇過蒙眷寵得就涓埃懷盛德以惟深喜餘麻之復偕登車澄按方師孟博之風何屣逢迎敢辱付宣之願

嚴寒在候吉履具宜莫妙養子冲襟用荷須于名節

賀揚侍郎啟

光膺大寵進貳夏卿偉法從之得賢舉朝廷而增重凡
居麻庀孰不忻愉恭惟某官學有淵源德無瑕類方出
萬夫之上身兼數器之長崑玉挂枝早擅無雙之價石
渠金匱悉窺未見之書既即宿以高騰亦使星之屢遣
不沒之于功名之際每恢之乎出處之間宣室召還蘭
臺入造益締楓宸之眷亟陞荷橐之華勸講經惟主盟

帝學豈但待臣之高選實窮儒者之光榮禁闈雍容已
著論思之效巖廊密勿行摠輔佐之功某久聞英風忽
聞新命高閔展敬千寅謁以無階尺牘馳誠通記曹而
可後

賀陳察院啟

拜命樞庭陞華栢寺正人登用公議交孚恭惟某官卓
識離倫英姿邁往宏材周于時務身學貫于經邦鼓篋
賢閑夙騰于妙譽彩纓仕路久屈于遠圖既涵養之愈

深宜聲稱之彌邵果回淵登迤被寵光亟躋六察之聯
允極一時之選雍容憲府暫資直諫之猷密勿禁途佇
展論思之益某喜聞成命邀在遐方懷漫刺于門墻阻
伸慶謁達空函于几俗但切懼悚

又

顯奉宸恩榮陞臺察國有正臣之道人知直道之行論
縟始頌縉紳交作恭惟某官性資剛大德履方嚴學洞
聖經博貫九流之蘊才周世用旁通萬變之微久矣軒

昂茲焉過合既特深于隆眷爰允賴于忠言糾正官聯
暫假風猷之峻論思某路載觀賢業之榮某備使遐取
欣聞成命匏瓜有守望寶廡以無階竿牘馳誠通記曹
而敢後

通趙給事中啟

振翼垂光仰風流之有自抗塵走俗披雲霧以無階敢
憑尺牘之修用致寸誠之戀恭惟某官宏材絕等粵學
逢源并絡飛英近淵雲而接武天庭擣藻揖晁董以齊

驅擢自清衷亟躋華貫鐘鼎成而重輕莫揣圭璋御而
溫潤有加粹然大雅之姿允謂中興之瑞丹雘青瑣已
密侍于景洗黃閣紫樞行峻膺于大任某偶承人之濫
假使華叱車馭于邛笮承顏未卜侈里門于高密慕德
徒深春氣將殘辰休茂擁願益加于綏養期上答于春
知

賀陳樞密啟

光膺帝綽進貳樞庭凜人傑之既升覺朝廷之增重衣

冠豸豔介中曾歡呼恭惟某官韶濩正音鼎鐘偉量冠賢
糾而自致儀集路以橫翔聲華行實之隆夔追前哲猷
納論思之益密簡清衷獨高專對之才三建出疆之節
蓋聖心之注意欲鄰國以知賢借此時將命之行示他
日折衝之寄使華旋返天寵驟加以四海之儒宗本一
朝之兵柄基命宥密方資惟懼之籌謨明弼諧行正陶
鎔之任某雅叨春煥欣聽登庸文廈崇成阻造潭之之
府餘克遠借徒瞻兩之之星寒律方嚴政机多暇願順

節宣之理用承考慎之圖

賀沈制置啟

渙號肆頒紳維作鎮九重念遠暫勞才素之臨萬里知
歸成起袴襦之詠先聲所暨羣聽具孚恭惟某官識照
幾微學履康濟日光玉潔燦然經世之文岳峙海涵允
矣絕人之德早中異科之日亟陞清禁之班中外存更
險夷一致陳賈生治安之策憂有甚于積薪本陸贄仁
義之言遂寧辭于棄授運著已然之效咸雅先見之明
亟生宣室之恩小屈淮陽之卧上方惠顧全蜀圖回中
原欲遠控于上流遂擢顯于大閫盡護諸將庶幾獎率
于三軍兼撫列城豈特招徠于八國即正祖銜之任益
隆禹萬之勳某道德積年邇風有日驅車梁雍飽諧叙
我之危回首岷峨頓覺雪山之重

太府少卿四川總領到任謝宰相啟

貳列卿于外府猥廁廷紳董經賦于山游仍將使指省
躬曷稱拜命知榮伏念某少本拘儒老為俗吏偶明時

之幸會乃煩使之屢更去朝初自于延麾入蜀繼叨于
移節驅馳九載緯歷五司雖殫夙夜之勞蔑有涓埃之
效荐蒙增秩比復賜環雷電取將已下仙宜之救蓬瀛
且至却四方士之船浹號中頌詞溢美亞班聯于七
寺之長督餉餽于六師之屯引私諱以有陳觸報聞而
莫避凌兢就列顛作是虞茲蓋伏遇某官先覺真材具
瞻碩輔以尊主庇民之術行推賢進善之心名一藝者
必庸用廣覽英豪之士無大故則勿棄尤曲救貧賤之
交至若衰遲特勤記錄推挽之恩極矣不進弗休撫存
之意益然有加未已重慚涼薄倍費生成某敢不仰體
眷私更鞭為蹇交修食貨權四路之盈虛兼俗軍民俾
一方之帖恭庶上寬于憂頌次少答于陶鎔

回彭州馮守啟

恭承詔綽載館都章振都駢以之官合左符而宣化恭
惟某官文傳正氣識造大方議論縱橫達今昔安厄之
變聲名赫奕推西南人物之英果勤側席之思荐被賜

環之詔已揚舲而趨名過抗疏以求歸特畀收民俾行
素學普布中和之政佇還清切之聯過沐謙冲曲垂音
問感藏弥切濡榮榮殫

回杜殿院啟

一鷄上騰方慚于僭率雙魚遠翫殊佩于謙光執禮甚
恭捫心有覲恭惟某官學優經濟識造幾微說論忠言
為一朝之藥石深仁厚澤歌千里之袴襦既聲實之交
孚諒功名之可以准揚卧治聊資汲黯之行宣室興思

即有賈生之召某徒懷慕用未覲風規與大夫侯而同
并非能引類知抑下惠而不立實恨貽訊至煩導諭之
勤尤重過情之愧凝寒在候福履具宜更冀保綏前膺
寵渥

賀朱叅政啟

光奉宸恩進陪國論真儒得位寰宇均惟恭惟某官地
德誠明凝姿敦大深探道具會先聖不傳之心洞達時
宜殫當今有用之學夙奮經綸之蘊存升華顯之廷憲

府繩違正一臺之綱紀露門勸誨闡六藝之淵源精忠
彌結于主知公輔久虛于物望果承天眷入秉政机必
將下膏澤以醇四海之風恢遠圖而永萬世之業躋民
仁壽正位鈞衡與誦所歸斯言可復某謬蒙眷寵欣聽
登庸雖邈在坤維莫遂踵門之志然仰承晉接元深賀
厦之誠霜令載嚴冲襟多裕願謹各神之衡以符嚴石
之瞻

賀周樞密啟

顯膺綸制進貳樞庭增聖朝道德之盛壯天下安榮之
勢併懔所及慶忭交深恭惟某官德量恢闊天資英偉
學探聖域妙致知格物之功才又王家兼緯武經文之
畧早蒙異眷徧閱華途瑣闥論恩凜有回天之力王堂
播告昭然煥斗之章當敵國之尋盟馳軍車而遠聘掉
舌端之三寸重國體千萬鈞載壽伏節之勞遂付本兵
之寄基命宥密方資帷幄之奇謨明弼諧即正台衡之
任某久叨庇賴欣聽登庸大厦崇成阻造潭之之府餘

光遠借徒瞻雨之之星寒律方嚴政机多暇願順節宣
之理用承考慎之圖

賀楊參政啟

顯膺詔綽榮預改机海宇同休簪紳共慶恭惟某官學
造聖賢之域氣鐘天地之和騰茂蜚英展之萬人之傑
廉貪立懦卓哉一世之師蓋嘗推難進之風將以厚有
為之業比及厲精之日果勤側席之恩爰增重于蓬山
即升華于荷橐批教獨高于夕拜司戎旋擢于夏卿秘

殿橫經既極名儒之選某林視草尤符內相之稱上方
加考慎之圖人皆謂登庸之晚茲進陪于揆路實簡在
于淵衷以旦夕承弼之良為左右股肱之助子儀徹樂
已聞清德之孚淮南寢謀坐有折衝之效佇見白麻之
出益昭黃閣之尊某迹在遐方欽聞休命台符兩之徒
仰睇于餘光公府潭之願永依于大厦

賀吳宣撫啟

九重注意載頒渙汗之新四蜀分憂就付宣威之重華

夷震疊廟社奠安恭惟某官智勇兼資勳名夙著三紀
比西南之翰一門據忠義之誠蓋神明默扶子儀俾再
造于王室而凶奴素畏季收不敢犯于邊陲膺具禮于
齋壇視多儀于揆路分統連營之盛旋陞亞保之榮傾
凌烟之像未極乎形容而大常之銘屢勤于記述兵欲
藉上游犄角之勢公獨得中原歸附之心故宏建于高
牙庸盡護于諸將昔岑彭馮異闡方面之號兩衛青去
病閉幕府之雄茲聞兄弟之迭居足為古今之盛美况

司徒之子公武嘗進壁于淮垣太傅之狂謝玄亦陳師
于淝水豈特公業一時之會實係國家萬世之休某久
託餘輝欣聆成命簡書有守莫窮賀履之私調度斯興
當叶同舟之力

賀某尚書啟

顯膺宸綽入踐禁林司九天告命之嚴極四海文儒之
選縉紳艷麗翰墨光榮恭惟某官識度邃明材猷魁傑
學貫六經之蘊詞追兩漢之醇早擢異科亟蒙殊獎代

言西掖兼常揚體制之精典選中臺振裴馬銓衡之譽
物望滋峻主知益深若時內相之崇超出廷臣之右演
綸摠思豈特資潤飾之功跋燭承恩實有賴謀護之助
矧惟世掌可謂才難匪茲特出之英孰副非常之舉備
玉堂之顧問已契淵衷贊金鉉之燮調矧陞改路某遠
銜使指欣聽除音雖注日雲霄莫遂登門之志然傾心
嚮仰尤深賀履之情春氣肇新沖襟多裕特恐保綏之
節用欽考謹之求

謝虞尚書啟

總軍務于上游曾微善狀正卿聯于外府更玷殊恩揣
分量以逾履揆才能而弗稱覩顏拜命撫已知慚伏念
某涉道迂疎稟資蹇拙少睿策勵頗妄意于清流老厭
馳驅嗟寢成于俗吏比承人之久掌利權怒邊索之揚
張奮王師而鷹擊輸將粗繼皆朝廷訓勅之明恢復是
期乃將帥經營之畧雖備殫于五技初無補于一毫方
虞曠職之誅遽沐憇官之寵靖惟光冒寧茂黃綠茲蓋

伏遇某官成德閑深較才趨藹皜之乎不可尚已載書
竹帛之雋功休之焉其如有容常借齒牙之餘論遂令
渥洽猥及庸虛某遽頹罔堪叨逾實甚投門置敬每興
休聲之思含垢匿瑕猶賴忻懷之庇

謝吳宣撫啟

總軍賦于上游曾徽善狀正卿聯于外府更冒殊恩顧
薄陋以何堪匪吹噓而曷致恭惟某官忠誠許國知勇
出倫臨戎整暇而思威並行料敵精深而奇正迭用內
金蜀漢民特若長城之安外神威秦兵行如疾雷之震
等差功伐愛惜貲儲憐其潦倒之蹤假以揄揚之助遂
令獎渥誤及庸虛某荷寵若驚懷歸甚切江湖未返久
借潤于靈河鍾漏已殘尚分光于霄燭

通問呂經畧啟

叨膺宸命濫假使權瞻封部以非邁修絨膝而敢後恭
惟某官材標國器業紹蒙風既妙簡于隆知遂寢更于
繁使登車攬轡藹膚使之聲名足食成軍寬上游之憂

碩惟桂林之重鎮扼銅柱之遐取謀師為難得公而重
碧油紅旆聊資鎮撫之良音瓊丹墀行奉論思之直碩
惟疎冗特荷照知方一障以分符儒二天而託庇適蒙
眷獎得就滄埃每深感德之懷復幸芳鄰之接六條問
事揣綿力以何堪十國為連萋餘光之可惜歲寒在候
台履具宜期茂養于沖襟用函臻于寵渥

賀黃給事中啟

被命紫宸陞華青瑣公朝推重士論獲伸恭惟某官杞

梓良材圭璋偉器粹然心學窮六籍之淵源允矣躬行
作諸儒之標的盤錯紊施于游及險夷不失于正塗夙
膺當宁之知首及賜環之召弥綸省闈獨高詳整之稱
糾正刑書深體哀矜之意勸諫輔光明之盛猷言資啓
沃之勤惟時封駁之司久虛夕拜必取端方之士庶展
辰猷載疇已試之能宜備即真之寵謀王體而斷國論
固所優為熙帝載而亮天上佇膺大用某邀居遐俗側
聽新除夢遶門闌雖阻伸于虔謁言形竿牘姑少見于

淳雅具

惟察

賀揚給事中啓

寵膺綸劄起拜瑣門仍露門勸誨之官兼翰苑代言之職凡居麻底舉切訢愉恭惟某官韶護正音鼎鍾偉量粹稟岷峨之秀養深江海之源宣和大比者一萬人獨擅無雙之譽突祚中興者三十載尚堅難進之風比宣室以召還冠蘭臺而富直進持從橐入侍經筵借揆範于儒宗作典刑于胄子英聲茂實藹然清議之歸碩畫

嘉猷卓爾淵衷之契爰課論思之效遂陞封駁之司擢自帝心震于朝路豈但就批于黃勳更資播告于白麻選妙一時榮頌多士益者三友已增惟惓之光弼于一人行運陶甄之化某猥司煩使遠聽除音懷漫刺于門墻阻伸慶謁達空函于几格徒激歡慄

賀黃樞密啓

顯膺綸告進貳樞庭增皇朝道德之威壯天下安榮之勢縉紳屬自介胄歸心恭惟某官才以王家學探望域

文章醇正參垂世之格言識慮昭融富經邦之奇蘊函
蒙睿眷眷歷華塗資管轄于都曹職論思于憲部露門
勸講開陳默契于淵象瑣闥繩愆封駁允符于公議上
方奮乾健以清六合廓離明以燭九幽必使運惟懼之
籌如數記而龜卜用能奪腥羶之氣使瓦解而冰消倘
非真賢孰躋輿運贊宥密之命精神已見于折衝司造
化之權輔相行觀于藏用某肅將隆指欣頌除音多在
迢阻遂登龍之志仰傾潭府徒深賀燕之誠春令正

奸靈襟多裕願謹禹苗之節式符名石之瞻

賀吳宣撫陞招討啟

命敷綸綍益隆委寄之恩地控閔河盡付威懷之柄傳
開中外震聳華夷恭惟某官幾鑑絕人勲名蓋世勇無
與敵曾收百戰之功智有餘忠深被九重之眷懋齊壇
之罷教總環列之師屯爵命增崇峻處三孤之秩皇靈
宣布獨分四蜀之憂眷秦晉之奧區稔祖宗之遺澤江
干牢落久混旣求之鄉父老咨嗟常晞日月之照上方

振規恢之長策公能奮經濟之遠圖特畀重權庸清大
憇有指疆土豈惟伐獫狁而至太原克諾戎兵必將封
狼居而臨瀚海某久蒙輝潤欣誦詔除屬限官常阻遂
轅門之謁仰伸慶門敢藉尺牘之馳

遠迎奉使虞尚書啟

銜命九重遠撫雍梁之域抗雅萬里近臨秦井之墟士
民屬目以懽呼將卒傾心而踴躍恭惟某官器全酬酢
學富經綸夙推開濟之才聿際享嘉之會受知聖主偏

高
歷清塗督戰淮淝既運籌而取勝宣威陔蜀將傳檄以
收功行書竹帛之勲入總樞机之柄某久違英範辱在
下風猥限匏瓜已失爭先之觀載馳竿牘益深仰止之

賀川陝宣諭虞尚書啟

位登八座任重七兵以六官常伯之尊膺一面信臣之
遣凡居庠序舉切歡愉恭惟某官浩氣凌雲宏才絕類
雄文奧學得江漢之洪深直節高標等岷峨之峻拔驅

濟華負動契清衷珥筆竊坳妙極一時之選演綸鳳掖
炳同三代之風當聖哲馳騫之秋罄得從論思之益方
采石收功于耆定乃右深抗志以經營宣國威靈諭王
德意召公分陳聊專二伯之權求度早准即晉三司之
貴某辱知最厚籍蔭甚周蘇代使忝正賴餘光之振相
如告蜀行遵偏撤之馳

通宮使蘇尚書啟

羽儀中禁久欽名德之高冠冕西州滋仰人門之峻瞻

台閔而甚迺通記府以爭先恭惟某官粵學逢原宏材
絕俗斯文不墜自承家世之傳直道而行益葺廟廷之
望罄論思于文陛典禮樂于春官一去迎班三臨巨鎮
樂鄉閭之均逸辭藩府以勾歸來道角巾曲狗高人之
志西清荷橐就陞學士之聯碩側席以方勤恐賜環之
在即某外臺忝竊左蜀將俞叱馭而來方竭馳驅之力
披雲未卜徒傾慕用之城寒律正冲襟尚遠願吏綏
于福履以嗣拜于恩光

賀湯中丞啓

出綸西掖正位中司海宇傳聞共喜真賢之進蕃紳屬
望益知青議之伸凡仰光塵舉深慶忝恭惟某官稟資
綬亮造道精微煩使屢更著三朝已試之績孤志自結
當萬乘非常之知召自祠庭寘諸憲府出聖神之獨斷
首公正以親除送重青囊聲高白簡惟百辟之承式係
一臺之得人國家虛大夫之官以中執憲而為長聖主
重言路之貴必古遺直之是求自非拔俊良于頌牲之
中何以振風宋于陵遲之後果膺帝簡實慰民瞻追慶
歷嘉佑名臣之蹤用復景德祥符希世之治應龍相感
雲霧滃然而從猛獸有威藜藿為之不採鈞衡之正朝
夕可期某濫使遐取欽奉新命一鶚直正仰博擊以高
翔二蟲何知欣逍遙而竊庇炎敵猶劇啓處其宜頗加
謹于保綏以上當于注倚

賀汪中丞啓

出綸西掖正位中司旒冕虛心寄霜威于言路簪紳屬

目仰風采于公朝凡託忻懷舉深慶忤恭惟某官性資
 直亮德操剛方學貫經邦達聖哲幾微之蘊識通正體
 明古今理亂之原自親擢于臺端尤力禔于廟筭豪強
 胆落詖佞魂驚致國勢之愈尊實帝東之倚重骨鯁既
 孚于上意精神坐折于遐衡屬專席之簡求跨亨衢而
 峻陟應龍御極雲霧滃然而從猛虎在山藜藿為之不
 采具瞻有素爰立可期某邈虎遐取欽聆休命喜而不
 寐知清議之方伸斐然成章愧鄙悻之莫盡秋天澄肅

憲府靖嚴愿加謹于保綏庶祇承于眷注

賀吳宣撫陞少傅啟

命下廣庭爰懋膚公之報寵頌異敷特陞亞傅之尊夷
 夏聳聞軍民胥悅恭惟某官勲庸盖世智畧兼人身蔽
 坤維著威名于三紀志存王室挺忠義于一家屬狂寇
 之干誅任元戎而敵愾投膠勵眾咸思奮臂以登先破
 竹乘机孰不望旂而遠遁併克閔山之險一空巢穴之
 羣既偉績之弥高宜隆恩之香至益峻三孤之秩中陪

多色之腹上眷有加既已極褒遷之典公心無斁必將
恢文之功丕展壯猷嗣迎殊渥其夙蒙輝潤欣誦詔
除屬限官常阻遂轅門之謁仰伸慶問敢稽尺牘之馳

賀汪叅政啟

顯擢真儒榮參大政綸言誕布丕昭帝眷之隆輿誦僉
諧允副民瞻之竣庇庶所及履忤交增竊觀歷代之或
衰係視輔臣之臧否誠得元弼始收雋功未有有用無奇
之才而能辨非常之事况聖哲馳鶩之歲匪國家閔服

之秋毫釐晷刻之差患遺寰宇錢穀甲兵之問日至廟
堂必資名世之英斯展經邦之績天祐明聖時登俊良
恭惟某官識洞古今量涵清濁中和稟粹渾然九德之
資精密窮微達矣六經之蘊曩由公道自結至知三院
階陞凜風霜于百辟一臺生正肅儀執子萬方眾論攸
歸上心詒簡屬邊塵之犯順持使節以宣威勢壯荆吳
奮周瑜之雄畧忠輸淮蔡驗裴度之嘉謀人皆曰賢政
將焉往折衝有賴已書竹帛之勲注意既深即迅鈞衡

之拜某欣聞新渥阻造崇墉應龍翔而雲霧興行須霖
 雨之下大厦成而燕雀賀永依柱石之穹溽暑尚煩靈
 襟多裕期茂加于調護庸宏濟于艱難

賀同知張樞密啟

寵膺詔綍起贊事樞肆國家右武之秋居廊廟本兵之
 地精神所聚形勢自張竊推聖賢出處之方必順天地
 盈虛之數卓然慷慨謹爾行藏奉身而退則視富貴如
 一毫之輕投袂而來則使社稷增九鼎之重恭惟某官

德尊顧輔學粹鉅儒忠誠表于西朝門望光于百辟三
 仕無喜孰窺特立之心萬鍾何加獨養至高之氣早聯
 近侍最號名臣後生成仰其風流當世久希于膏澤建
 真人之繼紹屈臣哲以登庸允賴壯猷克寧雅俗趣名
 走銘璫之使給扶優軒陛之儀任隆股肱恩極體貌一
 夔足矣知公論之僉同二老歸之信敵情之率服偉哉
 用江左之傑信爾寢淮南之謀惟具膽之既孚豈爰立
 之可緩基命宥密暫煩惟怪之籌謨明弼諧行正鈞衡

之拜某遠叨將指側聽除音夢遠門闌雖阻深于慶謁
誠駢萃牘姑少見于懽悰

總校官編 修_臣 吳裕德

檢 討_臣 徐鑑

校對 監生_臣 董潛

漢濱集卷十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濱集

卷十三

宋王之望撰



啟

除權戶部侍郎四川宣諭使謝宰相

奏蜀計以歸班方趨名節貳民曹而諭旨就拜除書辭
避莫伸凌兢罔措伏念某幼專儒學初乏吏能偶不棄
於明時遂寢更於煩使閉山萬里幾為莊島之吟塵土

一官久失邯鄲之步陞華月士總賦紳維適可用武之
難粗免乏興之責中緣抱疾數懇奉祠賜環已成於趣
塗出縛遽驚於即授名參從崇朝宗輟江漢之行身擁
使輅捫厯跨井參之分被寵靈而時異仰造化以知歸
此蓋狀遇某官大度包荒至仁恤遠聞尊主庇民之畧
行拔賢進善之心鎮靜物情掩風流於江左陶成士類
憫留滯於周南遂俾哀蹤亦叨重寄某敢不更堅晚節
益勵孤忠陳力無堪曷展驅馳之效投聞有請終希快

孔之恩

與田太尉啟

叨膺宸命濫假使權入封部以云初修緘滕而敢後恭
惟某官龍韜妙略燕領雄姿冠毅勇於三軍擅功名於
一世視儀政路已隆節制之尊乎號廷紳行秉樞機之
重眷惟疏冗雅荷照知致忝冒以如斯實吹噓之有自
星軺承乏顧綿力以何堪玉帳宣威度餘光之可惜歲
華向晚鈞履其宜冀益謹於保綏用仰承於注倚

賀劉舍人啟

矯切締眷鳳沼代言入題紅藥之詩兼草白麻之詔近
宸光于三接演帝制于九重凡在觀瞻孰不欽羨恭惟
某官英姿邁往絕織造微早遊晁董之科久振常楊之
譽十年出處雅高難進之風一節險夷始見後凋之操
屬開公道益簡聖知遂升持橐之聯深副垂紳之望北
門西掖已追三代之大前疑後丞行備四隣之擢某論
心有素覲德無階中禁得賢喜詞宗之見用正人當路
休

賀汪殿院啟

顯膺綸旨擢副臺綱朝廷知公道之行天下喜正臣之
進凡居庠賴舉切歡愉恭惟某官迪德粹醇凝姿敷大
醞籍獨高於人品精神自結於主知夙展英猷荐登華
貫紬羣書於麟閣雅推鴻博之儒分六察於烏臺共仰
端方之器聲稱彌邵眷注有加遂司擊搏之權益峻班

行之望殿庭執法警資直諒之才政路升賢行奮獨諧
之蘊某遠行使指欣聽除音鴈塔聯名未有披雲之便
龍門引領徒深賀慶之誠歲律凝和靈禱多裕願副九
重之倚更精六氣之調

賀陳殿院啟

顯膺宸渙擢副臺端直聲聳聞善類增氛恭惟某官介
然有守卓爾不羣奧學淵源早冠諸儒之選精忠砥礪
深承明主之知樞庭方賴於彌綸憲府俄司於糾察並
陞言責用警官邪殿中資執法之良朝右推得人之盛
正繩直筆方觀擊搏之威尊主庇民行峻謀護之用某
幸聯末契喜聽新除懷漫刺於門墻阻伸慶謁達空函
於凡格徒切勸棕

賀梁諫議啟

顯承詔綍擢長諫垣正臣既用於朝廷公道遂行於天
下凡居庇賴舉切歡愉恭惟某官識慮昭融性資閎博
文高作者追三代之醇深氣養浩然塞兩儀而剛大風

負經邦之略果膺不世之逢在憲臺高繩愆糾繆之風
居省闈擢補門拾遺之美上方規恢大業總攬羣工勵
精於仁政之端虛佇於爭臣之烈倘非雅望孰副旁求
屈萬乘以心傾冠七人而首用綸恩獻納已隆近侍之
華輔贊彌繼行秉洪鈞之重某遠將使指欣聽除音懷
漫刺於門牆阻伸慶謁達空函於凡格第切懼悚

賀陳檢正啟

被命九重糾司兩省端人既進公議攸歸凡在觀瞻孰

不欣抃恭惟某官天資稔亮德性純明名世傳芳望素
隆於門闕象賢濟美聲久重於朝廷十年去國而其守
不渝兩郡牧民而所至可紀賜環入覲前席輸忠益深
睿哲之知擢贊平章之地惟東西二臺之設典中外萬
機之繁奏報縱橫章程靡密欲善彌綸之職必資綜練
之材果副旁求式當謹簡既結知於君相行致位於公
卿某遠假使輅阻通賓謁出綸詞掖喜聞一札之褒持
橐某塗更羨九遷之峻嚴凝在候福履具宜期茂養於

粹和用並承於寵渥

答新利路張漕啟

光奉宸綸肅將使指先聲所暨輿論交孚恭惟某官識慮詳明器能宏博一門蘭玉競秀爽于階庭再世詩書發英華于事業游心素更于盤錯亨衢成政于飛騰剖竹分符方列專城之最賜金增秩宜應細札之褒顧經理于中原資幹旋于外計詢求在列簡畀長材行觀攬轡之初益振埋輪之舉貌貅列成迄無遺乏之憂鴟鷂

近班嗣有超遷之寵某未遑馳訊先辱飛緘感佩良深
敷宣罔既

答夔路范漕啟

暮年報政騰善最于專城一節觀風耀皇華于遠服澄清所暨喜憚惟均恭惟某官與學逢原宏材經世持身粹潔無拱璧之纖瑕遇事刺裁發新矧之游必存膺眷獎權付將輸方有事于中原實資材于外計登車攬轡信克紹于先猷鳴玉特荷行經躋于近列某未遑馳訊

先辱飛緘感佩良深敷宣罔既

賀何內翰啟

顯承詔綽榮踐禁林掌九重制詔之嚴極一代文儒之
選士流歆寵國體增輝恭惟某官字量宏深惟資沖粹
學貫天人之際智窮道德之原崑玉桂枝早植無雙之
譽商瑚夏璉出為希世之珍聲實既孚飛騰果峻霜臺
綈糾雅高三院之稱諫省論思獨冠七人之列既效伏
蒲之益遂膺視草之榮聖哀方急於規恢德意爰資於
播告使詞所發如雲漢之昭回則號令之行有風庭
之鼓舞春茲能事屬在傑才鄭網上察其小心張說時
推於大手名書案上已聞倚注之深禮絕座中行有登
庸之命某久違英範遠聽除音夢遶門牆悵莫伸於慶
謁言彤年牘知難罄於歡悰溽暑正煩台階尚邈願謹
保綏之節益圖弼亮之功

賀周內翰啟

光奉宸綸擢專翰苑正是久虛之席孰如已試之才四

方聲聞多士歆寵恭惟某官天資秀穎道學淵源早收
宏博之科徧閱清華之地掖垣瑣闥高論思潤色之功
金馬玉堂極經術文章之選果食諧於因任遂亟被於
真除白麻推三代之英青簡擅一家之美飛騰壯歲冠
歷近班風雲之契已孚夢卜之求允屬名書案上聞御
墨之新題禮絕座中有禁林之故事某猥將使指阻造
賓閣內制得賢覺朝家之增重詞宗當路喜吾道之方
亨歲律將窮台符正遠願謹保綏之節用承倚注之心

賀汪侍郎啟

顯膺宸命進擢臺端正論興於朝廷清標聳乎天下凡
居庇賴舉切歡愉恭惟某官識度恢闊才猷超邁學富
九流而達以精微之妙行高一世而卓然純粹之歸自
結淵象亟儀華貫蓬山離枝特高鴻博之稱柏寺糾彈
蓋闡端方之譽嘉言既效睿眷有加肆茂出綸之思峻
躋橫榻之任正繩直筆方觀擊搏之風尊主庇民行究
獨諧之用某夙叨論薦欣聽登庸雖流落遐荒莫遂覓

趨之願然依棲末契尤深燕賀之誠春氣漸和靈襟尚
遠願副九重之意更加六氣之調

回知渠州張侍郎啟

持使節於湘濱偶逃瘴曠假漕摧於梓部益愧叨逾承
空乏以何堪託庇床而甚寵恭惟某官宏材絕俗厚德
鎮浮游利器於蟠根表疾風於勁草容臺典禮孰居制
作之先從彙輸忠備罄論思之益暫違清禁遠撫名邦
三刀之夢方符五袴之歌已播朱輪皂蓋聊淹師 之
賢青瑄丹墀行補公卿之缺某夙叨雅眷久閱英風朝
路影纓曾被餘光之借天涯攬轡復觀善政之成曾柔
削之未修已華絨之下逮其為感幸罔既敷宣

賀湯侍郎啟

寵奉宸綸榮陞禁路粵總司戎之政爵為從列之光凡
在庇庥舉增欣忭恭惟某官鼎鍾偉量韶護正音德懸中
庸帥聖賢而有法才優通變應事物以無方自峻擢於魏
科頗倦游於常調守道難進得時則行彈擊百僚獨聳

烏臺之望迴翔七寺聿修扈正之官報卿月於金門輝
使星於玉壘八年夙夜一節險夷惟西南久宿於師屯
故上下俱疲於餽餉帝心憂顧天詔哀矜爰遴擇於通
儒俾王持於大計輕搖薄賦蠲重斂者不知幾科足食
成軍儲羨財而更豐完日兵民兼裕官吏舉安頌聲上
達於四聰覲果膺於三接對揚慷慨褒諭頻煩遂以一世之名
臣並擢九重之近侍論思獻納已高持橐之風輔贊彌縫
行副秉鈞之任某遠聞新命喜極平情無從進旅於門
藩獲陪賀列但與去思之郡邑同沐恩波

回劉侍郎啟

原隰載驅屬觀風而靡暇里閭在望悵披霧以無階比
修記以方前忽貽緘之俯及謙撝所達感愧交并恭惟
某官一世名儒三朝近侍經探聖人之蘊文為學者之
師勇退禁班久忘情於軒冕樂閒衡宇獨養浩於邱園
雖耆耄而不忘知神明之有相上優晚節姑從琳館之
游時重老臣即聽蒲輪之名某登門未遂攬轡將還莫

窺道德之先徒有典刑之慕

賀新知荆南楊待制除戶部侍郎啟

命出宸庭班躋集路乃眷大司徒之職國計是資爰陞
小常伯之聯邦基愈固郵音初播輿誦交歡恭惟某官
學識高明材猷彊敏雅譽見推於衆論精忠自結於隆
知晉列上卿既益饒於軍賦擢居次對爰均逸於祠庭
獨分師閫之雄遽貳民曹之劇論思獻納甫持橐於日
邊歛散盈虛將流錢於地上佇膺材用式副輿言某寢
別光儀忻聞布告其為慶慰罔既敷宣

賀戶部劉侍郎啟

光膺帝命榮頌民曹耆舊既升通遐大悅恭惟某官才
優開濟學探幾深揚歷三朝雅負經綸之志行藏二紀
莫窺喜愠之容茲國步之多艱擇人才於已試可屬大
事無逾老臣亟蒙黃髮之詢遂席青氈之舊入司邦賦
出撫師屯宣勞備展於壯猷注意益歸於宿望僉諧可
必柄用無疑安遽境而制四夷暫借流錢之算理陽德

而遂萬物行觀調鼎之功其邀在遠方莫趨崇伋馳誠
千里姑勤羊贖之修竊庇一官更賴併懷之力

賀戶部張侍郎啟

光膺綸命進貳版曹公朝資心計之良法從闡志行之
效凡居麻庇孰不欣愉恭惟某官字量宏深風猷凝粹
高文瑞世蚤擢秀於儒林卓識通方薦蜚聲於要路備
更頃使縛著膚公邦禁是司人以不究而刑罰中地官
攸攝民不加賦而用度饒適當天討之行要在軍儲之
裕肆疇宿望並昇真除禁闈雍容已罄論思之益嚴廊
密勿即聽輔佐之功某將指遐方喜聞新渥匏瓜有守
睇賓廡以無階羊贖馳誠通記司而敢後

賀徐侍郎啟

顯膺綸制進貳版曹豈惟增近待之光華抑亦係生民
之休戚庇麻所暨鼓舞惟均恭惟某官與學逢原宏猷
施俗夙抱經綸之蘊薦躋通顯之塗用之則行信其才
之卓爾折而不撓知所養之浩然久去朋庭甚幸清議

頃名從於間館遂亟造於亨衢既陞從橐之聯益峻朝
紳之望為國興利暫資心計之良惟帝念功行秉事樞
之重某屬拘遠部竊聽新除懷漫刺於門墻莫伸慶謁
遠空函於凡格徒切歡悰

賀趙侍郎啟

光膺宸命峻陟禁班擢由玉牒之英全付版曹之政除
音初播僉論允諧恭惟某官一代偉人五陵間氣素養
搜拊之用出為梁棟之須東平居家為善最樂河間好
古得書至多迹其躬寒素之風固已富經綸之蘊軺車
屢駕久揚膚使之聲幕府既開益倚長城之重名從淮浦
獨領地官推明足國之方深軫富民之慮變通有術取
予咸宜制邦計之盈虛方資長算參廟謨之密勿行奉
明綸某夙仰風猷未窺符采興遐方之餽餉焉稱使令
託大廈於枅櫨庶逃瘵曠

賀汪侍郎啟

光膺帝綽進貳天官既法從之得賢覺儒林之增氣凡

居麻庀孰不忻愉恭惟某官學貫六經文追兩漢才出
萬夫之上身兼數器之長獨步妙齡偉五千字揆度之
對後凋雅操安二千年去國之窮雖歲華方彊仕之秋
而德望比老成之舊載趣名節益簡宸衷遂陞禁省之
宗峻總銜衡之秩衆恨淹回之已甚咸欣浪沒之神斬
陛雍容正賴論思之益巖廊密勿行摠輔佐之功某久
閣高風忽聞新入門闌在遠千賓謁以無階竿牘馳驅通
記曹而數後

賀張都督啟

寵冠機庭宏開督府既輟中台之舊用陞亞傅之崇朝
野聳聞華戎胥悅惟將相之用捨係國家之重輕注意
允諧成功可必唐登裴度果收蕃鎮之權晉用謝安坐
折淮淝之寇正人既召公道聿彰恭惟某官學貫乾坤
忠翰廟社早際風雲之會重披日月之光德盛勳高佩
四十載安危之寄恩深澤厚傾千萬夫懷附之心出處
百罹險夷一節逢勳華之揖遜資稷契之贊襄並延閣

世之賢來展濟時之略宣威障塞承制邊關隱若長城
逝道衡而有裕偉然巨器降大任以何辭基密命於紫
樞假專征於黃鉞運籌決勝暫煩近弼之一行列禹調
元即者中書之三入某夙蒙獎借茲聽棗遷遙聯宗壙
莫展殷勤之賀裁短削敢藉亂敲之誠

賀陳參政啟

光膺命綽擢秉政機四方聳聞萬口同慶竊以聰明之
主或曠世莫值其臣賢哲之人有終身不獲其其位自昔

所歎相逢甚難當上聖之勵精操至權而御下爰得風
雲之佐仰符夢卜之求事非偶然功可立待恭惟某官
氣雄百辟名重三朝堂之表特立之規凜之守後凋之
操稽山嘯傲挹外監之高標江左招徠踵太常之舊德
粵陞法從益茂英猷奮巨力以回天竭孤忠而貫日刊
修史牒啟沃經緯編儀禁路之華妙極儒林之選既論思
之見效宜倚注之彌深以三十年難進之資應五百歲
非常之運遂膺圖任入預弼諧人期致主之秋帝恨用

公之晚必將講明憲度復列聖之宏規寢息兵刑畢真
儒之能事盡摠素志以闡洪猷茂凝鍾鼎之勳嗣正鈞
衡之拜某遠將使指竊聽宸綸大厦斯成喜究梓人之
用餘光可借寧憂績女之貧寒律方嚴台阶正邈願加
調於鼎食用下答於巖瞻

知温州謝宰相啟

分師閩於三山許辭重計移守符於孤嶼載冒優恩顧
慚衰朽之蹤倍費維持之賜伏念某艱窮滋甚疲蕭奚

堪知涯分之已逾懼禍災之叵測殘年多病嗟藥石之
何功隻影自怜帶糟糠之不淑心既凋於憂患力難勉
於事為仰干從欲之仁曲遂便私之請投閒置散未容
奉香火於殊庭辭尊居卑猶俾宣詔條於名郡獲伸志
願實賴敷陳此蓋恭遇某官德業卓夔機謀伊管收賢
材以凝庶績篤故舊以變澆風有奮庸熙載之能已冠
帝臣之選無養生送死之憾首蒙王道之施方託餘麻
庶逃大戾更藉陶鈞之運早酬田里之歸

湖州到任謝宰相啟

職親地禁非不遇時意廣才疎自難安迹分輔郡顧憂
 之託繫內朝拱奉之班望過所期感深而歎伏念某蚤
 緣薄技冒處周行偶脫簿書之勞漫汙臺閣之選平生
 狷介進身恥臨於它岐半世蹉跎得謗皆絲於非意會
 真人之撫運陪多士以充廷議簡淵衷首躋法從執羈
 勒殆逾於千里掌絲綸幾閱於五年每進俚辭輒汙清
 覽展轉屢經於戎馬推排遂直於禁林雖荷眷知實慶

顛僕方欲謝歸而歸軌乃蒙差擇以為州風際船回帳
 又違於蓬島日邊入至幸未遠於長安茲蓋伏遇某官
 閣下德當天心勲在王室道合聖人之用舍身為天下
 之安危猥憐簪橐之餘嘗接首馮之未始捐民社俾奉詔
 條惟苦雪之與區本晉唐之名郡當干戈之際歸然獨
 存非師帥之賢何以善後而某素非詳練見謁重遲况
 于多事之時豈任守藩之責第當陳力不敢愛身賜金
 爵於潁川知難全及掛衣冠於神武終冀矜從

徽州到任謝宰相啟

比者誤膺明詔擢領偏城地接行朝蓋今日股肱之郡世聯編藉乃平生父母之邦起廢思深叨榮愧甚伏念某一從去國十見周星投跡異州誰復過門而問字疲精斷簡徒知仰屋以著書敢圖三錫之餘仍假一麾之便遵塗決日入境班春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友遊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退省惘然曷為臻此惟蟠木雖奇之成器由大鈞決玃以無垠茲益仗遇某官閣下

間出真儒中興名相生籌帷收四方人物之英端委廟堂復萬里輿圖之舊俯憐哀朽久事退藏爰力挽於江湖俾再臨於民社尋童子釣遊之處雖就榛蕪望先人邱墓之墟已寬夢寐幸土思之粗慰宜民瘼之深求敢不專務拊循仰分憂顧褰帷問俗姑榮衣錦之歸上印還家終冀揮金之樂

泉州到任謝宰相啟

茲者恭承詔綍擢領藩條深行閩徼之山川幾同叱馭

初見粵人之風俗敢廢褻惟小器易窮大鈞難報伏念
某昨從祠館蒙假州麾方幸餘年自足桑榆之樂乃臨
本郡日虞瓜李之嫌不勝邱壑之情冀返江湖之上屢
叩閣而有請嗟襍被以無從敢圖誤思更予名郡雖云
龔勝治姑使於撥頰正恐西華材不能於為大茲蓋伏
遇某官閣下受天間氣為世元勳吉甫之憲萬邦資兼
文武裴度之師百辟身繫安危俯憐遲暮之孤蹤曾是
禁嚴之舊物特捐重寄用說成功上虎節於山城換魚

書於海服矧今臨治自昔要衝既先人遺宦之鄉亦賤
子始生之地訪六十年之父老恍若前身佩二千石之
印章敢期今日誓扶衰病誕布隆寬務令俗去於鄙夷
不使民生於愁歎達成父志仰報君恩

宣州到任謝宰相啟

鈞播一麾僅逾旬歲轍環萬里復返中州繇遐陬而移
守輔藩緣衰病而歸榮故里生成至此縻捐以之伏念
某平進孤蹤倦遊晚節少陪英俊闕大觀之圖書老侍

禁嚴執建炎之羈縻雖久收於朝蹟亦頻玷於詔除十
奉絲綸五分符竹比沿海瀕之劇不堪風土之殊亟上
封章願還印綬拜散人之號心已向於江湖分凋郡之
憂思復叨於民社既容卧治仍獲生還此蓋伏遇某官
閣下社稷元勳廟堂真宰伊尹得聖人之任晉侯為帝
者之師主張吾道之權衡分別斯文之涇渭俯憐樛薄
嘗共艱難新建武之官儀不圖前見數貞元之朝士今
已無多記存麻間於閣踈調護曲從於安便付之近地
慰此頽齡况令所領之州自昔馬依之地承泮水貳車
之乏歷三朝兩紀之餘因久吏而長子孫幸嘗諳習見
高年而問風俗敢忘拊循

徐郡謝宣撫開府啟

注安危之意有嚴制閭之雄布寬大之條猥預殿邦之
重伏念某仕歷三朝年逾八秩雖殘年奄二待盡田廬
而一心憊二尚存帝室孰是急流勇退踐角巾東路之
言惟有去後見思詠華屋西州之句蓋騶殊儒士益而

不任事若支離疏有疾而不受功徒費十束之薪空索
一囊之粟故應辭仕詎敢妨功不圖軫簪履故物之遺
猶進冒爵齒達尊之寵茲益伏遇某官兩京循吏三國
名臣虎觀論絳鼂靡視草寓大學士圖書之直聽東諸
侯鼓角之雄猥以庸虛適相先後比還禁路共厠英纏
雖龍猪異閭已不侔而虎鼠同官亦何間圖齊雲之像
固難並葦即白傅之賢凝燕寢之香猶堪署技叟鄒生
之名

代賀范檢正啟

光奉宸綸糾司省闈除音誕布公論僉諧恭惟某官德
粹圭璋學吞雲夢懷濟世之良具挺許國之精忠公西
束帶而立朝尤長專對孟博登車而攬轡綽有餘風方
持節而載馳忽賜環而趨名顧惟東西二臺之設實摠
中外萬機之繁奏報縱橫文書慎委必得詳明之士俾
躋釐整之官果被旁求式當遴簡鸞臺鳳閣既密輔於
台司金馬玉堂即進登於法從某屬居官次阻造賓閔

解守邊城遙託千間之庇換揚文號欣聆一札之傳涼
氣初回冲襟尚遠更願保綏之詳益膺寵渥之臻

代賀益郡王帥紹興啟

懇辭政路出鎮藩維孤棘叙陞峻班聯於亞博齊壇顯
拜專節制於舊封恭惟某官以不世之才遇非常之運
用兼文武地極親賢待素禁林早稱國器視儀撥路益
聳巖瞻丹書盟異姓之王大蠹建中軍之帥入參妃畫
出殿大邦艱難百為夷險一意罄送往事居之節協息

民繼好之圖遂秉鴻樞密扶皇極方陰修於內政以坐
折於遐衝惟懼謀謨得輔贊彌縫之道廟堂出處達盈
虛消息之機聖意確留雅懷莫奪雖權分二陝周公因
憚於居東而望重兩河裴度豈容於在外佇頒綸綍即
政鈞衡寒律方嚴台符尚遠願益調於苜昷用永輔於
宗祧

代范元作謝除福建漕上宰相啟

貳漕臺于湘外茂效微勞假使節于關中狼叨舊物方

默函之是懼豈因任以宜蒙已試無聞冒榮有覩竊以
宣九重之德意選任惟精掌一路之利源事權尤重乃
眷八郡之境密鄰二制之郊昔號奧區今稱近部即山
制茗貢包最盛于清朝並海鶯蓋權禁獨寬于遠俗兼
行數職曹謂劇司必擅強明練達之資乃付斂散弛張
之柄如某者疲篤奚取踳蹌數奇詩禮粗傳雖襲箕裘
之緒簡編克勵竟辜場屋之功甫涉通津即膺重寄登
車攬轡徒內愧于家風輒粟飛芻曾莫裨于國賦幸真

儒之宅揆繫綿宇以銷兵已臻歲計之豐弗慮軍饑之
屬更瓜戍獲對楓宸適四壯以勞還忽皇華之臨遣王
幾漸近舉頭如在干日邊官次非遙屈指俄周于歲律
游宦可希于尺寸居貧亟得于斗升僥倖若斯生成知
自茲益恭遇某官道包宇宙名塞天淵許身履契之間
致主成康之上制禮作樂坐觀美化之行任賢使能畢
盡犀材之用載推草芥亦荷陶鎔重念某早以黃緣猥
承顧盼望房相昂霄之質實出幼年懷孔門附翼之心

預期他日雖更契闊每辱記憐頑金屢入于洪鑪大匠
終收于小木人爾人爾幾于造化之私使乎使乎曷副
咨諏之責某敢不益堅晚節更勉初心問雅俗以周爰
誓將宣力報洪恩而得所敢憚捐軀

代賀新明州潘舍人啟

光膺明命起鎮便藩擁旆之官載勤于徒御涓辰視事
已見于吏民凡在觀瞻孰不慰抃恭惟某官學窮淵奧
識洞幾微忠言結聖主之知正色落姦諛之膽三仕無

喜莫窺令尹之心萬鐘何加獨養孟軻之氣揆古無慚
于益友居今最號于名臣暫違表著之間殊拂搢紳之
論遂從琳館假以朱轡俾臨海道之要衝聿壯朝廷之
屏蔽願威聲之夙播必治行之累彰處汲黯于淮陽實
資重望對賈生于宣室佇啟嘉猷某叨領守符密依蔭
越所以承流宣化深愧非才並其有邦厥隣庶蒙餘潤

代賀王舍人啟

光膺中制分判西垣聯九重侍從之班極一代詞章之

選士流故寵國體增華恭惟某官道學精微天資孝友
冰壺比操炯迎風寒露之珍珠壁其文真明月夜光之
寶十年出處一節險夷信直道而不回勦孤忠而自結
致宸衷之簡記首邦獻以招徠王陸書言金華勸講洎
沒伸于一日飛騰竦于百僚粵自蟠曲徑躋鳳閣方庶
政更張之日繫一人總攬之公凡進退于人材當推明
于聖意使訓辭所發如雲漢之昭回則號令之行有風
雷之鼓舞自非大筆曷布洪猷果井不試之才遂正久

虛之席論思獻納己高持橐之風輔贊彌縫行任秉鈞
之寄某特叨異獎尤快新除一佛見前喜初聞予出世
雙魚致遠敢申問于加餐秋暑尚繁禁塗多暇願謹保
綏之節益承注倚之心

代范季思上台守胡端明啟

幾年慕用長懷執御之私奕世從游夙講通家之好敢
修竿牘自別門墻願明旒驥之心庶愜登龍之幸地連
雲水海接滄溟仰惟鈞逸之餘綽有分憂之暇名臣所

至必政化以流行威德攸居宜羣靈之默祐恭惟某官
術優經濟學造精微大策高文擅詞宗于一代宏才偉
器推王佐于三朝青錢連掇于殊科華賁亟觀于閣步
綸掖資代言之美瑣闈還批勅之風忠嘉鑿常伯之聯翰
墨妙承明之直聿虛近輔庸待直言遽辭持橐之勞迺
被剖符之寄考功而試蕭傳少慰聖心作相而倚晉公
行孚民望某備員巖邑絕跡台閤瞻榮戟以無因託帡
幪而有賴載惟仲氏宿級清班方其當軸之時實有軒

肩之分俛仰已成于陳迹死生乃見于交情諒興宿草
之悲不改寒松之操忝故人之雅弟未拜泰山之容借
富女之餘光願希當路之力

代賀越帥周子武啟

光膺明命起殿輔藩懷印綬以載途擁旌麾而就鎮凡
居臨照舉積欣愉恭惟某官學洞綸經材全康濟優游
守道素高恬退之聲豈弟宜民夙擅循良之譽既結知
於聖主遂並踐於要津歲律載同維持三院臺綱聿振

聳動百僚身暫去於朝廷忠不忘於王室惟山陰之重
地實浙左之大藩紫蓋黃旗嘗會諸侯之狩碧幢紅旆
端居連帥之雄自非一世之忠嘉弼稱七州之屏翰果
膺妙簡式副具瞻王帳宏開聊挹鑑湖之勝鋒車趣覲
行參鑾殿之華某久願登龍茲叨分虎萬間廣廈幸遠
賴於庇庥千里專城阻親承於約束

代賀丞相除左僕射啟

國播大號敷告外廷時推真儒登庸上冢益茂九重之
眷具嚴八表之瞻竊以人主之職無它惟論一相冢宰
之司至重竇總百僚任不專則不足以盡良弼之才位
不極則不足以崇宗臣之體仰聖神之撫運窮禮貌以
敬賢自非希世之英曷處羣公之冠恭惟某官際天偉
度驚代宏才道德過於古人聲名震乎絕域不清不濁
量吞千頃之波至大至剛勇奪三軍之帥再躋按路獨
秉化樞凜然山嶽之弗搖炳若著龜之先見鎮茲雅俗
息胥動之浮言折彼遐衝挫方輿之彊敵定廟謨於帷

幄還兵柄於朝廷收漢家總攬之權茂唐室驕獲之惠
儀整肅始知皇帝之尊庚甲昭明畢聞天子之詔紳
綏聳若介胄帖然垂章已試之才遂正久虛之席顯秩
肆頒於異數新封改錫於巨邦聿隆勲業之褒備煥典
章之盛倚裴中立足以破賦方仰副於宸衷酬孝文饒
恨於無官當益承於帝寵嗣觀丕績永庇泰和某遠地
州麾阻趨相府感恩私而結戀聆冊命以增愉微物何
知夙賴洪鈞之播餘生所托尤欣廣廈之成

代宰相生日回韓樞密啟

戶外桑蓬追記始生之日鑑中蒲柳益驚漸老之姿豈
謂某官曲軫春懷特貽緘翰中之善頌有榮華袞之詞
壽以多儀更厚白紵之祝

代王守上樞密張郡王啟

專城冒寵久代置於江津易地偷安復承流於山郡拜恩
良厚受任惟慚伏念某叢爾謫材朽焉晚學羞抗塵而
走俗蓋去故而取新編淺何堪夙起林廬之興起踰踰

已甚尚分民社之憂頃守當塗實居屬部方邊塵之肆
侮觀幕府之徂征外寇滋深羣情大駭上憑成德下鎮
危疑迄臻凱奏之旋僅免軍興之乏艱難備歷弛居
多非仰賴於恩私固莫逃於譴戮繼露親嫌之請載蒙
朝命之頒舍控扼之要區就清門之偏壘凡茲僥倖實
出吹噓茲蓋恭遇某官略邁孫吳功齊方虎昭精忠於
白日格威烈于蒼穹出振天聲有是道之四國入謀王
體無不獲之一夫致使哀遲亦叨委寄某敢不撫綏詆

庶遵守詔條既盡事君之忠畢酬知己之遇策勳第賞
倘弗廢於微勞碎首捐軀詎敢忘於大造

代梁尚書除知温州謝宰相啟

殊庭竊食方退託於鄉閭使郡分憂忽起膺於民社懇
辭莫獲就任惟慚某濫竭凡材豈逢興運紫禁早塵於
從橐朱轡歷典於名城績無毫髮之可稱恩比邱山而
更重當上聖規恢之日實羣臣奮發之秋每勦疲駕過
蒙鞭策偶緣抱疾亟請奉祠粵歲律之未周已使符之

再假技止此耳本乏收入御衆之長行或使之復報問
舍求田之計扁舟徑往衡宇匪遙既諧風土之宜且免
道路之役遂私至此圖報若何此蓋伏遇某官盛德格
天元勳蓋世畢盡人才之用仰觀帝業之隆顧簪屨之
甚微出甄陶而最久念故舊無大故曾莫忍於棄捐謂
宴安不可懷庸載加于委寄記憐益原終始弗渝某敢
不勉布皇恩勤恩善治洪鈞所播已深快北之功夏屋
斯成尚賴忻懽之庇

代范相家謝婚啟

夾輔同心爰考賜盟之舊通婚繼好願諧合姓之歡倘
惠徵福于前人宜重問名於初日伏承令妹夙漸聞見
已高風絮之才某姪粗有性靈可授羸金之訓敢因媒
妁用締姻聯衰門豈李鄭崔盧顧華胄非吾偶也羣從
有封胡蠲末俾小兒得我師焉輒效鄙誠佇承嘉命

代徐守通婚啟

有室有家庶惟男女之願相求相應蓋緣聲氣之同輒

漢濱集

忘非偶之嫌用謹及時之義某磨礪儒業粗承弓冶之
傳令侄女漸清德風實表閨門之秀既通媒氏許結姻
聯合卮共牢已諧於吉卜儷皮束帛敢效於微誠

漢濱集卷十三

漢濱集

卷十四

策

漢光武晉穆帝禦戎是非策

用兵者必知彼已之強弱然後可以定政守之計知我
之可以戰而不知敵之不可與戰則在兵法為不知其
所攻知敵之可戰而不知我之不可以戰則在兵法為



不知其所守夫不知攻守之計者小而用之一軍大而用之一國又大而用之天下未有不敗者也古之王者不幸而與夷狄相持必審乎此以為制御之術外戎強而中國弱則能下之中國強而外戎弱則能服之外戎中國俱弱則自守而已蓋外戎之人尊尚勇力便習騎射生長於戎陣之間然貪殘而不知廉恥無親愛以相固無禮義以相維故驟強而易衰方其盛彊雖聖王在上猶被其患侵軼縱暴其鋒不可當及其既衰則內相

攻殘而中國坐制其弊此其勢也譬猶勇悍之夫疾呼奮臂以張其威怒誠不可與之校及其氣衰力竭疾憊而偃仆則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嗚呼有國者能審乎此則可與語中國外戎之形勢矣請因此以論古今之變昔光武乘王莽之亂中國疲弊匈奴之寇歲以不絕其後飢疫並興自相分爭臧宮馬武之徒撫劍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然是時北狄雖衰漢亦新復彊弱之勢未有所分也故光武以為北狄尚彊傳聞失實不如姑

息吾民此其知彼已也審矣至顯宗時承平既久關土
益廣黎民歲增而匈奴內侵邊城盡閉於是納耿秉之
議而諸將揚兵於漠北矣然則耿秉諸將所以建功者
以漢於中興之初能固守其文德也晉穆帝時石季龍
死北方大亂士民襁負而來歸議者以為中原指期可
復然是時石氏雖亡晉亦不振疆弱之勢未有所分也
故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為朝廷之
憂此其知彼已也審矣其後殷浩進據洛陽桓溫戰于
林渚皆無功而反然則殷浩桓溫所以致敗者以晉當
中微之際欲力爭於武功也夫漢晉之成敗相去絕遠
惟在乎知彼知已審與不審之間將欲制御敵國可不
察夫強弱之分哉國家遭金人之亂一紀於此矣搢紳
之儒介胄之士相與議論于朝野之間者或謂前此用
兵皆我自敗而敵不足畏者有之或謂金人之疆振古
無比而我不可圖者有之二者昏失也夫契丹與中國
抗衡垂二百年聖明之君忠智之臣朝謀夕慮思有以

屈之迄不得志西夏習戰數有武功方其盛時北抗契丹南寇中國我師百萬聚於陝西而救死扶傷之不暇亦桀黠之寇也然而金人起小國不二十年舉契丹臣西夏遂悉從引弓之國長驅於中原國家敗於河東又敗於京師又敗於陝西又敗於淮揚豈時我之不能哉蓋亦其至彊也觀其行師治衆之力料敵制勝之謀舉無遺策略不世出加以器械之利形勢之便兼中國之所長而有之愚謂漢唐全盛之時得韓白不世之將猶未能輕此敵也況今日乎雖然以為不可圖者蓋亦不察矣嘗料金人之衆本不當吾一大郡以女真之師劫契丹而用之以契丹之師劫燕人而用之以至諸國之屬從者皆非心服力劫之而已而契丹燕人懷其父兄骨肉之讎怨之切骨種落既異人各有心其勢豈能久耶加以耶律氏之族往々當權用事有與復社稷之心以為南罷兵則金人守勝而無事英雄無所用武故使窮兵黠武以外敵其衆因乘風塵之變庶幾於得騁焉

蓋其時有類苻堅者堅之盛時擒姚襄破慕容暉皆釋其親而用之其征江南王猛苻融深以為諫獨姚萇慕容垂勸成之及淝水一敗垂萇之徒果乘間飛揚卒滅苻氏金人之禍殆將類此矧得中國玉帛子女以亂其志慮上有惑志下有爭心外無彊敵內多功臣士馬疲於戰鬪仇讎聚於心腹不過數年內變必起我以全制其後可以萬全此兵家所謂其彊易弱者也何不可圖之有哉圖之：術奈何亦乘其變而已知其未有變也

則法光武之言而固守文德何慮於貽後日之患乎知其有變也則違蔡謨之論而力爭武功何疑于致朝廷之憂乎雖然方匈奴之分固有變之可乘矣而光武猶以為非時者蓋以中原初定民力未任于征役也方季龍之死固有變之可乘矣而蔡謨猶憂于致患者蓋以公卿之間人才不足以辦此也誠能蓄養民力搜選人才以待敵人之變則若竇憲之勒燕然可也耿秉諸將之功何足道哉雖若劉歆之平關可也殷浩桓溫之敗

何足憂哉而執事乃成學之士權輕重之勢度可否之時酌其宜施於今者顧愚不敏何足以權大事乎嘗聞古之英雄之主欲求非常之功者必有規矩先定於中若事之成否則有非人力所能致者矣勾踐之報吳是驕其敵而已昭王之圖齊是俟其釁而已驕敵而敵可驕俟釁而釁可乘天也孫權稱臣于魏受其封爵至欲乞身交州以保餘年亦所以驕其敵也劉備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欲下宛洛以出秦川亦所以俟其釁也驕敵而不驕俟釁而無釁亦天也傳曰聖人因於時夫使孫權劉備而圖勾踐燕照之功則覆亡之不免尚何燕越之能保哉愚願國家脩四君之術以俟二國之變規模一定勿為浮議所搖其濟與否視天之何如吾不敢取必焉可也然執事之言曰上天悔禍北敵相殘嗚呼天意固有在矣

論

六藝折中於夫子論

卷十四

六

聖人之所垂法於後世者書也後世之所取法於聖人者亦書也聖人憂後世也深故書之為說也詳後世信聖人也篤故書之為教也明吾夫子以將聖之道不用於時乃述六藝包羅天地總括萬類若小若大固有不該凡道有所難知事有所可疑必明辨昭晰處其至當使天下得吾說而求之雖數千百世之後猶有可考証焉而後世之人亦能慕其道而歸尊之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必循之以為行據之以為辭以求合乎大中至正

之道然則夫子之述六藝所以斷天下之疑而後世之言六藝者蓋將求夫子之所謂至當者而已矣太史公贊夫子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請因其意而申言之夫子生於三代之盛時六藝其果作乎曰夫子不生于衰世六藝決不作也何以言之三代盛時法度彰禮樂著風俗醇一教化宣明上之朝廷所設施下之閭門之所漸染莫非六藝之所載也當是時家識君臣父子之經人知善惡邪正之辨大道之行昭

若日月則詩不必刪書不必序易不必繫禮樂不必修
定春秋不必筆削可也周室既衰王道殘缺至於幽厲
之後小雅盡廢板蕩之詩作天下日入於辭君焉不知
其所以為君臣焉不知其所以為臣為人父者不知其
所以為父為人子者不知其所以為子雖有好善之心
而不知善之為善以陷於惡雖有守正之意而不知正
之為正以入於邪紛々焉以之取正也六藝不作天下
何所折衷乎夫子憂之於是序書則斷堯典論詩則始周

南法舜之舞綴周之禮因魯史而修春秋述易道而作
十翼其術道德仁義其法禮樂刑政其人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自天子至於庶人其修身齊家正國治天下之
道燦焉大備為人君者於是而習焉則得其為君之義
為人臣者於是而習焉則得其所以為臣之義父焉而
得其所以為父子焉而得其所以為子如是而為善如
是而為惡善惡有所考焉如是而為正如是而為邪邪
正有所考焉如方圓之有規矩也如曲直之有繩墨也

如輕重之有權衡也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使天下之人操之以為驗稽之以為決皆得以處其至當則聖人之所以垂法於後世後世之所以取法於聖人者盡在是矣傳曰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必陷誅死之罪六經之道其用皆同而春秋特其切于事者耳夫不通六藝之義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實皆以為善然為之不知其義無以考正其是非而遂陷于天下之大惡此聖人之憂後世所以不得不深而後世之信聖人所以不得不篤歟故史遷上叙天子下舉王侯大及於中國之人以折中六藝之功歸於夫子其意以謂中國所以有君臣上下之分各得其當而不亂者以有夫子為之折中也韓子有言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雖求為狂獠之俗且不可得况中國乎今夫易載天地陰陽之變剛柔動靜之材者也夫子不繫易吉凶之應何從而折中乎詩述治亂得失達於喜怒而形於詠歌者也夫子

不刪詩美刺之義何從而折中乎書紀帝王之言動夫
子不序書古今之變何從而折中乎春秋正賢不肖之
褒貶夫子不修春秋善惡之辨何從而折中乎夫易詩
書春秋始於伏羲之畫卦終於魯史之獲麟其來尚矣
一經孔子之手其書遂定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之指
南道德之著龜何其盛也至於禮也樂也秦火之後孔
子之書遂亡故禮樂之論至今紛然無所定制六藝之
折中於夫子從可知矣傳曰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
之不可為也嗚呼此夫子之所以為聖者歟雖然六藝
所述大中至正之道也炳而易見要而易守故後世得
以折中焉其後書分為二詩分為四春秋分為五易有
數家之傳夫子之意益以不明天下始惑於趣舍之方
而不知其所適從故王通憤之以為九師興而易道微
三傳作而春秋散詩失於齊魯書殘於古今其論是矣
然通不能即夫子之書以求其至當而更自為續經曾
不知天下之所以尊六藝者以折中於夫子也而通力

自為之天下其肯歸於正乎揚雄以好書而不要諸仲尼為書肆好說而不見諸仲尼為說鈴請以是為通輩折中

蕭何論

作史者記人之言必有以文之後人感其文而因以失其實者有之蕭何未央之事是以傳稱何修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怨謂何曰天下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

宮室且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今後世有以加也議者非之以何為不知所務嗚呼如何之賢豈導其君於侈靡益後嗣以宮室者哉以謂帝室皇居所以觀示萬國今雖草創後必有所增加與其侈於子孫不若高帝之自為也是時民出於戰國秦項之後習於勞苦之餘用之雖勤無歸怨若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以復動矣且民嘗親阿房離宮窮極奢麗則未央之制雖稍過度未必以為侈也若宮室既備人知苟

漢書卷十四
美之可安則不可以復營矣故蕭何於此稍加壯麗使子孫數十百年之內無所增益以休息斯民若宮室卑陋不足以隆上國之觀高帝居之何所不可易世之後奸臣有以發其口少主得以啟其心土木一興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所以高帝聞何之言而說也故曰無令後世有以加也史稱文帝在位宮室苑囿無所增加雖帝恭儉出於天資然其不作靈臺必曰朕奉先帝宮室當恐羞之何以臺為則未必不以高帝所營固已壯麗不

必有所加也由是言之惠呂文景四世百年天下承平而無宮室之役者豈非蕭何之慮乎及武帝之世何之所營弊矣於是大興土木天下為之騷動然漢之基業已固故役雖若而民不搖向使武帝之役起於惠呂文景之間則天下幾何而不亂哉議者以武帝之侈為蕭何啟之而不知惠呂文景之不為者未必非蕭何之力也傳稱何買田宅必於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何之治家為國預為後

世計大率如此豈其儉於家而侈於國乎豈治家則欲子孫師其儉為國則以壯麗勝子孫乎此必不然者况崇大宮室以為淫侈之觀使後世無以加庸人皆知其不可而高帝聞之何所悟而說也然則觀史者能不以文辭辭則庶幾矣

樊噲論

西漢之興其大功臣雖出於刀筆之吏販屠狗之人然皆一時豪傑王佐之才非遭逢際會徼幸而成功者

也史於蕭何曹參既以為一代宗臣而以周勃為漢伊周雖後世之論亦莫不然至於樊將軍不過以武勇為稱與酈商灌滕之徒等耳以余觀之噲蓋蕭曹之倫出周勃之右非酈商灌滕之徒所可望也高帝初入咸陽欲止宮休舍噲諫以為不可乃封秦重寶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嗚呼此乃沛公之所以得天下漢祚之所以長久者也是時沛公君臣志得以滿無復遠慮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惟恐已取之不多上令之有所不能禁

也寧有諫其主者賢如蕭何不過能收律令圖書耳獨
樊將軍首發其端留侯因而推之高帝遂悟三秦之民
翕然皆願以為君王沛公之德結於民心聞於天下向
使高帝入關居秦宮室收其子女玉帛而有之則無以
異秦項之為而鴻門之厄亦何說以釋曹無傷之譖寬
項羽之怒安危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微樊將軍則沛公
之事去矣且沛公以布衣起盜賊中轉戰連年一旦得
彊秦全盛之業自非上智誰不欲少快其心而噲乃諫
止之使無秋毫之犯是以湯武望沛公也不亦責難於
其君乎夫被堅執銳攻城野戰以卻敵而爭利者武夫
之所能為也若乃見利而不動臨機而敢諫納其君於
堯舜慮社稷於久遠此縉紳儒者之所難而噲乃能之
豈非所謂豪傑之士王佐之才乎方沛公之入關也蓋
未有取天下之心不過曰吾與諸侯約當王關中耳後
為項羽所遷失意鬱鬱始欲爭天下使沛公即得關中
而王之未必有此意也夫沛公欲王關中既已得關中

矣留而居何所不可而噲乃云：是噲之意不止於王
關中而已也是噲先沛公與羣臣有取天下之志也故
范增謂項羽曰沛公在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入關珍
寶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然則樊噲之諫行
敵人固已畏忌有識者固已歸心矣不幾乎一言而興
邦乎惜乎遷固為噲立傳只載其鴻門誚項羽排闥悟
高帝等事武夫之所能為者至於入關之諫則不大書
特書其語而徒附高紀與張良之傳中使其造漢之忠
闇然不彰而天下惟以武勇稱樊將軍陸士衡作漢高
功臣贊拾摭舊史殊無發明彼固不足道歐陽文忠公
作舞陽侯廟記亦不及此蓋未之思雅獨楊子雲云天
下有事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子雲之意固
不以酈商灌滕之徒待噲也豈非有見於此乎故聊為
發之

近世社稷之臣如何論

論社稷臣者多矣有以主在與在主亡與亡為社稷臣

者有以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為社稷臣者有以堂之節折而不撓為社稷臣者然皆莫如孟子言曰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蓋豪傑非常之士立乎人之本朝以天下之安危自任既有其志又有其功斯可以為社稷之臣若夫揚雄之論則責名太高而取人或濫不容無議也或問雄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可謂社稷之臣矣嘗試論之西漢之時社稷有三變高祖之既哀也呂

后之恩日益疎戚姬之寵日益固如意以愛而欲立孝惠以仁而將廢當是時也子房有功高后之初沒也劉氏微弱諸呂擅朝內握兵柄以為疆外阿藩國以為重當是時也平勃有功孝昭方幼上官有逆辭之謀宣帝未立昌邑有淫昏之行當是時也霍光有功揚雄以社稷臣稱四子者蓋謂是耳觀高帝創業之初相業如蕭何戰功如曹參雄不曰社稷臣而稱子房則知以其正嫡庶之位而存惠帝也高后孝文之際守節如王陵質

直如申屠雄不曰社稷臣而稱平勃則知以其靖呂氏之難而立太宗也孝宣中興丙魏有聲雄不曰社稷臣而稱霍光則知以其當廢興之運堂之乎忠擁昭而立宣也方高帝欲易太子以叔孫之極諫而不聽以周昌之彊直而不回可謂固矣及留侯以計來四隱者於商山高祖一見為之慷慨悲歌而割其肌膚之愛向使惠帝果廢如意果立高帝萬歲後老臣宿將北面而事孺子則劉氏之社稷未可知也非子房之智其誰存之祿

產之變禍起腹心計迫事窮勢不兩立呂氏不滅劉氏不安周勃左袒一呼而劉呂之雌雄遂決向使太尉不入北軍得徐為之謀則劉氏之社稷未可知也非絳侯之果其誰存之上官之亂根株徧於朝廷昌邑之立罪惡過於桀紂安危之機間不容髮光以寡制眾以臣放君行之不疑卒安天下向使上官不戮昌邑不廢奸臣亂主得逞其心則劉氏之社稷未可知也非霍將軍之勇其誰存之稽二三子之德雖未得如古之所謂成人

然乘時遇變奮其智勇神器將墜徐起而正之卒能措社稷於泰山之安亦可以無訾矣而揚雄過為高論責之以禮樂之懿曾不知此乃盛德之事非所以稱社稷臣也假如太子之將廢呂氏之方盛上官之禍未除昌邑之君未放雖有禮樂君子從容揖遜乎其間亦何補於社稷哉若夫陳平之佐高祖定天下設六奇計出其君於艱難險阨之中不可謂無功至於呂氏之亂平寔啟之得免於戮幸矣方高后欲王諸呂必問漢大臣則

猶有所畏焉平若乘吕后畏逼之心扶王陵庭争之助而拒之以高帝盟誓之言則諸呂必不王也奈何懷保身之謀開變亂之漸既已使王陵顛沛吕后放恣矣乃始以定社稷劉氏而藉其口豈真有於社稷者哉蓋平有不世之謀有無窮之智有應變之機而無大節不可奪之義向非周勃之忠撲劉章之英銳則艱難倉卒之際其無悞不足恃也昔袁盎責周勃不早去吕氏非社稷臣夫在高后時陳平相也周勃將也平則有罪勃何

谷焉以益之所以責勃者責平可也高祖嘗曰陳平智
有餘然難獨任安劉氏者必勃也然則高帝之心固以
社稷寄周勃而至於陳平不能無疑則平之為人可知
矣夫智如子房果如絳侯勇如霍將軍其功大矣特以
禮樂未備未得純為社稷臣陳平為身謀以社稷假人
顧以一時之功而遽獲預乎三子之列故曰雄責名太
高而取人或濫也雖然雄之言禮樂者為其人之不若
伊周也其人雖異其功則同何害為社稷之臣哉雄之

取陳平者為其功之有類周勃也其功雖類其志則殊
安能為社稷之臣哉昔武帝於汲黯嘗笑其戇矣嘗謂
其不學矣至論其人必曰社稷臣公孫弘倪寬之徒號
稱儒雅不得與焉則知子房輩雖禮樂未備不害為社
稷臣也武后欲立三思羣臣無不從獨狄梁公以死爭
后歎其忠亦曰社稷臣李勣許敬宗之徒有德於己不
聞以是稱之則知陳平之立諸呂不得為社稷臣也嗚
呼亂於名實儒者之大患雄於子房周勃霍光則亂於

名於陳平則亂於寔名實既亂烏足以知人哉必欲論社稷之臣則考四人之行事而折衷於孟子可也

晁錯論

天下之事曷嘗不可為其所以每至於禍敗而不救者非事固然為之不知其數耳為之不知其數以至於禍敗而因以為事固不可為則亦不察矣昔晁錯患諸侯疆大建議削地以尊京師於是七國俱反指錯以為名漢遂誅錯以謝議者皆冤錯之策以謂吳楚之事錯固

已前知之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嗚呼七國之反漢之不亡幸耳禍尚有更大者邪於此有削而不敢反反亦不能為禍者錯顧不知則其死亦宜矣蓋天下之勢疆弱異形則攻取有先後先攻小以圖大者弱國之形也先攻大以令小者疆國之形也先小後大則敵脆而力有所并先大後小則威加而交不得合高帝與楚相距滎陽成皋間知項氏方疆而不可獨取乃收趙魏從燕齊兼諸國而攻之故楚雖疆而卒破

其後韓彭英布王地數千里高帝知其禍之且起而念
 諸侯之不可一朝去也而韓信最彊則先取之彭越又
 彊則又取之最後英布以疑懼反則亦孤立而無應矣
 向使高帝不審先後并誅三雄而韓信率黥彭以起則
 天下非漢有也夫惟彊者破於衆人未疑之間而交無
 所合弱者疑於衆彊已破之後而事無所及此所以三
 雄之地雖半天下而終不能以病漢也景帝之世山東
 之國凡十有八而吳阻江負海其地最大怨望不朝其
 罪最深鑄山煮海招納叛亡其謀最久景帝初立宜姑
 加惠藩臣闊略細故使睦我而無反側心然後首議削
 吳彼削之出於不意則事有所不及謀既而勢益弱則
 謀有所不敢發就使果發亦難動搖諸侯一區之吳
 何能為哉吳既削而天下定矣此所謂削而不敢反
 亦不能為禍者也錯固不然方且紛然更定律令以侵
 刻諸侯為已功先削趙又削楚又削膠西然後乃議削
 吳諸侯人人自危皆有怨怒不服之心故劉濞一呼天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下皆應吳未及削而禍結矣然則錯之謀實驅之尚何
寬哉昔齊威公欲尊王室管仲先使之存亡繼絕而厚
諸侯之禮然後南征彊楚責包茅之不入楚服而霸功
遂成齊列國也為之有數而其效有見如此况西漢全
盛之時乎孟子謂魯方五百里王者作則必損之又謂
今之諸侯取民猶盜王者不盡誅也由是言之使孟子
得志於戰國之時其彊大者猶可稍削然亦不至於盡
誅諸侯而錯直為此紛：亦慮之不熟哉夫謀事一未
成而為天下所指至以其族藉仇讎之手為萬世笑可
不哀哉或曰賈誼於文帝陳衆建諸侯之策主父偃因
之漢遂封及支庶諸侯不削而自弱錯獨不為此乎曰
文帝之世諸侯之子弟鮮矣誼乃欲建以為國空而置
之然則必悟其將弱已矣與割地何異哉彼推恩之令
必武帝之世而後可行也非所以責晁錯也

贊

黃侍御葆光畫贊

黃帝集

卷十四

三

儼然正色風憲之餘氣恬以平循吏之徒我詢邦人萬
口交譽不及見公徵諸畫圖

孫威敏處州郡庠三賢畫贊

維威敏公人中之龍謹言將略聲動華戎環宴偉然可
想遺風茲維名臣拜展肅恭

記

增修處州學記

處郡閩浙之郊地偏而土瘠視他郡為陋前世聞人鮮

焉百年以來衣冠盛於東南名儒鉅公磊々相望三歲
詔下以進士試有司者無慮數千人取甲乙走聲名於
時踵相接也雖其溪山秀絕精華磅礴之氣實鐘乎人
物然閱於古而發於今豈適然也哉始由近世承流宣
化時得其人克敦學校之風以作成而勸勵之也唐以
前尚矣自鄴侯李繁新夫子廟養士其中韓文公文文之
於碑杜牧之書其碑陰處州之學聞天下歷代割據廢
徹掃地宋興至康定中孫威敏公首請於廟創立黌舍

在鄴侯故址之東南一里而近其制加侈焉士始喟然興於學其後或因或革不可概考要以一時二千石之賢否而為其盛衰宣和中盜起睦州隳於兵火故侍御史黃公葆光乘殘剝拾之餘更造今學殿堂環廡齋庖翼外總為屋九十間有奇而缺其三分之一後來者欲有所加顧力不給則熟視罷去厯二十年當紹興壬戌天子垂意儒術詔諸郡葺學宮而華陽王公提屬守是州公達於政理以良能稱當世其為郡津人之操舟縱橫曲折心諳手習弗遽弗留暇而必濟故承上之命敏有餘力通守陳公大節君子儒也實佐佑之越來相視孰獎宜理孰闕宜增條其所宜用下之六邑六邑之長皆善士樂聞其役而勸趨之秋九月丁未麗水至起教授廳於講堂之東辛丑縉雲青田至起執事位中門之左己酉松陽遂昌至起齊於殿廊之右斤築雲集恥陋矜先於新既成亦舊是飭端傾除腐暗昧載彰周邦嚮風多士滋至乃增弟子員益本錢百萬出廩米以贍

給之生徒欣繪公像而祠焉俄解印綬去而毗陵除公
汲實來公老於儒學早以德行經術為後學師表其治
民如圃者之藝木根深本遠養以風雨勿震勿撓用觀
其天庶幾於教化視事之始即詣泮宮周覽舍宇問興
造之本末白七尺之軀風骨之貴賤視其面目千里之
地人材之盛衰占乎庠序今學之門絕居西偏面勢不
端襟抱虧缺恐不利乎學者盍從而新之諸生合辭而
進曰噫前人病此久矣而其地舊錯民居營求百方靳

不可得主公易而獲之方遷是圖去弗及舉用有遺恨
留錢二十萬以備其費曰後有賢者成吾志焉其有待
於公也於是龍泉之材適至乃規屋七楹為南北嚮屬
之兩廡闢三門其間所須而未具者一瓦一釘一椽市
以其直無擾於民經始於十月之乙酉而成於季冬之
甲申宏正顯敞裏外軒新棟聯宇匝其氣弗漏山迎水
赴天置神設他日車馬從人靡限降登旁徑殿門中貫
講舍喧闐雜蹂人用弗嚴乃門成始有閫闔明年元日

公率僚吏謁拜聖師下車鞠躬屏騎從於大門外儼々
秩々至者肅然父老嗟歎謂自有此學門庭幾更而氣
象可觀莫與今比吾邦殆其興乎請書其事俾後人知
所從來嘗聞古之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直患不
得為耳曷嘗為而不為也後世師師不賢則德不宣恩
澤不流雖有天子之命鮮或能奉承之幸此邦繼賢侯
以克紹前烈布宣上之德澤惟恐弗逮遂濟厥功可書
也已書不書於二公何有雖然使天下郡守皆如二公
之賢則聖主之德可以覃乎無外使此邦之後來者能
繼二公之迹則國家之澤可以垂於無窮誠不可使無
傳也於是乎書紹興十三年二月九日記

挂笏軒記

鄱陽方彥國老主青田簿數月治廳事之側為軒以揖
溪山之勝名之曰挂笏書來屬余為我記之余惟賢人
君子方未遇時汨々庸俗之中具高標逸氣不受埋沒
徃々傲睨於窮山遠水以自適焉東晉士大夫浮虛相

高此風特盛謝安石蘊濟時之具出入將相而東山之志猶不少衰嘗登冶城悠然遐想有超世之心王右軍譏之然右軍一不得意於懷祖遂自誓棄官窮登臨之娛以廢君臣之義則其所失又過於安石諸兒效之放曠益甚而子猷尤號不羈居官落魄不事其事挂笏看山邈焉絕俗世以為無用之散材處之於功名禮法之外惜其邁往之氣亦有過人者若折節於聖人之中道豈不為天下之奇才哉國老故天官侍郎公之子風流

人物卓爾不羣自未冠時已與計偕其文學才猷能業其家方當世用非為慕東晉諸君子者顧懷抱利器未有所發歛跡塵埃中無以自拔故聊抗志山水之間觀其妙年能自標致如此則胸中之奇必有翹然而自負者使他時遇以平日之所操持施之有用之地肯碌而已乎如宋廣平却揖以沮姦褚河南之叩頭而納諫段太尉之挺身以繫賊追其風節尚能無愧古人必不至作王坦之臨事顛倒為後世笑也國老其勉之

蒙泉龍堂小記

荆門為邦依泉而立飲濯烹飪咸仰以生下流灌溉功利尤博唐人題詠目為蒙泉而今所封實惠泉或曰北為惠南為蒙。今微而惠特豐惠泉故有亭給龍扁鋪嚴悶兵火之後結茅故基久益隳陋神弗顧歆日就湮穢紹興庚午冬余始至官覽之慨然明年春軍城大火載葺民居以其工力之餘稍加疎汰出其瓦甃榛壤積如邱阜如鼻去窒如眼去翳源流益滋池用淨澈夏若早曛築壇其傍而禱焉牲血未凝而雨又明年春起皇華之館正洗心之堂於是部民甘懋請新泉上之亭而甃治之夏四月戊子落成堅壯雅潔還承平之舊觀庶幾九淵之靈有所憑依以惠澤斯民秋復不雨禱之又應歲則薦稔嗚呼此邦之人戴善利侯之德其可以忘十月望軍守襄陽王某書

潼川修城堤三橋記碑陰

紹興丙子秋九月余以轉運判官行部至梓登牛頭峯

以望江山秀絕形勝雄偉而雉堞頽圯莽為邱墟以問
左右皆曰自癸酉大水之後陵夷至今民力凋殘未之
能復居人不寧偷寓朝夕常惴々焉恐漲潦之復至也
時太守鄱陽張杞南鄉余故人也方校類試之士于成
都不及見則招其子大壽而語之為我白而翁郭郭如
此其何以為邦盍圖之庫有某錢庾有某粟以其版築
費後得南鄉書欣然即事起工東北隅屬於南門經始
季冬至明年四月而罷偶其家不幸以病死者二人冬

十月南卿又卒于官而憲車賈直清茂德亦以七月下
世或追咎土功干犯禁忌所致會余蒙恩移節憲臺十
有一月至治所且攝府事有詔發廩以賑早飢凡羸瘠
之民靡不需上之澤以免於溝壑而梓俗尚氣其農家
之少壯者雖糟糠不繼猶恥就給於官於是上府俸李
鄩會用度之出入裁節冗濫掇拾遺餘以興修城之役
高其庸募民俾食其力民歡趨之自南門而西至於北
門又繕捍水長隄補隍岸之缺起石橋于三門之外其

詳見于今碑將舉事或曰公其鑒張侯之禍姑止若何
余曰南鄉之舉我實啟之其死適與事會我若畏禍而
輟是危人而自求全也幽明之間得無負乎吉凶命也
卒為之閱四月而三後成灾厲不作邦人以安余與僚
屬俱無恙梓之士大夫刻石以記其成余以為是無足
記者而余發端卒事之本末則不可以無述因書之碑
陰初宣和間之修是城也見于廉訪使者王總之奏為
工三十八萬九千五百有奇縣私附益者不與焉梓去

邊徼遠承平無事而創為樓櫓一百七十餘區一路告
病既成自轉運副使提點刑獄下至督役執事之人增
秩有差十邑各有分地歲家圖書算之至靖康乃止公私之
費不可計父老具能道之余今併書于此非代一時事
以暴前人之失蓋欲後之君子知張皇欺罔害民以徼
進獲福無幾遺愧無窮不可以不戒戊寅八月十二日

雲山臺記

潼川憲治之正寢早庠湫閣歲久滋弊更癸酉大水之

後氣益陰濕居之多疾紹興丁丑秋八月余自本路轉
運判官移節而來易其舊而新之凡百所須一不以煩
吾民時郵有以淫鬼誑俗者方鳩木為鬼廟乃沒而入
之官後圃有澄清堂頗闕壯而不適用亦命徹之于是
寢材始具八十日而告成澄清既隳故基巋然因聚其
土而崇之為臺其高二尋廣二丈二尺冠小亭其上翼
以欄楯經始季冬成于明年之孟夏余與客升焉問客
曰杜子美有梓州臺上詩臺安在哉客曰臺亡久矣抑

公為此可以補此邦之闕矣遂摘杜詩警句之二言以
名之曰雲山臺客曰昔楚子游蘭臺之宮有風颯然披
襟而快之宋玉賦雄風以諷今子居高明處臺榭遺暑
濕于雲霄之上進風涼于山谷之間誠亦快矣獨不念
薍耘畝畝者有泥塗暴露之勤乎徧側閭閻者有溫暘
煩寃之苦乎郡縣之獄有淹繫于縲紲者乎材落之氓
有進胥于道路者乎使民不時有役于官而不釋者乎
聽訟不決有留于庭而不去者乎吾聖天子憫農功寬

力役下疎決之詔雖身居九重未嘗一日忘民子為部
使者逍遙臺上軼溽暑而延清風若不能上宣主澤下
求民瘼則登臨之際得無愧于騷人之所賦耶余再拜
謝客曰是吾心也然則斯臺之作雖取名于杜陵之詩
而實寓意于蘭臺之賦以自警也後之君子知我罪我
其在於斯乎紹興戊寅七月望日記

台州重修普安禪寺記

出臨海郡治之西四十五里曰寶藏巖衆山環合一峰

特秀有古招提相傳權輿於蕭梁之世舊為安衆院治
平中改賜今額其為十方以長老住持久矣睦寇之亂
焚圮赤地歷數代十有餘年頗後興葺而院小力薄當
往來之交曰不暇給趣過日前訖無前功紹興閱逢攝
提格之歲故丞相高平范公過之慨然以語郡守睢陽
劉公棐曰物之廢興繫其人公盍擇所授庶可復乎於
是選於叢林以保寧璣之子彥筠主之筠游方罷參衆
推耆宿至則因殘就窳左支右補俾住者安居游者飽

食然後斤其贏餘助以檀施次第建立不亟不徐飾故
創新以底于大備庫有司衆有寮爨有厨浴有室安僧
說法各有堂宇而佛殿巋然居中三門兩廡旁帶前揖
荒基替址復為寶坊齋鍾粥魚鏗隱林壑師曰吾院具
矣然山號寶藏而經龕梵度闕焉不設名實不相副乃
書抵瀘南帥馮公檄得經五千四十八卷規為轉輪大
藏中栖千函外覆大屋學者恣取觀之哀其施入用佐
供餽一日其徒來告曰師之為勤矣勞身苦思垂二十

年乃克成而未有紀述惜其遠且無傳敢以為請予舊
與筠游其始來茲山謂予曰刹無大小願為之如何古
人住山披茨棘蹈虎虺孤坐巖谷依草木而食其實徒
屬從之贅聚其旁苦蓋茅草及道孚而化行來者益多
則稍：棟宇以漸至于華大後人安享之謂是固然而
不知厥初之艱勤也夫利人之資而享其逸孰則不能
今吾刹雖隳燹之餘不猶愈乎姑寘吾力焉奚憂弗集
予疑其落：難合及今而信嗚呼筠可謂克踐其言者

矣予樂其志之有成又喜其不予欺也故書俾刻之

漢濱集卷十四

總校官編修 臣吳裕德

檢討 臣徐鑑

校對監生 臣童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漢濱集

卷十五

跋

跋趙祖文七進圖

先君宣和在京師與竹隱公游喜稱誦其詞章後公出師南陽過傳望題詩傳舍自序少時娶田氏于襄陽攜家往來今三十年過之當時之人獨身在耳因感退

宋王之望撰



漢濱集

卷十五

一

之始興江口詩和之云邯鄲枕裏人何在華表聲中鶴
僅存世事悲歡三百載此懷欲與退之論乙巳歲先君
經行是驛見壁間粉牌曰此趙承之詩也小子識之時
公已歿後二年而先君不幸又十八年見公從子祖文
于武林出所畫七進圖示余觀其跋云圖中所存今惟
二人因追記博望之詩則當時目前相逐者又零落如
此而余亦孤苦流落行且老矣感歎之餘為之出涕然
此圖文甚雅麗畫又妙絕所謂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者也

跋魯直書東坡卜算子詞

東坡此詞出高堂洛神登圖諸賦之右以出三界人遊
戲三界中故其筆力蘊藉超脫如此山谷屢書之且謂
非食烟火語可謂妙秋立言矣蓋東坡詞如國風山谷
跋如小序字畫之工亦不足言也

跋光祿堂記

余襄陽人亂後還鄉登峴首光祿堂茅屋數椽此碑斷

折殘缺為之悵然今見墨本豈特去國似人之比安得
好事者復摹諸石以為吾邦之偉觀也

跋姚令威詛楚文

詛楚文三集古所錄不及亞馳意秦詛楚時名山大川
皆有之其出有先後耳秦自殽之敗與晉為仇通盟於
楚當自此始古者諸侯祭不越望亞馳并州川屬晉秦
楚結好以擯晉乃越境而質之何也蔡君謨謂右篆或
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意所欲今觀此文信然如

不為丕康為庸失為泆甚為湛者為諸義為犧以文考
之於義皆允然余以類求之其曰穆公成王是戮力相
好是字似當作實也春秋左氏宋人來渝平公羊穀梁
作輸平杜預以渝為變二傳以輸為墮釋音渝羊朱切
輸式朱切此文云變輸盟刺則輸與變類盖古渝輸字
通當讀為渝因知二傳釋經之不及左氏也會稽姚令
威推考此文甚詳多所釐正謂余曰岐陽石鼓世以為
史籀所作本無所稽特見韋韓之詩惟此文戰國時書

石刻中最古且筆法精婉非後世所及令威好古博識
篆隸八分無所不上而以此文為宗其言宜不妄觀者
考焉

跋傳欽之手帖并溫公東坡往還簡

服膺傳獻簡公之高風恨生之晚不得與執鞭之役一
日其孫守攜畫像手澤見過遂獲瞻公之儀以想其德
窺公之字畫以求其心及觀溫公東坡之帖又見公文
遊之盛所以切磋之益則與升其堂見其人聞其論何

異哉茲非幸耶

跋劉提舉事迹

余讀兩漢史見當時奉使絕域者皆間闕於萬死中卒
以智力成就其功名嘗歎息以為近世不復有此堅忍
之士矣今觀劉君所為乃知世不乏人顧其所用之何
如耳

跋陸子履簡尺

修撰公豐碑大字美矣而簡尺間小字尤自在可愛宜

醉翁以繼君謨也

跋閬州呂守文靖公手軸

名卿鉅公文章字畫傳寶於世者多矣至於場屋程文未嘗覩其真蹟文靖公應鄉試詩賦卷至今尚存明堂之棟此其萌芽也豈不重可寶哉一代宗臣典刑未泯雖有神物護持抑可以見其後昆傳家之懿矣

跋蔡瞻明雙松居士圖

天台之麓梵釋之宮長松對植天矯雙龍拔地俱起兮

摩天掃空雄吟雌和兮萬壑清風下有丈人兮巾履從容翫此歲寒兮何必友園綺而交黃公歸來明堂須棟兮無留滯乎山中

書榮節婦傳後

襄公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伯姬卒待傳姆也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公羊曰稱謚賢也穀梁曰外夫人不書葬吾女也卒災故隱而葬之伯姬正矣然其死近於無名故左氏以為女而不婦榮節婦掖姑逃賊以姑老

故及於難與伯姬之待姆孰重婦人之愛子也過於己
節婦不以二子之命易其守與伯姬之禍止其躬孰難
較二人處死之得節婦其尤也伯姬以諡稱則節婦之
為節也宜哉春秋賢伯姬詳書其事至今與日月爭光
節婦遭聖世褒揚義烈而大諫公上其狀以應敕書遂
當列於國史昭示無極節婦視伯姬夫復何憾春秋以
吾故隱伯姬而葬之則大諫公之汲：於節婦之傳為
合乎春秋之義殆亦將牽連得書矣

題覺慧大師與權歲寒圖

野曠山深老樹無陰憇疾者誰來蹤莫尋支頤注目萬
事無心嗒然喪我枯木龍吟

傳

桂女傳

桂女李姓桂字襄陽穀城杜母人也桂年始笄桑仲據
襄陽漢上大亂有羣賊夜入其家桂與昆弟避於屏處其
父為賊得桂從隙中見之趨而出謂賊輩曰凡吾家之

所有惟爾曹之所取吾父老矣幸諸君釋之賊不聽則引父之裾而慟賊徐見其色悅之欲劫與俱行不可及脅之以及桂曰吾父為賊虜吾尚奚以生為此身有死不可以辱于賊也聲容俱厲無沮撓色賊度不可彊遂殺桂而卒免其父桂女之見殺也親戚鄉黨莫不為之歎息流涕傳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然世罕能蹈之者至於臨難不苟免忘身以徇義雖古烈大夫猶或難之孔父仇牧死於其君春秋書曰及其

大夫賢之也秦漢而下至於今數百千歲其間身徇君親知處其死者求之於史蓋寥寥然絕無而僅有彼皆豪傑之士尊名教守節義為人所難為固宜如桂女者閭閻間一處子耳乃能倉卒之際奮不顧難與右烈文夫爭為難能賊入其家而身不避及加其頸而色不變知惟父之免而不知死之可畏不亦絕人遠也哉今夫為人臣者食君之祿身載高位德不稱而謀不臧陷君於難顧安視之或更役於仇人以扇其禍莫大於畏死

夫以仲由再求聖門之高弟而天下後世之所謂大賢
人也然孔子期之止於弑君父之不從而巳盡此而不
從小則殺身大則亡族其節亦甚難非求生以害仁者
所能辦也故人苟畏死則凡可以得生無所不可為然
而未必不死何也斯人之徒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猶
覩然立乎天下自以為善避禍聞桂女之風亦少愧哉
王子曰吾聞桂女平昔為人性甚和柔寡語言與家人
處雖犯之不校父母有所賜推善者以與姊妹而自取

其惡者人視之退然者也乃一旦能爾哀哉

墓誌銘

故左朝請郎石墓誌銘

紹興十九年夏六月庚中通判台州石君滿秩去官郡
之士大夫與四方之寄寓者燕餞閱月祖送傾城予與
送君西郊慷慨言別後二十餘日聞君病未幾訃至凡
前之送客相與驚悼流涕且憂其貧無以舉大事既數
月其孤純臣以書與行狀來曰葬謹具惟誌諸墓者未

有其詞大人其為之銘予惟君之舊與其孤之志悲且
憐之義不得辭按衛康叔七世孫靖伯食采於石後以
為氏碻書春秋漢萬石君以孝謹顯厥宗遂大永嘉之
亂日舉南渡為建安太守子孫散處吳越或家于會稽
之新昌枝葉蕃盛為東南望族君曾大父諱象之官至
太常博士盛年掛冠自丞相潞國文公而下皆有詩送
行優遊邱園四十餘年以卒其潛德懿行見於清獻趙
公之誌大父諱景勳隱逸不仕父諱師聖有聲場屋贈

右朝奉大夫母韋氏贈宜人左朝議大夫知明州累贈
特進驥之女君諱延慶字光錫六歲而孤自知力學穎
悟絕人既長遂工文詞應鄉舉第一登紹興二年進士
第授左迪功郎容州司戶參軍未赴試中教官改明州
州學教授又中博學宏詞科授左修職郎終更授左從
政郎入為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改左宣教郎充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兼親賢宅講書宗祀明堂辟提點事
務司幹辦官永祐因山總護使辟掌牋表尋除國子監

丞言者論其常見執政私第叱其典謁出添差通判台
州以賞典年勞累官至左朝請即去台感末疾請致仕
未報秋七月辛巳卒于新昌享年四十九遠近來赴哭
之皆哀冬十二月庚申葬於嵯縣剡山之原君伉爽磊
落襟抱夷曠嗜酒愛客雅有風味杯觴流行沈酣笑歌
怡然於懷不屑韁鎖見之嗜無不心開意豁忘戚；拘
窘之態以故人多喜其為人識與不識皆字之曰光錫
尤樂賙人之急倉卒扣門未嘗以有無為解吉凶不能

振者輒身任之舅壽卿官會稽舉郡厲疫死者相枕藉
莫敢過門君躬自調護宿食其家人或止之笑曰死生
命也一無嫌憚之色其所為類如此四明更兵火後學
宮不葺君請而新之泮宮之制始備生徒沓來遂舉鄉
飲之禮明酬酢降登揖拜之節考訂甚詳後朝廷取其
法頒之天下三歲一行以為定式歲在癸亥始建郊邱
臨安君因面對乞備五輅以嚴禋祀從之自翠華南巡
儀物草創大駕鹵薄至是赫然君平時脫畧細謹咸以

為不羈之才及論議設施皆大典禮人始知其不可量也素不歷州縣而臨海之政詳練敏達輔以儒雅士民安之與其兄嗣慶篤相友愛兄守江陰卒于官奔哭護喪奉祀極力事務撫孤甚有恩惠當世英俊多與之游俸稍所得索於賓客身後無儋石之儲浙東諸司俱治會稽協力經紀其家養生逆死始賴以濟君之素行由是愈彰君之舊名襲慶集英唱第改賜今名娶同郡鄭氏封安人三男曰純臣純孝純行皆傳父業女二人尚處

長許嫁古迪功即處州青田尉陳達善自中興以來連取三科者惟君一人人物秀一時聲名籍籍衆望且大顯雖君亦自負而止於此庶幾裕其後人銘曰

石宗渡江蕃於新昌厥材如林杞梓豫章猗歟光錫實惟其良連掇三科英聲洋洋興舉隆典禮文有光青冥鍛翮飛不揚以位準才十未一償嗚呼弗延惟命之傷琢銘堅石永閔幽藏

遂寧馮君墓誌銘

馮氏之先避唐末之亂自秦入蜀兄弟三人散居遂普

餘三州間皆為著姓而遂州之馮多隱君子君遂之小溪人也曾祖諱堯民以經術操行高于蜀聞于朝廷仁宗時再錫票帛熙寧初名試舍人院不起其生也何公聖從論薦甚力歿則無盡張公以文表其墓子孫世其風流故居者重于出處仕者輕于去就皇祖諱正雅明經中第元符間提舉三門輦運以工書言事免與其弟正卿皆名列黨石終朝奉大夫皇考諱芝五試禮部不第州舉八行辭不應鄉人稱為小隱君以別于其大父

云贈右承事郎二子長曰耘以祖任人官鎖其廳試上舍登科亦恬于進取終左奉議即利州學教授君其季也諱耜字與忠力學多聞居家孝友與奉議公同居四十餘年雍睦無間宗族之貧不能婚嫁者君任其責紹興初黨禁解大夫公始待致仕恩補君將仕郎非其志也諸臺數辟置不就乃擇君所便屈監荆井鎮酒稅荆井去家不百里親舊勸駕君忻然從之踰月即棄去遂終身不仕浮沈里閭日與賓客談笑把酒篤于風義

施窮周急不計有無四方遊士至遂者皆主于君館之
雖久不厭益歡一時名人多與定交或為文詞以贊頌
其為人君性樂易純誠不與物忤而遇事分別是非確
然不可奪鄉黨愛而畏之咸取直焉古所謂一鄉之善
士其君之徒歟年五十有九以微疾終于家寔紹興丁
丑季冬之丁巳也始娶潼川王氏左通議大夫維之女
今夫人普慈王氏左朝散郎深之女男曰稷左迪功郎
瀘南沿邊安撫司準備差使曰吳帥早夫女曰穆嫁鄉
貢進士李朴而卒曰相尚幼稷學行修整敏秀而文余
使諸兒從授學焉因得與君游知君為詳是宜其有子
也累世隱德其將發于斯乎稷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某
所請銘余不得辭銘曰
出處何常惟其所適不違己以徇物則超然于欣戚君
蘊不施其志則逸歸安所丘子孫逢吉

故萬氏夫人墓誌銘

余為博士大學有王生十朋者未學馬余得其程文在

百千人中車然也因置之異等其後學益邃論議益純
而文日益竒月校歲考屢先多士紹興十九年秋遂試
上舍為第一諸儒厭服無異辭俄而母夫人病以九月
某甲子卒明年冬十有一月某甲子與其父合葬于先
塋之側白巖之原將葬使其徒鄭生遜志來致其辭曰
十朋罪逆急一第為親榮鼓笥去家而吾親下世病不
嘗藥鉅斂不視衣衾星命而歸闔棺在堂叫號不聞懷
痛窮天已矣雖萬鍾之養亦無及矣惟有圖所以不朽

者敢句銘先生以掩諸幽以贖其不孝以慰吾兄弟之
思羸瘠餘骸旦暮死滅不能自致守下謹扶杖再拜授
書門人惟先生哀之余發書流涕時適有遠役以裝遽
辭而請益勤重傷孝子之心乃為之銘夫人姓萬氏溫
州樂清人曾祖諱文會祖諱安文諱男皆隱德不仕夫
人未笄歸里人居士王君事舅姑以孝謹聞姑没三十
年每春秋薦饗哀慕如初居士諱輔字安民賢而好學
夫人習於見聞亦知書史能道其梗槩每以古今篇詠

口授兒輩居家有法度雖盛暑必正衣冠無少長一遇以禮見僮僕無情容嚴於內外之分族屬非至親不接也鄉人春月婦人集僧舍觀事夫人曰婦人職處閨房此何為者終其身不游宗族化之游者為息居士好賓客夫人常儲饌以待雖倉卒辦具未嘗告乏遇其子之容加厚且能料其人曰某也異日必達己而果然居士知其才任以家事內外之務畢舉而尤篤於教子愛而不能嚴有過者年雖長不少假初居士每以學校中廢為

其子病卒之明年太學興三子既除喪夫人悉遣受業泣送之曰吾割愛遣爾豈不旦夕念哉乃父之志不可廢也行矣勉之十朋文喜已出羣不蹈時俗前此數不利場屋夫人撫之曰得失有命顧所學如何吾不以為戚也其明達識道理類如此十朋既知名于時今為太學上舍人而二弟壽朋百朋亦以學行自立稱善士雖皆居士之教而夫人之力為多夫人享年六十有七臨終區處後事了不亂三女皆淑慎長適邑子孫彥

詔次適萬世忠能宜其家次許嫁支鴻孫三人孟甲孟乙孟丙嗚呼世之賢材多由母德母之于子習而切故其訓也又如夫人賢是宜有子哉銘曰
婦無非儀曷窺德美欲知其人視夫與子夫稱善人子騰令名夫人之賢厥有典刑白巖之阡伉儷同穴刻銘斯石千載不滅

行狀

故客省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轄兼第十

一將郭公行狀

君諱成字信之姓郭氏德順軍中安堡人也其先居儀州之華亭徙焉曾祖而上世系無所考公初應募為弓箭手累級補都指揮使熙寧七年討河州路白城叛羗有功換西頭供奉官從征交趾瀘南轉內殿承制元豐四年朝廷合五道兵趨靈武公將涇原選鋒八百騎賊扼溫葉隘玉師不得進公出奇力戰身被數創而氣愈厲賊潰獲綬七百二十生擒六十二人遂至靈武有首

馳突陣前不可耐統制劉昌祚曰誰能取此者公請行
伏於路傍賊至躍出斬其首馬上以獻昌祚大喜是行
諸將皆以不利奪官公獨進階四等為涇原第十副將
尋遷為正有部將盜軍實覺公不忍窮治杖而遣之副
與公有隙訟公輒杖部將坐免復起為經畧司準備將
領第五副將終更再留紹聖三年秋夏人犯廊延涇原
出師牽制之攻其右門峽之新堡六晝夜拔之公力為
多明年三月詔合熙河秦鳳環慶涇原之師築平夏城

置第十一將以戍之在渭州之西葫蘆河之大川土地
平行袤數百里西直石門北當然音峽東有減泊口温
葉隘皆夏人出入孔道於是建盪羗九羊鎮羌通峽靈
平五寨而平夏處其中元帥章惇議曰新邊控扼賊衝
將宜得人誰可付者諸將皆曰非郭君不可惇趣召公
相見二其魁龐福艾且數有戰功遂奏為第十一將駐
平夏敵失地利朝夕憤怨明年十月乾順與其母空國
大人謀曰平夏視諸壘最大郭某最知兵平夏下則諸

壘悉平郭某得則諸將悉降其餘不足圖也遂縱兵合圍自沒烟峽為連株大寨東抵葫蘆河減泊口西連石門峽九羊寨南扼熙寧寨古壕門綿亘百餘里其名將六路統軍威明阿密主攻城於內西壽監軍默拉都克布禦援師於外穴地道煙塹激火起樓車衝朝以臨城中迭進番休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公沛然若平時隨機應變方畧不窮自庚辰至壬辰賊死傷不可計國母者恚恨務面流血一夕遁去圍方怠諸路援兵大集壁於

古壕門與賊對壘莫敢動有郭祖德者以同姓故常兄事公時為統領責誚統制諸將王恩姚雄古种朴輩曰平夏存亡所繫非輕失平夏則新疆皆沒涇原危矣公等奉命擁精銳赴危急宜以時進戰併力破賊乃臨敵巽懦按兵不出其如國家何且吾兄百口旦暮為虜諸君忍坐觀邪萬一不守必有任其咎者恩與雄古曰方且圖之朴曰兵未可出宜令郭統領登高視賊虛實見可而後進祖德曰諾乃以千騎上東山以望虜充滿川

谷不見前後俄而賊騎奄至祖德幾不脫既歸諸將問
曰敵勢如何祖德曰甚盛雖然願以數千騎突圍而入
與兄共守死生以之朴曰無益也我輩不戰非怯也蓋
有大不可者夫嬰孤城抗劇賊所恃以堅士心者援兵
爾人吾衆寡不敵戰而勝圍未必解不幸小挫賊驅所
獲以示城中則士卒解體誰與守者且郭公在城何憂
及虜既走諸將問公何以守公曰賊何能為吾惟憂諸
君戰爾其說正與朴合諸將始服公守有餘力果足制

敵初不以外兵為輕重也陞統制官公乃與盪羗寨將
折可適議曰賊新斂可乘若輕兵禱其巢穴可以大獲
可適以為然乃詣幕府白帥、以萬騎與之十二月辛
巳潛兵將薩川由納木會分六道以進夜至錫幹井諸
酋方聚飲不虞見襲蕃官額芬將佐張澤即帳中擒阿
密都克布及其家屬偽公主夫人首領等俘馘三千餘
人獲牛馬羊以十萬計振旅還平夏二人皆大酋有智
謀勇健善鬪歲入盜邊朝廷久知其名捷至哲宗大悅

百僚稱賀於庭轉引進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兵馬鈐
轄上遣中使齎詔獎諭賜以御府兵器袍帶金帛之屬
寵靈顯赫邊人榮之帥竒公功思有以慰其意移知德
順軍使晝錦還鄉元符三年徽宗即位覃恩轉客省使
夏人知公去平夏侵擾不已帥亟召公還賊不敢復犯
崇寧元年春三月命諸將合力築綏戎懷戎二堡而命
公獨以本將兵城合流平會天大雪督工不息暴露得
疾歸四月一日卒子平夏城享年五十有六悼惜之命

走馬承受張永鐸撫其家賜銀絹五百遺表外特官其
婿張符為三班借職六月甲子葬于中安堡祖塋之側
公之為內殿崇班右驥驥使以年勞州刺史容省使以
恩霑其餘皆以功遷娶趙氏再娶范氏封永安縣君子
男三人秦浩涓秦早亡浩今為某官涓修武即天都寨
兵馬都監五女皆適官族公資貌豐偉襟度坦然疎財
好施喜賓客撫養孤窮甚有恩惠守邊城二十年廩稍
隨手盡衣食粗給及任子先錄猶子二人初夏人犯默

音峽公與折可適禦之被圍可適馬乏公推所乘之馬與之曰公決圍去我留死戰以家事累公可適曰公幸有親行矣我以死報國相持久之士衆感泣部將王告乃以己馬與可適於是分隊麇擊賊大敗全師而歸其獲阿密都克布也帥以軍受俘稱公之績嘉嘆再三公曰此折防禦之功也可適亦曰我與郭君異道而出郭君實獲二酋某何力之有帥曰諸將惟務爭功二君乃爾相推邪遂俱被褒賞公嗜酒飲數斗不亂其駐平夏也知城王之才者讒公曰縱飲廢事帥因召公至則燕飲終日酌以巨觴公盃至輒盡而不見酒色夜中罷會與論邊事條陳慷慨貌整肅而語有倫帥異之乃出之才誇書示公曰彼將有不法而憚君邪有則以告帥得為君理之公謝守邊無狀宜致人言之才無罪且無之才公安得聞此帥益賢之翌日稱於衆曰郭君度量不愧古人公歸召之才與飲慰之、才愧謝副將李萬者以弓箭手馬假人時約束甚嚴走馬承受欲按之萬憂

恐不知所為公語萬日第無慮將不忍副食貧而失祿
代副坐之可也承受者感其義遂不復按嘗居平涼縣
令馬希道者廉吏也官罷不能歸公憐之時方免官貧
無他資盡質衣服弓劍為令辦裝令始能去公為將甚
得士心所至畏愛既全平夏擒二酋威震西鄙雖小兒
女子皆知公名及其卒也往々嗟咨流涕而平夏之人
德公尤深祠公于城之西水旱疾厲必禱々必應廟享
日嚴宣和元年廉訪使者王孝傑以聞上親灑宸翰曰

郭成盡忠報國有功予民宜載祀典其議所以名其廟
者有司請榜其額曰仁勇詔可嗚呼生有大功死為明
神威福一方以享廟雖古名將何以加此豈非精忠偉
烈貫於幽明凜々之氣歿而不朽者邪公之亡諸孤尚
幼邊方少文人儒士失於紀錄故事多遺逸獨其卓々
者猶播衆口不可埋沒謹錄其實以備史氏之闕謹狀

漢濱集

卷十六

祭文

祭范相文

鳳凰麒麟千載一出卿雲呈霄俄頃滅没猗嗟我公希
世之英命之不延天嗇其齡惟公少時豪氣凌雲射策
丹陛名高劉蕡及在臺諫大體則爭不屑細碎言重陽

宋王之望撰



卷十六

一

城靖康之末天降禍災餘分竊位代卽未來公勤濡足
起振其頽首發大義羣言莫回復政長樂大義克諧功
在生靈口不自媒謗書雖入全勝自開起公江湖真公
憲府亟參大政遂相明主獨運廟堂折衝樽俎如山不
動內鎮外禦軍書交馳羽檄旁午公居其間從容笑語
盜遍海內敵臨江浙公相一年天下安堵一言不合公
遂勇退帝豈不懷公方壯歲期公百年社稷永賴方壯
而殞出於意外壽少馬周年減如晦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惟我小子早辱公知愛等兄弟恩均父師悲歡離合
二紀于茲我困蜀漢公罷鼎司攜孥躍僑萬里來歸貧
賤之交弗渝故時口借其譽心恤其私飢食公食寒衣
公衣脫我溝壑繫公不遺謂當永久從公以嬉云胡不
淑哲人其萎山傾海竭魚鳥何依西州路絕東閣人稀
醴酒不設總帳空垂今其已矣尚忍言之般羞既陳清
酒盈卮想公平生恍如在斯音容不接泣涕漣漣撫棺
一慟終天永辭

祭棊內翰文

古今所難莫如文詞文詞之中體重而施遠者又莫難乎書命之為使世當承平優游翰墨則中人可以任職及乎艱難之際呼吸變故而發為號令以宣道上意則皆欲切中於事機如三鎮詔書使姦雄不敢顧望奉天赦令雖武夫悍卒亦流涕而嗟咨是皆係成敗關盛衰非高世之材不能善也故代王言者尤難乎多事之時國家南渡之初傾側擾攘而又德廣被與武功而並馳

當是時也公以高文大筆振英聲於翰苑者凡歷幾年于茲其深厚爾雅渾々噩々以鼓動乎一世者固無愧乎兩漢之竒而隱順體勢參揣輕重錙銖必較曾一字之莫移制詔之出海內傳誦人皆以為得體雖咕々然好動其喙者亦莫得而瑕疵至今北扉東閣之間天下稱以為真學士者皆曰非我公而其誰其學問之富上探六經之淵奧旁獵子史之浩博而近尤熟於國朝一代之儀凡典章故實與夫前輩出處之際上下數百載

間若指諸掌而無遺此皆樞紳士大夫所共推服至於嘉謀碩畫密陳於中禁而係天下之安危治亂者則人不可得而周知盛德偉望上方倚以為相而民之無祿忽一卧而長辭世失名臣文喪哲匠所以識與不識皆興殄瘁之悲矧惟小子出入門下從容受教蓋一紀以摠衣公不以為不肖慰薦誘掖矜憐撫翼之意蒙最厚於等夷訃音忽聞驚涕失聲而糜於斗食不得伸一慟於靈帷饋奠之微遠寓千里以致一哀而已若乃感念舊德而懷想儀形則不知其何日而忘之也

祭宜州歐陽氏姊文

嗚呼我生不辰幼遭憫凶七歲失母踰冠而孤同產之愛薦遇兵禍死生契濶今餘一人姊先南來意必無恙云何不淑亦遽天傷荼毒蒼天痛酷蒼天惟姊為人天資明哲既歸華族內外咸宜克育竒兒聰敏是以謂成偉器光我外家豈期母子相繼淪謝一歲之內逝者四人身既零落爰及苗裔王氏之出絕于高門何辜于天

禍至此酷嗚呼哀哉姊於兄弟我愛尤厚鞠我字我恩
勤備至自姊之別無日不思襄漢大亂骨肉凋喪數口
避地西走漢中念姊在南乃心懸涉險萬里里惟姊之
故我困東甌姊在南越雖間嶺海會有見期姊家書來
踴躍以喜謂承吉問以慰遠懷發函中讀忽覩凶報驚
惶痛駭號叫失聲泣血拊膺五情割裂嗚呼哀哉姊歿
三歲我始獲知哀信未來猶謂姊在日日以冀庶幾見
之自今以往此懷絕矣昔與姊別我尚未婚今婦惟張
有子惟錦願一見姊俾其識姑噫其永已夫復何言萬
里聞喪奔赴無及遠寓一奠魂馳形留南望長號絕而
復活

處州同官祭王守閣政恭人文

惟夫人體鍾純懿胃出高華作配君子弼成有家易稱
中饋禮標內則由始暨終其儀不忒顯、使君四佩守
符循良之政所至藹如自家移官厥由內輔成此令名
夫人之助積善之報既壽而康死生奄忽理不可常煌

煌雕軒來未閱月一卧不起聞者忽咽凡我諸人素仰
德聲恭陳薄薦用展哀誠

處州同官路祭王守恭人文

夫人始來時維孟春魚軒徐驅風和日曛鼓樂在前迎
者如雲夫人今歸歲既暮秋靈車遽發雲慘天愁哀挽
悽然聞者涕流令德在躬云胡不淑日月幾何來歌往
哭丹旄西飛祖送傾城道周一奠鑒此悲誠

處州州學立孫威敏黃侍御吳冲和三賢祠堂祭文

昔蜀之儒盛於漢時推原其初志則有詞曰文翁倡其
教相如為之師蜀人懷德實用並祠括蒼之學威敏始
之買田息錢以經紀之維時冲和講道於斯風同齊魯
冠履毒蛇兵火之餘侍御改為請書于朝學者是資三
賢之澤于今不墮相望百年異軌同馳侍御未遠有像
巍々威敏冲和以久見遺我訪于人載寫令儀萃于一
堂以永厥思嗚呼典刑將在于茲

處州州學上丁祭三賢文

猗歟三賢澤流此邦歿有餘思用祠于學仲春之月有事工丁敢以茲辰併陳薄薦

登第告考妣文

某幼自孤零游歷艱苦每遵先訓不敢廢學乃今年旅試省闈叨在第六蒙恩賜第改授左官且有師儒之命此皆先考妣積善餘慶流於後人故不肖之孤克繼續業永惟罪逆致身遲暮雖竊一第不及拜親感慕悲哀痛貫心骨但當謹奉遺體恪守義方思所以立身揚名

顯我父母者恭陳薄薦以告廟筵

監學同官祭馮國正文

嗚呼淑人君子天道所祐必壽必貴必昌其後或畀一二或享其全德有厚薄天意匪偏子於三者是宜兼得靡有一獲理莫可詰秩惟選人年止疆仕一兒未完先子而逝兩喪相望曾不期年弔哭無主惟殯蕭然老母寡妻泣血號天人誰無死子為酷焉福善之訓於此為愆世之論人大致有二外觀其容內觀其器子之識度

深厚莫窺任重致遠士友所期子之風骨凜然壞異清
塗華貫衆謂必至既富文學又挹殊科天若培之而止
斯何子素康碩病不旬決訃音忽傳聞者驚咽惟我同
僚久奉周旋數日不集遂為終天奠以卮酒猶想平生
臨棺一慟有淚縱橫

荆門到任謁諸廟又

某猥以菲才蒙恩出守視事之始恭見羣祀神以聰明
正直廟食此土而賜災癘實司其柄惟陰相之俾民蒙
其福則吏克有終報事之誠其敢有怠

荆門修造禱諸廟文

惟此軍城近遭回祿憫民人之暴露亟土木之修營刀
役既興工程有限而窘茲風雨病及公私用竭微誠仰干
靈祀願晴和之借氣俾旬月以收功當候落成別圖報謝

荆門軍謝晴文

比以風雪過多公私告病輒輸丹懇仰叨洪私齋戒而
雲氣漸開禱祈而晴暉遂徹精神所格影響不愆蒙感

應以如斯戴生成而愈駕恭陳薄薦用致微誠

改葬先考開故墳祭文

伏自先考棄諸孤家事陵替繼遭兵火二兄凋喪某與弟之先流落東南二十餘年罪逆不孝使先考久茲權厝每一念之心肝如灼乃戊辰歲秋自太學博士得請于朝出守荆門以圖襄奉去年十二月授代還鄉得宅兆于小黃口蔣氏舊居之旁坎山之原以先妣宜人張氏祔又祖考朝奉自葬高屯私門寡祐術者以風水為不利且孤墳在遠者守為難子孫後來闕於展掃今亦政葬此山與祖妣安人同穴父子夫婦會于一區菟靈有知庶慰泉壤今將以正月十四日掩壙謹開故穴徙靈柩于墳所先考其去故郡新勿驚勿留以永享安固之藏

改葬祖考開故墳祭文

自祖考葬于高屯家門多故後嗣零落諸子中綰綽以無子絕諸孫中之深之美以兵禍絕其餘口夭折者不

可悉數術者以為風水不利所致先人常欲改卜力有未及念孤墳在遠艱於看守某游宦異鄉歸省有時恐子孫將來寢闕展掃今述遺意得宅兆于城之小黃口蔣氏故居坎山之原以祖妣安人祔先人先妣陪葬其旁擇正月十四日掩壙謹開故穴迎置新塋父子夫婦會于一所覓靈有知庶慰幽冥

衡州祭家廟文

某去歲暮春離鄉迨朔九月初蒙恩假此使節十一月

未到官新婦諸孫今年五月至自台州鎮去歲七月就親于吳氏今年三月新婦入門與姑偕來蹤跡不定一年有半祭祀曠廢夙夜不遑惟大夫家歲時薦享皆有儀法是用略依古式修三獻之禮自今已往用以為常古大宗小宗之制各祀其先絕者立後祭不敢黷今十六叔有之先為之後兩房兄嫂更不置立每遇時祭列于從祀五哥已歿亦係長殤今次于二兄之後伏惟昭

鑒

祭鹿頭關白馬廟文

惟神聲藹鳳雛才標驥足蚤負濟時之畧出依圖霸之
雄傾側荆湘崎嶇巴蜀方將與孔明而並驚致昭烈於
中興而逢辰不祥當北而殞氣吞萬斛折轅軸於戶庭
志在九霄摧羽毛於尋丈凜英靈於千載茲廟食于一
方某世乃襄人神之邑子讀者舊先賢之傳遐想高風
游漢皋峴首之間每悲陳迹今者將輸益部取道祠前
瞻古像以歎歔乃孤伉而流涕時雖異代義豈忘情薦

明信於一觴感誠表而三嘆庶幾遺烈俯鑒鄙誠

謁江瀆王廟文

惟神發源靈長經營于九州之半浸漑利澤殆與天地
分功廟食蜀都威神顯赫某有幼至老沂沿大江田十
餘年而無風波之虞者實神之賜今以職事實來是邦
其敢不拜祠下區々之誠惟神其鑒之

江瀆廟奏科納文

漕運之司歲有計納制一路財賦之出入益部廢而不

講已更十年州郡出納無以檢束姦弊百出公私告病
其承乏計事復修舊籍郡為一編凡十有六帙念天地
之間幽有鬼神有官吏公家之利病民生之休戚惟
吏與神分掌其柄故官法之所不及者鬼得而誅之惟
神尊居回瀆功利半天下而發源啟廟實在此都福善
禍淫神得司之則於一路財賦經常之制不可以無所
稽也是用文獻一部以助神之威靈若其蔑棄有司之
籍蠹耗邦財以欺天而虐民者神其鑒之

謁射洪顯息廟文

惟王生為哀吏沒為明神封爵既崇嘉號累錫能見物
怪出雲雨以利澤萬物威福一方使兩蜀之人奔走祀
事可謂靈矣集猥因行部道出廟下祇陳薄薦用列微
誠

謁崇德廟文

惟神功利著於古今英靈震於遐邇父子兄弟爵號崇
極一門廟食百世並隆四川之人罔不奔走祀事恭持

節兩蜀于今六載免抵罪戾實託神庥敢不拜謁祠下
恭陳薄薦用致微誠

祭武侯廟文

嗚呼公才命世王佐之奇若在唐虞虞變可希使遇湯
武伊周庶幾其治巴蜀因蜀制宜較其蘊蓄十未一施
用於神州豈正如斯蜀政寬弛萎弱不持公檢以法上
尊下卑蜀兵脆怯折北不支公御以嚴侮敵畏威蜀尚
大雅華實多違公取有用不主夸毗蜀喜侈靡民無宿

貲公率以躬明示軌儀蜀風和易各私所私公莅以公
秋毫莫欺有功必賞雖仇弗遺有罪必罰雖親不疑法
不盡用惟仁是依伏罪輸誠貸則有辭蜀在三國地小
兵羸如其不武坐底陵夷公用其衆振起衰微以攻為
守屢耀其師南中六郡懍悍莫羈公服其心聽我撫綏
三郡來降進取遲遲量力而動不開禍機謀人之國託
受孤兒寧容僥倖或致顛危公之相蜀動癰道肥馳驅
至死昭烈之知公若在魏未必逢時雖或見用焉盡猷

為不幸之中有幸於茲天不祚漢置公一維匪公之卹
惟世之咨公歿千載蜀有餘思豈惟蜀人古今共推名
參管蕭公論莫移德聲哀々江漢同馳求仁得仁抑又
何悲

祭湯侍郎文

惟公以經術辭章之傑早挹巍科安恬靖退之風沈抑
下位晚受知於聖主亟擢副於臺端論議持平公忠有
守雖留中之不久頗屬望以彌高蜀道七年使華三易

獨司大計畫護諸軍得將帥之歡心宣朝廷之德意蠲
重賦者數百萬計被陰功者五十餘州睿澤既敷民生
寔裕名還九列入覲清光嘉猷悉簡於淵衷惠利益深
於遠俗遂登武部旋貳民曹公爾忘私人固憂於盡瘁
哀哉不淑天胡嗇放慙遺用未究於長材壽不克於厚
德中外憂時之士孰不傷心西南聞訃之人舉皆隕涕
某頃由賤事獲借餘光言必同心雅盡斷金之利器非
萬乘猥叨蟠木之容未報殊知忽悲陳迹恨拘牽於薄

官阻旬旬於高門遠奠一觴寓詞萬里庶幾英爽鑒此
哀誠

永嘉到任謁諸廟文

吏以命綍假守是邦神以典祀森衛此境惟神與吏皆
食於民厥職交修是為無愧某謹以視事之始祗祓進
見所冀雨暘時若時和歲豐匪吏所能繫神陰相

軍城修造祭祀溪山神文

茲以官寺不葺一切興修用尋斧斤廣行剪伐惟神典

司林麓勿震勿驚陰相投入母生災癘毒蛇猛虎悉令
蟠伏當俟落成修嚴齋醮以報神之休

軍城修造祭諸廟文

軍庭縣宇使館城闌或闕或隳悉將營繕工程既廣動
鑿滋多禁忌之方不無于犯惟神鎮守此土勿震勿驚
相是役人無絕筋無傷骨無阻風雨無生災癘落成之
後當集縹黃各修其事以答神貺

軍治畢工謝諸廟文

頃為軍民載營廬舍工徒既集風雨是憂顧人力以無
施叩神祠而有禱果蒙陰相借以晴和凡綿歷於五旬
曾靡妨於一日後者無滯留之歎居人免暴露之災顯
應若斯威靈愈著用陳薄薦少謝洪私

代處州路祭徽宗梓官文

功就因山禮成啟殯極駿奔於同軌悉孺慕於遺黎汾
水神遊不返唐堯之駕稽山上下永安夏禹之藏懷舊
德以淪心感餘民而灑血龍輻所屆想笳鼓以如聞僊

馭已賒痛衣冠之水閔臣遠分符竹阻造園陵式修饋
奠之誠恭致攀號之戀

代孫尚書祭席參政母太夫人文

惟夫人容德之美一族姓之華早以嘉耦來嬪大家輔
佐君子蔚為名卿和鳴之慶垂于後昆駕生賢子致位
承輔入相出將允文允武經如方進為世儒宗夫人之
訓瞿母同風治如不疑嚴而不殘夫人之訓雋母比寬
莫榮於妻莫尊於母耳世顯光孰與為偶養極萬鍾享

茲永年孰如夫人五福純全始終哀榮舉無與比嗚呼清芬永光女史丹旒之東執紼靡遑遠寓一尊我心悲傷

雜文

弔成安

司馬遷班固皆稱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遂死於泚上嘉餘爭於強秦之末列於羣雄之間而服儒守道以至於敗為文以傷之曰事成敗之不足以論人

兮要夷考其平生君雖身滅而國亡兮不害為曠世之豪英方六國之為秦兮狙詐習而成風申商為賢兮孫吳為宗焚書阮士兮豪俠斬刈而無所容君儒服而皇皇兮埃雲霧而龍蟄以匹夫而竄伏兮秦皇帝至為之側席逮陳吳之蠶起兮劉項立而虎爭戰勝為雄兮弱者為烹飾制不用兮謀詐肆行君獨偃然於其間兮指仁義以為兵志大者固難就兮所立已可尚存趙支邯兮走張耳而距項為弱歇之伊周兮處一隅而倔彊異

夫世俗之腐儒兮止空言而無狀廣武稱其百勝兮知
平日之非否滅諒守道之太篤兮遂一敗而至於亡豈
千慮之一失兮亦聖賢之所常在羸劉之中間紛人傑
之不可數鹿終死於龍顏兮餘相繼而誅虜三曰更王
而更敗兮籍軀裂而為五信豹屢降亦不免兮韓彭詐
於兒女彼豈仁義之致然兮亦終膏於砧斧蓋天方舉
六合而授漢兮雖蚩尤其何補要同歸於一死兮惟夫
子為得其所處昔宋襄竊名於二毛兮吾尼父猶歎咨

况夫子之凍、兮宜千古而餘悲

留窮文

癸丑之孟春五日壬子晨起倦而假寐見五怪物歛然
俱至衣裳藍縷容色枯悴聳肩拳脊友耳昂鼻行步偃
僂僅有聲氣呻嚶而言意若忿戾曰我乃子之窮鬼吾
與子遊今三十年子在孩提我矜我憐及子稍長戲遊
踰蹠子能讀書佐子精研艱難辛苦不爾棄指望爾有
成報我周旋事乃大謬百無一然子年日長子窮日熾

流離困厄無復生意半生應舉無所識拔易耨深耕種
而不刈偶得一官日望其祿不才無庸所向牆谷纓冠
束髮號稱曰儒不獲其利苟得有餘人皆為之爾獨不
屑朝不及夕期彼歲月爾子爾妻仰爾以豐吟飢呻寒
我耳為聾人皆愉々爾獨悶々使我見之無疾而病凡
子之窮不可殫論有目未覩有耳未聞釀酒成醢炊飯
成糜投鼠中器誤刀斷機賣漿遇寒曝麥逢雨渡水覆
舟執爨焚宇不惟自窮而更及人逢子者因見子者殃

洞庭之波森瀰無垠子渴欲飲九淵生塵太倉之粟川
停岳峙子飢取食百萬掃地我以窮故依人而行子窮
若此我何賴焉逝將去汝豈無他人結侶貪鬼締交錢
神肉食錦衣以終餘齡安能百年與子長勤念子久遊
不忍無言一告而別子其勉旃王子於是駭然莫測默
然內愧徐抽其端緩頰以對吾讀韓子久聞爾名謂子
有知庶幾神靈子則不然憎貧棄舊我不爾驅爾顧我
咎凡人之生各有定分貴賤窮達造物所命天生我窮

今與子儔命實為之汝安歸尤物極必反否泰相繆吾窮久矣庶其有瘳子姑少安豈無報酬何遽戚於我而不留也富者則慕貧者則去被此名也人誰汝顧子其改圖毋若倉遽窮鬼聞此顧嗟流涕且悲且慚釋憾相謂人皆送我爾獨不棄命也奈何况此厚意永為金石有死無替

福唐解試告諭舉子文

福唐今年秋賦投家狀於有司者萬有七千人鄉舉之

衆天下莫比亦閩中昔日之所未有也可謂盛哉前榜自大魁而下聯甲科者五人與臚唱者六七十人國家於此邦人士誠無負矣本州仰體朝廷之意以科舉為重事開斥貢院編排坐次增添內外執事之人種如法州郡於此邦舉子亦不苟矣諸君盍澡身厲行思稱賓興父兄戒其子弟長老訓其後生朋友之間更相勸約咸趨禮義盡革囂浮毋怙衆以作非毋自輕而取侮絕博塞之戲息錐刃之爭出于里巷之間必有矜持之

色衆庶歸重儒服自尊凡所觀瞻孰不起敬士風如此
顧不美歟或有不靖之徒多士宜共疾之歲律三更科
詔一下賢材待特藏器指日奮身豈容猖狂以致顛沛
且大闈選舉精考藝能乃功名富貴所由之途非完暴
豪強與爭之地正使捷如慶忌勇若孟賁何取于翰墨
之場乎一犯嚴科即罹公法與夫鹿鳴開燕黃堂享勸
駕之儀豹變還鄉綠袂耀觀光之寵者榮華繆辱烏可
同日道哉又闊步既騰亨衢甚坦稽古所獲奚止於斯

大以萬七千人羣萃於此其間瑣碎寧無短長在於寬
和毋事闊畧三日借路豈責其全一念忘身雖悔無及
將來引試切忌攙先題目出于有司必待舉人盡入何
須競進以冒隘途雖少遷延未淹晷刻遠於蹂踐方免
憂危宅心既寧下筆熟潔至如案設既定尺寸有分移
徙亂行擾動實衆我欲自便人將謂何嗚呼在醜不爭
先聖之格言畏威如疾前賢之明戒凡我應書之衆勿
屑細故以遠大期鴻鵠秋天一飛萬里安可量也惟諸

君勉之故茲告諭各請知悉

漢濱集卷十六

總校官編修 臣吳裕德

檢討 臣徐鑑

校對監生 臣童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